武俠世界
第33年
28
$15.00

編者話 南宮宇先生所撰著的「現代俠客馬獅龍故事」之「剃刀Ｊ」在今期刊出，文中描述一個變態狂魔剃刀Ｊ因自小受到家庭環境的刺激，長大後便專殺中年妓女，專辦此案的警方曾沙展和警員常勝無法破案，而剃刀Ｊ不但向警方挑戰，而且還戲弄常勝、馬獅龍，以及心理學家丁掌珠，由於丁掌珠的母親是老妓女，且也遭慘殺，故此爲報母仇而參加緝捕工作，馬獅龍、丁掌珠反被剃刀Ｊ誘入陷阱，馬、丁兩人在惡劣的情况，制服魔徒，擺脫魔掌……情節曲折離奇，打鬥場面驚心動魄，掩卷迴思，猶有餘悸，不可不讀！麥中青先生一期完故事「藏龍臥鳳」也在今期刊登，短小精幹，引人入勝。

*　　*　　*

你願意展示你的寫作才華嗎？本刊園地公開，歡迎有興趣寫作的朋友投稿，除徵求古今武俠小說之外，也徵求現代偵探故事及黑社會秘聞等，文字以不超過十萬字爲佳，適合者即給予刊登，並附上薄酬！

*　　*　　*

下期巨型小說將刊登雲飛雁所著「變心島」。

督印人：羅　輝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環球出版社
武俠世界雜誌
香港上環新街五－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五四六六七九九（內線25）
營業部：香港上環新街環球大厦壹一四樓　電話 5466799
承印者：環球出版所

THE UNIVERSAL PRESS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 $383.00
　　　　　一年港幣 $766.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 $423.00
　　　　　一年港幣 $845.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500.00
　　　　　一年港幣 $1000.00
半年（２６期）一年（５２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2500半年26期NT.$130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 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50元

環球出版社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五－十三號
環球大厦弍樓
電話：五四六六七九九

武俠世界

第33年
第28期
（總號1680）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册港幣十五元
H. K. $ 15.00

Printed in Hong Kong

現代俠客馬獅龍故事／南宮宇・文
　　　　　　　　　／可　飛・圖

剃刀J

殺人剃刀　挑戰警署

「你是甚麼時候畢業的?」曾沙展厲聲地問。

「去年聖誕。」這位外表威猛，但聲音却柔弱的警員畏縮地答道。

「那麼只有三個月，還沒過試用期！」

「是的，沙展！請……」

「不用多說！」

那警員噤聲不言。

「那疑犯有多高大?」曾沙展怒氣仍未息。

警員作了一個手勢，表示那疑犯的高度只及他身高一大半，到他肩膊附近。

「很强壯?」

「並不！」

「那你怎會讓他逃離?」

「他入厠所，借尿遁！」

曾沙展收斂不了他的火氣，道：「你在學堂也學過怎樣看守犯人！」

「那人非常誠懇，求了我很久才……」

「結果是讓他逃了！」

「是的，我……」

「我……我甚麼，看你外表，你應該是一個好警員，但經過這事，而且在試用期內，我看你此後在警界發展的機會實在不大！」

「沙展，請你不要……」

「不要求我，我一向公事公辦！」

那警員緘口不言。

曾沙展把手上的一支原子筆抛在桌上，道：「明天你不用巡更！」

「曾沙展，我的志願是當個好警察，請你……」

「我叫你來警署上班，不用巡吏！」

「那做甚麼?」

「在這裏替我聽電話！」

那警員張大了口，却說不出話來。

「沒有甚麼說了?」

他其實想說，但實在不知如何說起。

「出去！」

警員滿臉頽喪的步出了警長室。

他的心裏有說不出的滋味。

他從警察局出來後，一直漫無目的的走着。

他已換過便服。

那時已是深夜，街上行人不多。

他不知自己走了多久，想不到已是離他家不遠，忽然，有人拍他肩膊。

他回首。

是一個只有到他肩膊那麼高的男人，對着他獰笑。

「是你……」

他撲上前。





那男人瘦弱，但身手相當敏捷，他見警員撲來，轉身便走，迅速消失在一條橫巷之內。

那男人便是今天被他拘捕過的男人，却無端讓他逃遁，逃遁了之後，被沙展罵了一頓，心裏正不舒服之際，這人竟又出現。

這根本上是那人在侮辱他。

警員對自己說：「我今晚再拘捕不到你，我……」

他沒有再說下去，因爲他發現那人在陋巷內。

這種陋巷，其實是一種陷阱，學堂也教過，這種地方不能單身闖入。

不過，他已失去一半理智。

他的心目中，只有一個意念——拘捕他。

他完全沒想到本身的安全，他衝入陋巷。

他只是走了幾步。

「砰」的一聲，他感到胸口劇痛，因爲那人用一支木棒向他胸膛揮來。

那人又再當頭打下。

警員立時用雙手格着，然後瘋狂的向前撲去，他覺得只要抓着這人，這人便再無逃脫之理。

他身上又中一棒，痛入心裡的一棒。

不過，他終於抓到那人的胸前衣服，他用力一拉。

「嘶」的一聲，那人的衣服被扯下。

但是，他並沒有抓到那人，抓到的只是兩片破布。

又一棒下。

這一棒打得他七葷八素，不過，他仍然向前撲去，看來非要抓到那人不可。

可惜，他又再一次失望。

那人像一條泥鰍，總是無法把他抓住。

警員既怒且痛。

那人似乎已洩了心頭之恨，轉身便走，他走的速度很快，一眨眼便不見了。

警員衝出陋巷。

這是一條後街，兩邊都泊滿了車子。

警員左看右看，完全看不見那人的踪影，他扶着一條燈柱在喘氣。

不遠之處，他看見有一輛跑車型的私家車，那車的車門似乎半開。

他心中正在嘀咕：爲甚麼泊車不關上車門?

突然，一陣强光射來。

燈光來自另一輛車，因爲光線突然而來，使警員無法看清楚。

但他聽得淸楚，那輛車的引擎是發動着的。

强光熄滅。

他看見——他又看見那瘦弱的男人，使他血往上衝，那人在車上，正是在射出燈光的車上。

引擎發出了一聲怒吼。

「我誓要追到你不可！」

他想到那輛半開了門的私家跑車，他甚麼也沒有再想，一撲上前，拉開了門，上了駕駛座。

沒有鎖匙，也是白費！

不過，這車的發動引擎處，插有一塊小鐵片，他試用力一扭。

車子竟然發動了！

而那瘦弱男人的車子，已出了後街。

這分明是一種挑戰，侮辱性的挑戰！

那警員已失去了理性，在這種情形之下，甚麼人都會失去理性。

他一踏油門，轉軚車子便像游魚般滑出。

那瘦小的男人不知好歹，不知這位警員也是快車好手，那人是在自挖陷阱。

那汽車駛上公路。

夜深，公路上間中有汽車出現，然後是死寂的一片，那瘦小的男人，駕着車子平穩的飛馳着。

眼看便要追到那人，但忽地那人又加速，一加速便無踪影，警員氣得快要爆炸。

他的車子並非不好，但比起那人選的一輛，無論是馬力或速度，都較為遜色。

他是有意作弄他。

過了公路，開始回復狹窄的市區道路。

那車子無法加速。

警員滿心歡喜，狂踏油門，他決心無論甚麼代價也要追到那人。

車已近。

突然，那車急刹掣。

警員實在無法想到那車子一停便停了下來，他來不及踏下刹掣。

「隆」的一聲，他整部車子撞入了前面那車子之內，他被這突然一撞，震得半昏。

當他還矇矇矓矓之際，只見前面已起火，有一個黑影在他前面，似乎說道：「看你怎麼死去！」

死！這字使他清醒起來。

不過，他卻無法起來，他只覺雙腿痲木，無法動彈。

汽車着火，一定會爆炸。

他不能困在車廂之內，他知道，但無能為力。

「哈……」空氣中盪漾着笑聲。

忽然，那人遠遠離開，而火光更盛。

他再動，仍是一動也不能動，因為他已被車頭與座位壓着，他不能起來。

恐懼在心底升起……

他掙扎，一切都沒用，他感到死亡的恐懼。

忽然，又有一個人出現。

並不是剛才那個瘦弱的男人。

這人，他看不清楚他的臉孔，只覺得這人十分高大，有一雙强而有力的手臂。

因為他正用力把他拖出來。

前面又一陣火光。

那人再使力，一拖已把他拖出來，而他自己只感到一陣刀割般的痛楚。

而後，他一切都不知道了……

* * *

當他起來的時候，他以為在醫院。

但他並不在醫院，他只感到四周是寒氣逼人。

他是睡在一堆野草之間。

旁邊也有一個人，那人身材高大，正爬起來。

警員坐了起來，道：「發生了甚麼事？」

「這話是應該我問你！」

「撞車……我被車夾着，然後……你……」

「我拉了你出來！」

「後來又怎樣？」

「那車爆炸，我拉着你，走不了兩步，一股非常强大的氣流把我們抛上半空……」

「跌下這山坡？」

「我也暈了！」

「這是甚麼地方？」

那時是深夜，甚麼也看不到。

照理他們被那股强而勁的爆炸力彈下來，應該看見上面的火光，或者黑煙，但而今他們昂首，甚麼也看不見。

「你是誰？」那警員問。

「馬獅龍！」

「你是那個協助警方，屢破奇案的人？」

馬獅龍道：「湊巧而已！」

「想不到我會遇到你，我姓常，單名一個勝字！」

「常勝？」

常勝點了點頭，道：「事實並不是這樣！」

馬獅龍起初並不明白。

常勝道：「也許我父親給我取這名字時，希望我常常勝利！」

「你很失敗？」

「是的。」

馬獅龍並沒有追問。

常勝嘆了一口氣。

馬獅龍站了起來，在附近走了幾步，因為太黑，不敢遠離。

馬獅龍道：「等救援隊來，相信也要等到天光！」

「這裏離現場很遠？」

「我想是的，否則怎會連火光也不見！」

「可能我們墮下這地方相當深。」

馬獅龍道：「你受傷很重？」

這時，常勝才想起自己的身體。

他自言自語道：「奇怪，也沒有甚麼傷！」

「看來，你有一段時間說你的故事！」

「馬先生，說起來，我實在需要你幫忙！」

「甚麼事？這撞車的事？」

「不……是……」常勝也覺得自己不知在說甚麼，頓了一頓，才道：「我是個警員！」

「警察？你要幫我才對！」

「不，我只是剛從學堂畢業出來兩個多月！」

「新紮師兄！（優秀警員）」

「馬先生，不要跟我說笑，今天晚上，不，我說的是昨天晚上，我做了一件事，也有一個奇遇！」

「奇遇？」馬獅龍天生好奇。

「是的，我拘捕了一個犯人，却給他逃走了！」

「你不小心？」

「不，他上廁所，我在門外等他，我只能做到這樣，你說是嗎？」

「他怎樣走？」

「從窗口逃出。」

「那可能是你不小心。」

「但那廁所在十三樓！」

「他爬水渠而下？」

「我也不知道。」

「這人是個非常强健，身手極其敏捷的人？」

「一半。」

「甚麼意思？」

「那人並非强健，但身手十分敏捷。」

「從十三樓爬下來，一定是矯捷非凡，」馬獅龍笑道：「不過，你說他並不强壯！」

「只有五呎多，比我矮一個頭。」

「那還有甚麼奇遇？」馬獅龍道。

「事情只是開始，我失去了嫌疑犯之後，便向我上司曾沙展報告。」

「受責罵？」

「那還用說，我被他罵了一頓之後，還說以後連普通巡邏工作也不用我做。」

「辭職？」

「幾乎是這樣，但經我懇求之後，才讓我繼續工作！」

「那還好，你是一個非常喜歡做警察的人？」

「是的！」

「那是甚麼新任務？」

「聽電話。」

馬獅龍聽了，忍不住笑了起來，過了一會才道：「那是你的好奇遇？」

「不，我一肚子氣，從警局出來，忽然，我又再見到那個匪徒！」

「抓他？」

「當然要抓他！可是，他走入了一條後巷！」

「你沒有理由怕他？」

「是的，結果我捱了一頓木棒。」

「傷很重？」

「不，然後他逃出後巷，我追出來，却不見他，被一陣强光所射！」

「又是那個！」

「你怎知道？」

「否則怎可叫奇遇！」

「還有更奇，他坐在一輛車上，引我鬥車！」

「你有車？」

「沒有！」

「那怎樣鬥？」

「他為我預備了一輛。」

「怎為你預備？」

「他偷了一輛車自己用之外，也為我偷了一輛……」

「你怎知他為你偷的？」

「因為車在我前面，門是開的，並且插有一塊鐵片，立即可以開車！」

「實在是奇遇，天下間竟有這種犯人！」

「他在戲弄我，侮辱我！」

「因此，你瘋狂追他，弄至如此田地？」

「是的，想起來我現在才知道怕！」

「事實上，你犯不着為這一個囚犯而死！」

「他究竟是甚麼犯人？」

「其實也並非甚麼重要犯人，他從黑巷出來，有女人走過，他伸手摸人！」

「只是一個非禮的色情狂？」

「是的。」

「但事實又不似這麼簡單！」

「我只是給他氣炸了肺！」

忽然，山坡之上，一道强光射下。

「是拯救隊！」

常勝大聲叫：「我們在這裏！」

上面有人叫道：「射下一點……」

然後是一陣擾攘，繩子放了下來，接着便有人下來，並且放下救傷架。

馬獅龍道：「我不用救傷架，你呢？」

常勝想了一下，道：「還是用！」

馬獅龍不知他是甚麼意思，拉着繩子，直上斜坡，原來這個斜坡很高，要爬一陣子，才上到上面。

上面情形非常嚴重。

有救傷車、消防車、警車更不計其數。

「怎麼這麼嚴重？」馬獅龍問，可是並沒有人答他，因爲人們都集中精神在拉常勝上來的救傷架。

馬獅龍知道，常勝其實沒有甚麼傷，不過，看他怡然自得的躺着，他選擇救傷架，非常正確。

有一個警長走上來，見了馬獅龍便道：「馬先生，怎麼會是你？」

「我也不知道！」馬獅龍笑道。

「我是陸警長。」

「對，上次我們見過面。」

「與你一起的人是誰？」

「是你們的伙記！」

「甚麼？」

「你自己問他才好！」

於是，他們一干人等直往醫院，雖然馬獅龍並沒有受傷，但警方規矩，一定要往醫院觀察。

當救護車駛過汽車爆炸現場，火已熄滅，但路上再沒有車子的模樣，只有兩堆廢鐵。

附近還有一些黑色碎片，看來爆炸是非常嚴重。

馬獅龍問那隨車的救護人員。

「另一輛車子的司機怎樣了？」

常勝也道：「爆炸這麼厲害，一定是死了！」

「沒有，警方也奇怪，兩輛車子，怎麼都沒有司機，他們以爲就是你兩個！」

「我是其中一個！」常勝道。

「你呢？」

「我是救他出去的人！」

「那麼，另一個呢？」

「不知道是否變成了焦炭？」

那救護員道：「成了炭也有一塊炭，但現場甚麼也沒有！」

救傷車很快到了醫院。

不知是否案情非常嚴重，他們很快便受到照顧，檢驗之後，要留院觀察。

一入病房，馬獅龍才感到事情的嚴重。

不是病況的嚴重，而是氣氛的嚴重。

因爲到場的不只有曾沙展，還有另一位陸署長，馬獅龍也是認識的。

更有幾個外國人，看他們受各人的尊敬程度，他們的地位一定相當尊崇。

馬獅龍心想：「汽車互撞爆炸，我們被彈下了山坡，也不用這麼大陣仗！」

常勝與馬獅龍是同被送入這一病房。

他當警察不久，除了在學堂畢業時見過這麼多大人物之外，從來也沒有再見過。

而今是共處一室，他感到異常的不安。

陸署長上前道：「馬獅龍，又再一次多謝你與警方合作！」

馬獅龍道：「沒甚麼！」

「你怎會救他？」

「那兩車相撞的地方，離我家不遠，我看見了火光，作爲一個市民，我有責任出去救人！」

有個外國人說：「你眞是一個好市民！」

馬獅龍微笑，表示感謝。

陸署長低聲向那個外國人說了幾句，看來是告訴他馬獅龍的來龍去脈。

那外國人止住了笑容，對馬獅龍道：「原來你便是馬獅龍，我是新來的分區副警務署長！」

馬獅龍道：「多謝你們來看我們！」

那些人都笑了，然後他們又低聲說了幾句。

那位分區副警務署長道：「我們先走了，你們好好休息。馬先生，我想這一次你也一定會幫助我們！」

馬獅龍道：「一定，一定！」

這時，所有看來是重要的人物都離開了病房，病房之中，只剩下陸署長與曾沙展。

陸署長也堆着滿臉笑容向馬獅龍道：「馬獅龍，看來這件事又要你動一下腦筋。」

「看來也沒有甚麼，這人只是想嚇嚇常勝！」

陸署長沒有表示甚麼，他低聲向曾沙展說話，曾沙展臉上出現一些惶恐的神色。

曾沙展的職位雖然不高，向來是威風凜凜的，從來沒有看過他如此模樣。

由此可知，陸署長壓下來的事情，實在不輕。

陸署長說完之後，對兩人道：「好好休息一下，我有空再來！」

馬獅龍一派輕鬆道：「不用了，我想我們明天也可以出院了。」

陸署長離開了病房。

這時，只剩下曾沙展一人。

馬獅龍道：「老曾，爲甚麼這麼大陣仗？」

「因爲事情非常嚴重！」

「甚麼事？」

曾沙展轉向常勝，臉孔突然變得鐵靑，道：「一零八八四……」

常勝立時作出了機械反應：「Yes,Sir！」

他的聲音很大，把曾沙展也嚇了一跳。

曾沙展道：「常勝，你知你今晚……不，昨日，犯了一個大錯！」

「甚麼大錯？」

「你拘捕的那個疑犯，可能是一個最近警方通緝的非常重要疑犯！」

「他？我拘捕他的時候，只是犯了非常普通的非禮案件！」

「不，我們有證據懷疑，他曾殺死了二十個人以上！」

這話也把馬獅龍嚇了一跳！

「甚麼？」兩人不約而同的問。

曾沙展道：「你在西區那條小巷裏拘捕他？」

常勝道：「是的！」

「後來，又有警員在那小巷內巡視，你以爲他發現了甚麼？」

「死屍？」

「正是，一個妓女模樣的女死者，她是被非常鋒利的刀割破喉嚨而死的！」

「剃刀積？」

「相信是。」曾沙展道。

馬獅龍道：「這人……如果眞的是他……」

常勝道：「不會的，那人非常瘦削，比我還矮，只像一個膽怯的人，那像剃刀積！」

「那人瘦小膽怯？」

「是的。」常勝仍然堅持。

曾沙展道：「那麼，你今晚是怎樣被那人戲弄？幾乎弄至命也沒有，幸好有馬獅龍打救！」

常勝回想，這瘦弱的男人也實在是非常厲害。

「如果你今晚沒有被那人逃走了，你可能立了大功，而我們也許會解決這兩年的懸案！」

他嘆了一口氣。

看來上面給他的壓力實在不小，怪不得這病房內會出現這麼多重要的人物。

曾沙展對馬獅龍道：「你對剃刀積有甚麼看法？」

馬獅龍道：「我不知道，但從常勝口中知道，這人實在不簡單！」

「如果你眞的有興趣，你出院之後，我們一起研究一下。」

「好極！」

曾沙展離開了病房。

常勝呆着。

馬獅龍道：「常勝，你今晚幾乎發了大財！」

「爲甚麼？」

「難道你忘記了，這『剃刀積』正被警方通緝，他的懸紅達十萬元！」

「他實在不像，不只不像，如果不是我被他弄到如此模樣，我也不相信！」

「抓住他，你不僅發了大財，而且一定會升級！」

「假如眞的破獲這案，不升也難！」他又再嘆了一口氣，道：「可是，事情弄到幾乎沒命，對了，馬先生，我還沒有多謝你救命之恩！」

「甚麼救命之恩，我只是盡市民應盡的責任！」

「你對這『剃刀積』有興趣？」

「有興趣！我實在不明白，殺一個人已是這麼困難，事前的驚懼，事後的恐懼……他怎能殺二十個人？」

「他是變態的！」

「也許是，不過，爲甚麼一個人會染上這種病！」

他們談論了很久。

翌日，他們吃過早餐，醫生來看他們，便告訴他們可以出院了。

馬獅龍回到家中。

無論如何介入了這件事，馬獅龍也沒有甚麼怨言，他是個好奇的人，有離奇古怪的事情，他最感到興趣。

「剃刀積」的事件，又成爲報紙上的頭條。

常勝的事件，並沒有被記者連在一起，看來這個懷疑，警方是非常愼重的處理。

那個被殺死的妓女，與過去被「剃刀積」殺死的妓女並沒有甚麼不同。

「剃刀積」喜歡殺的是中年的妓女。

他手法俐落，剃刀向妓女喉管一揮，那妓女便倒下，流血而死。

他殺人就像殺雞一般。

因此，也有人叫他作「劏雞積」，妓女俗稱爲「雞」，這名字也用得相當傳神。

至於那個「積」字，其實也是有關查察的人員與記者一同取的。

因爲有一次，那疑匪留下了一條手巾，手巾的一面綉有一個「J」的英文字母，因此，人們便俗稱叫他做亞積，「剃刀積」便是這樣來的。

大都市新聞多，過了幾天，事情便淡了下來。

常勝並沒有找馬獅龍。

警方也沒有。

馬獅龍雖然好奇，但也不心急，他明白辦案是非常神奇的事，很多時候，有意想不到的發現。

事件三日後的黃昏。

馬獅龍吃過了晚飯，正在看電視。

忽然，有人敲門。

馬獅龍心下覺得奇怪，很少有人會上門找他，不過，也有可能是一些收報紙費或其他雜務的人員。

他推開門。

門外站着一個少女。

「找誰？」

「馬獅龍先生？」

馬獅龍點點了頭。

「我姓丁。」

「丁小姐，我們認識嗎？」

丁小姐搖搖了頭，道：「可以請我進去坐嗎？」

「對不起，請進來！」

丁小姐隨着馬獅龍入內。

「找我有甚麼事情？」

丁小姐遞上了一張卡片。

馬獅龍一看，上面是寫着丁掌珠，臨床心理專家，她的名字後面還有幾個英文銜頭。

丁掌珠來頭實在不小，是一個非常有學問的人。

「丁小姐，我有甚麼可以幫妳？」

「有，」她的話相當斬釘截鐵，然後續道：「你看過近日報紙？」

「有。」

「剃刀積的事？」

「當然沒有錯過。」

「他最近殺的一位妓女？你注意過沒有？」

「這……這反而沒有！」

「對，這案中的犧牲者，對一般人來說是無關重要的，不過，對我來說，並不如此！」

「爲甚麼？」

「因爲那死者是我母親！」

這話實在使馬獅龍愕然。

「甚麼？死者是妳母親？」

「是的，她當妓女，這件事我一直在懷疑……直到我認屍的一刻，我才……」

她兩眼潤濕，繼而是忍受不住淚如雨下。

馬獅龍實在不知道應該說些甚麼話來安慰她，不過，她很快便抹乾了眼淚。

「對不起，馬先生。」丁掌珠說道。

「沒有甚麼……你找我的目的是……」

「找出兇手！」

「那是警方的責任！」

「我知道，不過，他們爲了這件事……我意思是『剃刀積』這件事，花了兩年時間，懸紅十萬，完全沒有效果，因此……」

「這殺人狂是個難以對付的傢伙！」

「我相信天網恢恢，但我作爲女兒，我不能這樣坐下來等！」

「我明白。」

丁掌珠又抹了一次眼淚，續道：「讓我先告訴你我的故事，你願不願助我再下決定！」

馬獅龍點了點頭。

「二十多年前，我便跟着我媽，我沒有父親，因此，我常常問父親去了那裏，我的母親十分緊張，只說我父親到了外國經商，後來我長大，問得更緊，她才說我的父親死了！

「我並不相信，後來，我在證件上查到，發現我根本只是個沒有父親的人。」

馬獅龍點點頭，表示同情。

「我是個私生女，這打擊對我很大，不過，母親爲了我，決定送我往外國讀書，那時，我實在不願見到她，到了外國，我專心讀書，做了一個心理專家。」

「妳明白妳母親的苦楚？」

「是的，我一直明知她是妓女，但她用出賣肉體的錢供我讀書，我並不覺得她低賤，反而覺得她高尚，可是，我又一直不能面對這事實。」

「你回來工作？」

「是的，但她不肯與我同住，我十分奇怪，想不到她仍然幹這生涯，我要她來跟我住，她誓死也不肯，然而，我也不能勉强她。

「我每月有足夠的生活費給她，可是，我想不到，她仍然做……」

「也許，其間有些問題，你仍不清楚！」

「我希望是！」

丁掌珠頓了一頓，道：「兇案發生之後，我被通知往認屍，這一刻我才證實她確是當妓女的！」

馬獅龍道：「我明白你的心境，你是心理學家，你也明白你自己的心理！」

「是的，但人總不敢面對現實，我也沒有例外！」

馬獅龍道：「你是專家，你對這個殺人犯的事情有甚麼看法？」

「我只是個紙上談兵的人！」

「腦筋的活動，很多時候比手腳的活動還要有用，告訴我你作爲一個專家的看法！」

「心理學方面？」

「是的。」

丁掌珠嚴肅地道：「這人可能是一個常常失敗的人，他殺人，只是證明他的存在。」

「我相信這理論，正如有人要證明自己的存在，不斷賭博，而且要輸光輸淨才罷手！」

丁掌珠道：「還有一些人，拚命找錢，拚命工作，也是證明自己的存在！」

「那是一種病！」

「是的，是一種心理上的沉重疾病！」

「我們再說這個剃刀積！」

「我相信他是一個狂人，心理上的瘋狂！」

「這幾年來，他都是殺妓女，這點你的看法是……」

「他可能有戀母狂！他喜歡中年女人，佔有她們，並要永遠擁有她們！」

「爲甚麼他會如此？」

「也許他年輕時與母親的關係出現問題！」

馬獅龍用心地考慮着丁掌珠的看法。

丁掌珠道：「我這些都是紙上談兵的東西，我不要這麼多理論，我要實際的行動！」

「甚麼行動？」

「把他捉住，繩之於法！」

「是的，這人做案，乾淨俐落

，倒也是一個非常冷靜的殺人犯。」

「是的，我也看過很多兇徒，他們殺人時，一定忙亂，總有出錯。但他用刀十分有勁，每次都是一刀而下，看來他一定孔武有力！」

「這也未必！」

「爲甚麼你這麼說？」丁掌珠問。

馬獅龍把前幾天的事，與常勝有關的一切都告訴了她。

她聽了，顯得有點激動，道：「如果那天抓住他便好了。」

「我不相信抓不住他！」

「那你是答應我，幫我找他了？」

馬獅龍點了點頭。

忽然，他覺得丁掌珠似乎有些話要講，却又不想講似的。

馬獅龍道：「你有甚麼提議，請講！」

「我有一套計劃。」

「甚麼計劃？」

「最原始，而又最有效的辦法！」

「你是想……」

「是的，我做餌，引他上釣。」

「不，那很危險！」

「我會照顧自己！」

「不！」

「你先聽我的計劃，才作斷語，好嗎？」

馬獅龍道：「好，你說。」

丁掌珠說：「這幾天，自我認屍之後，一直在研究這些妓女出現的地方，我發現那些被殺的女人，都在一些陰森的後巷之內，我母親也是如此。」

「你想再去那條巷？」

「不，聰明的兇手，不會再到犯案的地方。」

「那你會到甚麼地方？」

「找一些妓女常出沒的地方，而且要近一些陰森後巷，在我的資料中，只有五處地方！」

「那也難定在那一處！」

「我五處各試一個星期！」

「我看這方法並不一定有效，我們先與警方合作，看看有沒有收效。」

丁掌珠似乎是大不以爲然，不過，她仍然贊同道：「好，我們先與警方合作。」

「我明天帶你見常勝與曾沙展。」

「好極！」

丁掌珠告辭，他們約了一個地方。

* * *

丁掌珠是一個十分守時的女人。

她今天換了一套運動裝，脚穿運動鞋，一派運動家的風範。

他們直上曾沙展的辦公室。

曾沙展正在打一份報告，他一見了馬獅龍，便站起來，道：「找我？」

「是的，並且介紹這位丁小姐給你認識！」

「丁小姐。」

「很忙？」丁掌珠問。

「是的。」

「幾天前我們見過，我往辦認屍手續，也在這裏落了一份口供！」

「對，你是那位……」

「我是那死者的女兒丁掌珠。」

「丁小姐，我可以幫到你甚麼？」

馬獅龍道：「她是一位心理學家，她想警方快快破了這件案！」

曾沙展道：「我也想，上面壓得很緊，我也做到暈頭轉向！」

他又開始打字。

馬獅龍問：「常勝呢？」

「你是指一零八八四？」

「是的，他不用上班？」

「不，」他看看手錶，道：「應該上了班，可能還在下面！」

「我們等他！」

「好極！對不起，我這一份報告是非常緊急的，你們坐一下，八八四他一會便上來！」

於是，他們等候着。

等人的時間特別長，加上打字機單調的聲音，更加令人不耐煩。

他們等了半個鐘頭。

曾沙展那份報告也打好了，看着他們，道：「他還沒有上來，我用電話替你們找！」

他拿起了電話，問了幾句，然後放下電話，有點奇怪的表情，道：「他還沒有上班！」

「還沒有上班，他常常遲到？」

「沒有，上班以來一次也沒有！」

「那麼……」

「也許是病了？」丁掌珠問。

「那麼湊巧？」

馬獅龍問：「那件案子，這幾天有沒有進展？」

「沒有，」他頓了一頓，又再打電話問外面的工作人員，然後道：「他也沒有打電話回來告假。」

他想了一想，道：「我打電話往他家！」

電話响了很久，沒有人接聽。

馬獅龍道：「他住在甚麼地方？」

「新界！」

「那裏？」

「大埔！」

「他自己駕車？」

「是的，也許是塞車(交通不暢順)。」

馬獅龍看看手錶，已差不多是十時，道：「你可不可以把他的地

址給我們？」

「可以！」

他拉開抽屜，找了一本簿子，抄下了一個地址，交給馬獅龍。

「我看沒有甚麼……不過，他並不是一個不守時的人，我看……」

馬獅龍接過了地址，道：「我們去找他！」

「有沒有消息請告訴我！」

「好極！」

他們出了警署。

丁掌珠道：「先到我家？」

「爲甚麼？」

「我有車子，比較方便！」

「好極！」

丁掌珠獨自住在一間高級公務員宿舍，有一輛開篷跑車，看來她也是十分喜歡冒險刺激的人。

馬獅龍坐在她的旁邊。

丁掌珠的駕駛技術實在不錯。

往新界的道路並不擠塞，只消二十分鐘左右已來到大埔，那地址相當古舊，原來是一間古老大屋。

那附近的地方，早已荒蕪。

而附近也再沒有其他的屋子，只有常勝住的一間孤另另的座落在那裏。

「爲甚麼他會住在這裏？」馬獅龍問。

丁掌珠並沒有回答。

門外有一些斑駁的汽車輪胎痕跡。

丁掌珠道：「有汽車來過，這種汽車……是『保時捷』快而貴的跑車！」

馬獅龍走近大門，門是上鎖的，他敲了幾下，等了一會，並沒有人來應。

忽然，馬獅龍聽到了一些聲音。

「甚麼聲音？」

丁掌珠道：「沒有，我聽不到甚麼？」

她再敲門，並且搖了幾下，道：「裏面上了鎖，那麼，裏面一定有人！」

馬獅龍也大力搖了幾下。

實在不對勁，馬獅龍道：「我爬進去。」

「好極，我會跟着你！」

馬獅龍走到東面一堵牆下，爬了上去，丁掌珠身手也不弱，跳躍幾下，也上了牆頭。

他們便像武俠小說內的大俠，跳牆探路。

圍牆之下，是一個天井，那是古老的天井，而且有一個水井，井上有蓋。

他們跳了進去。

天井對正了廚房，從廚房可以進入屋內。

廚房放滿了吃過而沒有洗的碗，一個典型王老五之家，出了廚房，是一個客廳。

客廳有一條古老的木樓梯，連接上面兩間房。

馬獅龍叫道：「常勝！」

丁掌珠也叫：「常先生！」

仍然沒有人應。

馬獅龍快步上那樓梯，直入睡房。

那睡房內凌亂不堪，好像有些打鬥的痕跡，不過，又並不是太過明顯。

丁掌珠跑往另一間看，道：「也沒有人！」

他們再跑下去，看看整個屋子，也完全沒有人。

「門是上鎖的，屋外有輪胎痕跡，那麼，是有人來過，難道他被擄了？」

丁掌珠道：「這個可能性極大！」

馬獅龍道：「我看他這麼大的一個人不易被人擄去，而且，我們進來的時候，好像是聽到一些聲音，難道是……」

「我們分頭找找！」

屋子並不大，但却沒有常勝的任何踪跡。

丁掌珠道：「告訴曾沙展！」

「好極！」

這時，又似乎有一些古怪的聲音。

馬獅龍道：「慢着，你聽見嗎？」

「有，在外面，似嬰兒的哭聲？」

他們一起走到天井。

那裏有甚麼聲音？

忽然，一隻貓不知從何跳進來，因爲兩人是聚精會神的聽聲音，所以被嚇了一跳。

「原來是這貓！」

「不……你聽……」馬獅龍。

「是井……」

他們走近那井，掀起了那蓋子。

井底傳來更响的聲音：「衣……衣……呀……呀！」

馬獅龍看下去，叫道：「常勝，是你！」

又傳來一陣衣衣呀呀的聲音。

「你忍耐着，我救你上來。」

馬獅龍把那繩子放下，本來那繩子是用來放下水桶的，繩子下了去，却沒有反應。

丁掌珠道：「他被縛着的！」

「看來要我下去才行！」

丁掌珠道：「不，讓我下去。」

「爲甚麼？」

「因爲你的身體高大，加上下面那位常先生，你們兩個人不可能一起上來，就算你下去，兩人在井底也是阻手阻腳！」

「好，你小心！」

丁掌珠身手敏捷，並不是一個

弱質女流。

不一會，丁掌珠先爬上來，繼而是常勝，不過他仍然是衣衣呀呀的。

原來他手腳被縛，丁掌珠已爲他解開，但口上被貼的膠布，她仍然無法扯開。

「常勝！」馬獅龍見他狼狽的樣子，忍不住笑。

「甚麼常勝，又大敗一次！」他一邊扯開嘴巴上的膠布，一邊這麼說，繼而又再雪雪呼痛。

原來那些膠紙十分厲害。

「你手腳也損傷了，我看你要塗些葯水！」

「這位是……」

「丁掌珠！」她自我介紹。

「你的女朋友？」常勝問。

馬獅龍笑道：「不，她是一位心理學家！」

常勝更加不明。

馬獅龍道：「你不明白我們並不重要，最重要是你怎會被人弄下井內！」

「我也不知道！」

丁掌珠道：「怎會不知道？」

「我知道是有人來作弄我，但我一直沒有看見他的臉孔！」

「這麼奇怪的事也有？」

「事實如此。我還是先報告曾沙展！」

「對，他以爲你失踪了！」

「如果不是你們來，我一直被悶在井內，失踪十來天也說不定！」

常勝拿起電話，可是，電話並沒有聲音。

「早已扯斷了！」常勝道。

「用我的電話。」丁掌珠道，並且從她那手袋中拿出了一個無線電話。

他打了電話。

常勝道：「我要回差館，我們一起走，一邊說！」

「好極！」

他們出了門，上了丁掌珠的車子。

丁掌珠負責駕駛。

常勝道：「說出來你們不相信，我自己身歷其境，也不相信，但結果是不能不相信。」

「怎麼一回事？」

「我剛才說過，那作弄我的人，不，謀殺我的人，由始至終，他都不讓我看到他的臉！」

「他用布蒙着？」

「我相信沒有！」

「那爲甚麼看不見？」

「因爲他一直在我後面，不讓我看見他！」

丁掌珠道：「至少也看到他的高矮！」

「有，只有五呎多！」

「大隻佬(健碩漢)？」

「不，十分瘦削，但很有力！」

「他怎縛你下井？」

「當時我還在睡覺，忽然，我感到頭部有一柄冰涼的刀按着我頭，那刀子很薄，換句話說，十分鋒利，我動也不敢動！」

「那人有說話嗎？」

「沒有，他用刀示意我起來，當我一坐起，他便把刀一揮，我還以爲他殺我，原來並不，他用刀柄大力敲我腦袋，我昏了過去！」

「然後你怎樣？」

「我醒過來，雙手被縛，口也被貼上膠布，而且被放在水井之內。」

「他有甚麼要求或恐嚇？」馬獅龍問。

「完全沒有！」常勝道。

丁掌珠道：「實在奇怪！」

「有甚麼奇怪？」馬獅龍問。

「如果依據心理學上的理論來說，人類每一種行爲，每一個行動，都有目的的，而這個人，一言不發，究竟是爲了甚麼？」

「發洩！」常勝道。

馬獅龍道：「發洩甚麼？」

「心中仇恨！」

「他跟你有甚麼仇？」

常勝道：「假若我當這人便是那天暗算我的人，那麼，他那次殺不了我，深深不憤！」

「他可以殺你！」

常勝啞口無言，他心想：「是的，他實在可以殺我，爲甚麼他不殺我？」

丁掌珠微笑。

馬獅龍沒有留意，只道：「他並不是發洩，而是心中另有陰謀！」

常勝道：「丁小姐，你笑甚麼？」

「我笑是因爲我想到動物的行爲——一隻貓捉到一隻老鼠之後，並不會把他弄死，也不立刻吃下！」

「那表示……」

「人不知貓的心理，但專家却指出，這是權力的表現，很多强大的動物，却要支配弱小的動物，以滿足他自大的心理。」

「我是半死的老鼠？」常勝道。

「不只如此，還有另一次！」

常勝道：「假若他再來，我一定不會……」

馬獅龍笑道：「走着瞧！」

這時，他們已到了警局。

常勝向他的上司曾沙展報告一切。

曾沙展聽了，知道事情的嚴重，從他的角度來看，這件事又不是戲弄常勝那麼簡單，而是向警方挑戰。

曾沙展道：「馬先生，你對那人有否印象？」

「非常模糊！」

「模糊也好，你看看那些積犯的照片？」

「沒有問題。」

丁掌珠一直陪伴着馬獅龍看照片，一本一本的看過了，依然沒有甚麼線索。

他只能想起一些大概的印象，讓警方的繪圖專家繪畫，可惜，那印象實在模糊，無法成功。

忽然，丁掌珠對曾沙展道：「沙展，我忽然想起一個線索！」

「甚麼線索？」

「車輪的痕跡！」

「對，保時捷的車輛痕跡！」馬獅龍道。

「保時捷？」

「今早，我們在常勝家門外發現的！」

「怎樣的車輛痕跡？」

丁掌珠道：「我畫給你看！」

一繪之後，曾沙展立時明白，馬獅龍也暗暗佩服丁掌珠的觀察能力。

曾沙展看了，立即叫了一個警署中的同事進來，道：「這種車輪看過嗎？」

「是保時捷車系九一一！」

「你怎知道？」

「這種高價車，功能比一般車特別好，我喜歡車，雖然沒有資格買，但也可以研究與鑑賞！而且，這種車在本地並不多！」

「那好極了，你替我把這車的資料，包括車主，立即找回來，可以嗎？」

「可以！」

那警察走了出去。

曾沙展道：「那應該是一個好線索，如果查到車主，那便有眉目了！」

一個鐘頭之後，那位警察把這車的資料拿進來。

這種高價跑車，本地共有三十多輛，而採用那種車胎的，幸好只有三輛。

三輛車主都是本地的名人，一個是議員，一個是醫生，另外一個是非常成功的商人。

「其他的呢？」

「根據記錄，其他都是玩車的專家，他們雖各有各的嗜好，但並沒有換這種車胎！」

這時，常勝進來，看到這些車胎圖案，也看到那些報告，道：「車主是這些人，但他們的車輛可以由其他人駕駛，譬如是兒子！」

「對！」

「可能是他們的兒子！」

丁掌珠道：「無論如何，我們不能錯過任何一個線索！」

當他們決定追查下去的時候，並且想離開警署，曾沙展突然接到了一個電話。

他聽完之後，道：「不用查了！」

「爲甚麼？」馬獅龍與丁掌珠二人同時發問。

「因爲那車已報失，並且已撞毀了！」

「怎會？」

「是剛才收到的報告！」

丁掌珠道：「還有另外兩輛！」

「另外兩輛的主人，一個是大有錢佬(人)，他三日前離開本市；一個是議員，因公幹去了英國，他們臨走之前，都把車送入了修理廠，作例行檢查！」

「那麼，如果那輛失車，就是今天到常勝家的那輛，應該還有線索！」丁掌珠道。

曾沙展無言，他只是覺得這位心理學專家太小心，而且有點不滿她的越俎代庖，然而，他卻無法在馬獅龍面前表示。

他只說道：「你可以往交通意外組查一下！」

馬獅龍道：「好極，我們去看看，」頓了一頓，他對常勝道：「你要小心，我看你大埔那祖屋，暫時不再適宜你一個人居住！」

「我也不想回去！」常勝道：「我也會全力協助曾沙展查這件事，我會以警署爲家的了！」

「有事我們互相聯絡！」

丁掌珠與馬獅龍離開了警署，原來他們在警署之內已逗留超過五個鐘頭。

馬獅龍感到腹如雷鳴。

「先吃飯？」

「不，先看那車！」

丁掌珠也不讓馬獅龍再說，已把車子駛往交通意外組的車場去。

當他們一入車場之內，已見到那堆廢鐵。

如假包換的廢鐵。

他們進入了辦事處。

馬獅龍簡單介紹了自己。

那負責的警察說道：「曾沙展來了電話，我知道你們會來的，你們想知道甚麼？」

「是失車？」

「是，一個星期前報失！」

「這車在甚麼地方失事？」

「在龍蝦灣！」

「駕駛人呢？」

「沒有人。」

丁掌珠道：「怎會沒有人！」

「我們也在懷疑，這車撞到大石之上，成了一堆廢鐵，但我們到現場，卻不見了那司機！」

馬獅龍道：「這車撞的大石，是意外？」

「相信是人爲的意外！」

馬獅龍道：「你的意思是他故意撞向大石！」

「也許是這樣，那失事的地方是一個大斜坡，當車子發動之後，

司機跳車，讓那車子直衝往大石之上！」

馬獅龍道：「有沒有爆炸？」

「有，不過，我看車上汽油並不多，因此，並沒有完全毀了這車！」

看來這唯一的線索已斷。

「非常多謝你！」馬獅龍向那負責人告辭。

丁掌珠似乎仍然不放棄，當她把車子駛離那場地，她又停了下來，再往那堆廢鐵一看。

馬獅龍也陪她去看。

眞是一堆如假包換的廢鐵。

忽然，丁掌珠道：「一定是這輛車子！」

「你的意思是……」

「你看那車胎，是今早留下的車痕那種！」

馬獅龍細看，那車輛早已燒得七七八八，不過，小心看，也可以看出那些花紋。

丁掌珠上了車，滿有信心道：「我們至少還有一些收穫，是駕這車的人去作弄過常勝！」

馬獅龍無言。

他們先去吃了飯，然後交換了聯絡的方法。

馬獅龍回自己的辦事處，因爲他的公司經理人早已約定他回去簽名。

他在辦公室內躭了一會，回家的時候，已是入黑。

今早是由丁掌珠駕駛，所以馬獅龍並沒有車子，他在大厦門前叫計程車。

那時並不是繁忙時間，因此，等車並不困難。

他上了車，並說出了目的地。

那司機並沒有多言，車子一直往目的地進發。

不一會，當他們已遠離市區，當然，「砰」的一聲，車子停了。

「甚麼事？」馬獅龍問。

「可能是爆車胎！」

司機下車，那司機身體並不高大，看來十分瘦弱，他再入司機座，又下去開了車尾箱。

然後道：「請你等一下，我換車胎！」

馬獅龍也沒有辦法，看這司機這麼瘦小，他也下來，看有甚麼可以幫忙。

「我可以幫你嗎？」

「那好極，請你往車尾箱拿個後備車胎來！」

馬獅龍依言。

忽然，他覺得有些不對勁。

他回過頭來，只見那人用一枝好像水槍的東西向他臉部噴來，那種噴霧立時令他有一陣昏暈的感覺。

他想退後，已來不及。

那司機用一塊白布掩向馬獅龍的鼻。

他想掙扎，但力不從心。

這一刹那的時間，不及十秒，但馬獅龍已暈了過去，那司機扶着他，進入了車廂。

車子並沒有爆胎，迅速在黑夜消失。

暗殺老妓　捉弄專家

丁掌珠與馬獅龍分別後，並沒有立刻回家。

她已決心一定要好好查這案子，並且要盡快，不浪費一分一秒。

她把車子駕駛往西區，那是一處著名的低級妓女留連之處，她一直知有這地方，但從未來過。

她知道她對這些地方有抗拒之心，因爲她一直懷疑自己的母親是這種低下階層的妓女，不過，她又不想這事成爲事實。

她一直在幻想，她母親是一個賢良淑德的女性。

其實她的母親的確是一個偉大的女性，至少在她心目中，她是偉大之極。

靠出賣肉體養孤是古舊電影的題材，而今令人看起來，很難使人置信，甚至有些人認爲是鬧劇。

但在丁掌珠心中，那是悲劇，是殘酷的悲劇。

那時，並不太夜，附近沒有多少妓女出現。

在丁掌珠心目中，以爲她們一定是在街頭向過路人打情罵俏。

事實並不如此。

有人經過，當然是男人，而那妓女只是看了他一眼，如那人腳步稍慢，她便上前，只說了兩句，那男人也答了兩句，然後便一起走。

丁掌珠感到一陣悲哀。

那便是買賣，一輪議價，那便成交。

人的尊嚴在那裏？

不過，她回心一想，人生其實也是一種交易，互相供求，那才成交。

她呆着。

竟然有一個男人在她跟前停下。

她瞪了他一眼，那人迅速離開。

丁掌珠馬上回自己的車子，她不想再有人誤會她，其實那男人也有些傻，她豈像那些人？

她發動了車子。

突然，她從倒後鏡看到一陣閃光，就像警察車那種強烈的閃光。

但那並不是一輛警察車，而是一輛普通的車子，但那車子的主人用高燈照她。

她感到有點憤怒，因爲在這些街道上，根本不用高燈，但那車子仍用高燈，並且故意一閃一閃的。

她想下車跟他理論。

不過，那車子突然一扭駕駛盤，已越她而過。

丁掌珠當然是深深不憤，也一踏油門，追上那可惡的車子。

那人的駕駛技術高超，在車羣之中，左穿右插，很快便拋離丁掌珠很遠。

丁掌珠有些氣餒。

不過，當她再向前駛了一段路，那車子又再出現，並且故意吸引她。

她實在忍無可忍，一踏油門，車子迅速衝前。

那時已進了郊外的公路，再沒有那麼多車，丁掌珠的駕駛技術不差，膽色也夠。

她一直吊着那人的車尾，却無法趕近，更無法超越，她氣得雙手發抖。

她已失去了平日的警覺性，她只有一個目標——追上那車子。

前面是一條直路。

看來這一次無論如何，也要追上，她踏盡了油門，車子迅速標前，眼看便要追上。

可惜，本市地小，一條直路，轉眼已完。

前面又是個急彎，她迅速踏開油門，但汽車依然向前標竄，她踏利掣。

利掣似乎並沒有甚麼效用。

她改用低波，車子稍慢。

但那急彎去勢更急，她用力一踏。

登時，車子發出一陣尖叫聲，而車子也立時騰空，翻了三個觔斗。

丁掌珠六神無主。

她如何鎮靜也無法再控制車子，車子翻了，她整個人被倒轉，一切景物也在倒轉。

她感到頭部有些疼痛，但手脚仍然可以活動。

她試推開車門，車門竟然可以開動，她迅速離開了車廂，扶着車廂，因爲她感到一陣暈眩。

她站了一會。

忽然，她想到這汽車是否會爆炸。

她立刻離開，但一時之間，根本不辨東南西北。

這時，她看見一些閃閃的燈光來自一輛汽車，她再睜大眼一看，正是引誘她翻車的汽車。

她大步走過去，想抓住那人。

那知道她才走了兩步，便跌了下來，她想起來，可是力不從心，一定要休息一下，才可以再站起來。

那車的車門開了。

一個瘦小而並不高大的人從車上下來，這時天已入黑，不過，他仍然戴着一個太陽眼鏡，一個相當大的太陽眼鏡，使他大半邊臉也遮去。

丁掌珠不動，她想等他過來。

那人眞的一步一步的過來。

丁掌珠已準備好了一切，當他一來，她便撲起，無論如何，她也不能讓他逃脫。

那人一步一步移近。

丁掌珠看準了機會，一撲而上。

那人並不表詫異，他似乎早已知道，她一定會撲起來，並且順勢避開。

丁掌珠一撲而空，已失重心。

而那人早有準備，橫掃一脚。

這一脚使丁掌珠無法再穩定身體，整個人倒下，而那人環腰把她一抱。

這一抱抱個正着。

丁掌珠怒極。

更怒的是，那人趁機吻了她一下面頰。

丁掌珠更怒，一手反擊。

那人一擋，並且把一塊濕布的東西，掩向她的臉。

她掙扎，但無補於事。

她感到一陣昏迷。

那人似乎在說道：「一、二、三！」

「三」字還未說完，她已不省人事，不過，在她完全暈迷之前，她嗅到了一種氣息，那男人身上的氣息，混和着一種男性的香水味道。

這是唯一的印象，在她昏迷之前的印象。

然後，她便全無知覺。

＊　＊　＊

當丁掌珠醒來的時候，她感到全身疼痛，並且好像喉間有些東西堵塞着似的。

她用力咳出。

然後，她感到衣服仍在身上，那是女性特有的警覺，她睜開了眼睛。

前面是一片漆黑。

一時之間，她非常害怕，她還以爲自己瞎了。

不過，當她習慣了之後，她才發現自己仍然可看到東西，雖然模糊，但仍然有個輪廓。

前面是一堆一堆的東西，一個一個的紙盒堆着，其他地方也是如此。

看來這是一個貨倉。

她不敢動。

忽然，她感覺到有東西在她脚邊動，她一脚踢出。

「吱，吱……」

竟然是老鼠。

因爲她踢，因此引起了一些空氣的晃動，立時，她覺得那邊有東西移動。

並不是另一隻老鼠，而是一個人，她看不清楚，只感到那是一個

人。

這地方只有那個向她施用迷藥的人才知道，那麼，這人一定是那狂徒。

丁掌珠深深地吸了一口氣，她慢慢向那黑影移去，那黑影漸近，但似並不知覺。

丁掌珠不敢再近，因爲自己手上並沒有武器，如果有武器……她唯一的武器，應該是高跟鞋。

她慢慢地脫了一隻，然後俯身，拾起來之後，再向前移去。

當她移近，便用力把鞋的尖踭敲向那人。

那人反應極快，一閃開，便躲在另一堆紙盒的後面，丁掌珠不敢再動。

不過，她並非就此停下來。

這時，她大概可以看清楚前後左右的形勢，這一堆一堆的貨物，排列整齊，相當有秩序。

每堆貨物之後，便是一條通路。

換句話說，整個貨倉四通八達，像一個棋盤。

她決定嘗試從另一面找那人，她希望那人可以被她突襲，以洩心頭之恨。

她轉了一轉。

果然那人又伏在地下，似乎也在找機會。

丁掌珠看看四週，她立時又有了另一個主意，以自己的力量，並不一定可以打倒那人。

如果以貨物的重量……

這是一個好主意。

她先試試推那些貨物，非常沉重，如果從高處塌下，走不及的話，非死即傷。

但問題是如何推下這些貨物？

硬來是沒有可能，她看到附近有一堆繩索。

她立時想到了一個法子——她找到了繩頭，先把其中一邊縛在中間的紙皮箱，因爲每一個紙皮箱都有一條硬帶扎着，很快她縛好了一邊。

然後，她走過另一邊，也縛好了。

丁掌珠想利用那人在匆忙中絆倒，因爲絆倒力量相當大，便會把兩邊的貨物拉下來。

貨物是從中間拉出來，因此，一發便不可收拾，所有貨物也會傾塌下來。

一切都準備好了。

問題在如何引那人來上當？

她想了一會，辦法也有了。

她在繩索的另一面，發出呻吟的聲音，開始是十分細聲，漸漸大聲。

那人有了反應，道：「你怎麼了？」

聲音有點熟。

丁掌珠仍然呻吟，比較大聲一點。

「你在那裏？」

丁掌珠再大聲呻吟。

「你不要動，我過來。」

這話正中下懷，因爲他要過來，一定要經過那繩索，這「絆馬索」的辦法可能立時生效。

那人慢慢移動。

他也是恐怕再受到襲擊，他一步一步走近，忽然，他停了下來。

丁掌珠眼見快要成功，可說是太緊張，她忘了呻吟，因而那人似乎有所改變主意。

她立時再叫痛。

那人又再移動，而且直向繩索而來。

丁掌珠爲了加强效果，尖叫了一聲。

本來她以爲尖叫可以使他快速前來，那知道那人脚步突然停了。

出乎意料的反效果。

那人道：「你怎麼了？」

「受傷。」她說。

那人突然轉身，丁掌珠道：「這邊。」

那人又再轉回，爲了使他有信心朝這邊來，她移向那邊路口，使那人可以見到自己。

「咦，怎麼是你？」那人道。

他似乎是認識丁掌珠，他因爲認得她，便沒有了防備，大踏步的上前。

上前的速度也快。

那知道，走了一半，便被那繩索絆着，那人倒下，上面的貨物也塌了下來。

那人非常機靈，一撲上前，跌在地下，並沒有停下來，反而盡力向前。

丁掌珠爲了要吸引他，因此早已走近那人，那人撲在地上，一手也拉了她。

兩人便在貨堆中。

幸好那些貨物並不太重，不過，從高處跌下，也增加了力量，要命的是，一個跟着一個，似乎永不會停止。

丁掌珠想不到自己佈下這個陷阱，自己也要嘗一下這個惡果。

那些盒終於停了下來。

丁掌珠只覺得好像被人揍了一頓似的。

她撥開了那些紙盒。

那人也撥開了另一邊的。

他們離得很近，互相打了一個照面。

「是你！」

「是你！」

兩人同時說話。

「馬獅龍？」

「丁掌珠！」

兩人相遇，不知是喜還是悲。

丁掌珠道：「怎麼會是你？對

，我早已覺得你的聲音有點熟。」

馬獅龍道：「我也有這種感覺。」

這時，他們仍陷在那些紙箱貨物當中。

「我們還是走出之後才再說。」

幾經辛苦，他們才從貨物堆走了出來，這時，他們已十分習慣這裏黝黑的環境。

馬獅龍已站了起來，丁掌珠仍然無法站起，馬獅龍扶了她一把，她却雪雪呼痛。

「怎麼了？」

「我雙腿被那些箱子壓着，暫時有點痛和痳木，」丁掌珠道，她頓了一頓，問道：「你怎會來這裏？」

馬獅龍把他遇到的事，說了一遍。

丁掌珠聽了，道：「我遇到的似乎與你差不多，那人肯定是今日把常勝縛着丟下井的人，不過，他害怕你，並不敢正面與你接觸，但他似乎欺負我。」

「你的遭遇也驚險之極。」

他們又說了幾句。

丁掌珠道：「這究竟是甚麼地方？」

「一個貨倉。」

「我們有辦法出去嗎？」

馬獅龍道：「我已看了一遍，因爲太黑，實在無法看得清楚，我看這個貨倉是棄置了似的。」

「棄置了？那又似乎並不，你看還有這麼多貨物。」

「是的，一定有出口，我們一起去看，你的脚可以行走嗎？」

「沒事了。」

於是兩人開始沿着一行一行的貨物走。

其實馬獅龍中已走過一遭，但因爲實在不習慣那種黑暗，並不敢從看不見的地方走去。

可是，經過兩人努力，仍然無法找到出路。

他們走回原處，坐了下來。

丁掌珠默不作聲，但馬獅龍已感到她有些害怕，便問道：「你害怕嗎？」

「害怕，我以前很多理論，大多從書本上學來的，這次我才實際體驗到。」

「你不敢再對付那人？」

「不，我找不到那兇手！我是誓不罷休。」

馬獅龍默不作聲。

丁掌珠反問道：「你氣餒？」

「不，我遇過很多奇怪的事情，這次並不太古怪，問題是那人，實在是個變態的人。」

「是的，如果他要殺我們，有很多機會，而且是會成功的。」

「對，他是個殺人專家，他在暗，我們在明，十條命也不夠賠。」

「那爲甚麼他不殺我們？」丁掌珠問。

「你忘記你是心理學家？」

丁掌珠笑道：「很多時候，我也是一個普通人，我憑直覺生活，其實，書本上的理論並不一定會配合現實生活，我而今才眞正感受到。」

馬獅龍道：「是的，這是活生生的一場。」

忽然，有些水從上面滴下來。

馬獅龍昂起頭來，想看清楚，可是水點又滴下，丁掌珠那邊也是如此。

丁掌珠道：「漏水？」

兩人行到另一處地方，也有幾滴水滴下。

「爲甚麼會有水？」

馬獅龍忽有所悟地道：「我們來的時候，天氣十分酷熱，而今可能是下雨了。」

「下雨？這是個貨倉。」

「如果外面下雨眞是很大的話，也沒有理由只有幾滴水滴下來。」

丁掌珠道：「換句話說，上面並不是屋頂。」

「爲甚麼？」

「因爲如果是屋頂，這裏應該有更多水滴。」

「對，那麼這地方有兩個可能性，一個是樓下，上面還有二樓，另一個是這裏是地窖。」

「是的，我們因爲看不見樓梯，因而以爲……」

他們開始搜索。

馬獅龍其實一早已覺奇怪，這裏並沒有門，也沒有甚麼出路，看來這地方像個地窖。

他們向上找。

過了一會，丁掌珠叫道：「來，上面好像有些梯子。」

馬獅龍抬頭一望，那一排排的東西，在下面看上去，並不清楚，但有可能是樓梯，不過，樓梯又怎會放在天花板之上？

「我們搬一些箱子，作爲階梯。」

丁掌珠立即明白。

他們搬了兩排箱子，一人站在一個箱子之上，然後，一級一級的加上去。

箱子並不太重，但這樣搬來搬去，也非常費勁吃力，終於，他們都接近了天花板的地方。

馬獅龍在那些一排排的樓梯處，伸手抓着。

那果然是樓梯，而且是活動的，但日久沒有人動，當他把樓梯拉下來的時候，發出刺耳的聲音。

當那東西拉下來，果然是一條樓梯。

馬獅龍道：「我先上去。」

「你小心。」

馬獅龍爬上去，走了兩級，「啪」的一聲，其中一級斷了，他幾乎跌了下去。

他再小心爬上，其中也有幾級斷了，不過，他早有準備，因此沒有甚麼問題。

他終於爬了上去。

樓梯是連着天花板的，到了盡頭，是一個蓋，其實這便是門，不過，他們一直在下面找，所以怎樣找也找不到，馬獅龍用力推開少許。

上面突然有光透下。

丁掌珠在下面也歡呼起來。

「你也上來。」

丁掌珠一步一步小心上去。

兩人合力，才把那蓋揭了起來。

馬獅龍道：「我先上去。」

「好。」

馬獅龍雙手攀着上面，奮力聳身，上了上面。

「上面是甚麼？」

「也是一個貨倉。」

馬獅龍轉身，伸了一隻手下來，道：「你也上來，才慢慢的說……」

丁掌珠握着馬獅龍的手，一用力也上了上面。

這地方也是堆了很多貨物，但並不是紙皮箱，而是一袋一袋用草蓆包的。

貨物似已無用，發出一陣陣霉臭的味道，並且有很多灰塵，他們上來時，揚起了一部份，刺激着他們的鼻孔，兩人同時打噴嚏。

馬獅龍道：「看來這是二樓？」

「不，應該是地下，下面是地窖。」丁掌珠的觀察力實在不弱，她頓了一頓，又道：「上面還有一個二樓。」

馬獅龍沿着牆壁，發現了一道門，但門已在外面被人用木封了，看來封了很久，動也不能動。

他們又再走，這貨倉實在很大，不知道以前是用來作甚麼用途的。

忽然，他們又看見一條斷了半截的樓梯。

馬獅龍上前一探，整條樓梯好像朽木般塌了下來，又再掀起一陣灰塵。

兩人退開，掩着鼻子。

既有樓梯，那麼上面再有一層，也許有逃出生天的地方也說不定。

馬獅龍在附近看了一會，發現了一些繩索，他試試那些繩索的靭力，看來仍然可用。

他對丁掌珠道：「看看能否搭上去。」

馬獅龍想使繩索搭上上面，不過，根本沒有其他工具，也沒有出口，得繩也無用。

最後，他們仍用最原始的方法，用那些草包一包一包的搭上去。

那些草包內藏有一些粉，不過那些粉已變質，好像石頭一般。

馬獅龍試過，那些並非白粉，而是一些乾了的麵粉，硬似石頭。

搭草包並不像搭紙皮箱那麼容易，幾經辛苦，搭了一半，又倒了下來，但終於也搭了上去。

最苦的是，一邊搭一邊有水滴下來，當他們搭好了，身上衣服全濕，有如落湯鷄。

他們終於上到了上面。

這一層比較光亮些，光線從四面透入，並且可以聽到外面潺潺的雨聲。

「果然是下大雨。」

這地方與剛才的一層又大大的不同，再不是堆滿了貨物，而是堆滿了一些非常殘舊的機器。

丁掌珠道：「這是甚麼機器？」

馬獅龍看了一會，因爲機器並不齊全，而且破爛，也看不出那是甚麼。

他們又在這層樓走了一圈。

突然，他們看見了一個大漏斗型似的東西。

馬獅龍道：「讓我上去看看，可能是個出口。」

他三兩下上了去。

馬獅龍叫道：「是一條木槽，不知是滑向那裏。」

丁掌珠道：「讓我也上去才一齊滑下去。」

「好。」

丁掌珠費了很大的勁，才爬了上去。

馬獅龍道：「下面好像一條滑梯，但滑下去却不知是甚麼地方？」

「但總要試試。」

「我先下去。」

「你一滑下，我立即跟着來。」丁掌珠道。

馬獅龍道：「好。」

於是，他開始坐着木槽，向下滑去，開始時並不太滑，可能是太久沒有人滑過。

但滑下了一些，開始有雨水，滑下很快。

丁掌珠也滑下來，兩人一前一下。

再滑下一些，便非常滑溜。

馬獅龍放鬆了身體，任由向下之力滑下去，丁掌珠在後面也緊跟着。

他越滑越快。

突然，滑槽已有了出口，出口的下面却看不到是甚麼，馬獅龍想停止，但有雨水，實在太滑，無法停下，轉眼已到了出口。

下面突然一窒，他們向下跌去。

馬獅龍心下一驚，恐怕跌下去時會跌死。

不過，他終於着地，軟綿綿的，並不是硬地，他只感到整個人像陷入一大堆泥裏似的。

當他睜大眼睛之時，眞的陷入了一大堆爛泥裏面。

丁掌珠也跌了下來，濺起了一片泥漿。

馬獅龍翻身坐了起來，看見丁掌珠全身都沾滿了泥，像一隻泥鴨，他忍不住大笑起來。

丁掌珠起初愕然，隨即也大笑起來。

「你笑甚麼？」馬獅龍問。

「你又笑甚麼？」

「你看你像隻泥中的豬。」

馬獅龍看看自己，用手抹去臉上的泥，也道：「你也像隻泥鴨。」

兩人相視，又忍不住的笑起來。

終於，他們都脫離了險境。

原來，這是一個非常古老的工廠，是一間磨麵粉的工廠，那條槽便是用來運麵粉的。

那槽下是一片泥濘，本來是硬地，如果跌下去，也會腰骨折斷，幸好那天下大雨，下面成了一個泥堆，他們才倖免於難。

他們離開那古老工廠兼貨倉。

天仍下着大雨，他們在雨中冲掉了一些泥污，然後再往前走，找到了計程車。

不過，沒有司機肯停下，因爲他們實在太骯髒。

終於，一輛運鷄的車，才肯讓他們上來。

「這是甚麼地方？」馬獅龍問那司機。

司機道：「這是西區，你們跌入了泥堆了？」

馬獅龍道：「是的。」

他們終於各自回到家去。

* * *

事情發生後的十天，「剃刀J」完全沒有出現過，彷彿是在人間消失了似的。

馬獅龍與丁掌珠却沒有停下來。

他們憑着已有的線索，拚命找尋「剃刀J」的踪影，他們再去過那間被困過的貨倉，除了那晚他們在那地方掙扎過的痕跡之外，甚麼也找不到。

他們也往警方找尋協助，也是一無所獲。

常勝也是全力以赴，只換來非常疲倦的身體。

那天是星期日，丁掌珠忽然有一個提議。

她在電話對馬獅龍說道：「我們往郊外散心一下？」

馬獅龍並沒有反對。

丁掌珠又道：「常勝早已答應過我了。」

他們見面以後，最憔悴的要算常勝，因爲他要兼顧警署的工作，又要盡量抽時間查「剃刀J」的事。

丁掌珠仍然是那麼容光煥發。

常勝道：「丁小姐，你怎能常常保持那麼好的精神？」

「因爲我放得開。」

「怎麼放得開？」

「我並不是日夕只記住工作，因此，我可以安心的睡，安心的找尋線索……」

馬獅龍道：「丁小姐，我看你並不是那麼容易放開，而今我們三個人相聚遊玩，第一個提起工作的便是你。」

丁掌珠道：「是的，不過，我是個心理學家，自然是常常提醒自己，注意心理健康。」

常勝道：「我也常常提醒自己，不過，越是提醒，越惹來更多胡思亂想。」

他頓了一頓，轉問馬獅龍，道：「你呢？」

「我也是盡量放開懷抱，有時却也無法自我控制，但我一向抱着一個宗旨，既來之，則安之。」

丁掌珠道：「問題是這個『剃刀J』並沒有再出現，使我們整天在咬牙切齒。」

馬獅龍道：「要來的終於要來。」

常勝道：「丁小姐，你有沒有研究過『剃刀J』這種人的心理？」

「有！」丁掌珠嚴肅地道：「在犯罪學的心理學歷史上，很多時候，都有類似這種罪犯出現，譬如倫敦的一個名叫積克的兇徒，他也是一連串殺死了二十個妓女。」

「其他地方有沒有？」

「有，美國的『森姆』，也是出名的專殺妓女的人，甚至非洲也有。」

常勝問：「他們是否被繩之於法？」

「這幾個出名的，我們現在可以在書本上看到的，當然是已繩之於法，不過，看來還有很多根本沒有記載，可能是仍然逍遙法外。」

馬獅龍問：「他們的心理是怎樣的？」

「非常矛盾。」

「怎麼矛盾？」常勝問。

「他們既視女性爲神，也視女性爲魔。」

「怎會這樣？」

「大多數的心理學家這樣分析，他們都有一個共通點，就是都有一個不愉快的童年，甚至在童年時代，他們被成年人性侵犯。」

馬獅龍道：「他們長大後，就以暴易暴。」

「並不一定，他們去找妓女，目的是找尋性的發洩，但在這行爲

的期間，便掀起他們潛意識的仇恨，也掀起他們內在對妓女的可憐，在這個交替之中，出現了不平衡，便會發生了很多悲劇。」

「幸好並不是所有不幸童年的人都是如此。」

丁掌珠道：「警方有沒有爲這事作一個新計劃？」

常勝道：「沒有。」

「爲甚麼？」

「人手不足是主要的原因，這人不再出現，也沒有犯事，而社會上仍有其他更轟動的罪案發生，他們便要注視其他罪案。」

丁掌珠道：「這無疑是頭痛醫頭，脚痛醫脚的辦法，但也難怪。」

馬獅龍道：「他們暫時不理，我們仍全力以赴。」

本來丁掌珠有些失望的表示，但聽了馬獅龍如此說，立即展出了笑容。

馬獅龍道：「不過，我有一個條件。」

「甚麼條件？」

「我們查這一件事，你目的是爲你母親報仇，我却是爲社會除去一個可怕的罪犯，我們的目的不同，但手段應該一樣，你我一起行動。」

常勝道：「對，丁小姐，你千萬別單獨行動，這人是沒有人性的。」

丁掌珠道：「我知道，我們都領教過這人的古怪方式，實在是令人防不勝防。」

常勝道：「那麼我們今天不要再談這些，好好的玩一整天。」

他們三人都不再提及這事，他們到著名的名勝古跡處，把自己當作遊客般，倒也過了非常快樂的一天。

翌日一早，丁掌珠便撥了一個電話給馬獅龍，並約他往一間非常高尚的餐廳吃午餐。

馬獅龍欣然赴約。

在午餐的時候，丁掌珠並沒有提及約馬獅龍午餐的原因。

他實在忍耐不住，問道：「丁小姐，你找我一定有個原因。」

丁掌珠啜了一口香濃咖啡，然後道：「我有一個計劃……」

「甚麼計劃？」

「捉剃刀J的計劃。」

「說來聽聽。」

「他以殺妓女出名，我們便以妓女作餌，引他上鈎，看他怎能拒絕這種引誘。」

「以妓女作餌？」

「是的，你以爲如何？」

「有人肯做嗎？」

「我已與一個接頭。」

「你告訴了她整個故事？」

「沒有，我只是用高價叫她幫忙我。」

「她答應？」

「我給她非常可觀的報酬。」

「她不怕死？」

「她並不知道會死，不過，有我們在旁，她只是一個餌，並不會死的。」

馬獅龍心裏覺得這樣做法非常危險，作餌的更危險，不過，他仍然同意丁掌珠的辦法，因爲他明白，丁掌珠要查這件案子，如果阻止她，她也會如此做，而今既然找自己合作，倒也在極不安全中有點安全，如果不同意她的做法，她自己仍然會去做。

「你有了一個完整的計劃？」

「沒有，我只是想日日跟着她，當那人一出現，我便下手。」

「其實你看過那人的臉孔沒有？」

「沒有，我們只知他並不高大，身材瘦小。」

「這個模糊的印象，對我們抓人有幫助嗎？」

「相信有。」

馬獅龍知道丁掌珠的固執。

「還有一點，馬先生，我也是向你學習的，很多時候，做事不一定要有計劃。」

馬獅龍默不作聲。

「我們有甚麼計劃也沒有用，假如他不再出現的話。」

丁掌珠這話未曾無理。

不過，他相信那人不會不再出現，問題是甚麼時候出現，可能在一兩天內，也可能在一兩年之內。

丁掌珠道：「我們走吧！」

「往那裏？」

「去見那餌。」

「原來這一切你早有計劃。」馬獅龍笑道。

丁掌珠駕着車子，直往西區去，她把車子停在一間低級酒店前面。

其實這地方也不算是一間酒店，不過，幾十年前，這裏也有過一段輝煌的日子，仍留下酒店這好聽的名稱。

當丁掌珠與馬獅龍入內，裏面坐着的幾個男男女女，都向他們投以好奇的眼光。

丁掌珠直接到了一間房前。

那種古舊的樓房，加上到處都是斑駁的痕跡，好像到處都發散開霉臭的味道。

丁掌珠敲門。

「進來。」

丁掌珠與馬獅龍進內。

這間房間大約有四十方呎，盡處是一張床，剩下來也沒有甚麼空間。

一個女人躺在床上。

她看見有人進來，也沒有起來。

丁掌珠道：「你想過我給你的條件？」

「想過了。」

「怎麼樣？」

「不，我無法賺你的錢！」

「爲甚麼？」

「太危險了。」她慢慢的坐了起來。

這女人面色蒼白，身體也算普通，馬獅龍一看，便知她是一個道友。

不過，對於這些人，他早有心理的準備。

「我也知道，不過，不只我會保護你，而且我這位……這位男朋友，他也負責保護你。」

那女人瞟了馬獅龍一眼，道：「他？是否銀樣蠟槍頭？能否保護我？」

馬獅龍並沒有說話。

那女人又道：「我仍然不想做。」

「我只是要你不接客，只在外間走來走去。」

馬獅龍道：「其實你每天都如此。」

「我不想做。」

「我明白。」丁掌珠道：「錢？」

她從手袋中拿出一疊簇新的紙幣，在她臉前揚了一下，這東西眞是俱有興奮作用。

不過，她仍然詐作懶洋洋的。

馬獅龍道：「我們找別人。」

他說完便拉着丁掌珠走。

那女人立即叫道：「不要這麼快便走，我要多一倍價錢。」

「不……」馬獅龍道。

「我要多一半。」那女人道。

丁掌珠急不及待的道：「好！」

她頓了一頓，道：「我也增多一條條件！」

「甚麼條件？」

「我本來要你做七天，而今改做十天。」

「那也沒有甚麼問題！」

丁掌珠道：「好極，這裡是……」

馬獅龍急忙接口道：「這裏是四分一，是訂金。」

那女人看見銀紙，伸手要了，道：「今晚開始？」

「是的，你在這一帶走來走去，我會在附近的地方，暗中保護你。」

「其他的錢呢？」

馬獅龍道：「五日之後，一半，十日之後，你便可以收齊所有酬勞。」

「好，我是看錢的份上。」

他們離開了那低下旅館。

馬獅龍問：「你怎會找這種女人？」

「我研究過，這個人身體並不太瘦弱，中年，仍有一些姿色，是『剃刀J』的獵物！」

「你怎知道？」

「第一，我母親的體態也是如此。」

「還有呢？」

「我研究過其他可能是被他殺死的妓女，也是如此模樣的。」

丁掌珠實在是個非常有頭腦的人。

「我們也要作一些準備。」馬獅龍道。

「是的，你隨我來。」

丁掌珠駕車，來到她自己的住所。

她住的地方相當優雅，一層六百多呎的樓房，打掃得十分整齊清潔。

她招呼了馬獅龍坐下，並道：「我有幾種東西，你看看是否適用？」

馬獅龍看着她從一間房內拿出了幾件東西，那房間內有很多書籍，桌上還有一列個人電腦。

丁掌珠道：「我是專門託人往日本買回來的，這是一個無線偷聽器，這小型收音器放在那女人身上，我們坐在汽車內，可以聽到她與人說甚麼。」

然後，她又拿出一個眼鏡，道：「這東西可以使我們在黑暗中也可以看見東西。」

看來是一副普通眼鏡，不過，馬獅龍也知道有這麼一種眼鏡。

「還有呢？」馬獅龍問。

「我有一柄小型的手槍。」丁掌珠從她手袋拿了出來。

「你有槍牌？」

「有。不過，這柄小型手槍是非法購來的。」

「對你來說，也可以是一種保護，不過，你一定要小心，否則被賊人搶了，會成爲殺死自己的武器。」

丁掌珠笑道：「還有這一個攝錄機。」

那是拳頭一般大的東西。

丁掌珠續道：「這東西可以在黑暗中攝錄，我們也可以立即在汽車內的小電視看到。」

「你的法寶倒不少。」

丁掌珠道：「你有沒有防身武器？」

「我向來不用槍。」

「那你用甚麼？」

「用飛鏢。」

「你說笑？」

「不。」馬獅龍從他恤衫後衣領處抽出了一支小飛鏢，道：「這東西曾救過我不少次。」

「想不到這古老的東西還有用。」

「有時候，古老的東西比現代的東西更有用。」

他們計劃了一下今晚採取的步

馬獅龍發現半山腰有人發出求救訊號

驟之後，馬獅龍便向丁掌珠告辭。

「今晚九時半，我便來接你。」丁掌珠道。

一切的工具都在丁掌珠汽車之內，因此，無法不使用她的汽車。

晚上十時，他們已到達那低級旅館附近。

那個女人倒也盡忠職守，她在附近向其他人搭訕，也向其他的妓女詢問，有意無意之間問有沒有那個「剃刀J」模樣的人出現。

那天晚上，並沒有甚麼事發生。

只有一件事，令兩人十分難堪，便是那女人照接生意，而那偷聽器傳來的聲音，使他們十分尷尬，最後，他們只好把收音器關掉了。

他們之後便吩咐那女人，如果她有生意，便要把那偷聽器關掉。

本來，他們打算不許那女人接生意，不過，那女人卻說，如果只在附近走來走去，反而會令那人警惕，只有如常工作，才不會引起懷疑。

丁掌珠與馬獅龍也無法說服她，也只好任由她，而且她的話也不是沒有道理。

一連五天，都沒有任何的事發生。

丁掌珠非常不安。

馬獅龍道：「警探的工作，便是這麼乏味，不過，你一定要有耐性。」

「爲甚麼那人不出現？」

「不知道，可能是天氣晴朗。」

「天氣？」丁掌珠忽然想起，每次「剃刀J」出現，據說都是霧氣沉沉的天氣。

可是，這一連五天都是天朗氣清。

馬獅龍道：「忍耐一下。」

到了第八天，天氣突然轉變，有下雨跡象。

那天晚上，開始有些霧，可惜仍沒有甚麼事發生。

第九天晚上霧水更濃，可是，仍然沒有「剃刀J」的踪跡。

第十天。

那夜非常大霧，兩人都覺得十分興奮。

丁掌珠還說道：「天助我們，這樣的天氣，剃刀J怎會不出現。」

然而，事實是令他們非常失望。

那夜仍是平靜如昔。

他們在汽車內守候到天亮，才各自回家。

這種非常乏味的守候，並不須要甚麼體力的勞動，但卻使人身心勞累。

馬獅龍一回到家裏，倒頭便睡。

他不知睡了多久。

忽然，電話响了，他拿起來，道：「喂？」

「你快來，發生了大事。」

「你是誰？」

「常勝，爲甚麼我的聲音也認不出來？」

「發生了甚麼大事？」

「三個妓女被連環謀殺了。」

「在那裏？」

「西區旅館。」

這一說使馬獅龍整個人變得完全清醒，沒有睡意。

「你說那裏？」

常勝重覆了一遍。

馬獅龍道：「怎會？我與丁掌珠整夜都在附近，怎會不知有命案發生？」

「事實是如此，我仍在現場，你有興趣的，趕快來看看吧！」

馬獅龍迅速起來，打了一個電話給丁掌珠，却是無法接通，他只好趕快梳洗。

半小時之後，馬獅龍到了現場。

丁掌珠也在。

「爲甚麼找不着你？」馬獅龍問。

「我也一直打電話給你。」

「可能是我們互撥電話，因此無法接通。」

兩人找到了常勝，也見到了曾沙展。

他們入內，丁掌珠一見到第一個死者，便驚叫起來，馬獅龍看了，也有點心驚膽跳。

死者被剃刀J殺死的形狀，已經可怖，最可怖的是，這死者便是那個女人。

那個被他們收買作餌的女人。

他們感到可怖的是，這女人一直在他們監視之下，仍然被殺，而且一點風聲也沒透露。

這殺人犯果眞令人驚慄。

另外兩個死者，也是妓女，她們都是中年女人，身材中等。

她們都是被剃刀割喉而死。

那割喉的手法，乾淨俐落。

馬獅龍實在感到慚愧，怎麼會在自己監視之下的地方，有三件謀殺案同時發生，自己一些也不知。

兇手並沒有留下甚麼。

這件事又再震驚了整個城市。

馬獅龍與丁掌珠也跟着常勝、曾沙展一同回到警署，看看有甚麼現場證據。

最先得到的報告是，兇手並沒有留下手指模，對於一個有經驗的兇徒來說，那並非意外。

最奇怪的是，爲甚麼三個妓女，同在一旅館之內被人殺死，却沒有絲毫掙扎痕跡。

結果驗屍報告出來了，那三個死者，在死前曾吸入一些氣體，這可以解釋了這個疑團。

因爲她們是被迷暈後，才被殺死。

這表示兇手從事這兇案，是非常小心的，他是有意讓三件兇案同時發生，而又要完全不會被人發現。

馬獅龍聽了這些報告，實在感到不是味兒。

很明顯，那兇手明知在他們監視之下，仍然犯案，這是一種無言、但非常有力的挑戰。

常勝道：「看來其他報告要一兩天才會送來，至於科學鑑證，還會有一大段時間才有報告，你們還是先回去休息，一有消息，我便通知你們。」

馬獅龍與丁掌珠離開了警署。

在路上，丁掌珠完全沒有出聲。

馬獅龍也不知說些甚麼才好。

丁掌珠送了馬獅龍回家。

馬獅龍害怕她想不開，便道：「我們再等一下，看看科學鑑證方面有甚麼發現，我們才再作打算。」

丁掌珠點頭答應。

跟着的幾天，常勝並沒有帶來甚麼消息。

馬獅龍也沒有閒下來。

他去找幾個大幫會的龍頭，要求他們協助，那些龍頭大哥對馬獅龍有一份敬重，因此都答應下來。

那些幫會，線眼極多，找一個人，比起警方來，更有效率，不過，一連三天，仍無消息。

馬獅龍找過丁掌珠，可惜一連幾次都是電話不通，他打電話往她辦公室。

出乎意料之外，辦公室內的人說她已請假三個月，但並沒有說明她會如何渡過這個大假。

馬獅龍開始覺得不對勁。

他立即往她寓所。

寓所也是關着。

他再打電話往電話公司，問明爲甚麼丁掌珠的電話無法接通。

原來丁掌珠外出之前，已把電話掛起。

看來她是有計劃的離開，她要自己獨自一個人去查這案子。

丁掌珠會用甚麼辦法？

馬獅龍一想，便想到她會以自己作餌。

他立即往那間下級旅館去。

經過轟動的命案後，這地方終於靜了下來，不過，仍然有警察在把守現場。

那兩個警察都認得馬獅龍。

馬獅龍便問他們。「有沒有見過丁掌珠？」

其中一人道：「誰？」

「那天跟我在一起那位小姐。」

兩人都說：「沒有見過。」

馬獅龍再去問旅館的負責人，

也是同樣的答案，一時之間，馬獅龍也不知如何去找丁掌珠。

他害怕的是，丁掌珠急着去找尋那個兇手，她反而會隨時遇到危險。

這兇手並不是一個普通的兇手，他是一個非常兇殘的人，而且非常冷靜。

這種兇手是最難應付的。

晚上，馬獅龍亦往那妓女出沒的地方去，看看丁掌珠有沒有扮妓女去引誘那兇手。

結果，他也沒有發現她的踪影。

馬獅龍十分心焦，因爲他實在想不通，丁掌珠會往那裏去？

他也想過，她可能去了渡假？不過，馬獅龍與她相處多天，知道她並不是這樣的人，她是一個下了決心便必定要去做的人，她是那種不計較成敗的人，她只會勇往直前。

再等兩天，無論是常勝，或是其他龍頭大哥，也完全沒有丁掌珠的消息。

常勝知道丁掌珠失踪，也非常擔心。

沒有人爲丁掌珠報警，不過，他們也作了非正式的向全港警察單位通知，一發現丁掌珠出現，便會知會全城市。

馬獅龍又往航空公司，輪船公司，又託常勝往政府的海關調查，也沒有丁掌珠離開本市的消息。

既是如此，她應該仍在本市之內。

可是，她往那裏去了？

最後，馬獅龍有了一個決定，他要入丁掌珠的家看看，如果她是有計劃失踪，那麼，她家內也許會有一些安排，假如她是被人擄去，應該也有蛛絲馬跡可尋。

他決定用百合匙開她的門。

丁掌珠那個門鎖，對馬獅龍來說，完全沒有困難。

門開了。

一切都非常正常，家居收拾得很好，完全沒有亂的痕跡，連電掣的總掣也關掉，這證明丁掌珠是自動而且有計劃的離開。

馬獅龍小心看了一遍，甚麼也沒有發現。

他實在心有不甘，難道丁掌珠眞是那麼細心，一些可以提供她的線索也沒有？

憑馬獅龍辦案的經驗，他知道一個人無論如何秘密從事一種工作，他總會在無意之間留下一些與該事有關的東西，只不過是不容易察覺得到。

馬獅龍仔細想了一下，問自己道：「一個女人，最重要的地方是甚麼？」

是化粧的地方！

丁掌珠雖然並不是一個刻意打扮的人，不過，她也非常注意儀容。

他走到她房內的化粧枱。

枱上有幾盒高價的化粧品，丁掌珠是個懂得修飾自己的人。

忽然，他看到一個首飾盒。

他把首飾盒打開，發現了一粒鈕扣似的東西，看來那並非甚麼飾物。

馬獅龍看了又看，一時之間，實在無法知道那是甚麼東西，不過，這東西似曾看過。

但想來想去也想不出在甚麼地方看過。

他把那東西收入懷中，然後，離開了丁掌珠的家。

* * *

過了一個月，丁掌珠仍無下落。

警方也沒有甚麼線索。

馬獅龍正式向警方報案，他自己也全力以赴的追尋丁掌珠的下落，可是一切都是徒勞無功。

那天，他在把玩着那顆從丁掌珠首飾盒拿出來的鈕扣似的東西。

忽然，那鈕扣突然裂開了。

馬獅龍這時才看清楚這鈕扣竟然是一個無線接收器，那東西應該是放在那個妓女的身上。

那個妓女被謀殺後，這個收聽器應該還在她的身上，爲甚麼會落回丁掌珠的手中。

馬獅龍百思不得其解。

如果要假設，只有一個可能，那收音器在那妓女身上，當那妓女被殺後，那兇手拿走了那收音器。

那兇手？

豈不是他們要追查的剃刀J？

換句話說，剃刀J把那東西拿到手上，然後交給丁掌珠，那麼，丁掌珠一定是跟剃刀J接觸過。

跟剃刀J接觸了一個多月，那還有好的下場？

馬獅龍感覺到一陣難以言喻的寒意。

丁掌珠已死？

* * *

剃刀J實在是視法律如無物，馬獅龍心下的寒意頓時轉爲憤怒，可是，怎樣着手偵查？

馬獅龍平生遇到無數棘手的事情，不過，他總有辦法解決。

可是，對目前這一件事，眞是老鼠拉龜，無從入手，假如有線索，他早會去查探，並不會拖延達一段日子。

要找「剃刀J」實在是一件難事。

他獨行獨斷，行踪飄忽，他可以一年半載不犯事，突然又出現，犯案累累？

不過，這樣等下去並不是辦法。

他想了一整天，實在是毫無辦法，忽然，他又再想起那「保時捷」汽車。

那車有非常特殊的車胎痕跡。

他決定再從這方面下手，他立刻打了一個電話給常勝，請他把所有有關那車與車胎的資料收集好。

常勝見了馬獅龍，覺得十分奇怪，問道：「爲甚麼又看那些車胎？」

馬獅龍不想他爲丁掌珠的事而分心，因此，他並不把這事告訴常勝。

常勝辦事也很快捷妥當。

馬獅龍拿着那些資料，再小心研究，他終於發現了一些特別的資料。

原來這種「保時捷」的車子，因爲能夠擁有這種車子的人並不多，全市也只有三十多個，因此，他們組織了一個「保時捷」車會。

如果車主轉讓了車子，一定要知會這個會，除非他是沒有參加，馬獅龍看過資料，根本所有車主都有參加。

那麼，從那三十多架車着手，應該是一個可以利用的線索。

那些車主，其實不用查也知道他們的資料，因爲他們都是非常富有的人家。

很多時候，看到車主的名字，並不知道他有何來頭，但一查他父親或兄長，便知道他們是本市的名人。

但有一個例外。

那人叫雷澤燊。

這人本身名不見經傳，父兄也沒有名氣。

馬獅龍覺得奇怪，以爲他是買二手車，不過，根據所有資料顯示，他是一手車主。

馬獅龍冒充記者，直接打電話去那個車會的聯絡處，找到雷澤燊的地址。

那地址與他車子的登記資料並不相符。

馬獅龍有些特別的感覺，這個人也許有些……

那地址十分偏僻。

馬獅龍仍然駕了車子前往，車子駛了兩個多鐘頭，幾經辛苦，才找到一個人來問，再走了一會，才見一條非常破落的村落。

爲甚麼說這是村落？因爲這地方附近根本沒有人，只有荒廢的田野，而在這些田野當中，只有十多間屋，這些屋子有用磚瓦建成，但已非常破爛。

另外一些，是用木搭成的，也非常破舊。

馬獅龍把車子停了下來。

這地方實在與這個車主的身份不配，不過，這是個自由的地方，甚麼人都有資格做「保時捷」車的車

主。

馬獅龍站在村外看了一會，然後繞着這個小村走了一圈，他沒有駕駛汽車，因爲這一個圈沒有多遠，而且路太窄，不宜車行。

而這一環繞，只費了十分鐘。

村內根本沒有人。

馬獅龍再看清楚地址，果然是有一間十八號，也是全村最似模似樣的房子。

裏面並沒有人。

馬獅龍大膽的進入，看來是有人住過，而且應該是最近來過，因爲有一些食具還沒有清潔。

可是，這地方如果有人居住，應該也不是天天回來。如果要找這人，倒也困難。

不過，而今只有這一線索。

馬獅龍回到車內，他到附近的地方買了一些吃的東西，這裏最近的地方，也要費了半個小時車程。

他打算在這車子內渡一晚，希望湊巧那人回來，可以找到一些線索。

然後，他把車子泊在村口的一處隱蔽的地方。

他一直等到黃昏日落，也沒有看見有車子駛來，馬獅龍想：「今晚等下去，也是多此一舉。」

那時已是夕陽西下。

忽然東邊的山腰間，有一些閃光。

馬獅龍起初並不覺得有甚麼不對，後來，那閃光閃動了幾次，他才發現，那光並不是偶然的。

因爲這鏡子的反光，也可以是一種符號。

而且是非常簡單的符號，SOS。

SOS？那即是救命！

爲甚麼有人在半山發出救命的訊號？

馬獅龍以爲是巧合，不過，這個訊號一直維持了十多分鐘，然後停下。

再過了十五分鐘，鏡子又亮起來。

那麼，這並不是偶然，是有人在求救。

馬獅龍因爲太悶，而事實上也應該去看看，可能是有些旅行的人士被困。

作爲一個普通人，看見這種情形，也不應不理會，他開動了車子，向反光鏡處走去。

那地方在山腰，看來並不太遠，可是，附近並沒有直路，因此左轉右轉，也費了一大段時間。

到了那山脚，陽光也黯淡了很多。

不過，這時他可以見到山腰之處，像有一間爛屋，但看來却又不像屋。

車子不能上去，馬獅龍決定步行上去。

這其實只是一個小山崗，也沒有甚麼明顯的路上去，只有一些泥路，因爲有人走過而日久成了小徑。

馬獅龍沿着小徑上。

山徑相當崎嶇，不過，看來這條小徑最近有人多次使用。

馬獅龍已帶備了電筒。

當他越來越接近那發出鏡面閃光的地方，他越肯定那是一間破屋。

不過，那時夜幕已低垂，再沒有鏡光反射出來。

終於，馬獅龍已看得清楚，那地方並非一間屋，而是一個戰時所用的戰壕似的。

馬獅龍走近，用電筒照射了一番。

他看見一個進口的地方。

進口上面有一個窗戶似的開口，如果沒有估計錯誤，剛才的光便由那地方射出。

馬獅龍不敢貿然進去，他爬上那個窗戶似的地方，然後向內叫：「有人嗎？」

洞內傳來了迴響。

馬獅龍又大聲再叫一遍。

回聲中帶來了一些聲音，這聲音使他震驚起來，因爲那聲音像是帶有人聲。

女人的聲音，唔唔……呀……

馬獅龍整個人震動起來，也緊張起來。

「你在那裏？」馬獅龍叫道。

仍然是唔……呀……的聲音。

馬獅龍再不理會那麼多，他攀上了那個窗口似的地方，也不再理會甚麼危險，沿窗而入。

那窗口的地方並不長，走了兩步，下面已有一個房屋似的東西。

馬獅龍用電筒一照，登時嚇了一跳。

下面果然有一個人，一個披頭散髮的人，因爲從上面向下看，根本分不清楚是男是女。

馬獅龍叫了一聲：「喂，你是誰？」

那人又是唔……呀……

原來那人的口部被一塊强力的膠布貼着，怪不得他不能說話。

馬獅龍跳了下去。

那人全身震動似地想坐起來，但因爲手脚被縛，是無法起來的。

馬獅龍上前，用電筒一照，嚇了一跳，亦喜上眉梢，天呀，這人竟是丁掌珠。

不過，她臉頰深陷，披頭散髮，加上又被膠布貼口，如果不是這麼近，根本沒有法子看得出她是丁掌珠。

馬獅龍叫道：「丁小姐！」

丁掌珠並不懂得答，只是滿眶淚水，淚水立即奪眶而出。

馬獅龍道：「不用怕，我來救你！」

他先下去解除了她手上的束縛，她的手腳全被膠布所貼，拉下來時，也令丁掌珠叫痛。

最後，要拉下她口部的膠布，更加困難，幾乎把臉部的皮膚也扯了下來。

當她解除了口部的膠布，丁掌珠此時也不懂得說話，她身體似是十分虛弱。

馬獅龍把她抱了起來。

可是，他忽然聽到了一些腳步聲。

馬獅龍想放下丁掌珠，可是不知是否她受驚過度，一時之間，她竟然雙手攀着馬獅龍的肩膊，不肯放手，馬獅龍無法把她放下。

他只好按着她，暫時伏着不動。

突然，一道强光向他射來。

馬獅龍被照得頭昏腦脹，電燈後有一個黑影，但根本看不清那人是誰。

馬獅龍仍伏着。

這時，一陣破空之聲，勁風向着他臉部而來。

馬獅龍急忙閃開。

接着又另一聲破空之聲，馬獅龍已知道那是一條鞭子，這人使鞭子，十分純熟。

馬獅龍終於把丁掌珠拉開了一旁，他立時縱身，一鞭下來，把他打跌回地上。

又再一鞭下。

馬獅龍有了準備，並且已回復了習慣黑暗的能力，但看到鞭子一下，他避開，反手便抓着那鞭子。

那使鞭子的人也厲害，一感覺到有人扯鞭子，他却並不立刻拉上。

但馬獅龍仍然死命的扯着那鞭子的尾端。

那人終於向上拉。

馬獅龍立時乘勢飛身上去，他希望可以立時抓住那人，不過，那人非常狡猾，一收一放，便把馬獅龍的手曳開了，接着是鞭如雨下。

馬獅龍在地上滾動，但總無法完全避開所有鞭打，一時之間，他被鞭打得痛入心脾。

不過，他忍耐着，捱了幾鞭之後，又再縱身而上，這次，那人再沒有那麼幸運。

不過，他依然是那麼機靈，他連鞭也不要，竄身向後，一時之間，又不見了那人。

馬獅龍只好伺機而動。

敵人明白現在一切反在他控制之下，採取主動反而益了對方。

不過，等了很久，再沒有動靜。

馬獅龍還是起來，他摸着牆壁，向前走去。

當他到達一個門口，立時又感到一陣勁風，這次並非鞭子，而是刀風。

馬獅龍看得清楚，那人舞動的是一柄大關刀，他心下大驚，這東西不是這麼容易舞動的。

他看了一會，一撲上前。

馬獅龍這次撲上去，是非常準確，心想一定可以奪過武器，甚至再進一步擒住那人。

不過，他雖然抓住了那柄關刀，却無法抓住那人，而那人立時退了出去。

馬獅龍又不敢再妄動。

這敵人實在狡猾，而且有點戲弄他的性質，他不想再追出去，他回過頭來，看看丁掌珠。

丁掌珠仍然睡在地上。

她似乎是十分衰弱。

馬獅龍低聲在她耳邊問道：「可以走動嗎？」

她搖了搖頭。

如果要抱她下山，而那人仍在的話，這一關一定非常難過，馬獅龍不知如何才好。

而今只有一途，等下去，看看那人還有甚麼古怪招數！

他等了很久，那人沒有再來攻擊的動靜。

不過，他却嗅到了一些氣味。

煙，是火燒的氣味！

不過，他却沒有見到火頭，而

煙味更濃，漸漸，他忍受不住，嗆咳了起來。

丁掌珠也嗆咳了。

雖在黑暗之中，馬獅龍也可以看到煙，那人心計極壞，想用煙薰他們。

馬獅龍閉住了呼吸，不過，他知道這閉氣閉不了多久，尤其是體弱的丁掌珠，再不能忍耐下去。

她不斷咳嗽。

馬獅龍再沒有其他選擇，她抱起了丁掌珠，向前面的窗口而去。

說也奇怪，那人並沒有追來。

他抱着丁掌珠，跳下了那個窗門，便下到了山路，沿着山路，也再沒有人追來。

馬獅龍也不知自己怎有這麼大的力量，一口氣把丁掌珠抱下山。

他的車子仍在那裏。

他開了車門，把丁掌珠放進去，累得不斷的喘氣，一直喘了十分鐘也不止。

馬獅龍覺得非常奇怪，沒有人追來，那人明知自己救走了丁掌珠，有甚麼可能白白讓他走掉？

不過，事實上他沒有再追來。

丁掌珠睡在車的後廂，仍然沒有甚麼聲音，馬獅龍按了按她的額頭，那冰凍的感覺嚇了他一跳。

馬獅龍決定先送她往最近的醫院。

他開動了車子。

馬獅龍用最快的速度向醫院而去，一路上沒有車子，也沒有紅綠燈，他開得很快。

過了前面的一個彎，他便快接近醫院。

因爲前面是彎，彎道十分大，馬獅龍踏下了腳掣。

沒有反應，他再踏下，仍然沒有反應。

馬獅龍心下一驚，此時才明白那人爲甚麼不追來，原來他是趕着下了山，弄壞了他車子的刹掣系統！

馬獅龍雙手緊控駕駛。

他先把手掣壓到低檔，車子稍慢，又再過另外一個低檔，車子才眞正慢下來。

他開始試用手掣，手掣刹車有可能使整輛車子翻了過來，不過，如不冒這個險，車子往下衝一定不安全，也會車毀人亡！

馬獅龍決定再冒一次險。

他用雙重方法，一方面拉手掣，另一方面把車子壓向山邊，山邊有些山石，可降低減車速之用。

這個方法，開始生效。

當他看見路旁有一塊較大的石時，他索性把車駕駛向大石一扭。

「轟」的一聲，車子停了。

馬獅龍走出車外，看見車子毀了一大半，不過，救回了自己的性命，也救回了丁掌珠之命。

丁掌珠仍在車箱之內，這一大震動，使她醒了過來，並開口說：「我……我在那裏？」

她的聲音十分微弱。

馬獅龍立即上前，道：「是我！我是馬獅龍，你……你怎麼了？」

「沒有，沒有甚麼……」

這時，後面有一輛貨車駛來。

馬獅龍上前截停，叫那位司機載他們往醫院去，那司機也立即同意，載他們往醫院。

丁掌珠算是幸運，及時進了醫院。

那醫生後來對丁掌珠說，假如她再遲一個鐘頭入院，她的腦部可能受損。

變態狂魔　人作標本

三日之後，丁掌珠才完全清醒，並且漸漸恢復過來。

馬獅龍當然把這件事通知了警方，警方亦把這件事與「剃刀J」事件一同處理。

曾沙展與常勝都來看丁掌珠。

可是，馬獅龍覺得有些奇怪，便是丁掌珠本身並沒有甚麼朋友。

馬獅龍一直沒有催促丁掌珠說出她身在虎穴的事，那天，當她健康已有相當好轉之後，他才向丁掌珠詢問整件事情的經過。

丁掌珠深深地嘆了口氣，道：「說來話長！」

馬獅龍道：「趁常勝與曾沙展在，你把事實告訴我們，好讓我們去抓剃刀J！」

丁掌珠道：「馬獅龍，你沒有猜錯，我本來是想扮妓女去引那個剃刀J出來！」

「結果呢？」常勝問。

「那天，我向我辦事的地方告了假，然後化了裝，去那旅館租了一間房間！」

馬獅龍道：「怪不得我去那地方找你，却沒有你的踪影，原來你是化了裝！」

「我一直化裝成爲一個中年婦人，我打算學那些妓女一般，在街上吸引那剃刀J的出現，但我做了一小時，便無法再做下去！」

常勝問：「爲甚麼？」

「因爲我根本無法應付那些人，後來，我只好回到旅館，希望再想辦法，那一夜我也是無法入睡！」

曾沙展道：「你害怕？」

「我以前不相信有人間地獄，那天晚上，我在旅館的房間內，沒有見過甚麼，只聽到外面人來人往，不同的聲音，便使我知道這便是人間地獄！」

丁掌珠這簡單的描述中，可以使他們想像得到那地方是何等汚穢

齷齪。

丁掌珠續道：「第二天一早，我便決定離開那鬼地方，那天清晨，非常大霧，我一出旅館，便覺得前路茫茫，眞不知道應該用甚麼辦法才能找到那個剃刀J。

「我一直走向碼頭，那地方本來應該一早便非常熱鬧，但因爲那天早上霧實在太濃，海港內的霧使他們無法工作，那些工人都沒有開工。

「我在海邊站了一會，忽然，有一個相當斯文的男人走近，爲甚麼我要特別提及這男人相當斯文，那是因爲附近一帶的人都是非常粗魯，相對起來，我對這人沒有了甚麼戒心！」

「是那人？」馬獅龍問。

「那人好像有些心事，他好像想跳海似的，你知我是個職業心理學家，我的工作是輔導有問題的人，因此，我不自覺的上前和他說話！

「我向他搭訕之後，才知他是個從內地的貨船偷渡來的人，而今是走投無路，我安慰他，並且勸他去自首，由警方送他返內地。

「他起初不肯，後來經過一番口舌，終於說服了他，他只有一個願望，希望我在他回去之前，使他的夢想成眞。我以爲是甚麼大希望，原來只是希望好好遊一下這個大都市，他才回去。

「我覺得這也沒甚麼了不起的事情，於是，我決定成全他，我陪他遊了一整天，甚麼出名的地方都去過，他表現出十分快樂，我自己也是，因爲我一直努力工作讀書，從來沒有好好地遊玩過，很多名勝古蹟，其實我自己也沒有去過，枉我是本地的老居民！

「到了那天晚上，他要去自首，我陪伴着他，那知道我忽然覺得有點暈，很快的便失去了知覺，當我醒來的時候，我已在一輛客貨車內。

「車內非常黑暗，但我可以感覺得車子正在非常崎嶇的地方上行走，我大叫，車子停了下來，並且亮了燈，我看見駕駛座上有一個男人，非常面善，後來我才知道那人便是我陪他遊玩了一整天的人。

「他並不是當天我所見的模樣，原來我化了裝，他也化了裝！」

曾沙展急不及待的問：「他是剃刀J？」

「直到現在，我還不敢肯定。」丁掌珠道。

「他怎麼說？」馬獅龍問。

「他告訴我，他要帶我去一處很好的地方！我當時是大哭大叫，可是他卻任由我，最後，他說要跟我一起飛車墮崖，這時，我才安靜下來。

「車子便是駛往你救我出來的地方，那究竟是個甚麼地方，你會找到那裏？」

馬獅龍道：「其實，那也是湊巧，丁小姐，你還是把十多天被他禁錮的情形告訴我們！」

「也沒有甚麼！開始他對我非常好，天天煮東西給我吃，讓我在屋內自由行動，不過，他總不肯談及他的事情，一提起他是誰，他便開始發惡。

「他發起惡來，像個瘋狂的人，我不敢再提起，他却不斷問我的事情，我告訴了他，我是一個職業心理學家，他似乎並不明白我做甚麼。」

常勝問：「他有沒有侵犯你？」

「沒有，他一直非常斯文，只是不准我離開，我試圖偷走，但越不過他佈下的機關，直到有一天晚上，我記得那天晚上，月亮非常大而且圓，我坐在那個有鐵欄的窗前看月亮，他突然發狂，拉了我下去。」

一頓，又道：「他是想侵犯我，我力拒他，他變得瘋狂，我便隨手拿起一枝木棒，打得他血流披面，他變得更加瘋狂，我爲了避開他，走入了其中一個房間！」

「那地方究竟是甚麼地方？」常勝問。

「那地方十分古怪，以前是一個鄉下有錢人建了這屋作別墅，那時因爲戰爭，他害怕會被炮彈炸死，因此這屋建成了一個半防空洞式的，本來的屋宇已毀了，而今剩下的便是那防空洞似的地方。」

「他有沒有再侵犯你？」曾沙展問。

「他想，但我把門鎖上，他無法進來，後來，他安靜下來，他勸我出來，天亮以後，我當然不出去，而且提出了要他放我，我告訴他，在本港禁錮人是犯罪的！」

「他害怕？」

「沒有，他反而知我要逃走，決定把我禁錮起來。」

常勝道：「這是弄巧反拙……」

丁掌珠道：「是的，於是從那天起，他不讓我出來，只是每天送一些食物在窗口處，我也是一個非常倔强的人，我要看他禁錮我多久！」

「他後來怎樣？」

「他不放我，有一天，我詐肚子痛，騙他開門，那門本來是由我在內鎖好，後來他在外面加鎖，他見我呻吟，於是開門，我狂奔出來，一棒打在他的頭上。

「他又再血流披面，他一掌把我推回房內，又再鎖上我，以後，無論我再怎麼說，他也不放我出來。

「那知道，我眞的肚子痛，那天晚上，我痛得死去活來，他仍然不理會我，於是，我便痛倒，一直半昏半迷，直到你來！」

馬獅龍道：「你認得那人的樣子？」

「那人是千變萬化的模樣！」

「大概的輪廓總是有的！」常勝道。

丁掌珠點點了頭。

曾沙展道：「那麼等你身體好一些時，到警署去爲我們拼一個圖。」

丁掌珠點了點頭，並沒有再出聲。

常勝道：「你怎麼會找到她？」

馬獅龍道：「你記得我再問你那車胎痕跡的事？」

常勝點點了頭。

於是，馬獅龍把那天的事，從頭到尾覆述了一遍，丁掌珠聽了，也讚馬獅龍機警。

馬獅龍道：「其實是丁小姐你洪福齊天，否則，我也沒有那麼湊巧找到你！」

再過三天，丁掌珠可以出院。

她往警署爲他們說出了那匪徒的面貌，專家拼出了那人的照片。

那人相當清秀，無論如何，也不像一個殺人如麻的兇徒，但人實在不可貌相！

曾沙展特別囑咐丁掌珠，千萬不要再單獨去查這件事，因爲對付這個複雜的人，不能以一人之力去應付。

丁掌珠也答應。

不過，馬獅龍仍然十分擔心，因爲丁掌珠並不是一個普通女子，她有非常堅强的意志。

事情轉眼又過了半個月。

警方根據拼圖去找這個「剃刀J」，不過那人好像完全失踪，沒有人看過他出現。

衆人正在茫無頭緒之際，血案又再發生。

仍然是那古老旅館的附近，有兩個中年妓女，無故在後巷中被人用剃刀割喉而死。

這件事又再轟動全城。

馬獅龍與丁掌珠同赴現場，看過死去的妓女，與以前的死者遭遇似乎是一摸一樣。

曾沙展被這件事害得被上司斥責了一頓，常勝當然更沒有甚麼好過。

警方加派人手，但事情並沒有好轉。

馬獅龍與丁掌珠日夕往找尋線索，可是一切都徒勞無功。

這個獨行的「剃刀J」，的確有他的一套，獨來獨往，完全沒有線索可尋。

馬獅龍發覺丁掌珠心事重重似的，便問道：「你有沒有新主意？」

丁掌珠沒有作聲。

「說出來聽聽！」

「我們一起往我曾被禁錮的地方！」

「沒用，警方已派人把那地方搗毀了，那地方再沒有用，剃刀J也不會再回去！」

「不，我認爲他會！」

「爲甚麼？」

「因爲他的所爲，有時他是控制不了似的。」

「你認爲他甚麼時候會回去？」

「月圓之夜！」

馬獅龍道：「月圓？今夜便是！」

丁掌珠與奮地道：「我們一起去！」

馬獅龍知道，就算他不答應跟她去，她也大有可能自己去，反而帶來更多麻煩。

因此，他決定陪她前往一次。

那夜，天氣十分離奇。

當他們出發的時候，非常大霧，在公路上，馬獅龍不敢快駛，也開了黃色的霧燈。

他們到了山脚，把車泊在一旁。

那時霧開始散了。

他們登上了那半防空洞式的地方時，已完全沒有霧，而且又圓又大的月亮已經升起來了。

這地方由警方來搜索過，並已摧毀了其中一些地方，避免有人再利用這地方來禁錮別人。

因此，這個防空洞似的洞內，已是四通八達，不似以前丁掌珠在這裏被「剃刀J」禁錮的模樣。

他們提着電筒，走了一週，並沒有甚麼發現。

最後，他們走到那個窗前。

月亮的光芒，洒滿了山坡，給人一種非常調和恬靜的感覺。

忽然，一陣烏雲隨風而過。

那烏雲遮蓋着了月亮，大地突然變成黑暗。

丁掌珠似乎有點驚慌，叫道：「你看！」

馬獅龍循她所指，看到半山小徑上，有一點搖曳不定的光。

馬獅龍道：「有人來？」

「剃刀J？」

兩人立時噤聲，馬獅龍示意，丁掌珠隨着他，兩人伏在那唯一的入口處。

那燈光一閃一閃，越來越近。

兩人都非常緊張。

不一會，他們已可以看見那人，從外形輪廓來看，一定是「剃刀J」。

馬獅龍輕聲道：「你不可現身，讓我一個人去對付他，假若不成的話，你才援手！」

丁掌珠點點了頭。

馬獅龍已蓄勢待發，當那人一近，馬獅龍便撲了出去，那人十分

愕然。

馬獅龍衝力很大，那人猝不及防，倒在地上。

那人隨即狂叫一聲，翻身便攻向馬獅龍，馬獅龍抓不住他，迎着他的來勢，與他對打起來。

他身手極快，接觸過馬獅龍幾拳幾脚之後，似乎自知實力不及，轉身便想走。

馬獅龍當然不放過他，叫道：「想走？」

那人突然轉身，他一刀刺出。

原來他並非想轉身逃走，而是出刀。

那是一柄剃刀，非常閃亮的剃刀，馬獅龍一連避開了他幾刀，便想用空手奪刃的方法，不過，這人的刀法奇特，一時之間，無法入手。

那人再揮刀，刀刀向馬獅龍喉頭割去。

馬獅龍退後。

那知一退，却踏着地上一塊突起的石，他失了重心，整個人被絆倒。

而那人也趁機搭上。

只見那剃刀已剃下。

丁掌珠在旁看得清楚，那剃刀正在馬獅龍的喉嚨前面，只要再剃下，馬獅龍一定被割破喉嚨。

她不理一切，飛身而前，向横一推，這衝力實在厲害，把那人推翻了兩個觔斗。

馬獅龍爬起來，也覺滿身冷汗。

不過，他再沒有時間喘氣，因爲他而今要救丁掌珠，丁掌珠在地上翻滾，已避開了那人多刀。

馬獅龍撲上前，抓着他的腿。

那人一刀揮下，想嚇他鬆手，但馬獅龍却不放，他又再把剃刀按下。

快到馬獅龍的手時，馬獅龍才放開。

然而，那人已控制不住，那剃刀剌入了他自己的大腿肉內，他狂叫了一聲，反身躍起。

馬獅龍想趁這機會來制服他。

那知道那人兩個翻滾，已近丁掌珠。

丁掌珠見了那人流血，似乎有些害怕，手脚似也慢了，竟然被那人一腿掃下。

丁掌珠跌在地上。

那人趁勢，一手把她的頸項箍住，叫道：「你不要再來，你一動我便割破她喉嚨。」

馬獅龍定了下來，道：「慢慢來！」

那人一手箍着丁掌珠，一手用剃刀壓着她的頸項，他忽然狂笑起來。

他笑了好一會。

馬獅龍對他的笑聲，實在是大惑不解，而丁掌珠在他刀下，只有顫抖。

那人道：「上次你們好彩，想不到你們還會自投羅網，這叫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獄無門闖進來！」

馬獅龍道：「你想怎樣？」

「我想殺人！」他大聲道。

馬獅龍道：「你不要亂來！」

那人又再狂笑。

馬獅龍道：「你只懂殺那些軟弱的女流！」

那人止住了笑聲，望着馬獅龍。

「你是個懦夫！」

「甚麼？你說甚麼？」那人似乎十分憤怒。

「我說你是個懦夫！」

「不是嗎？你只懂殺女人。」

那人又狂笑，突然又轉而狂哭，一時之間，不知他究竟在笑還是哭。

不過，最苦的還是丁掌珠，因爲那人情緒激動，雙手顫動，不停的搖晃，而那剃刀在她面前，實在使她感到非常害怕。

馬獅龍道：「你快放下她來殺我！」

那人止住了笑聲與哭聲，道：「殺你？」

「是啊！」

這激將法希望有效。

那人似乎想放開丁掌珠，不過，他想了一下，仍然不肯，道：「我不會上你的當！」

他仍然箍着丁掌珠，一邊轉身一邊道：「你不要跟來，否則我便立即割破她的喉嚨！」

他慢慢的向外面退去。

一時之間，馬獅龍眞不知如何是好。

猛衝上前，並沒有一定把握，反而會逼他下手殺了丁掌珠。

在猶豫之際，他一把把丁掌珠拖了出外。

馬獅龍跟着，但不敢跟得太近。

當那人把丁掌珠拖至近進口的地方，那人狂叫了一聲，推開了丁掌珠。

丁掌珠滾了開去。

原來丁掌珠趁那人脚步不穩，大力咬了他一口，他痛極，只好推開丁掌珠。

馬獅龍也趁這個好機會竄上前去，見到他明晃晃的剃刀仍在手，便一脚踢出。

沒有多少人可以承受馬獅龍的一脚。

這人也不例外。

他躍了起來，想拾回剃刀，但馬獅龍比他更快，又再加多一脚踢開。

他再無法拿到剃刀。

沒有了這致命的東西，馬獅龍

有足夠的把握把他擒住，馬獅龍一連出了兩招重手，把那人打得半昏迷似的。

馬獅龍看見丁掌珠手拿着那拾來的剃刀不知所措，便對她道：「我們先走，叫警察來！」

丁掌珠六神無主。

他拉了丁掌珠往外面去，想迅速下山，馬獅龍認爲，對付這種狂徒，不能以個人力量，否則容易會因他的狂性而被他殺死。

走到一半，丁掌珠道：「我們還是回去看他！」

「爲甚麼？」

「我想他會死的！」

「他死了，你的仇也報了！」

丁掌珠沒有話說，他們趕快下了山，馬獅龍的汽車內有無線電話。

丁掌珠十分疲倦的半躺在座位之內。

當馬獅龍打完了電話，忽然，一柄槍自他的右面窗口伸了進來。

馬獅龍想不到這人復原得這麼快，而且還會跟下來。

他不敢動。

那人慢慢現身，那柄冰冷的槍並非一柄普通的槍，而是一柄「麥林」。

只要他一按掣，馬獅龍的半邊頭會被轟去。

那人道：「丁掌珠，你開後面車門！」

丁掌珠慢慢的開了後面車廂。

那人閃身入內，但槍仍然指着馬獅龍的頭上。

「開車！」

馬獅龍道：「你想怎樣？」

「開車！」那人厲聲地說。

「往那裏？」

「你先一直向北駛去，只有一條路，你一定不會錯過的。」

馬獅龍道：「好極！」

他把車子開得非常慢。

那人用槍壓向馬獅龍的頭部，道：「你再故弄玄虛，我便開槍了！」

馬獅龍只有把車子開至正常的速度，當車子上了公路後，那人又再催促，道：「快點，快點！」

馬獅龍只好依言。

不一會，前面有一輛好像是警察巡邏車，那人立時緊張起來，這次他又把槍指向馬獅龍的腰間。

馬獅龍本來眞想把車子開向巡邏車，這樣那人一定逃脫不了。

可是，丁掌珠又在旁邊，他不想累及無辜，因此，他並沒有採取任何行動。

過了公路，在一個迴旋處，那人吩咐馬獅龍開入了一條小路，馬獅龍非常小心認路。

丁掌珠其實也在熟記這些路途。

那人看在眼裏，冷笑道：「你們不用記熟這些路途，因爲你們不會再使用這些道路！」

「爲甚麼？」馬獅龍問。

那人並沒有回答。

丁掌珠也忍不住再問：「爲甚麼？」

「因爲你們不會再走這條路！」

丁掌珠道：「你的話是甚麼意思？」

那人冷笑。

轉眼那路已是盡頭，似乎沒有再可以讓車進去的地方，那人道：「下車，下車！」

那時天已微亮。

「你帶我們往甚麼地方？」

「去看我的傑作！」

「甚麼傑作？」

「你們一會看到便知道的了！」

兩人在他的槍威脅下，只好向前走。

上了一個斜坡，又下了一些石級，他們終於來到一座古老的屋子前面。

那屋子四周十分荒蕪，屋子已半塌。

那人道：「進去！」

馬獅龍與丁掌珠入內，屋內沒有半點傢具，就像一處從來沒有人來過的爛屋。

那人對他們說：「下去！」

「去那裏？」

那人指指一個地下的鐵蓋，馬獅龍被迫抽起，下面竟是一條通道，有一條相當長的石級。

那人用電筒照着他們，因此，他們也並沒有甚麼困難，一步一步的下去。

又是個地庫。

不過，這地庫與上面的情形大相逕庭，因爲這地方反而是收拾得十分整齊。

前面是一個簡單的廳。

廳後面可能是個睡房，因爲那處有一張大床。

那人道：「再到後面去！」

後面是一個相當大的房間，有一種醫院似的味道傳出來，馬獅龍不覺得怎樣，但丁掌珠却道：「很難聞。」

馬獅龍却是十分奇怪，爲甚麼這地方有這個味道。

忽然，那房內亮了燈，而門却關了。

關門的聲音，十分緊合似的，馬獅龍只是覺得十分奇特。

那人並沒有跟進來。

馬獅龍再去開門，門却是緊鎖，不能再開。

「他把我們困在這裏！」

丁掌珠沒有甚麼表示，她早已明白，冒險上山，明知是危機重重。

既然來到這裏，也只好隨遇而

安。

馬獅龍沒有理會房內的東西，他只是四處看看有沒有其他的出路。

丁掌珠却在看房內一些櫃子。

忽然，她尖叫起來。

「甚麼事？」馬獅龍問。

丁掌珠又再尖叫一聲。

馬獅龍上前，只見她拉開了一個抽屜，但其實那並非抽屜，而是一塊像抽屜的板。

抽屜裏面好像是一個水族箱。

馬獅龍覺得奇怪極了，抽屜裏面，怎會有水族箱，奇怪的是，水族箱內有一個好像是人頭。

是的，是個人頭，浮在水上。

難怪丁掌珠在尖叫，馬獅龍也嚇了一跳，他走近，再拉開那塊外表像抽屜的板。

他又再多看一下。

那並非一個人頭，而是一個人，一個浮在水中的人，下面還有幾塊木板，馬獅龍迅速拉開。

一個大水族箱呈現在眼前。

而水內却是一個赤裸的女人浮在水裏，其實那女人並非浮着，而是早已固定，不過，因爲她是在液體之中，給人一種浮的感覺。

丁掌珠退後，倚着馬獅龍。

馬獅龍擁着她，道：「不要緊張，可能是一個模型！」

「不，不，是個眞人！」

馬獅龍小心看了一下，道：「是的，是一個標本，一個生人的標本！」

那個水族箱，其實便是一個大玻璃瓶，水族箱內的水，是一些防腐的葯水，而那個人，眞是個活生生的人的模樣，眞是難以令人置信！

馬獅龍再小心看着那個女人，臉孔是非常漂亮，而今雖是木無表情，也給人一種美的感覺，那麼，她生前一定是非常美麗動人！

這個女人標本，不單臉孔漂亮，身材也是十分勻稱，赤裸的在水族箱裏面，並不是給人一種淫褻的感覺，而是一種美。

人體的美，藝術的美。

丁掌珠因爲怎麼也料不到拉開一塊抽屜板會發現一個人頭，因此被嚇得失聲尖叫，而今看清楚，却又不覺得很恐怖。

馬獅龍道：「怪不得我一進來，便覺得有一種古怪的味道，那裏會想到是這一些防腐的葯水？」

丁掌珠惶恐的道：「這人在這裏究竟是在弄些甚麼玄虛？」

馬獅龍道：「這人可能是本世紀最大的淫魔與人魔！」

「一個變態的人！」

「看着還有沒有其他！」

這個房間當然不只有一個這樣的櫃。

丁掌珠道：「我不敢再去拉開。」

馬獅龍走到右手邊的一個，拉開了其中一個抽屜，同樣，那並非抽屜，而只是一塊板。

裏面也有另一個缸，缸內也是另外一個美女。

丁掌珠忍耐不住，又再尖叫。

馬獅龍看了，也覺非常不安。

他立刻把房內所有櫃板拉開，一共是六個，可是，這四個却只是空空如也。

馬獅龍道：「他只收集了兩個！」

「其他這些缸，顯然是備用的！」

「難道他想……」

丁掌珠道：「他想把我製成標本，不，不，我又不是美女！」她想了一下，心底寒意驟增，道：「馬獅龍，我們快走！」

「我看他帶我們來這裏，讓我們看這些東西，很明顯，他是不會讓我們再離開的！」

丁掌珠發狠地衝向他們進入這裡的門。

門已是緊閉。

房間還有另外一道門，她也拚命用力推，但門却是堅牢不動。

馬獅龍也上前幫手拉，但也是絲毫不動。

丁掌珠急起來，向那門踢了幾脚。

忽然，那門却自動開了，不是向前推開，也不是向後拉開，而是向橫邊滑開。

他們迅速竄出了那門，並不理會這門會引領他們到那裏去。

這是一個裝飾得非常美麗的房間，像個書齋。

當他們站定，後面的門又已自動關門。

右邊與左邊的牆上，掛着一個大大的坡璃櫃，櫃內釘滿了蝴蝶標本。

五彩繽紛的蝴蝶，一組一組的排列着，有大有小，十分好看。

另外，沿着牆壁，也有很多櫃，那些櫃是一格一格的，丁掌珠大膽地拉開來看，也全是蝴蝶標本。

看來這人收集這些標本，是費了一番心血。

可是，他收集這些蝴蝶，有甚麼用呢？

丁掌珠道：「這些東西，看來美麗，但想深一層，仍是那麼恐怖，我們快走！」

「往那裏走？」

房內還有另外一道門。

「又是鎖着的？」丁掌珠自言自語，往前開門。

出乎意料之外，門竟是非常容易開。

但丁掌珠又尖叫了一聲。

馬獅龍趕上前去，只見門是開了，但並不能通過，因爲前面有一塊大玻璃，而玻璃內却站着一個人。

那人正是威脅他們前來的狂魔。

他本來是矮小的身材，十分瘦小，但通過玻璃，他變得非常高大。

丁掌珠撲向前，那玻璃是非常厚的，當然無法推倒那人。

那人慢慢退後。

他整個人也變得比較細小，當他離開玻璃越遠，他的身體也變得越小。

那是一塊放大鏡的玻璃。

當那人站在那放大鏡的後面，他的影像被放大了，因此，他看來是高大威猛。

當他後退，他的影像本在焦點之內，因而他的影像也變得小了。

丁掌珠向玻璃拳打脚踢，但完全沒有用。

馬獅龍道：「丁小姐，請冷靜下來，他見我們越是驚慌害怕，他越是高興！」

丁掌珠是個心理學家，她當然明白，不過，理論還是理論，她一時之間無法按捺自己。

不過，她終於靜了下來。

那人在玻璃後面，向他們招手。

馬獅龍與丁掌珠上前，而那塊放大鏡的玻璃也自動的向橫邊滑去，可以讓一個人側身而過。

馬獅龍道：「讓我先過去！」

他閃身過，丁掌珠跟着。

那是另外一間房間，一間十分溫暖的房間。

溫暖的意思，是感覺之外，還有是佈置舒適的感覺，地上是滿舖地毡，一角有一列沿着牆角擺放的沙發。

另外一邊是另一列長沙發。

沙發與沙發之間，有一張精緻的小几。

對面便是一個電視機，旁邊還有一組音響器材。

完全是一個小家庭的客廳佈置，給人一種寧靜而溫暖的感覺。

「請坐！」

聲音是來自那組音響器材的揚聲器。

兩人看了又看，却不知那人在那裏！

「想見我麼？」又是從揚聲器傳來的聲音。

丁掌珠叫道：「你在那裏？」

「你們先坐下，我很快便會在你們的面前出現！」

馬獅龍知道，在這情形之下，越是表示惱怒，越會令對方得意。

他一手拉了丁掌珠坐下。

「好了，你們好好的鬆弛一下。」那聲音頓了一頓，續道：「這個晚上，可算是你們人生中最奇特的一晚，馬獅龍，任你是見多識廣，我相信你也沒有經驗過這麼震慄的一夜！」

馬獅龍無言。

「好好鬆弛一下，我還有更多的東西，讓你們看的，不過，你們一定要盡量保持冷靜。」

丁掌珠道：「你究竟在那裏？」

「你眞的這麼心急要見我？」

「大丈夫，英雄好漢，爲甚麼要這麼藏頭露尾？」丁掌珠故意諷刺他。

那人道：「我並非大丈夫，也非甚麼英雄好漢。」他的聲音顯得冷靜，並沒有因丁掌珠的譏諷，而有所動容。

馬獅龍道：「我們也要好好的談談！」

「馬獅龍，你的現代俠客名稱，我而今才稍爲了解，並不是浪得虛名！」

「爲何如此誇獎我？」

「你鎮定從容，勇救佳人。」

「你不用再說，請你入正題！」馬獅龍道。

「好極，不過，要好好的說，一定要面對面，最低限度你們見到我才覺得舒服！好極，你們坐穩！」

馬獅龍與丁掌珠還以爲他又出甚麼古怪的名堂。

等了一會，仍然沒有甚麼。

不過，他們這個客廳內的燈光却慢慢的暗了下來，而他們對面的牆壁却又慢慢的光亮起來。

當燈光亮起，那片牆却原來是玻璃的。

玻璃的那一邊，有一個人坐着，他是坐在一張高背椅上，前面是一張辦公桌。

那人便是他們心目中的狂魔。

不過，他坐着，却顯得非常有氣派和有威嚴。

丁掌珠一見了他，又有些動氣，馬獅龍一把拉着她，並道：「你究竟高姓大名？」

「名字對我並不重要，你要叫我甚麼都可以，剃刀J是他們常在報章上稱呼我！」

「你眞是剃刀J？」

「是的，」他從上衣的衣袋內用非常熟練的手法，抽了一柄剃刀出來，並且一隻手便把剃刀張開。

「爲甚麼你用剃刀殺人？」丁掌珠道。

「其實，我殺人也不是甚麼大不了的事，我殺的都是那些淫賤的女人，那些妓女！」

「你殺了我的母親！」丁掌珠憤然道。

「啊，原來如此，我一直都疑惑，爲甚麼你這麼高貴的小姐，竟

會插手這些汚穢的事！」

「我母親是個妓女，是個低下的妓女，但她却是一個偉大高尚的人！」

「有趣！」

「甚麼有趣？」

「我從來沒有想過，幹那種行業的人，竟然會是偉大而高尚！」

「她沒有其他本領，爲了養大我，使我高貴，使我有學識，這是她唯一可以多賺錢的途徑！」

那人嘆了口氣，道：「其實，我也並不想殺人，不過，我實在控制不住！」

「爲甚麼？」

「也是因爲我的母親，她是一個淫賤的人！」

丁掌珠道：「你應尊重你的母親！」

「我想，但我無法……」

「說出來聽！」丁掌珠忽然變得職業化起來。

那人突然如夢初醒的道：「我爲甚麼要告訴你這些？我應該告訴你們另外一些東西，你看過我的蝴蝶，與那些美人的標本？」

兩人默然。

「你們不欣賞？」

「蝴蝶標本還可以！」馬獅龍道。

「不，它們都是一樣！」

「一樣？」

「都是一樣這麼美麗，蝴蝶是如此，那些美女也是一樣！」

「你沒有人性！」

「我有，就因爲我有人性，我要保持他們的美麗，永恒的美麗，因此，我才把他們製成了標本。」

那本是令人毛骨悚然的話，在他口中竟然是那麼順理成章的。

馬獅龍也不明白，直接地問：「爲甚麼你要這樣做？」

「沒有甚麼，我看過我母親年老色衰的樣子，我實在不忍心她們也有這一天！」

「她們是誰？」

「你說那兩個美麗的標本？我也不知道，我只知道一點，在我的眼中，她們美極！」

「她們美是美了，但你把她們製成了標本，成了死物，美有甚麼用？」

「可以讓我欣賞，我沒有甚麼朋友，也沒有甚麼嗜好，我只是愛欣賞她們的美！」

這人實在變態。

「好了，你有你的嗜好，那麼，又爲甚麼要擄我們回來？」

那人聽了，笑了起來。

馬獅龍與丁掌珠實在不明白他在笑甚麼。

那人道：「有兩個原因，第一，你們一路插手我的事，幾乎被你們累死，不過，我有信心，你們鬥不過我，但我不想有人再插手我的事。

「第二，我的興趣有了轉變，以前，我欣賞蝴蝶，後來變成欣賞美女，但而今又變，我常欣賞一些特別的人。」

「甚麼特別的人？」

「譬如兩位！」

馬獅龍與丁掌珠二人異口同聲地道：「我有甚麼特別？」

「你……」他是指着丁掌珠，道：「你是一個有學問的女人，而且膽量十足，也倔强十足，而今我更知道你是一個妓女之後，更是人中的典型！」

然後，他又指着馬獅龍，道：「一個製了標本的大俠，你說是否有趣？」

他的語氣說來從容，但聽在馬獅龍耳中，那實在不是滋味！

「你有這個本領？」馬獅龍問。

那人哈哈大笑，道：「你們兩人已在我掌握之中，我怎會沒有這個本領？」

「我不理。」丁掌珠突然站了起來，想用身體撞向那玻璃。

馬獅龍一發覺她動，便一手拉着他。

「大俠，你讓她試撞一下！」

丁掌珠甩開了馬獅龍的手，她竟然發起狠來，整個身體撞向那玻璃。

丁掌珠只覺整個肩膊十分痛，而那面前的玻璃，並沒有甚麼。

「試過了沒有？撞痛的滋味好嗎？」

丁掌珠再多撞兩下，仍然沒有甚麼動靜。

「告訴你，這種超硬的玻璃，連鑽石也不可能划開的，如果不信，你們可以試一下，不過，你划過之後，我不保証你的鑽石會變成怎樣？」

他們手上都沒有戒指，更沒有鑽石戒指。

「好了，你們聽着，我暫時仍沒有心情做標本，你們好好的在這裏休息一下，你們日子已無多，你們想做甚麼，便做甚麼！」

那人大笑，笑聲充滿淫褻的味道。

燈熄了，那堵牆壁回復原來的樣子。

馬獅龍走近一看，仍然是那片玻璃，他明白，有光的時候，可以看到隔壁，沒有光的時候便看不見，不過，很有可能，在他那邊，甚麼時候都可以看見這邊。

換句話說，他們甚麼時候都在那人的目光範圍之下，除非他不在隔壁。

馬獅龍坐了下來。

丁掌珠心有不甘似的，看看那玻璃，又再用拳頭打了幾下，全是

無用。

馬獅龍道：「不用再試了，如果他不是這麼有把握，他不敢這樣向我們說話，也不敢面對我！」

丁掌珠又在其他的牆壁着手，看看有甚麼罅隙可尋，但看來是徒勞無功。

她頹喪的坐下。

「我們眞的要成爲他的標本？」

馬獅龍沒有回答。

「我眞不相信，他可以把我製成標本！」丁掌珠道，她的語氣十分盛怒。

「不相信又怎樣，事實擺在眼前，事實是如此！」

「你這麼容易放棄？」

馬獅龍道：「我們各自休息一下，當有足夠的睡眠，有清醒的頭腦，一切定有解決之道。」

馬獅龍把燈熄了。

兩人陷入了黑暗，不久，馬獅龍發出輕微的鼾聲，看來他已入睡。

丁掌珠却無論如何不能入睡。

馬獅龍有這一個好處，他遇到危險或困難，他仍然有足夠的定力，他一向相信，只要有清醒的頭腦，充沛的體力，甚麼困難都會迎刃而解。

＊ ＊ ＊

當馬獅龍醒了的時候，室內已光亮了。

小几之上，放了一些食物，是一些午餐肉與一些白飯，這個時候，他才感到飢餓。

這室內有一個小小的洗手盆，有水供應，馬獅龍簡單地梳洗之後，便先吃飯。

丁掌珠食不下嚥。

馬獅龍道：「你這樣下去，有機會逃走，也沒有足夠的脚力！」

丁掌珠聽了，勉强吃下了一些。

「他從甚麼地方送入這些東西？」馬獅龍問。

「不知道。」

「自動飛來？」

「不，我聽到一些機械聲，可能是從上面下來的，也可能是從地下送上來的！」

「那是說有通往外面的地方！」

丁掌珠聽了，精神爲之一振。

「我們吃完，小心看一下！」

他們果眞很快的吃完，有了希望，丁掌珠整個人也精神起來。

不過，又再一次的失望，他們找不到那送東西進來的缺口，或者其他可以與外界接觸的地方。

他們吃過了飯，喝了一些茶，百無聊賴之際，那牆又亮起了燈。

那人又再出現。

「對不起，因爲我們匆匆而來，沒有足夠的食物，因此要兩位吃那些罐頭食物，不過，你們可以放心，下一餐一定會好得多！」

丁掌珠並不理會那人。

馬獅龍也好像沒有聽到他說甚麼似的。

「你們若沒有甚麼事做，可以看看電視，那邊另外有一個櫃，櫃內有很多書籍，我相信有些書籍是適合你們的，可以解悶一下！」

丁掌珠突然道：「你打算把我們困在這裏困多久？」

「我還沒有想過！」

「你想我們死在這裏？」

那人笑了一下，反問道：「難道你們還想出去，你們休再妄想！」

馬獅龍本來也想罵他一番，不過，回心一想，而今一切在他操縱之下，亂說話反而是招他耻笑。

「丁小姐，我們看一下電視！」

牆的燈光暗了下來。

丁掌珠開了電視，那時是日間，但播出的是歌舞節目，但一時之間，兩人並沒有留意。

不過，過了一會，馬獅龍道：「這並非電視台的播映節目，只是以前錄下的。」

「他根本不會讓我們接觸外面的世界！」

「你以爲他想怎樣？」

「我不知道！」馬獅龍道。

「難道他眞是想……」

「我想他並不是個開玩笑的人！」

丁掌珠道：「那麼我們快走！」

「怎樣走？完全沒有出路的。」

「我不信，最低限度，他也要送東西進來，要送進來一定有入口！」

馬獅龍道：「還是看看電視再說！」他一邊說，一邊打眼色給丁掌珠。

丁掌珠也明白，因爲那人可能仍在隔壁監視着，她不再多言。

節目並不好看。

兩人分別躺在沙發上，十分舒服。

馬獅龍却感到，眼皮越來越重。

他勉强掙扎而起，推了丁掌珠一下，想不到丁掌珠早已睡着了。

丁掌珠並不是一個易於入睡的人，爲甚麼這麼容易便睡着了？

馬獅龍立刻警覺到，她是不由自主。

其實自己也是不由自主，他想奮力起來，已是力不從心，倒在沙發之上，睡着了。

這一睡，又不知睡了多久。

當他們醒了，又有飯菜，早已擱在小几之上。

飯菜很熱，應該是送來不久，可是，馬獅龍却從來沒有感覺到有人進來。

他眞是那麼酣睡？

「丁小姐，你聽見或看見有人進來？」

「沒有，完全沒有！」

「我們爲甚麼睡得這麼酣熟？」

丁掌珠只是聳了聳肩。

飯菜的香味，使他們十分饑餓，看來他們應該是睡過了十二個鐘頭。

如果沒有超過這一段時間，他們沒有理由會這麼肚餓的。

爲甚麼會這樣？

小几之上，除了飯菜之外，還有飲品，這次並不是只有茶，而且有咖啡。

那些飯菜也不再是罐頭，兩道小菜十分好味，不過，稍嫌味精多一點，使他們非常口渴。

口渴自然要喝水，他們喝完了咖啡之後，仍想多喝開水。

說也奇怪，他們喝完了不久，又覺眼皮沉重。

馬獅龍已知道，飯菜之中，定有問題。

他又推推丁掌珠，她又先睡着了。

馬獅龍掙扎站了起來，他感到非常辛苦，終於又倒下，睡在地板之上。

翌日，他們醒來的時候，情形也沒有多大的改變，小几上仍有飯菜。

也有足夠的咖啡與開水。

丁掌珠看着那些飯菜，有點垂涎欲滴的姿態。

馬獅龍見她如此，便對她道：

「我們不能再吃這些東西了！」

「爲甚麼？」丁掌珠問。

馬獅龍道：「我先洗洗臉再說！」他不想直接說，因爲他懷疑那人正在監視他們。

他走過那小小的洗手盆，匆匆地洗臉漱口。

可是，當他回過頭來，丁掌珠已開始吃那些食物，她是非常飢餓似的。

馬獅龍阻止也來不及。

丁掌珠一邊吃一邊還道：「對不起，我很餓，所以我先吃了！」

馬獅龍沒有說話，坐在她身旁。

「爲甚麼你不吃？」

馬獅龍本來想解釋一下，不過，他回心一想：「讓丁掌珠試試，證實自己的理論也好！」

他不再解釋，也用筷子吃了一兩箸，不過，他其實並沒有吞下，並且趁丁掌珠不留意的時候，吐了出來，他並且往洗手盆處漱口。

然後，丁掌珠喝了很多水。

馬獅龍注意到，丁掌珠的行動似已有所改變，她不願動，神情有些呆滯。

當馬獅龍再轉向丁掌珠時，她已入睡，而今馬獅龍已可以肯定，那些飯菜有迷葯。

他決定將計就計，如果成功，這也是唯一逃出生天的機會。

他也躺在沙發之上，閉上了眼睛。

馬獅龍並沒有吃過那些食物，而且他已睡了很多時間，身體其實並不疲倦。

丁掌珠如此快便睡了，因爲吃了食物中的迷葯。

馬獅龍耐心地等待着。

燈光漸漸暗了下來，不過，他外表好像和丁掌珠一樣，是睡着了，但其實他是非常清醒。

一直過了不知多少時候。

馬獅龍並不想睡，不過，他有點餓，因爲他並沒有吃過甚麼東西。

當他等待着，等待着竟也有想睡的感覺，不過，他仍然堅持清醒。

就在這時，他聽到了一些機械的聲音。

右邊本來是一列書架，不過，那書架竟然會動，書架本來只有六呎高，上面的地方，是定了下來，當機械聲响，書架便慢慢向上。

跟着下面便是一道門。

有人進來。

馬獅龍也感到有些緊張。

進來的人是一個非常高大的人，身上肌肉賁突，接着便是那「剃刀J」進來。

那高大的人負責收拾碗筷。

而「剃刀J」上前，來看看丁掌珠與馬獅龍二人。

「主人，他們長得不錯！」

「不錯，再吃多幾餐，身體更肥胖之後，那便更好了！」

「剃刀J」走近馬獅龍處，一手揑了他的臉孔，既像自言自語，又像對馬獅龍道：「你是大俠，還不是一樣被我玩弄於股掌之間？」

他非常得意地笑了。

那高大的僕人已轉身，拿着碗筷往外走。

馬獅龍知道這是一個好機會，他突然撲起，一拳打向剃刀J的鼻樑處。

他殺豬般叫了起來。

那僕人非常機警，已轉過身來一擲手上碗筷，轉身便來救剃刀J。

那僕人身體雖然龐大，但仍然轉動靈活，是一個練武之人，他一脚飛起。

馬獅龍感到那種勁風，不敢直接與他硬碰，他避開，那人另一脚又起。

勁風同樣厲害。

馬獅龍再閃，然後以閃電的手法，向那人的小腿骨(上五寸、下五寸)之處奮力劈下了一個手刀。

那人狂叫一聲，跌了下來。

而剃刀J已起來，他向馬獅龍臉部揮拳而去。

馬獅龍昂頭閃過，不過，他感到額頭處一陣涼涼的感覺，那是剃刀！

剃刀J使出了他的看家本領。

馬獅龍以快打慢，不過，礙於那剃刀非常鋒利，只要被他一碰，便會受嚴重傷害，因此，一時之間，他是無法傷到剃刀J。

那僕人又已起來。

他的手上也多了一柄剃刀，原來他也學了他的主人使用剃刀。

兩人夾攻之下，馬獅龍無法抗拒，漸處下風。

這時，馬獅龍已被逼近沙發。

當他想後退，已無地方可退，便跌在沙發上面。兩人撲上，同時以剃刀插向馬獅龍的臉頰。

不過，他們在他臉頰上停了，並沒有插入。

馬獅龍在兩柄剃刀之下，動彈不得。

剃刀J道：「不要傷害他，否則做出來的標本便不好看，你知我甚麼東西也要最好的！」

僕人道：「是的！」

剃刀J道：「馬獅龍，你不要再妄想在我剃刀之下逃去，沒有人試過，你也是沒有例外，你千萬不要以爲自己是異乎常人，你也是一樣！」

他慢慢起來，把明晃晃的剃刀又再在馬獅龍面前晃了幾下，幾撮頭髮，飛了下來。

不過，並沒有傷及馬獅龍的皮膚。

剃刀J果然名不虛傳，刀法如神。

剃刀J又道：「馬獅龍，你好好的養肥自己，你也想將來浮在那些標本葯水之中好看一些。」

他的話十分輕鬆，不過，却使馬獅龍毛骨悚然。

「我們走吧！」

那僕人慢慢起來。

看來馬獅龍並沒有能力打敗二人，他忍耐着，看着他們從那書架下面的門離去。

地底肉搏　逃出生天

他們離去後，整個房間充塞着一種窒息的感覺。

馬獅龍回想起剃刀J的話。

「好好養肥你自己，使你更爲好看，當你浸在那些標本藥水之中！」

看來他眞的要把他們兩人浸製成標本。

人的浸製標本他們已看過。

如今竟是眞的輪到自己，馬獅龍經歷過無數次險境，從來沒有試過如此的遭遇。

他感到嘔心，也感到恐懼。

他胡思亂想，漸漸也入睡了。

當他再醒來的時候，丁掌珠早已醒來。

她見馬獅龍的樣子，便笑了起來。

馬獅龍問道：「你笑甚麼？」

「你剪過髮來？」

馬獅龍摸摸額上的頭髮，道：「剃刀J來過！」

「他自己來？」

「不，他與一個非常壯健的僕人同來。」

「甚麼？他有僕人？他怎麼進來？」

馬獅龍把當時的情景描述一番。

「他們要把我們製成標本？」

「是的，就是我們看過的美人標本模樣。」

丁掌珠滿臉恐懼，道：「我們要立刻脫離這怪魔。」

「我也想。」

「沒有辦法？」

「我已不吃那些食物，我便不用被迷醉了，他只想我們睡三天，在短期內使我們肥胖一些。」

「那我以後不再吃了，怪不得你們打了一場大架，我也不知道。」

「不過，他們已洞悉我的計劃，不知他們又會進行些甚麼詭計？」

「我們也沒有甚麼辦法，困在這裏，我們好像在等死。」

「這裏佈置嚴密，實在沒有甚麼辦法。」

丁掌珠坐了起來，跑往書架處，因爲馬獅龍記得他們是從升起的書架，然後開門而入。

可是，她無法把書架打開。

馬獅龍道：「不用再費氣力了。」

她又往那片玻璃的牆，她大力的敲，玻璃仍然無損。

馬獅龍道：「這玻璃比鋼鐵還硬，你沒有辦法打爛的。」

丁掌珠仍然大力的敲了幾下，又用脚踢。

丁掌珠道：「我實在不能相信有這麼硬的玻璃，可惜我沒有鑽石戒指，否則我一定……」

馬獅龍聽了這話，若有所思，自言自語道：「這東西極硬，凡是越硬的東西，必然越脆……」

脆——馬獅龍有一個新的想法。

只要在這玻璃上弄破一個地方，便有可能把整塊玻璃打爛。

問題是怎樣去找一個脆弱的地方。

他記得有一次駕車往公路上馳，突然，不知是汽車的速度太快，還是在不知不覺撞到了一些碎石。

那些碎石極小，但因車速高，

迫使那碎石撞向車前那擋風玻璃。

擋風玻璃是非常堅硬的玻璃，但經不起這一顆小小碎石的一撞，竟然立即破裂。

馬獅龍想利用這種原理，也許會弄碎這玻璃。

可是，那裏來碎石？就算有了碎石，又怎能使那碎石高速撞向玻璃？

第一個難題很容易便解決。

馬獅龍往牆角的地方撞了幾下，終於有一些石屎粒掉下。

第二個難題是高速，使這碎石有力量撞爆玻璃。

在這房間內，怎樣製造高速？根本沒有可能的事，他有些失望。

丁掌珠問：「有甚麼難題？」

馬獅龍把自己的意念說了一遍。

「可惜我們沒有手槍。」

馬獅龍笑道：「有手槍便不用動這麼多腦筋了，一槍打過去，相信這玻璃也早爛了。」

「你常常到處冒險，你沒有帶備手槍？」

「沒有。」

「為甚麼？」

「因為我一向不喜歡暴力。」

丁掌珠笑了起來。

「你笑甚麼？笑我不誠實？」

「不，我只是不明白，你不喜歡暴力，那些壞人喜歡，你結果怎樣？」

「我托賴直到如今也平安。」

「不過，如果今次你有槍，你便可以逃出這個大難關了。」她頓了一頓，又問：「難道你真的沒有防身的武器麼？」

「我有……」

馬獅龍從他的衣領後面，拿出一支小小的飛鏢，道：「這小東西也救過我不少次了。」

「飛鏢？」

丁掌珠道：「看來你非常善於使用飛鏢，擲的時候，是否用很大力？」

「不，近距離發射，是講究準確與靈巧。」

「那麼遠距離呢？」

「那也要用力……」馬獅龍說到這裏，頓了一頓，若有所思地道：

「你的意思是……」

「對，你用擲鏢的法子，試圖擲破玻璃。」

「有這個可能嗎？」

「何妨一試？」

馬獅龍站了起來，他用飛鏢瞄向那塊大玻璃，然後擲出，飛鏢飛向玻璃，「叮」的一聲，便跌在地上。

玻璃完整無缺。

馬獅龍試了多次，都是無功而退。

丁掌珠道：「讓我試試。」

馬獅龍聳聳肩。

丁掌珠拿起飛鏢，試了很多次，也是完全沒有用處，飛鏢在玻璃前面滑下來。

「沒有用！」馬獅龍道：「玻璃太硬，我們擲出的飛鏢速度不夠快，因此產生不出巨大的力量。」

兩人坐回沙發上，非常頹喪。

丁掌珠道：「這人禁錮着我們，目的是甚麼？」

「你不知道？」

丁掌珠搖搖頭。

「對，他進來這裏的時候，你已暈倒，不省人事，他曾經說過，要把我們養肥，然後把我們製成標本。」

「製成標本？」

「是的，你我也可以成為人版了。」

「甚麼人版？」

「人的標本，人的典型，可供後世的人看。」

丁掌珠道：「這人實在變態！」

「有甚麼辦法？」

馬獅龍站了起來，在房中踱着步。

忽然，他看見地上有一顆小石，那是他剛才在牆角撞下來的。

他毫無意識地把石子踢起，用脚尖踢起，就像在街頭踢起一塊石子一樣。

那石子撞向玻璃。

突然，「崩」的一聲，那玻璃立時裂了。

「咦？」馬獅龍走近。

丁掌珠也走近，道：「踢爆了。」

「想不到這隨意的一踢，竟有這樣大的力量。」他立刻抓起一張椅子。

那椅子的四隻脚都是金屬製成。

馬獅龍利用那椅脚，向着那玻璃上的小小裂口撞去，說也奇怪，因為這一個小小的缺口，當椅脚撞去的時候，裂口便裂多了一些。

他瘋狂的擊了幾下，整塊玻璃也裂了，成了一個蜘蛛網的模樣。

馬獅龍再飛起一脚，向着那個蜘蛛網般的裂痕踢去。

「嘩啦！」馬獅龍再踢，那塊玻璃已自動碎下。

「走！」

馬獅龍先從那玻璃洞出去，再回頭扶着丁掌珠，一起出了那房間。

其實，那時他們並不是逃走到那裏，只不過走進了一個房間。

但情形却完全不同，因為這個房間是剃刀J所住的，前面有門。

馬獅龍開了門，外面是一條走廊，通往其他房間，不過，其他的地方並沒有裝修，都像一間破屋似的，看來，這地方本來也是一些防空洞之類，剃刀J利用其中幾間，裝修了一下暫用。

馬獅龍在那裏走了一個圈，找不到另外的出口。

「為甚麼會這樣？」

「這剃刀J是個非常古怪的人。」

忽然，有脚步聲傳來。

馬獅龍道：「我們回到剃刀J那房間。」

「好極。」

馬獅龍非常迅速的閃過，可是，丁掌珠忽然跌倒在地上，他連忙上前扶起她。

這一慢，走廊處走出一個人影。

「你們……」那人高聲叫道。

馬獅龍回身，因為他距離那人相當遠，不能立即接近那人。

他飛身，旋身，人像個陀螺似的飛向那人。

那人猝不及防，被這巨大的力量撞倒。

馬獅龍看清楚，才發覺這人是剃刀J的僕人，他不讓他再起來，又加多一脚。

那人被踢起，撞向牆壁。

他看來是受傷不輕。

馬獅龍心想：「利用他來離開這地方也好。」

他慢慢走近。

那人卧着不動。

當馬獅龍走近他身邊，他突然整個人凌空飛了起來，雙腿踢向馬獅龍。

馬獅龍雖有防備，不過，他實在想不到他受了創傷之後，仍然有這麼大的力量。

馬獅龍也同樣被他踢個正着。

於是，兩人便在那狹窄的走廊打了起來，你一拳，我一脚，看來是勢均力敵。

丁掌珠在旁，她經過這一連串的可怕遭遇，已訓練成不再怕事，不再怕暴力。

她拿了一塊磚頭，在旁窺伺着。

馬獅龍在交手之際，也看到她在旁。於是，他施了幾下虛招，迫使那人背向丁掌珠。

接着，馬獅龍來一個猛攻。

那人非常機警，並不與馬獅龍硬拚，他不斷後退，一直退向丁掌珠那邊。

人，很多時都是這樣，自以為聰明。

當他退近丁掌珠處，丁掌珠已作好準備，當他一移近，磚頭便砸下。

那人猝不及防，暈在地上。

馬獅龍道：「快進入那房間，找些繩子之類的東西，把這人綑縛起來。」

丁掌珠先進入房間。

馬獅龍一手拖着那人，尾隨而入。

丁掌珠已找到一些繩索，兩人迅速地把這人五花大綁。

馬獅龍道：「我看這人是剃刀J唯一的同黨，我想他現在可能並不在這地洞之內，不過，他一回來，便會找他。」

「我們以逸待勞。」

「對。」

他們先把那人藏入一個櫃內，用襪子把他的口塞得滿滿，假如他醒了，也無法出聲。

然後，他們便在房內等候。

他們等了很久，也沒有剃刀J的消息。

馬獅龍道：「此人神出鬼沒，我想他今日可能不回來了，我們這樣等下去，也不是辦法。你先睡吧，我們輪流休息，這樣我們才能維持體力。」

丁掌珠同意。

她睡了三個鐘頭左右，馬獅龍負責放哨，然後馬獅龍又睡了兩個鐘頭。

那夜，剃刀J果然沒有回來。

其實，馬獅龍與丁掌珠並不知道日夜的來臨，只不過是根據手錶的時間。

他們覺得非常肚餓。

丁掌珠在這房間內搜查了一下，發現有一罐餅乾，兩人吃了一些充饑。

而那人在櫃內也發出呻吟之聲。

馬獅龍打開櫃門，一拳擊向他的額頭，使他痛極，不敢再發出聲音。

那日下午時分，走廊終於傳來脚步聲。

兩人非常緊張。

門開了，果然是剃刀J。

他的房間是連接用來禁錮馬獅龍和丁掌珠的房間，而他一入門，便看見那破碎的玻璃，他立時知道發生了甚麼事。

他迅速退出，叫道：「你們在那裏？」

馬獅龍想撲出去。

丁掌珠道：「不要，讓他走進來再作打算。」

馬獅龍心想：「等他進來，才與他捉迷藏更好。」

果然，剃刀J在外面搜索了一會，並沒有發現馬獅龍與丁掌珠，便再走進他自己的房間。

這時，他手上已多了一柄槍。

他站在門口，叫道：「你們出來！」

他們當然不應。

他又再叫道：「你們逃不過我的……」

仍然沒有反應。

他忽然向着那個櫃子放了一槍。

「砰」的一聲，震耳欲聾。

那櫃子的門全爛，他本來以爲是嚇一下馬獅龍，那知道那僕人從櫃內跌了出來。

剎刀J看了，叫道：「你怎會在這裏？」

那人「唔唔呀」的發出聲音。

剎刀J走近，想替他鬆綁。

馬獅龍知道，讓他多一個幫手，對自己沒有好處，且更加危險。

他再無選擇，一撲而出。

那人機警，一有風聲，他便返身開槍。

「砰」的一聲，幾乎射中了馬獅龍，幸好他及時避過，然後，他想開第二槍。

在這間不容髮的時刻，馬獅龍一腳踢向他的手腕，他的手槍立即飛了起來。

兩人都同時撲向半空的手槍。

他們在半空相遇，你一拳，我一脚。

手槍跌在地上。

而馬獅龍與剎刀J已在那邊扭作一團。

丁掌珠出來了，拾起那手槍，叫道：「停手！」

剎刀J知道丁掌珠出來，還握着手槍，但他並不相信她會開槍，因此他仍然與馬獅龍扭打。

「砰！」丁掌珠開了一槍。

她並不是向二人發射，而是向天花板。

這一槍足以使剎刀J停下來，馬獅龍趁勢起來，而丁掌珠的槍已指向剎刀J。

「舉手！」她喝道。

剎刀J無奈地舉起了手。

「先綁起他！」

馬獅龍道：「不，我們要他帶我們去吃些東西。」

「對，」她頓了一頓，道：「找東西吃，這傢伙比較有用，先綁起他。」

馬獅龍也認爲有理。

於是，馬獅龍先綁了剎刀J，然後，他解開那僕人，對他說：「煮些東西給我們吃，你千萬不要耍花樣，否則你主人的頭顱便會開花！」

那人鬆開了綁，吐出口中的襪子，向剎刀J道：「我……我……」

「不用說了！」剎刀J的臉色非常難看。

「快去拿東西！」

那人唯唯諾諾。

馬獅龍接過了丁掌珠的手槍，看着地下的剎刀J，道：「今次輪到嚐嚐你被人製標本的滋味！」

剎刀J無言。

丁掌珠道：「我實在不明白，天下間有這麼多的事可以做，爲甚麼你竟會做這些……」

「有甚麼不好？」剎刀J問。

「你沒有人性！」丁掌珠罵他。

「不，我只是保存着難能可貴的東西。」

「標本？」

「當然，你們看過的兩個美女，若不是我好好保存，你們今天能看到嗎？她們早已腐爛了。」

「沒有人喜歡看這些東西的。」

「不，我收集多幾個標本，是非常少有的人，譬如兩位，那一定有很多人喜歡看。」

這人死性不改。

馬獅龍不想與他多說一句。

剎刀J沒有說話，但眼珠却不停轉動，看來他仍在不斷動腦筋。

不一會，那僕人帶來一些火腿與煎蛋。這些東西，如今對馬獅龍與丁掌珠來說，比甚麼鮑參翅肚還要好吃。

他們吃了，精神已恢復過來。

馬獅龍道：「有沒有電話？」

「有。」

「在那裏？」

「在上面，要上上面的小屋才有。」

「帶我們上去。」丁掌珠道。

「你們想怎樣？」

「當然是把你交給警方。」

剎刀J嘆了口氣。

「你嘆甚麼？」

「我嘆息這裏辛苦經營的東西，要毀於一旦了。」

「你還有些甚麼？」

「當然有很多有價値的東西，你們可要看看？」

丁掌珠道：「不看。」

馬獅龍道：「我倒要看看。」

「那好極，我帶你們去。」

「走吧！」

那人走在前面。

丁掌珠輕聲問：「馬獅龍，爲甚麼要節外生枝？」

「不，要他自己暴露他所有的犯罪證據，那樣，一次過便可使他永不超生。」

這話似也有理由。

剎刀J道：「我帶你們去看我的手術室。」

「好極！」

丁掌珠道：「你叫甚麼？你先走。」

那僕人道：「我叫亞尊。」

「亞尊、亞積，你兩人也好事多爲。」丁掌珠道：「你先行，你若出古怪，我便殺死這亞積，才跟你算賬。」

「我只能聽命而行。」

剎刀J道：「往手術室。」

亞尊先行，他們來到了另一個房間，這房間外表像個爛貨倉似的。

不過，門一打開，已有一種完全不同的感覺，門是非常厚，機械聲音非常緊密。

裏面有一盞長明燈，看過去，整個房間便是一間手術室的模樣。

亞尊開了燈。

他們可以看得更加清楚，當中是一盞手術燈，下面是一張床，然後四周有一些器具。

另外一張長桌上，放滿了手術刀，大小俱備，閃閃生光。

「這便是我的手術室。」

「你用來做甚麼？」

「你知道製造標本，不能整件東西留下，只能要外殼，因此，我在這裏把內臟移去。」

馬獅龍聽了，也覺心寒和噁心。

另外的一邊是一張好像床的東西，四呎乘六呎，上面有布覆蓋着，却又不似一張床。

「你怎麼需要這麼多手術刀？」丁掌珠問。

剎刀J道：「我一生追求完美，我想我製出來的標本也一定要完美無瑕。」

「你成功了？」

「成功，你們已經看過。」

「你手術那麼好？」

「不，我經過不同的試驗，我的手術與現今的大醫師比較，毫不遜色。」

馬獅龍道：「你的對象是死人？」

剎刀J道：「是的，死人比較容易製，也沒有時間限制，不過，也要有另一種技巧。」

他們一邊走，一邊說。

這時，亞尊站在那一邊，漸漸靠近剎刀J。

馬獅龍道：「那邊那張好像床的東西是甚麼？」

「沒有甚麼。」

馬獅龍也不爲意。

丁掌珠却道：「我想看看。」

剎刀J表示沒有甚麼，忽然，他一個閃身，已把亞尊拉在他的前面作爲擋箭牌。

剎刀J大聲叫道：「你們不要動！」

馬獅龍道：「你又要甚麼花樣？」

「沒有甚麼。」他在亞尊的耳邊說了幾句話。

亞尊點頭。

剎刀J道：「馬獅龍，放下你的手槍！」

「我爲甚麼要如此做？」

剎刀J沒有說話，他一手拉開那塊蓋着布的長形物體。

布揭開之後，是一個非常光滑的表面。

「開了它！」剎刀J命令道。

亞尊用脚踢了下面一脚。

那光滑的表面，在中間開了，原來那是一個密封的蓋，利用機械開關。

當那個蓋開了一小半，已透出一陣酸味。

馬獅龍已覺得不對。

剎刀J又再喝道：「放下你的手槍！」

「如果我不放呢？」

「你知道這是甚麼？」剎刀J問。

「是硫酸。」

「你知道便應該明白。」

丁掌珠並不明白，她問馬獅龍道：「這是甚麼東西？」

馬獅龍沒有回答。

剎刀J笑道：「你也知道，製標本是不要內臟的。」

丁掌珠點點頭。

「那麼，我把那些東西扔到那裏？」

丁掌珠開始時並不明白，但漸漸她的臉開始變色。

這個缸便是用來化去那些內臟。

馬獅龍早已明白，他幾乎想嘔。

剎刀J道：「明白了嗎？」

沒有人回答他。

他續道：「如果你們不放下槍，我先把亞尊推下這個硫酸池！」

亞尊詐作驚駭，可惜他並不是一個好演員。

馬獅龍看他的表情，知道他們兩人串謀，以死來要脅他，因此他並沒有把槍放下。

剎刀J把亞尊又推近硫酸池一點，厲聲道：「你不想看着亞尊在池中化爲烏有。」

這時，亞尊相當近那硫酸池，他開始有點害怕，比剛才的詐作驚怕，眞實了很多。

馬獅龍心想：「這人在恐嚇，亞尊與他多年老友，算是患難之交，他怎會……」

那知道，剎刀J已一手拗着亞尊的手腕，另一隻手已在亞尊的腰間按下。

亞尊狂叫，要掙扎，不過，他的手被反拗，不能用力，一用力便感到疼痛，因此，他是動彈不得。

馬獅龍仍然相信他們在做戲。

不過，他聽到一聲叫喊，然後是一陣濃烟。

丁掌珠也叫了起來。

原來剎刀J無法使馬獅龍放下武器，竟然一手把亞尊的頭按了下去。

亞尊突然被制，他也沒有提防，幸好那只是頭髮部份，但頭髮碰着那些高濃度的硫酸，也冒出煙來。

因爲頭髮與臉部相差不遠，亞尊自然的反應就是用力拗身離開硫

酸池，並道：「積遜，你不要忘記我們在嚇他。」

「嚇他？」

他用力一按，亞尊的額頭已沾着硫酸，又冒出一陣濃煙，伴着亞尊的狂叫。

亞尊痛極，胡亂掙扎。

剃刀J喝道：「你再亂動，整個臉孔就沒有了。」

亞尊聽了，靜了下來，他知道剃刀J並不是在開玩笑，而是眞正的利用自己來要脅對方。

丁掌珠也輕聲道：「他並不是鬧着玩的。」

馬獅龍實在預料不到剃刀J會如此不擇手段。

他又想再推亞尊的臉下去。

馬獅龍實在不能忍受，叫道：「好，你放手，我放下槍。」

剃刀J慢慢讓亞尊的頭抬起來。

只見亞尊的額頭已是一片焦爛。

馬獅龍把槍抛下。

亞尊想趁這個機會反抗，起初他以爲是與剃刀J合作，那知道，剃刀J並不理會自己的性命。

剃刀J道：「不要再亂動！」

他還是不想放過亞尊作爲要脅。

「把槍踢過來。」

馬獅龍無法，把槍踢過去。

這時，亞尊用力反抗。

剃刀J見馬獅龍沒有槍在手，也暫時不再理會他，而用力按亞尊下去。

「不要再反抗，我眞的把你按下去。」剃刀J道。

「你爲甚麼……」

「你幾乎把我整個計劃弄壞了。」

亞尊又再反抗。

他這次明白，如果不脫離剃刀J的手，他眞的會有一刻掉在硫酸池內，屍骨無存。

不過，剃刀J一直扚着他的手，使他無法利用他强大的身體。

剃刀J不知爲甚麼仍然要控制他，而且又再用力按他下去。

亞尊狂叫，道：「饒了我吧！」

「你不要反抗！」

不過，亞尊的臉部太接近硫酸，他嗅到那可怕的味道，不單是刺鼻的酸味，而是死亡的味道。

他不由自己不反抗。

剃刀J又再大力一按，這一按把他的鼻子也眞的按下了硫酸之內。

亞尊狂叫。

馬獅龍實在看不過眼，這個人一直跟着剃刀J做事，竟然會有如此的收場。

他的正義感在體內澎湃，終於忍耐不住，他一躍而上，一脚踢向他的手肘。

剃刀J只覺手臂一麻。

亞尊已趁勢向前一滑，已脫離了剃刀J的控制，而馬獅龍連出三招，打得那剃刀J連翻了幾個觔斗。

不過，他並沒有示弱。

在暴退之後，騰身反攻。

於是，兩人扭作一團，那邊，亞尊雙手掩着臉，痛苦不堪在狂號。

丁掌珠看着他們，一時之間，也不知如何是好。

忽然，她看見地下那支手槍。

她撲上前，把槍撿起，叫道：「勿動！」

剃刀J與馬獅龍仍然扭作一團，沒有人理會他。

丁掌珠向天花板開了一槍。

「砰」的一聲，聲音迴响，震耳欲聾。

兩人都停了手。

丁掌珠道：「剃刀J，你站起來！」

剃刀J慢慢的站起來。

這時，亞尊忽然撲向剃刀J，雙手箍着他的腰，並且企圖把他拖向那個硫酸池去。

丁掌珠又叫：「不要再打！」

亞尊爲了報仇，不理會她，仍然用力拖曳着剃刀J往那個硫酸池處。

丁掌珠想再開槍。

馬獅龍走近，道：「任他們去！」

丁掌珠不明白。

馬獅龍道：「讓剃刀J也嚐嚐被硫酸腐蝕的滋味。」

丁掌珠才知道馬獅龍的用意，既可使亞尊報仇，也可使剃刀J受創。

亞尊一直用力拖曳着剃刀J。

馬獅龍慢慢走近，他要助亞尊一臂之力。

亞尊道：「不用你幫我，我要親手讓他嚐嚐這沒有了鼻子的滋味。」

亞尊比剃刀J强壯得多，但剃刀J力量也不弱，終於他可以把剃刀J拖近了硫酸池。

他一個反手，也把剃刀J的手反扚，另一隻手把他的頭按下硫酸池內。

兩人在角力，濺起了一些硫酸。

不過，上風仍在亞尊的手上，終於他把剃刀J的頭按在硫酸上面。

剃刀J狂叫，聲音充滿恐懼。

亞尊大力按了一下，剃刀J的鼻子已浸入了硫酸池內，他覺得非常痛。

他狂性大發似的掙扎，一個反身，竟然可以一拳打向亞尊的腹

部。

丁掌珠看得清楚，她立即向剃刀J瞄準，開了一槍，這一槍並沒有命中，却提醒了剃刀J，這地方並非久留之所，他迅速逃向另一道門處。

馬獅龍當然不能讓他走。

可惜，馬獅龍走遲了一步，他已逃出外面，而那門又自動的關上。

馬獅龍回過頭來。

亞尊在喘氣。

馬獅龍道：「亞尊，你快用清水洗乾淨，否則，你整個臉會被腐蝕。」

亞尊如夢初醒的跑向一個水掣，讓水一直向他的臉上洒下。

好久好久，他才停了下來。

丁掌珠在這手術室內，找了一些紗布，替他把鼻子部份包紮好。

亞尊道：「我眞不知怎麼說。」

馬獅龍道：「說甚麼？」

「我感謝你救了我一命。」

「也沒有甚麼。」

「如果你們不制止他，他眞有可能把我整個人推進硫酸池去。」

丁掌珠道：「這人沒有人性。」

馬獅龍道：「你替他工作很久？」

「是的。」

「爲甚麼要跟這人，你也了解他做甚麼。」

「我雖然知道，不過，我從來沒有參與他的瘋狂工作，我只爲他預備食物，和打掃這一個地下房間。」

「可是，如果他被捕，你爲他工作，你也不能置身事外。」

「是的，我明白，但我沒有選擇。」

「爲甚麼？」

「因爲我是不合法的居民。」

「你偸渡來？」

「是的。」

「從那裏？」

「大陸，這地方接近邊界，我爬山過來，一來到便遇見了他，他讓我住在這裏。」

「你知他殺人？」

「開始時我不知，我只知他是作壞事。」

馬獅龍道：「當你知道之後，你爲虎作倀。」

「我……我那時也是毫無選擇。」

馬獅龍無言，他明白，一個偸渡客可以作些甚麼？只要剃刀J去告發，他便不能再留在這裏。

丁掌珠道：「你長期替他工作，他不會替你想辦法居留，也沒有用處。」

「不！」亞尊道：「當我知道他做這些可怕的事情之後，我有另外一個想法，他如今也要靠我，而且我要是拚死去告發他，他也不能生存。」

「那麼你們是互相倚賴。」

馬獅龍道：「不過，他最後也要接受法律的制裁，而你……」

「我知道……我知道我的日子也不多，馬先生，我有一個請求……」

忽然，他們都同時嗅到一陣非常香的氣味。

亞尊並沒有說出他的請求，改口道：「他要我們都死在這裏。」

「甚麼？」

「這香氣會使我們瘋狂而死。」

丁掌珠聽了，似乎並不害怕，反而吸多了幾口。

馬獅龍却立時閉氣，因爲他知道，越是劇毒的氣，越是芬芳，不過，他並不能閉氣多久。

亞尊在這個手術室之內，左撲右撲。

他是知道開門的地方，不過，從他的表情，馬獅龍已明白，所有可能開門的秘密，在這時已完全無效。

他非常心急，情急之下，竟然用身體撞向那門，那門原來是用金屬所做，當他撲去的時候，發出「砰砰」的聲音。

丁掌珠道：「你撞死自己也不可能把門弄開。」

馬獅龍道：「有辦法！」

亞尊停了下來。

馬獅龍道：「這裏有沒有噴筒之類的東西？」

「噴筒？甚麼是噴筒？」

「是用來噴射液體的。」

亞尊道：「這裏有一個非常强力的吸塵機，是用來把這地方的塵吸去，而且有其他效用，可以改變那吸塵機的吮吸力量爲噴射力量。」

「在那裏？」

亞尊在那些工具箱內找出一條喉，另外在角落之處推出一個吸塵機。

這個吸塵機並非普通家居之用。

亞尊把吸塵機開動，發出「隆隆」的聲音，然後他把其中一個鈕轉了，吸塵機便吹風出來。

丁掌珠仍然不明白馬獅龍怎樣利用這東西。

馬獅龍道：「這吹風作用是用來洗東西的？」

亞尊點點頭。

「那麼其中一定有一個器皿是裝清潔液體的？」

「有。」他又在牆角處拿了一個塑膠的容器出來，交給馬獅龍。

馬獅龍一見是塑膠的，心才放了下來。

他對亞尊道：「你去盛一些硫

酸來，小心點！」

亞尊依言。

然後，馬獅龍把吸塵機的喉管，噴向那鐵門。

馬獅龍道：「你們走開一些，我不知道這室中的毒氣，再加上這些硫酸與金屬發生化學作用之後，產生的氣體會不會相衝！」

他們閃身在馬獅龍的後面。

馬獅龍把硫酸射在那金屬門之上，立時一陣一陣的青煙昇起，氣味中人欲嘔。

不過，這硫酸的確厲害，不一會便穿了一個小洞。

丁掌珠與亞尊看了，都歡呼起來。

馬獅龍回頭看他們，只見他們的臉孔非常紅潤，他知道這並非好現象，看來他們已中了那香氣的毒。

馬獅龍道：「你們盡量閉住呼吸。」

話雖如此，他們却是無能為力。

馬獅龍只好加速把門破壞，有了一個小洞，硫酸的腐蝕能力更大。

轉眼，門已開了一個大洞。

丁掌珠已全身酥軟。

亞尊仍然支持得住，可能是他慣嗅那種氣體，他上前用脚踢向那已被腐蝕的金屬門。

亞尊道：「馬先生，我先從這個缺口出去，因為我知道外面開門的地方。」

馬獅龍點頭，他回身去看丁掌珠，丁掌珠臉孔透出一種粉紅色的顏色，馬獅龍知道她已中了毒，可能會有死亡之虞。

幸好亞尊已開了一個大洞，他蹲身出去。

不久，那鐵門已向上移。

馬獅龍立時抱了丁掌珠出去，可是從這門出去，並不是直達外面，而是一連串隧道似的通道。

馬獅龍先把丁掌珠送到一處空氣比較清新的地方。

亞尊道：「抱她往那個小山洞較好。」

他帶路，馬獅龍抱着丁掌珠前去，走了不久，有一處隧道旁的缺口，較為寬大，而且有空氣自上面而下。

馬獅龍放下了丁掌珠，她的呼吸正常，一時之間，也沒有甚麼辦法。

馬獅龍道：「你知道出路？」

亞尊道：「不。」

「為甚麼？」

「這一邊的地方，我從來沒有來過。」

「那麼，我們分頭看看。」

亞尊道：「我害怕找不回這山道。」

「那麼，我們一起走。」

兩人出了這個小山洞，沿着這些縱橫交錯的地下隧道左走右走。

迷宮一般的隧道。

幸好他們走了一段，再轉回來的時候，仍然可以找着丁掌珠所在的小洞。

丁掌珠仍然昏迷，不過，呼吸也算暢順。

他們休息了一會。

馬獅龍道：「我們這樣下去也不是辦法，這地方可能有出口，但只是剃刀J一個人知道，我們盲目的找下去，找到的時候，我們已是半死……」

「你想怎樣？」

「你在這裏看守丁小姐。」

「你要再度入內？」

「是的，那些空氣槽是最佳的出口。」

「對，」亞尊頓了一頓，道：「那處我反而較熟稔，而且我也為他清理過那些氣槽，我看丁小姐在這裏暫時沒有甚麼麻煩。」

「好的，我們要盡快離開這鬼地方。」

他們一起趕回那手術室的地方。

幸好剃刀J離開了這地方，否則，這樣走來走去，早已給剃刀J暗算了。

亞尊進入了手術室之後，爬上了一個空氣槽內，馬獅龍在外面守衛着，他害怕剃刀J隨時有可能出現。

不一會，亞尊爬回來，喜道：「有出路，這條空氣槽的盡頭，便是一個機械房，那地方一定可以出去。」

「好極，這裏有擔架床，我們去把丁掌珠抬來。」

亞尊很快找到一張輪椅，這樣更為省力。

他們三步變兩步趕快到那些隧道內，找着那個小山洞。

「怎麼？」

亞尊高叫起來。

馬獅龍知道不對勁，他跑上前，只見洞內空空如也，再沒有丁掌珠的踪影。

馬獅龍道：「快走。」

他害怕剃刀J在附近。

兩人再度跑回那個手術室內，却也沒有剃刀J的影踪，兩人又再在附近搜索。

馬獅龍道：「我看我們還是先找出路，再通知警方，人手多時才有辦法。」

亞尊道：「我先上去，你隨着來。」

馬獅龍道：「好極。」

亞尊迅速地爬入了氣槽之內。

這時，忽然有一些機械磨擦的聲音，十分刺耳。

馬獅龍已作好了準備，蓄勢待發。

突然，一張輪椅從另外一個門口衝入，輪椅上面，正是坐着昏迷的丁掌珠。

馬獅龍想撲上前。

突然，剃刀J已在身旁，用槍指着馬獅龍，道：「勿動！」

馬獅龍當然無法動。

這時，上面的氣槽發出了一些聲音。

剃刀J向着氣槽開了一槍。

「砰」的一聲，上面的亞尊不敢再動。

剃刀J大聲叫道：「亞尊，我待你也不薄，你竟然要背叛我？」

亞尊並沒有回答，他只要一動，剃刀J便要開槍。

剃刀J道：「你以為不出聲我便找不到你？」他突然又再向氣槽開了幾槍。

亞尊的踪跡，其實剃刀J是知道的，不過，看來他又不想立刻把他殺掉。

這幾槍已逼使亞尊到了氣槽的當中。

剃刀J忽然閃身到一個紅箱的地方，他迅速開了那處一個高櫃，拿了一柄斧頭出來。

他把槍掖在腰間，對馬獅龍道：「你不用考驗我的扳槍速度，你沒有可能快過我。」

他一連表演了幾下拔槍的快速動作。

馬獅龍知道，他並不是在吹牛。

然後，剃刀J拿起了斧頭，向上面的氣槽劈去，看他並不魁梧的身體，却是非常敏捷有力。

馬獅龍看着他的手勢，非常奇怪，他目的並不是直接把亞尊劈下來。

他似乎知道亞尊所在。

他便在亞尊的周圍劈了一個半圓。

再多劈一點，上面便搖搖欲墜。

馬獅龍看看下面，他然後明白過來。

原來下面便是那個硫酸池，只要多劈一點，亞尊便會因本身的重量墜下來。

當他一墜下來，便會跌在池內，那時，他便死得非常痛苦，而且死了也無屍骨留存。

好毒的計！

剃刀J放下了斧頭，叫道：「亞尊，你還是下來。」

亞尊似乎並不知道所處的危險境地，他仍然沒有作任何聲音。

剃刀J又要多劈兩下。

他目的是想嚇亞尊，照他的估計，那些氣槽塌下，亞尊便要跌下。

他一跌下來便要入那硫酸池，他自己沒有可能在下墜的途中轉換方向。

他是死定的了。

馬獅龍看着，他沒有再考慮其他，他雙腿一發力，整個人像一隻飛鳥似的，橫飛而去。

亞尊墜下。

馬獅龍及時把他撞向另一邊。

那一塊鐵皮，掉入硫酸池之內，冒出濃煙。

馬獅龍與亞尊滚在地上，他們回過頭來，看見那些濃煙，心下也實在駭然。

亞尊望着馬獅龍，說不出話來。

他已經在閻王殿走了一遭。

剃刀J放下斧頭，又再拔槍在手，指着兩人道：「眞英勇，可惜仍然要做我的標本。」

他發出勝利者的笑容。

忽然，亞尊衝上前面，他不知是脫下了自己的衣服，還是抓到一條抹布之類的東西，他發狂似地把那布搖曳，衝近那個硫酸池後，把布放了進去。

那布浸濕了濃硫酸，他迅速地把布揮動，一時之間，硫酸四濺。

馬獅龍已閃身走近丁掌珠，一手把輪椅推向一角。

而在當中，亞尊與剃刀J已在互相扭打，而那硫酸布捲着剃刀J的手，使他無法用手槍。

剃刀J的手被硫酸所蝕，發出非常痛苦的聲音。

亞尊似乎已把生命置諸度外，因此，他並沒有因硫酸腐蝕的痛楚而呻吟。

那塊布突然被抽起，亞尊向前一揮，整塊布便裹着剃刀J的臉部。

他發出更可怖的叫聲。

他用力把布拉開，他的臉孔已不成樣子，他用手抓，他的臉皮已全部被抓破了。

馬獅龍在旁實在慘不忍睹。

突然，亞尊狂叫了一聲，只見他胸部噴血。

原來剃刀J已從懷中拿出他的看家武器，一柄非常鋒利的剃刀，插向亞尊。

亞尊的整個胸膛幾乎被割開。

亞尊受了重創，但沒有減低他的勇猛，他仍然撲向剃刀J，不過，剃刀J不再與他糾纏。

他撲向馬獅龍那一邊，因為他最大的獵物並非亞尊，而是馬獅龍。

這裏的一切都是被他破壞，他不能放過馬獅龍。

馬獅龍見他剃刀在手，也不敢妄動，可是他來勢極兇，他無法不招架。

剃刀J身上仍有不少硫酸，馬

獅龍也害怕，雖然那些硫酸已腐蝕了剃刀J的皮膚，但仍有腐蝕的作用。

亞尊休息了一會，又再奮起。

這次再來的力量似乎更大，他盲目衝向剃刀J，剃刀J本來是與馬獅龍在打鬥與追逐之間，如今亞尊來了，他又轉向亞尊。

亞尊並不與剃刀J打，他突然是一個熊抱，把剃刀J抱了起來。

他胸口仍然噴血，血染滿了剃刀J本來已十分可怕的臉孔上，鮮紅的疙瘩，實在令人不寒而慄。

剃刀J想掙開，但亞尊的雙手有如鎖鍊，無論他如何掙扎，如何抗拒，也不能掙開。

亞尊一步一步的走向那硫酸池，他似乎已忘記了痛楚，忘記了一切。

他的目的是要把剃刀J放進硫酸池去。

丁掌珠這時已醒了，那種恐怖的情景使她不禁尖叫起來：「不要！」

她並不是同情剃刀J，而是不能忍受這可怖驚悸的一刻，她歇斯底里地叫。

馬獅龍道：「留他下來，讓法律制裁他。」

亞尊彷似沒聽見似的，仍然是一步一步向着硫酸池而去。

剃刀J處心積慮的做了這一個硫酸池，但結果成了他的葬身之所，實在是天網恢恢，疏而不漏。

亞尊終於到了硫酸池，他懷中的剃刀J已因力竭而半昏迷，亞尊把他抽起，雙脚先下硫酸池。

一陣白煙冒出，隨即「吱吱」的聲音響起。

丁掌珠不敢看，連馬獅龍也垂下頭來。

忽然，是亞尊的狂叫。

馬獅龍抬起頭來，只見身在硫酸池內的剃刀J，竟然在臨死之前，也要拖亞尊進入硫酸池。

亞尊狂叫。

不過，他仍然是佔着上風，他抵着硫酸池的一角，雙手拚命地把剃刀J的頭壓下。

「你……放過我吧……」剃刀J哀求。

「我也求你……放過我……但你沒有……」亞尊叫道：「爲甚麼當時我……我跪在你面前……你也沒有放過我……」

兩人的身體都冒着白煙。

剃刀J又再用模糊的聲音哀求，但他的身體已半陷在硫酸之內，已再聽不到他的話。

亞尊一再用力，把剃刀J往下壓去。

馬獅龍走上前去。

亞尊道：「你不要過來，馬先生，這人死有餘辜，他做的事，上天不會如此便宜他，讓他在這硫酸池內腐蝕致死，法律制裁是太便宜了他，他一手建造的邪惡，讓他自己飽嚐惡果！」

馬獅龍道：「你自己上來！」

亞尊道：「我……我上來也沒有用，我死過很多次，但每一次都僥倖逃生，這次總算沒有機會了，想偷生也沒有機會了。」

他移動了身體，白煙又再强烈的冒起。

他雙腿似乎沒有力量支撑着。

不過，他仍然奮力道：「馬先生，我以前對你說過，我有一個要求，希望你能替我完成。」

「甚麼事？」

「我偷渡下來，目的是使我的家人有……有一口安樂飯吃……可惜，時不與我……我遇着這一個殺人不眨眼的惡魔……」

「你快說！」

「我賺了一些錢，是他給我的工錢……我一毛錢也沒有用過……放在我住的房間的床底……那裏有我鄉間的地址……請你設法替我寄回去……讓他們可以建一間小屋居住……過一段溫飽的日子……」

他的身體不斷下降，說到這裏，硫酸已在他的心口，白煙幾乎把他整個人遮蓋了。

「好，好，我一定照做。」馬獅龍道。

本是善良的亞尊，爲了家人掙一口飯吃，不惜以性命來相搏，可惜的是，他的際遇實在欠佳。

當白煙過後，硫酸池也寂靜下來。

馬獅龍如夢初醒。

丁掌珠昏倒在輪椅之上，此時已再醒來，叫道：「馬獅龍……馬獅龍，他們怎麼了？」

「他們都已死了，死得無影無踪。」

「我們快去報警。」

馬獅龍沿着下來的地方，回到了地面，他奔出那破爛的房子，走出了公路，剛巧有一部巡邏車經過。

馬獅龍那時已不像個人樣，他滿身血漬，披頭散髮，幸好那幾個警察也半信半疑的跟着他，回到了那間破屋，然後進入了下面的地窖。

救傷車首先來到，接着是本來與他一起查這宗案件的曾沙展與常勝。

常勝見了馬獅龍，道：「我以爲你死了！」

「我險些眞的死了。」馬獅龍道。

曾沙展道：「那剃刀J亦即雷澤燊，你已把他捉住了嗎？」

「沒有。」

馬獅龍把情形約略的描述了一

遍。

雖然只是簡述，但也足使他們嘔吐起來。

曾沙展道：「我們一起去看看。」

馬獅龍道：「看看有沒有他犯案的證據。」

常勝道：「我看這人是變態的，應該還有更多變態事還沒有發現。」

果然，常勝的話沒有錯。

他們首先看到浸在藥水中兩個美女的標本。

曾沙展一見了，起初是不敢直接的目睹，這兩個標本做得非常精緻，保存着兩個美女的神態和面貌，不過，那情景實在恐怖，因爲他們從來也沒有想過，人竟可以像其他生物一樣，浸在藥水之中。

不過，曾沙展仍然是小心地查看了。

他道：「這兩個人很面善。」

常勝道：「以前好像做過明星。」

「對，這兩個人在那些明星的圈子出現過一陣子，後來據說被人包起了。」

常勝道：「也聽說她們是過了埠，嫁了人，因此沒有人再提起。」

馬獅龍道：「我想這些都是剃刀J所散佈的謠言，使她們失踪的事不致使人懷疑。」

「爲甚麼剃刀J既要殺年長的妓女，又要把這些年輕的美女製成標本？他的心態究竟是怎樣的？」

馬獅龍沒有法子解答，他只說道：「也許丁掌珠有辦法解答。」

他們繼續搜查，終於找到了結果。

他們找到兩件東西，一本是古老的日記，另外是幾卷錄影帶。

古老的日記，透露了剃刀J童年一直在妓院中長大，他自己的母親也是一個妓女。

因爲妓女並不容許帶有孩子，而他的母親死也要帶着他，因此，他的母親的生活一直不大好。

她受盡了其他妓女的氣，很多時候遭拳打脚踢，剃刀J看在眼裏，但當時年紀小，並沒有甚麼辦法爲母親爭一口氣。

他的母親死時，是被另一個妓女用剃刀嚇死的，剃刀J當時目睹那可怖的情形，這事情深深印在他的腦海內，因此，他長大後，潛意識的要爲母親報仇，便用剃刀殺死妓女。

後來丁掌珠看過這本日記，也相信這是造成剃刀J日後變態犯罪的主要原因。

剃刀J殺了丁掌珠的母親，對她來說是無法再找尋補償，不過，丁掌珠後來再回到學院去，利用剃刀J這本日記的資料，完成了她的博士論文，總算剃刀J在死了之後，作了唯一的好事。

至於另外幾卷錄影帶，却是駭人聽聞。

一共有四卷錄影帶。

第一卷是剃刀J謀殺一名老妓女的情形，畫面十分模糊，因爲是在黑暗的地方拍攝。

整卷錄影帶都是同一個鏡頭，沒有改變過距離，看來是把攝錄機縛在汽車之內，任由它自動拍攝。

剃刀J在暗巷中殺人，因爲有一些掙扎，他不能常常面對鏡頭，因此這卷錄影帶只能錄下一些片段。

不過，只是這一些片段也已使人感到剃刀J對老妓女仇恨之深。

第二卷更加恐怖，是拍攝了他製人標本的過程，這次却非常清楚。

特別是把那些多餘的內臟抛入硫酸池內，使曾沙展與常勝嘔吐了半天。

馬獅龍親身看過那硫酸池的情形，雖然仍能忍受，但也三天沒有吃飯。

第三卷是剃刀J拍攝了一些美女的影帶，裏面有多姿多采的女性，由白領麗人到小家碧玉都有，還有幾個是近日社交場所的名人，看來這卷是他爲將來作準備的，幸好剃刀J已死，否則這些人一旦知道，一輩子也睡不着。

這一卷最賞心悅目，與第二卷比較，看了這麼多美麗的女人、名人，彷彿是看了一些童話。

第四卷是一個女孩子的生活情況。

看來那個女孩子已成了他下一個目標，因此他小心地把她的日常起居生活一一拍攝下來，他拍得非常仔細，而且當事人是完全不知的。

從這卷錄影帶中，可以知道剃刀J其實是一個非常有頭腦的人，否則他也不會殺了這麼多人後仍逍遙法外，如果他利用他的才智在其他方面發展，相信他也是有一定的成就的。

馬獅龍千辛萬苦才找到了亞尊的住處。

那是在地洞之下，看來像一間狗屋，不同的地方仍有一張像床的物件。

在那簡單的木條搭成的床下，果然有一個地址，還有一些鈔票。

鈔票中有紙幣，也有硬幣，數目也有萬多元，看來亞尊是一有錢便存起來，剃刀J利用他偷渡的身份，當然不會用太多的薪金僱用他。

不過，他仍然可以儲蓄萬多元，亞尊忍受屈辱來成全他在鄉下的

家人，他實在是個偉大的小人物，可惜他已陪剃刀J往黃泉路去。

馬獅龍依照那地址，將那筆款項寄出。

後來，他收到了回信，查探亞尊的下落。

馬獅龍沒有再回信，讓他的家人以爲他仍然健在，會使他們開心一點。

他不想把眞相說出，因爲現實實在太殘酷了。

當今世上，其實很多人都抱有幻想，在幻想中生活，雖然夢境、幻想是虛無縹緲的，畢竟是可以使人仍有勇氣活下去，一旦破滅，那是完全的失落。

生命便是那麼的無可奈何。

警署要動用了一大隊人馬才能把這個地下室塡平，他們搜集到的可怕證據實在非常多，除了那兩個人的標本之外，以前剃刀J暗殺過的人也不知有多少，有些是埋在地下，有些是在硫酸池內毀滅了。

曾沙展與常勝都以爲這次立了大功，雖然破獲這件案件實際上並不是他們，但馬獅龍却把一切功勞歸在他們身上，他們都以爲這一次一定可以升級。

可惜，他們接到了上面的命令，因爲這件案件太過轟動，恐怕引起市民驚懼，因此，並沒有把這件事張揚出去。

市民大多從一些秘聞報導才知道有過這一個可怕的人，不過，他們都以爲天下沒有這麼殘忍的人，因此，只當作茶餘飯後的聊天資料。

因爲上面採取秘密手法處理這件事，曾沙展與常勝都沒有因這件案子而受益。

曾沙展、常勝與馬獅龍三人在聚會中閒談，曾沙展有些埋怨上司，曾沙展更是滿肚子不平。

常勝道：「這麼艱難才遇上一件大案子，却又沒有機會建功。」

馬獅龍道：「也許最重要的一點是剃刀J也在硫酸池內消失，法庭對於這種無屍體作證的案件，都認爲棘手，又加上這事件實在血腥，這才罷了，不過，你們還有大好前途，罪案怎會停止。」

曾沙展忽道：「常勝，爲甚麼你父親給你一個這樣的名字？」

「他當然是希望我常常勝利。」

「那沒有理由你常常都失敗！」

常勝道：「我實在沒有改錯名。」

馬獅龍忽然插口，問道：「你的號碼是……」

「一零八八四。」

「瓣瓣死，改名吧！」三人都大笑起來。

常勝道：「對，爲甚麼我一直也沒有注意到。」

曾沙展道：「我的號碼好像也有問題。」

「你是甚麼號碼？」

「七五八。」

「實唔發。」

三人又再大笑。

曾沙展道：「怪不得我做了警察十多年，也只是做一個沙展。」

馬獅龍開玩笑道：「那麼你們兩人聯合向上頭申請改編號，將來一定發。」

當然，他們都沒有向上司申請改編號，不過，過了幾個月，上面審查過這一連串事件，知道這件事雖然作爲內部秘密處理，但兩位警員都是勞苦功高，都用了另一個題目來使他們升職。

那日，他們一起送丁掌珠回美國。

本來，從本市離開，一定帶有很多手信（送朋友的禮物），可是丁掌珠帶的却全部是書籍與資料。

馬獅龍問道：「你還害怕嗎？」

「當然，不過，我不像你們可以立刻忘記，因爲我回去還要作論文，這次也可算略有所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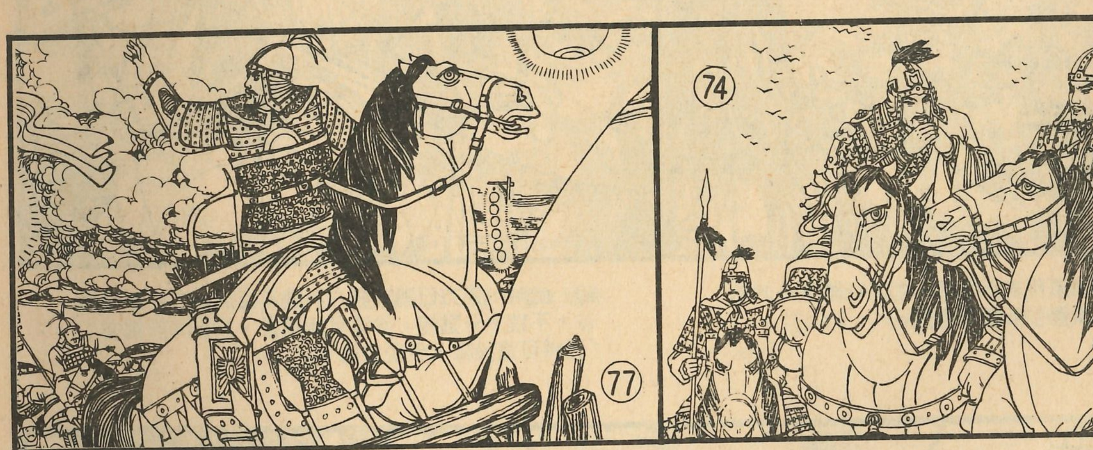
（全文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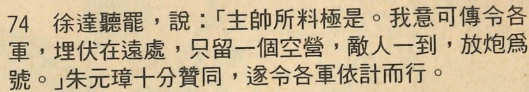
明代開國英烈傳之四

取金陵（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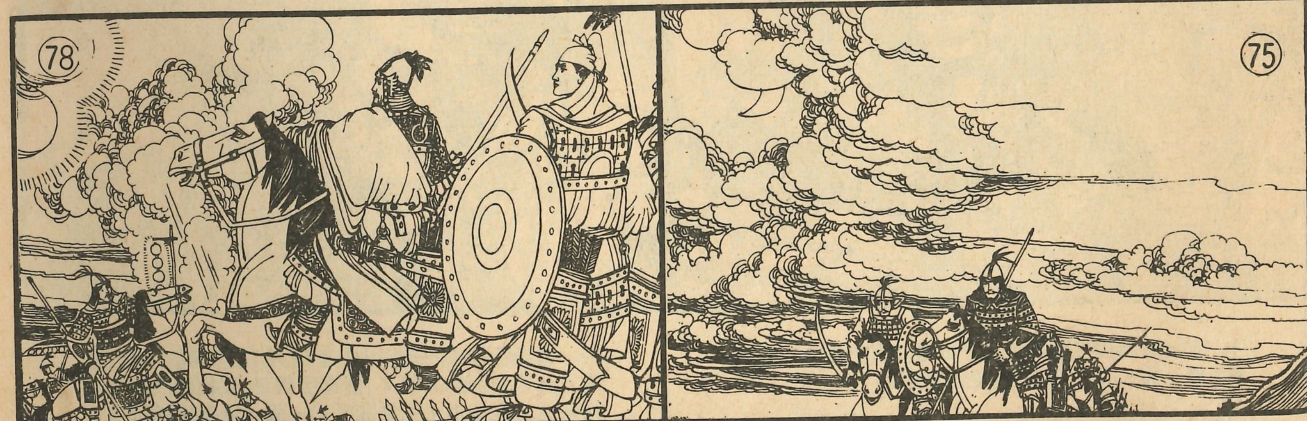
張龍・編繪

73　朱元璋見元將閉城自守，料定必有詭計，便對徐達說：「需防敵人乘我行軍疲憊，深夜前來侵擾。」





74　徐達聽罷，說：「主帥所料極是。我意可傳令各軍，埋伏在遠處，只留一個空營，敵人一到，放炮爲號。」朱元璋十分贊同，遂令各軍依計而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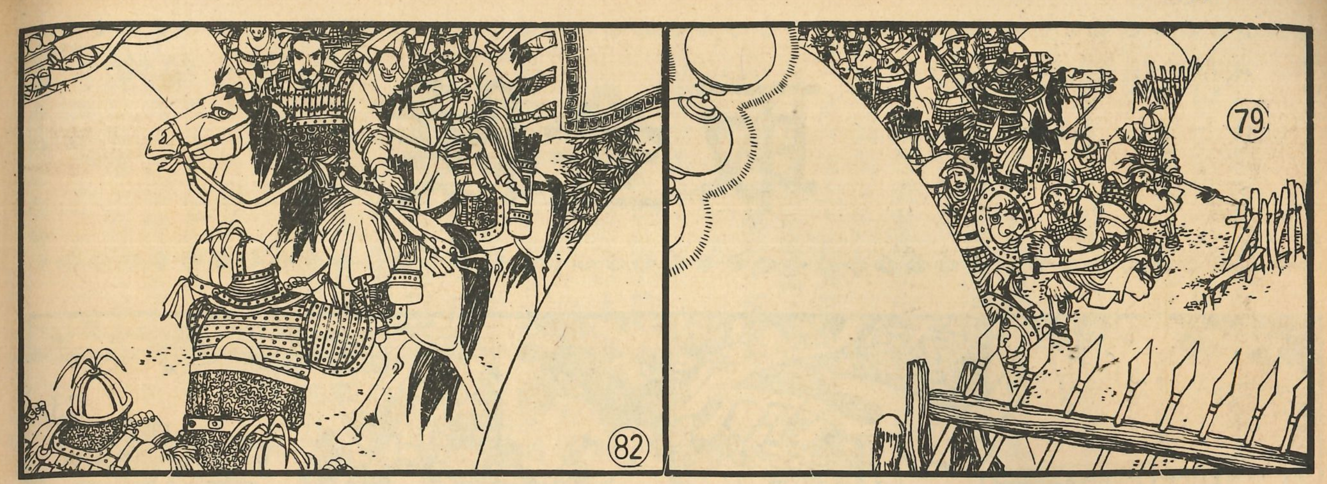


75　當夜更深時分，那曹良臣果然率兵二萬，摸出鳳台門，悄悄接近了朱元璋部隊的營寨。

76　曹良臣見營內靜寂無聲，不由大喜，大喊一聲，引軍鼓噪而入。

77　他們進入寨內一看，只見燈明燭亮，空無一人。曹良臣方知中計，急令退兵。

78　就在這時，忽聽營外一聲炮响，伏兵四起，把曹良臣二萬人團團圍住。徐達高聲大叫：「劫寨元將，不必衝殺，今和陽朱元帥率精兵二十餘萬，將你們已經包圍，快快投降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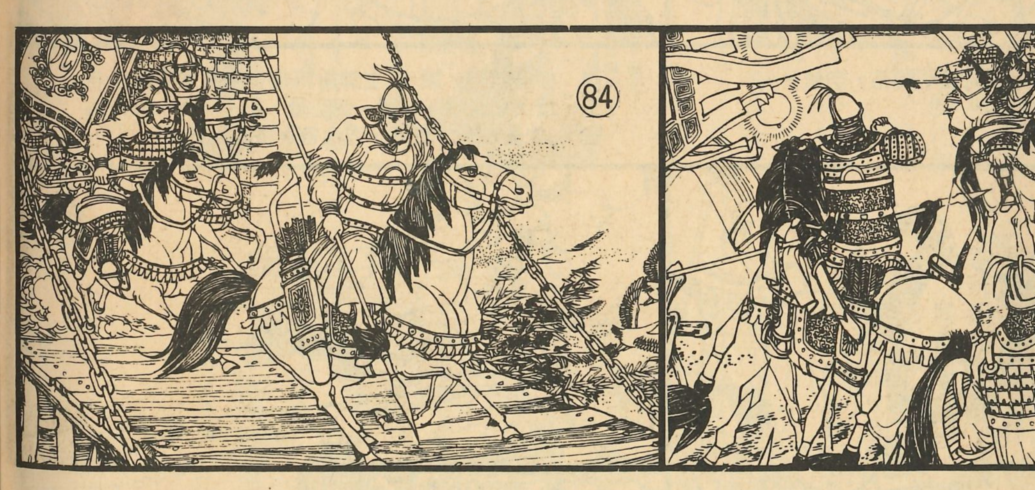
79 曹艮臣手下的頭目見此情景議論紛紛：「昔日蠻子海牙有水師二十萬，三戰皆亡；陳也先有雄兵十五萬，一戰而斃。料今日我等勢必全軍覆沒……」

82 朱元璋聽罷，立即脫去頭盔，走到陣前。曹艮臣見朱元璋龍眉鳳眼，一派福相，便扔去手中長矛，率衆拜降說：「久慕朱元帥仁德，今日投誠，當效死力，以謝不殺之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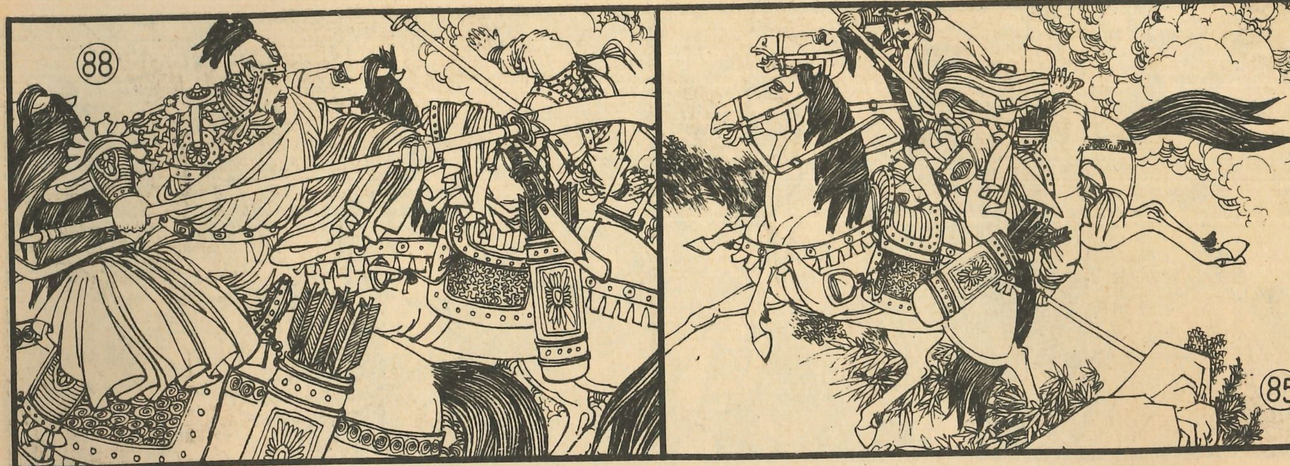
80 此時，東方已漸漸發白，曹艮臣深知自己進退維谷，不禁十分猶豫。徐達見此情景，又在陣前說道：「元將可速投降，免受殺傷。」

83 朱元璋也對曹艮臣表示慰問，並將他部下分派給各路將領調遣，乘勝引兵圍困金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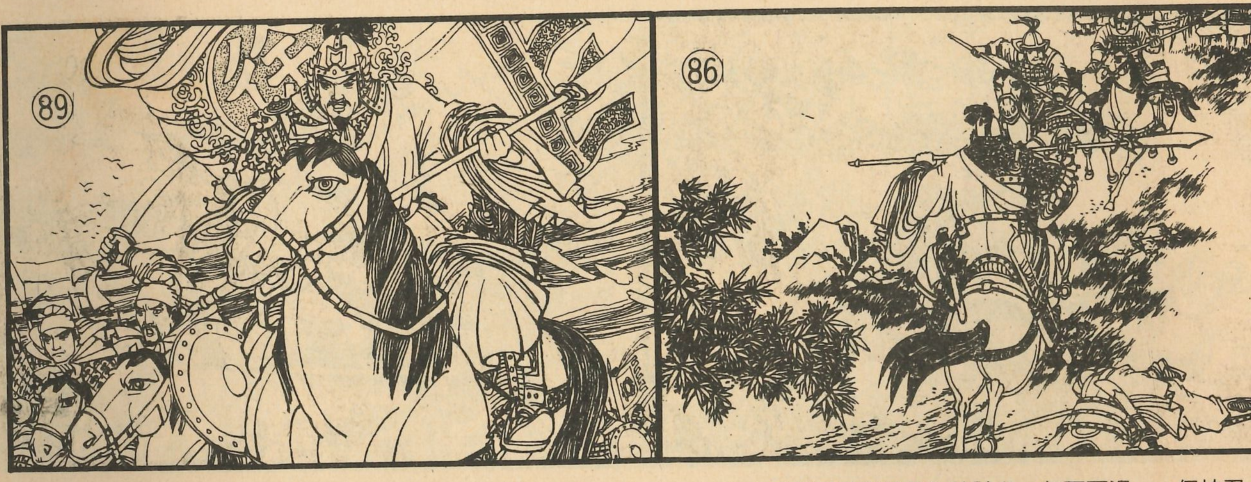
81 曹艮臣聽罷，問：「你是何人？」徐達說：「我是朱元帥帳前副帥徐達。」曹艮臣說：「我也聽說人人都稱朱元帥爲聖主，如果能見他一面，便當衆歸降。」

84 金陵城的福壽聽說曹艮臣降敵，氣怒萬分，急忙派兩萬元兵，去攻打朱元璋的大營。



85 元兵先鋒剛到，徐達便上馬迎戰。雙方一交手，元兵先鋒就被徐達砍於馬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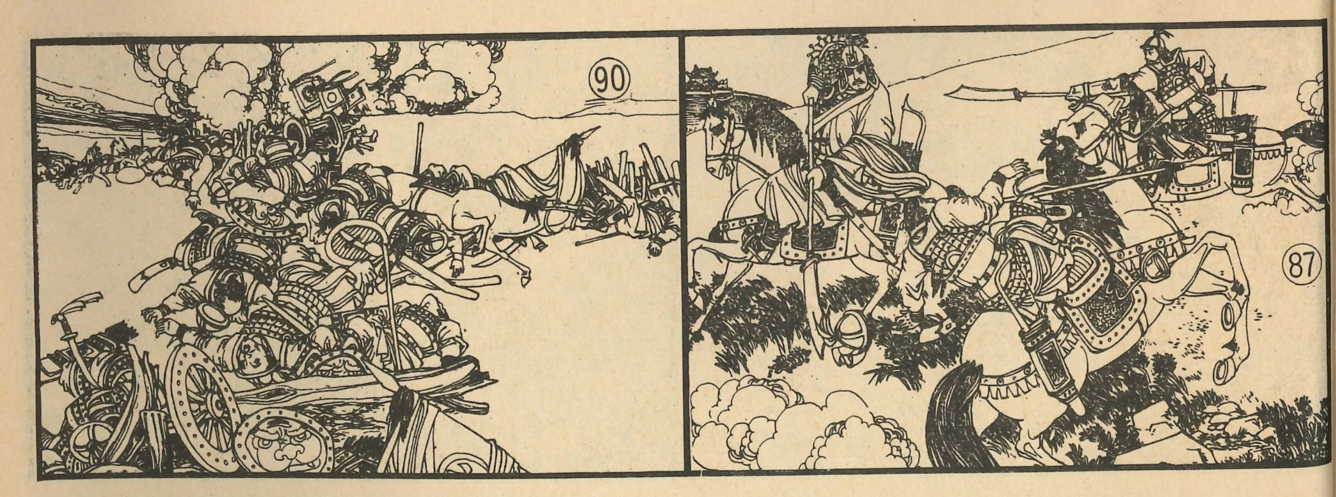
88 另一個副將剛一楞神，就被徐達回手一刀，攔腰砍下馬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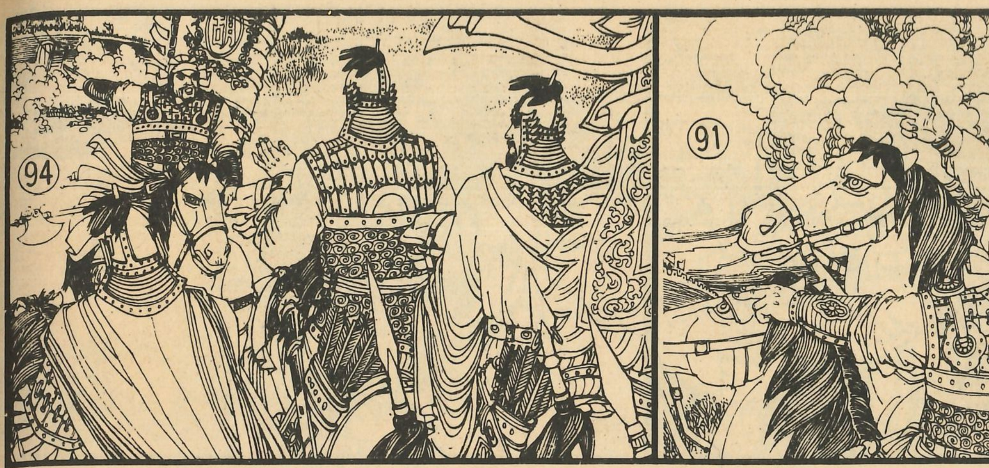
86 元兵兩個副將見先鋒被殺，怒不可遏，一個持刀，一個挺槍，向徐達夾擊而來。徐達面無懼色，持刀迎戰。

89 元兵無首，士氣大落。徐達把刀一揮，催兵掩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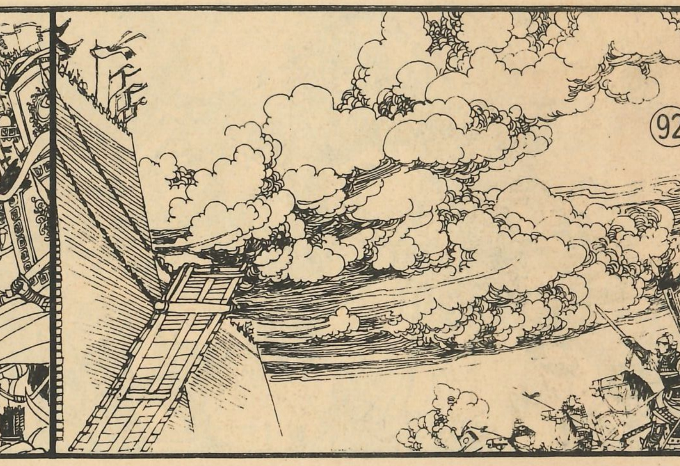


87 殺至十幾回合，忽聽徐達大吼一聲，一刀下去，將一個副將的天靈蓋削掉在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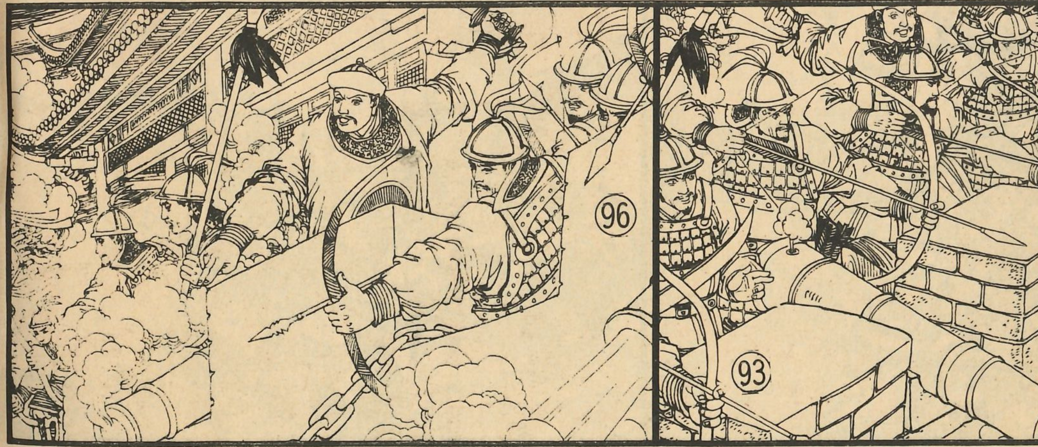
90 元兵頓時陣脚大亂，不到兩個時辰，福壽派來的二萬兵馬全部被殲。



91　朱元璋見敵軍大敗，決定乘勝攻城。胡大海搶着要打頭陣，朱元璋點頭應允，並撥給他兩萬人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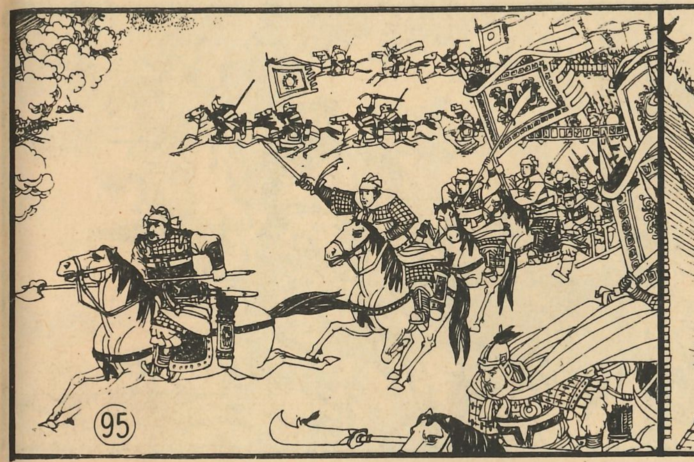


92　胡大海立馬橫刀高喊一聲，領兵衝殺出去，二萬兵馬齊聲吶喊着衝向了城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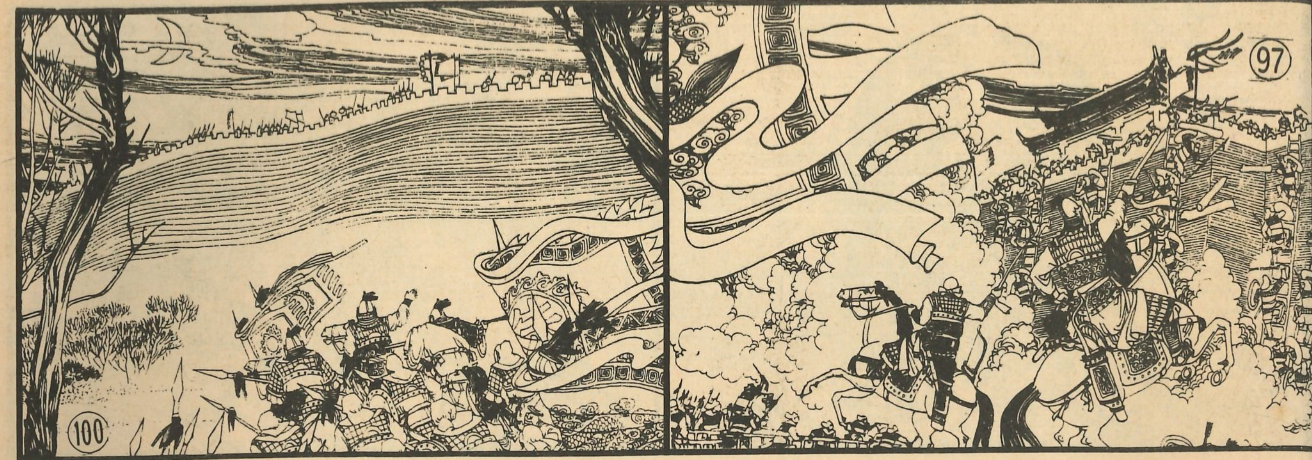
93　城頭上，炮火雨點般的飛來，胡大海率領的兵馬不時在炮火中倒下。

94　朱元璋怕傷亡太大，便下令鳴金收兵。胡大海氣得捶胸頓足，說：「朱元帥，讓我再去出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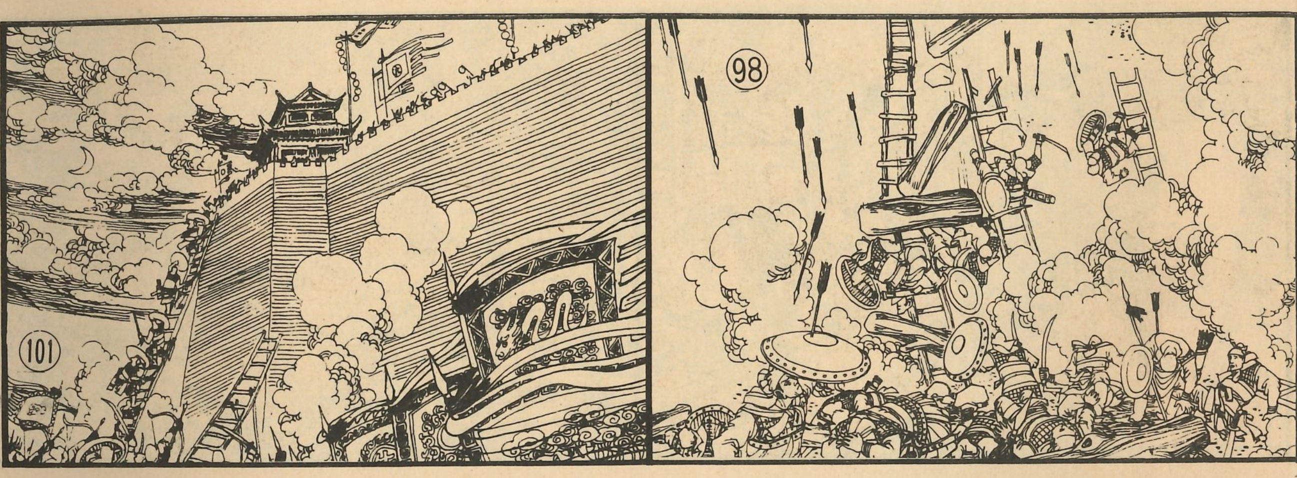


95　朱元璋沉思良久，說：「我們從四面同時攻城，叫元兵顧此失彼，必勝無疑！」說罷，調遣人馬，四面攻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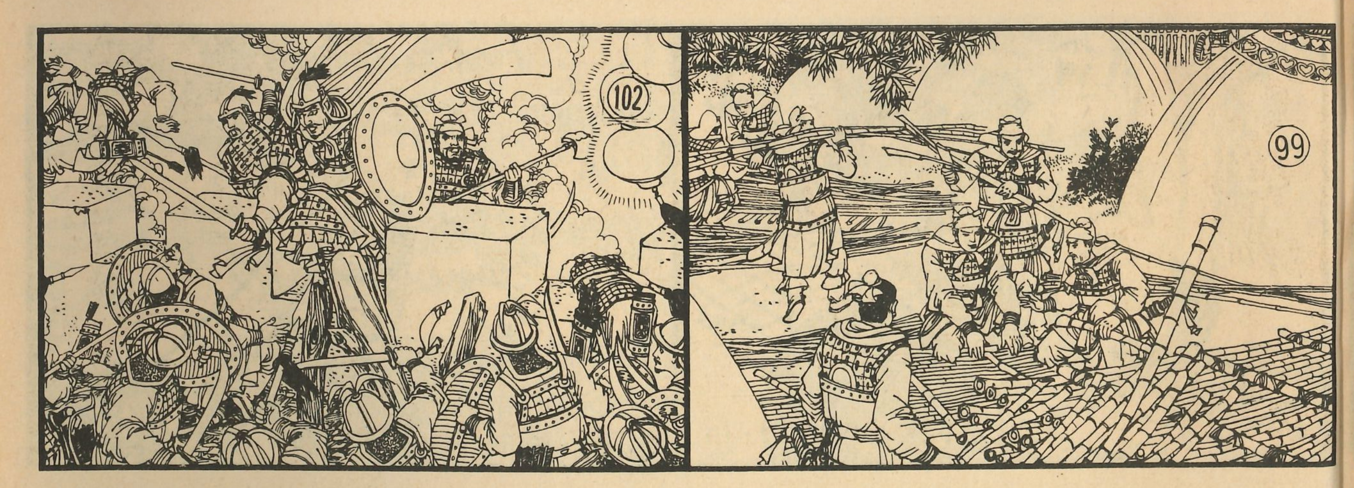
96　福壽見朱元璋指揮部隊架起雲梯，從四面攻城，舉起佩劍在城頭上高呼：「狠狠地打呀！把他們全送回老家去！」城頭上立刻槍炮轟鳴，亂箭齊發。



97　攻城的士兵，多被亂箭射死。朱元璋見此情景又派出第二批攻城隊伍。他們迅速再立起雲梯，向城頭上爬去。



98　城頭上炮箭密集，滾木、擂石、灰瓶俱下，朱元璋的兵士一批批倒了下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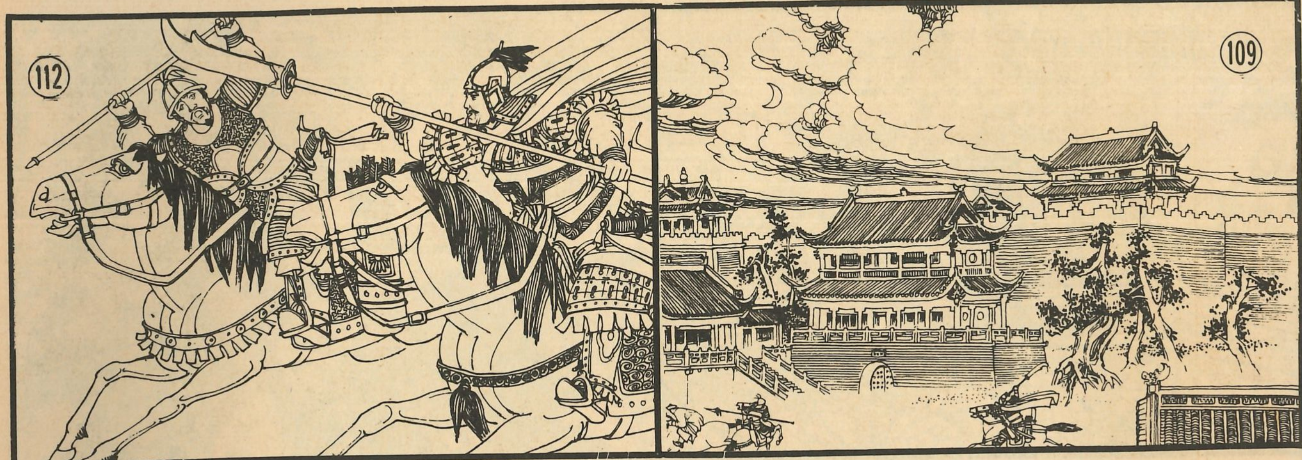


99　朱元璋見金陵城池堅固，守軍衆多，自己部下傷亡嚴重，便決定將攻城改爲夜襲，又讓兵士們做了許多竹排，以阻擋敵箭。

100 這天深夜，朱元璋帶領各路人馬悄悄向城墻靠攏。但是，元軍在四面城墻上已加派了巡夜士兵，梆鑼聲不斷，吆喝聲不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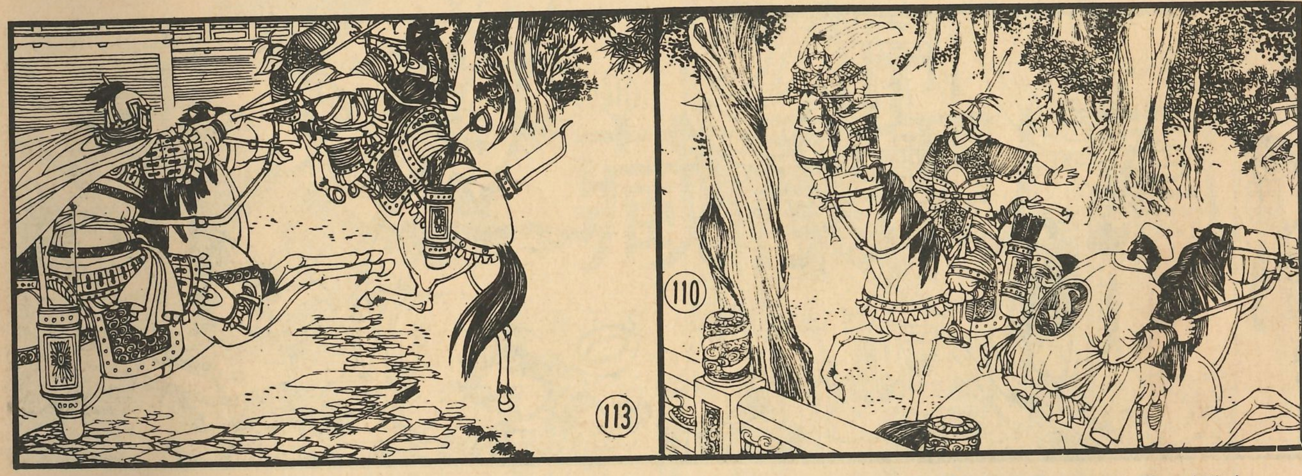
101 常遇春率領部下當先架起雲梯，向鳳台門急攻。元兵慌忙放箭阻擋。

102 常遇春冒着亂箭，首當其衝，上了城頭，一伙元兵頓時朝他猛撲過來。他揮刀便砍，幾個元兵被砍下城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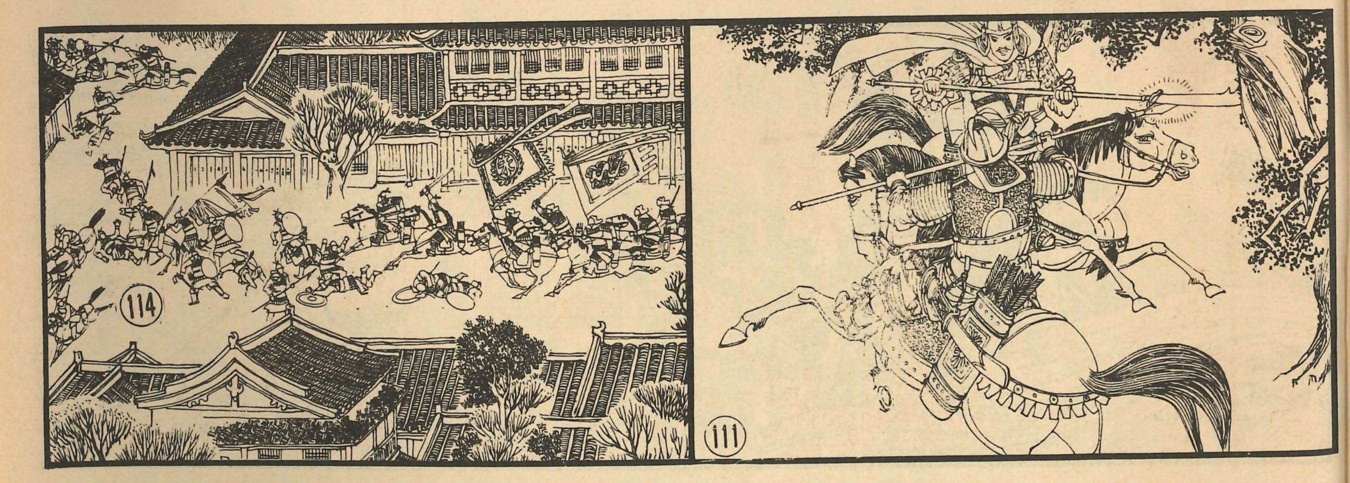
109 那軍官保着福壽剛離開大殿，常遇春揮着大刀就殺了過來。

112 常遇春哪容他喘息，接連數刀向他砍去。那軍官被砍得氣喘吁吁，方知常遇春力大無比，連忙虛晃一槍，撥馬便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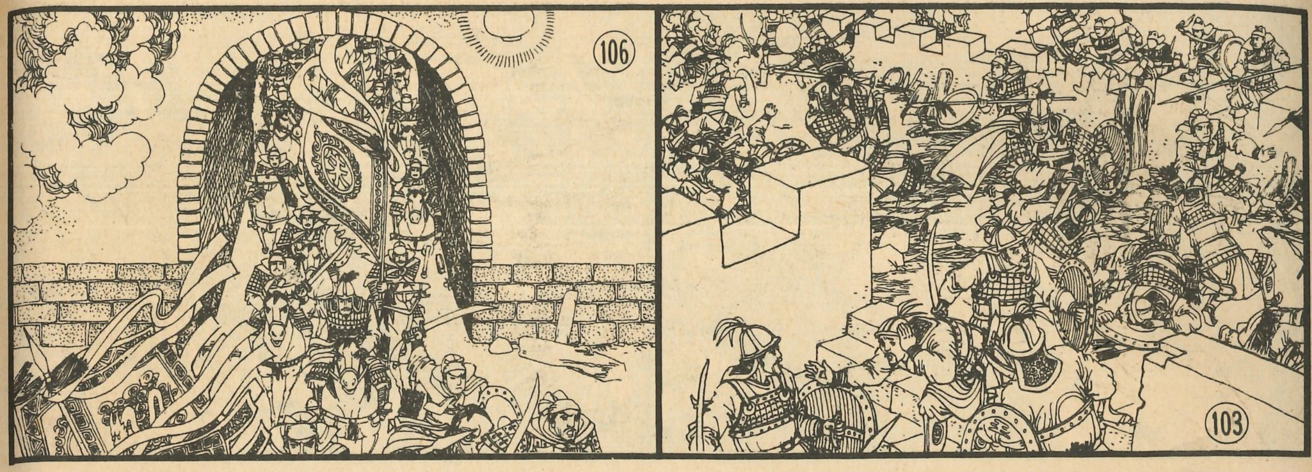
110 那軍官對福壽說：「福壽大人，你快突圍，讓我來斬此賊！」說罷，挺槍直刺常遇春。

113 常遇春飛馬追上，大吼一聲，狠狠一刀，把那軍官砍落馬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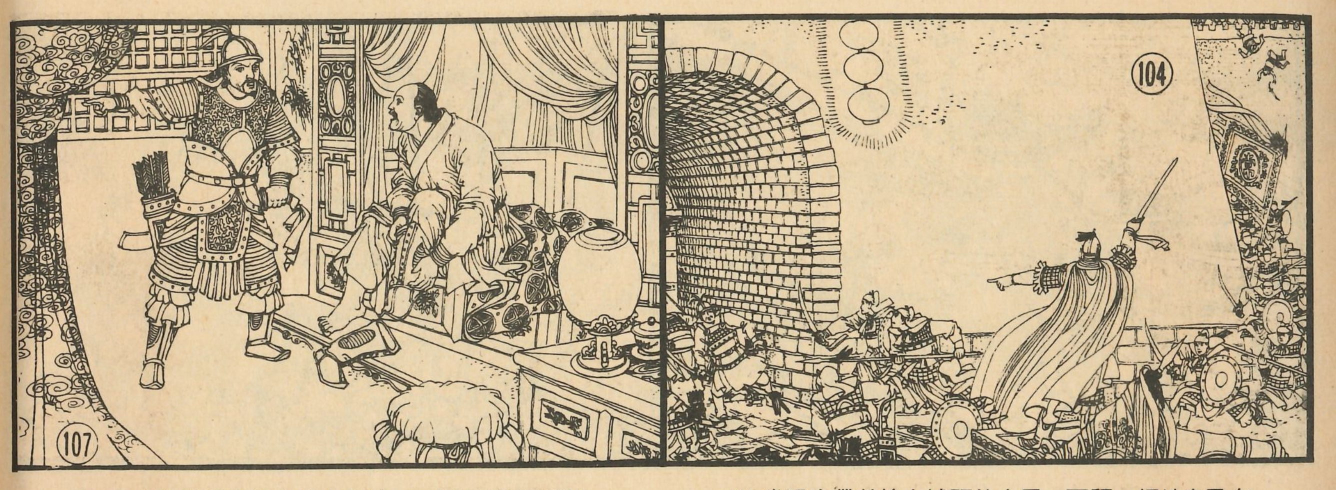
111 常遇春也不答話，用刀往上一架，刀槍相碰，錚然有聲。那軍官只覺得雙臂發麻，不由「哎呀」了一聲。

114 此時朱元璋部隊的士氣正旺，元兵却如喪家之犬，有的稀裏糊塗就做了刀下之鬼；有的瞎跑亂撞，自相踐踏而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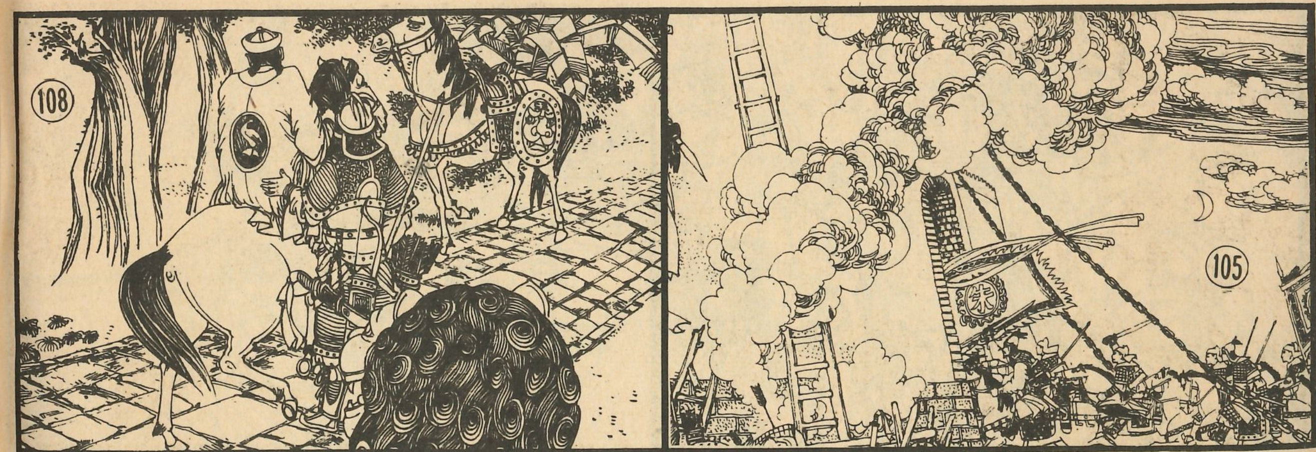
103 瞬間，胡大海、鄧愈等人也爬上了城頭。他們合力把眼前這伙元兵殺退，在城頭上有了立足之地，後續人馬這才源源而上。

106 金陵城內的元兵被殺得人仰馬翻，亂成一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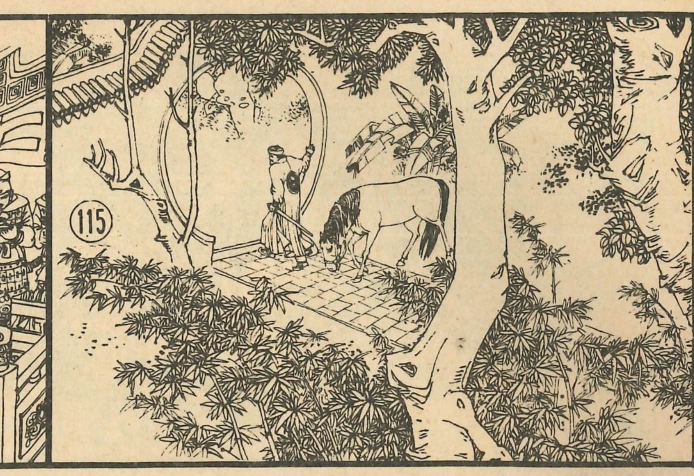
104 常遇春帶着搶上城頭的人馬，不顧一切地向鳳台門內殺去。

107 守金陵的福壽還在床上作夢，一個元兵軍官闖入，將他從床上拖了起來。福壽聽說朱元璋已破城而入，嚇得面如土色，渾身顫抖。



105 常遇春打開鳳城門，朱元璋的二十多萬人馬以排山倒海之勢，向金陵城內殺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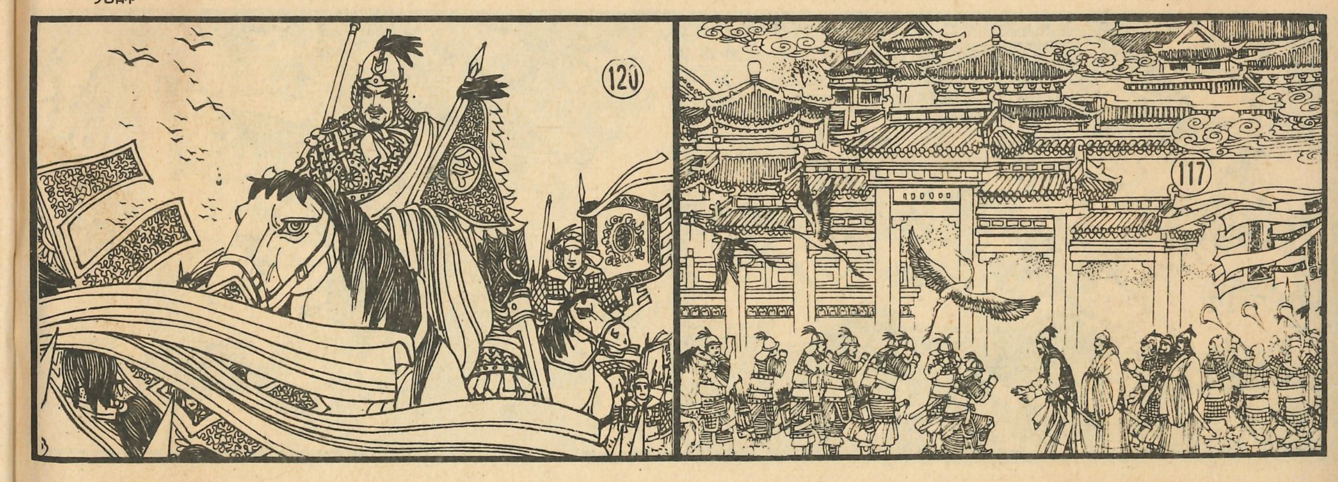
108 急切之間，福壽摸起一件衣服穿在身上，慌慌張張走出殿來，被那軍官抱上了一匹未及備鞍的戰馬。



115 四面城門已被朱元璋的軍隊攻下。福壽見敗局已定，難以挽回，只好翻身下馬，向一座小花園走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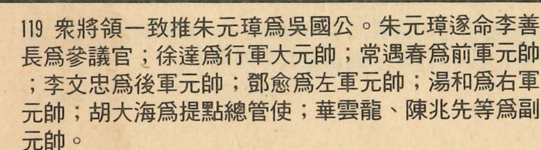


116 福壽自知末日已到，跪在地上向北拜了四拜，擧劍向頸上一橫，自刎身亡。



117 天明後，朱元璋召集來全城官兵百姓，安撫民心。百姓早聞朱元璋愛民佳話，不禁歡聲雷動，紛紛擁戴朱元璋。這時，元朝水寨官兵和各地義兵聞訊，紛紛前來投誠。朱元璋對他們表示了熱烈的歡迎，共得兵士五十萬人。

118 幾日後，朱元璋一面派人去和陽迎接家眷，一面將集慶路改爲應天府，並聘請當地儒士孫炎、夏煜、楊憲等十餘人，一同參政。朱元璋就此深得民心。



119 衆將領一致推朱元璋爲吳國公。朱元璋遂命李善長爲參議官；徐達爲行軍大元帥；常遇春爲前軍元帥；李文忠爲後軍元帥；鄧愈爲左軍元帥；湯和爲右軍元帥；胡大海爲提點總管使；華雲龍、陳兆先等爲副元帥。

120 分派完畢，朱元璋遂命徐達率軍攻打常州。要知後事如何？請看下集《圍常州》。

（本段完）



俠義奇情短篇小說／麥中青・文
可飛・圖

藏龍臥鳳

維護正義 龍鳳殲敵

卓天君和方文彬在書房中下棋，正殺得難分難解，忽聽得婢女在門口叫道：「少爺，有位客人要見你。」

卓天君望也不望就說道：「是什麼人？請他進來吧！」

「少爺，請他到客廳，還是到這裡？」

「這裡，當然是這裡，妳不見我和方相公在下棋嗎？怎麼？還不去？」

「可是少爺，這位客人……」

「他怎麼啦？」卓天君第一次側過臉，把目光從棋盤中移開，望向婢女。

「他是一位陌生人，帶有武器的！」

「哦！那就請他到客廳吧，他帶的是什麼武器？」

「是柄很長的刀，人很高大，很兇的。」

「不要嚕囌，請他進來，並通知廚房送點酒菜來，去吧！」

婢女應聲而去，不一會，領着一位三十多歲，粗眉大眼，目光閃閃，非常粗獷的漢子入見。

卓天君起立相迎道：「不知兄台大駕光臨，有失遠迎，請多多包涵！」十分有禮的。

「你就是卓天君嗎？」那大漢逼視卓天君。

「小弟正是卓天君，還未請教兄台高姓大名？怎麼稱呼，今日光臨不知有何指教？」

「哈哈，你就是卓天君，眞是聞名不如見面。」大漢說話十分無禮，且似不懷好意，笑聲過後，才自報姓名道：「我叫雷大虎，人家稱爲白額虎。」

「原來是雷兄，失敬，請坐！請坐！」

「卓天君，你聽到我的名字似乎全無怯意，膽子倒是不小啊！」

「雷大虎兄，你這話我不明白，名字每人都有，我聽了爲甚麼要吃驚？倒要請教？」

「你過去未聽過我的名字？」

「很抱歉，未聽見過。」

「這就是了，我告訴你，虎是吃人的，白額虎更要吃人，你知道嗎？」

「這個我知道。」

「你知道怎麼會不怕？」

「可是你兄台是人，不是隻老虎呀！」

「你可知道我的來意嗎？」

「不知道，正要請教！」

「我是專殺人的！」

「你要殺人？你要殺什麼人？他和你有仇嗎？」

「沒有！」

「那你爲什麼要殺他？」

「因爲，他是個壞蛋，該死，所以我要殺死他。」

「你還沒有說這個人是誰啊?」

「哈哈,你知道嗎,那個人就是你!」雷大虎猝然指向卓天君,卓天君吃了一驚,他突然變色,退了兩步,但很快又回復了常態,笑道:「雷兄,你太愛開玩笑了,來!我們喝杯酒,交個朋友吧!」

「姓卓的,你的酒下了藥吧?你想灌醉我,毒死我,我才不上當呢!」

「雷兄,你我素不相識,我爲什麼要毒死你?你如果賞面,就喝,要是不想喝,我也不勉强你!」他轉頭向內叫道:「方大哥,你喝不喝?喝夠了再下棋才會有點精神呢!」

雷大虎聽得卓天君叫人,立即注視,及至看到只有方文彬一個人出來,又是個書生型的青年,這才放了心,但仍不敢喝酒。

卓天君替他們介紹過後,就和方文彬喝酒吃肉,全無顧忌,在酒醇肉香熏鼻之下,雷大虎垂涎,他再問:「姓卓的,你這酒果眞沒有下毒?」

「雷兄,你這樣問確是多餘的,難道我們要毒死自己嗎?你這還不放心?」

雷大虎放心了,但他還說:「姓卓的,我先聲明,雖然我吃了你的酒菜,我還是要殺死你的。」

「你如果認爲我該殺,那就殺好了,我只希望你能告訴我,爲什麼一定要殺我,也好讓我死得明明白白。」

「好!我告訴你!」

「我先多謝了,請說吧!」

「我問你,半年前,有一個懷孕的女人到你這裡投宿,可有這件事?」

「不錯,有這件事。」

「後來,你把她殺了,你承不承認?」

卓天君道:「我不承認,但她死在我這裡却是事實。」

「你還狡辯?她死在你這裡,不是你殺的?還有誰?」

「是誰所殺,我不知道,但不是我,因爲她是來投宿的,和我無仇無怨,我爲甚麼要殺她?」

雷大虎道:「你見她美貌,因姦不遂,殺死她的!」

「你這話可不對了,且不說她長得美不美,她是個懷孕的婦人,我怎會强姦她?不是我自誇,我家也有幾個丫頭,其中一個,你剛剛也見到了,總算不太醜吧!另幾個也不比她差,假如我眞的要作此禽獸行,我只要動手,諒她們不敢不從,但我對她們從來不侵犯,那又怎會向一個孕婦施暴?雷兄,你再想想就會明白了!」

「這個……唔……對了,你可有報官?」

「當然有,人命關天,不報官我怎麼擔當得起?」

「官府怎麼說?」

「官府說是被人用毒掌打死的,胸口有個掌印,但十分奇怪,似乎有六隻手指!」

「六隻手指?是左手還是右手?」

「左手!他們還在死者身邊拾到一塊大如銀元,四週十分鋒利的圓形銅片,但查到現在仍沒有查出什麼來。」

「好哇,原來是這斯幹的,他害了人,又想拖我落水,我非找他算賬不可。」

「雷兄,你知道這個兇手,何不報官?」

「不行,報官是沒有用的。」

卓天君道:「事情已經過去了,算了吧!何必再追究呢?」

「不,事情未過去,我現在要殺你,就因爲事情未過去,我去找他算帳,也是那事情未過去,我不殺你,他會再叫別人來殺你,也會叫人殺我,這也是未過去,他媽的!我是非找他不可的。」

「寃寃相報何時了,我只是不明白,我一直閉門讀書,與人無爭,怎會有人要殺我!」

「我告訴你吧,要殺你的是二十里外莫家莊的莫子羽,你與他有什麼過節我不知道,他以一百兩銀子請我來動手的!」

「雷兄,你不殺我,不是損失了一百兩銀子?」

「銀子我倒不放在心內,對我也沒有什麼用處,我要殺你,是他說你勾引他的小妾,懷孕之後,逃到你家,你殺人滅口,想不到他是揑造事實。」

「這麼說就有點頭緒了。」

「是什麼頭緒?」

方文彬插口道:「當時有人說死者似是莫家的婢女,不知怎麼懷孕了,大約不容於莫家,所以逃了出來,大約與莫子羽有關係吧?姓莫的以爲死者已把一切告訴了卓天君,所以要殺卓天君滅口,雷兄,你在莫家,可有熟悉的人?只要調查一下就明白了。」

「好!我這就去,我只說你不在家,下次再來殺你。如果查出是姓莫的做的壞事,我會殺了他,如果是你們騙我,回頭再找你算賬。」

雷大虎出了卓家大門,一路上越想越氣,已經忘記了預先想好的一套,回到莫家莊,見到莫子羽更加是火上加油,怒不可遏,大聲說:「姓莫的,你爲什麼騙我!要我去殺卓天君!我都知道了,那個懷孕的女人,是這裡的丫頭,是你把她强姦成孕,然後把她……」

莫子羽臉色大變,高聲叫:

「來人啦,快把這斯抓住,他胡說八道,不要給他跑了!」

雷大虎從莫子羽的表情與做作已經明白了一切,明白方、卓二人沒說謊,壞事果然是姓莫的做的。

因此,他拔刀而起,「嘿嘿」大笑道:「姓莫的,你好狠心啊!强姦了人家有孕了,又怕壞了你的名聲,要殺之滅口,給逃了出去,還派人去暗殺,再嫁禍於人,是你指使人把她殺害了,你眞狠心,可惜我不上當!」

他稍一頓,怒目一張又道:「這不關你們的事,你們最好別動,寃有頭、債有主,只殺姓莫的一個人,誰敢妄動,休怪我鋼刀無情。」說罷,鋼刀一擺,寒風四溢,刀光四射,莊丁如何肯拚命,莫子羽怎麼叫喝也是沒有用了!

雷大虎撲向莫子羽,莫子羽受驚過度,兩脚一軟倒了下去,被嚇昏了,雷大虎一點也不留情,一刀劈下,寒光下瀉中突聽一聲暴喝:「休得傷人!」

同時聽到刺耳風聲,知道有暗器襲擊要害,顧不得傷害莫子羽,先回刀自救,刀光過處,傳出三下响聲,手腕竟然微顫,虎口也微微發痲,對方暗器力度之大,可想而知了。

雷大虎是避過危險了,但也錯過了殺莫子羽的機會。

因爲來人已站在莫子羽身邊,他當然不能再下手了。但他却不甘心,揚刀向對方,逼對方接招,同時踢出一脚,把莫子羽踢出數丈,撞得左脚斷了,右脚也受到重傷,算是出了一口烏氣。但在劇痛之下,莫子羽也醒了,發出殺豬般的狂叫,痛得冷汗直流,死去活來。

不過,雷大虎這時大敵當前,已經無暇理會莫子羽的死活了,他目注對方,憤然道:「你既殺了一個女人,爲什麼不再殺姓卓的,却要我去動手?」

「雷大虎,不見你幾年,我以爲你學得聰明了,想不到還是這麼笨!」

「我怎麼笨?你說!」

「你當然笨,我殺那女人,是人不知,鬼不覺,誰也料不到是我幹的,我自然可以逍遙法外,不受影响,可是你呢?你白天去殺人,卓家的人都看到,你要否認也否認不來,你不是笨是什麼?」

「六指無常,你以爲你自己很聰明,是也不是?」

「總比你勝一籌,你服是不服?」

「你太自信了,如果我說你比我更笨,你信是不信?」

「你說!」

「你說你殺那個懷孕婦人是人不知、鬼不覺是不是?」

「不錯。」

「過去也許是,現在却不是了,我聽到了,他們也聽到了,這是你不打自招,水洗不清了,還有,你以爲我已把姓卓的殺了嗎?你錯了,我沒有!」

「什麼?你沒有殺他?」

「沒有!」

「爲什麼?」

「我覺得他不像是個奸邪的人,他很斯文,很鎮定,如果他做虧心事,是不可能這樣的,還有,他報了官,若果因姦不遂殺人,那還敢報官,六指無常,你想不到吧!」

「好呀!你敢出賣我,我非殺你滅口不可,凡是知道我秘密的人,都不能活的。」

「你這麼狠心,你連他們也要殺害!」

「當然殺,無毒不丈夫,我不殺他們,他們遲早都會說出去,會對我不利。」

「你們都聽到啦,他要殺死你們滅口啦,還不快走,去報官呀!」雷大虎這一次不笨,懂得利用機會,嚇走莫家人,讓他們傳出去,去報官!

六指無常一直自詡聰明,看不起雷大虎,想不到在盛怒之下,連連上當,這一來悔恨倍增了,他一時無法追趕逃走的人,索性便向雷大虎撲攻。

他把慣用的三折棍打出去,鍊子噹噹响的擾人神經,棍端鑲有鋼咀,形同槍尖,可以橫掃,可以直擊,亦可以作槍直刺對方,一棍數用,端的是一枝了不起的武器。

他這時就以一招「橫掃千軍」,掃向雷大虎腰部,勢大力猛,風聲呼呼,非同小可。

雷大虎不敢硬接,鋼刀一豎,順勢一拖拖了下去,貼着棍邊滑去,既未受纏,又把棍擊開了,他這一招用得很好,六指無常也爲之暗暗稱讚。

雷大虎擋了這一招,馬上斜退一步,揮刀反擊,爭取主動,一刀劈向六指無常肩頭,刀光如鍊似電,六指無常也驚了一跳,覺得這三年時光,雷大虎一點也沒有白費,武功與處事都有了極大的進步。不過,六指無常還是相信自己有能力可以擊敗對方,所以暫時放開其他事不理,專心去對付雷大虎,他的三折棍忽吞忽吐,忽斜忽正,點、刺、掃、砸輪番使用,端的變化多,勁力猛,十分厲害。

雷大虎過去曾經敗在六指無常手中,所以一聽卓天君提到六指掌印就想到是六指無常所爲,他相信卓天君不是兇手,雷大虎因爲吃過六指無常的虧,所以這幾年來苦苦磨練,又得名師指導,內外功都大

有進展，以為報仇有望了，及至交上了手，才知道自己功力雖然有進展，但對方也沒有把功夫丟下，不過，雷大虎到底是下過一番苦功，增强了信心，所以也打得虎虎有生氣，有守有攻，不盡是退處守勢，他的鋼刀是奪自一個日本流浪人之手中的，是一柄鋒利的倭刀，刀柄特別長，可以單手使用，亦可以雙手使用，他這時見六指無常劈得十分有力，開始時他是有些不敢硬接，漸漸的他發覺自己的，功力不弱於對方，於是便不再退讓了。

兩人各盡全力攻撲，戰情之烈，撼人心魄，別人即使想插手相助也不容易，所以只好站在一旁觀戰，欣賞這一場龍爭虎鬥。

六指無常的三折棍實在使得很好，攻如雷霆電閃，守似淵停嶽峙，每發一招都是環聲夾着風聲，刺耳而擾人心弦，攻勢猛烈，守勢沉穩，端的是有極高深的火候。

但雷大虎曾吃過六指無常的虧，受過六指無常的侮辱，這幾年來苦磨苦練，一直就以六指無常為對象，以破六指無常的三折棍為假想敵，因此，他的倭刀揮動起來，威力無比，刀鋒銳，刀背厚，不怕硬碰，所以每招每式都是狠辣的攻勢，特別是他那種拚死的氣勢，威懾着六指無常，他不怕死，不惜一拚，六指無常惜身，不願這樣的拚搏，因此有些時候六指無常就受到了制肘了。

搏鬥，武功固然重要，招式精奇，却佔了極大便宜，而氣力亦是重要的，再精奇的招式也要有氣力支持才行，否則，空有架子，沒有氣力，連站也站不穩，武器也握不住，或者打到對方身上的時候，根本就傷不了人，那就任何精妙的招式也沒用了。還有，有了氣力，有精妙招式，還得有膽量，有勇氣，氣勢磅礡的人，往往是可以憑氣勢而嚇倒對方，這使對方在緊要關頭變招退讓，六指無常這時就是如此，懾於雷大虎的威勢，處處迴避，不敢硬拚。

六指無常這做法，無形中助長了雷大虎的氣燄，他的倭刀使得更加出神入化了。

當雷大虎奪自日本浪人這柄倭刀時，曾經詳細留意對方的刀法，覺得與自己所學的所見的大有分別，所以曾誘使對方使了一遍又一遍，然後才制服他，奪下他的倭刀，跟着就把對方的招式學了過來，再滲進自己的刀法，還得到高手的指點，刀法是比過去進步得多了，可是六指無常之功力也遠非過去可比，所以打起來還是相去不遠，雷大虎所佔優勢只是不惜以生命拚搏這一點而已。

龍爭虎鬥，鬥到最後總是有死有傷的，雷大虎越戰越勇，越打越烈，直把六指無常的氣燄逼制住了，所以，到最後，六指無常變得只有招架之功，而無還手之力。

「嗨！」雷大虎使出了日本浪人大喝助威這一招，在一聲喝叫之下，倭刀一斜，雙手奮力向下猛劈，六指無常不敢硬接，退了幾步。

「殺！」雷大虎刀勢一轉，又追斬了過去，六指無常已失了鬥志，又退了幾步。

「殺！殺！殺！」

雷大虎每發一招便大喝一聲，然後揮刀狂劈，那兇相實在怕人，難怪六指無常心慌膽怯，不敢接招。

這形勢已成一面倒，勝負已經是分出了，莫子羽躲在遠處偷看，嚇得躲進夾墻裡去了。

六指無常一退再退之下，面目無光，曾擬反撲，挽回頹勢，可惜懼怯於前，心理受到威脅，雖有反撲之心，却是不敢再拚，結果辦不到了，反而在猶豫不決之下挨了對方一刀，重傷左臂，痛極狂奔，連莫家也不敢入，就向外跑，奪得一匹駿馬，狂奔而去了。

雷大虎恨極六指無常，也怕留了後患，不願讓他逃去，但追到門外，見他已經上了馬揮鞭疾馳，看來是追不及了，只好頓足而罵。

雷大虎追不上六指無常，便去找莫子羽出氣，莫子羽已失了踪跡，但莫家的人在生命受到威脅之下，誰還顧得了主人，他們一致證實莫子羽進入了房中，雷大虎聲言，如果找到莫子羽，就找他算賬，找不到，便拿他們出氣，在此情況之下，各人當然心寒，分別打墻敲地，到處找尋通道，為保命拚命搜尋。

雷大虎耳靈過人，他坐在一邊聽，很快便指着一處墻壁說：「就在這裡，不必找了，打開看看。」

莫子羽早聽到雷大虎聲音了，更聽到敲墻撞地的聲音，知道再無法躲得了，便自動的走出來，跪在地上叩頭求饒，把一切的責任都推在六指無常身上。

「你們進去把東西搬出來！」雷大虎說。

「是！好漢爺！」兩個家人爭着走入夾墻，搬出許多金銀珠寶等珍奇玩物。

「姓莫的，你强姦婢女，又嫁禍於人，你可知罪嗎？」

「我知錯了，好漢爺饒命呀！」

「你先後强姦了多少個婢女？連先姦後賣的在內。」

「我！我知錯了……」

「多少個？快說！」

「我記不得了，大約有五六個！」

「你好大的膽，還敢說謊，你很年輕就已强姦婢女了，幾十年才只有五、六個？你是不想活了吧！」

「好漢爺，我說，大約有十七、八個，是眞的！」

「他們都是婢女？不是吧？」

「也有僕婦！」

「她們怎麼不出聲？」

「我……」

「說！」

「我不准她們說，也給她們銀子！」

「有幾個自殺了？」

「沒……沒有！」

「胡說！」

「我……」

「你敢不敢當天發誓？我給你找個人來對證！」

「是！有！好像是四個！」

「是就是，不是就不是，怎麼會好像是。」雷大虎嘿嘿冷笑，道：「你想清楚，眞是祇有四個人？」

「是，婢女是四個，還有一個是……是王秀才的老婆，共是五個。」

「你好大的膽，先害死王秀才，再姦殺他的老婆。」

「不！王秀才不是我害的，他自己去告狀，後來自殺死的！」

「這是說，你汚辱了他的妻子，他去告狀，你用錢買通貪官，把他害了？」

「這是官太爺的事，不關我的事。」

「就是現在這位縣官太爺？」

「不是，他升官了，做了知府！」

「好呀！這世道太沒天理了，貪贓枉法，草菅人命的狗官升官了，忠實誠樸的百姓連吃也沒得吃，還要受你們這些惡霸土豪劣紳的迫害，非有我們這些人出頭，你們是不怕的了。」

「好漢爺……」

「住口，我還沒有問完，你有老婆，有妾侍，為什麼還要强姦婢女她們？嗯！對了，你强姦最小的一個有多大年紀？」

「大約十三、四歲。」

「連小女孩也不放過，你還有膽求饒命？你可曾饒過她們？」雷大虎道：「你們把這些金銀珠寶都拿去大家分了，這兩隻玉獅子留下來，姓莫的，你平日作惡太多了，我要饒你，被你害死的鬼也不會答允！」聲未完，刀已起，一沉，人頭就落地，鮮血洒了一地，嚇了莫家的人一跳。

「糟了，怎會忘了！」雷大虎拿起玉獅子，取了兩顆珍珠，突然想起一件事，向一個莊丁問道：「剛才我忘了問，你可知道前一任知縣升了那府知府？」

莊丁想了一想，說了。雷大虎說官兵快來了，叫各人分了財物快走，各人都不敢分，也不敢走，因為莫子羽雖然死了，他的老婆，妾侍與兒女俱在，莊丁如何便敢作歹！

雷大虎走後不久，官兵來了，他們當然抓不到兇手，却順手牽羊，拿去了莫家不少財物，當作是莫家被賊劫去的。

莫家與縣官素有來往，莫子羽雖然死了，他的兒子也不小了，作惡多端比他的老父有過之而無不及，以前他在老父帶領之下，早已見過縣官太爺，雙方是認識的，所以縣太爺親來驗屍，莫與就把雷大虎如何尋仇行兇的劫殺經過加鹽加醋的說了一遍。

還一口咬證是卓家主使的，請縣太爺向卓天君要人，還特提及雷大虎可能去行刺李知府之事，這一來，嚇得縣太爺心驚膽顫，馬上打道回衙，急忙派人前去通知李知府，請其捉刺客，同時又派出衙差去抓卓天君審問。

卓天君是一個讀書人，已經考中秀才，家中也有點財勢，縣官對他倒算客氣，但是銀子是白的，眼睛是黑的，當莫家的銀子大量送到縣衙之後，縣官對卓天君的態度就變了。

「卓天君，我見你年輕，又是一名生員，所以待你特別客氣，希望你自己說出來，免受皮肉之苦，你別以為是個秀才，我就奈何不了你，須知天子犯法，與民同罪，我可以先除去你的功名，再加以查辦的！」知縣不客氣地要卓天君承認派人殺害莫子羽。

「父母官大人，我並未犯罪，也不知大人要我說什麼，叫我怎麼說呢？」

「你還想抵賴，你主使雷大虎劫殺莫子羽，還想狡辯不承認？」

「這就眞是寃枉了，我與莫家無仇無怨，我為什麼要派人劫殺他？這對我有什麼好處？至於雷大虎，他根本不是我的朋友，更不是我派他去劫殺莫家的，這怎能說是我主使的？尚望大人明察！」

縣太爺說：「莫與已把你告到本縣了，你還想抵賴嗎？」

「大人，我不是抵賴，實在是寃枉！」

「我問你，你認識雷大虎？」

「見過一面，不能說是認識。」

「怎麼見面？」

「他要殺我，他聽了莫家的話，說我姦殺莫家的少妾，指我是個壞人，所以要殺我。」

「你有沒有殺她？」

「當然沒有，我說我不幹這傷天害理的事。」

「你這樣對他說？他相信了？」

「這件事我曾經報過官，由前

任父母官詳細偵查，有案可查的，事實證明與我無關，他自然相信。」

「你這話可眞？」

「我怎敢謊言欺騙大人！」

「旣是這樣，你就是挾仇報復，誣說莫子羽嫁禍於你，再用錢收買雷大虎去殺死莫子羽是不是？」

「大人明鑒，我實不會這樣做。」

知縣收了莫家銀子，自然不能就此放過卓天君，正在沉思入之以罪，門外忽然人聲鼎沸，知縣大驚，怕的是雷大虎突然出現，急忙叫人去查看，人未出門，已經有衙差入報，說縣中大批生員與父老在門外求見，要保卓天君，知縣知道衆怒難犯，只好准予所請，放還卓天君，但仍然留下尾巴，要隨傳隨到，不准遠行，否則要保人交出人來，要是交不出人，就有串通包庇之罪，各人甘願具名而退！

縣官退回到後堂，對莫興道：「莫世兄，剛才你也見到了，這件事，不是我不肯幫忙，只怕眞的不好辦！」

「大人說得對，這事實在不容易，想不到姓卓的早有預謀，聯羣結黨，不過，家父慘死，這個仇，我無論如何也要報的，請大人千萬要幫忙，假如大人要在各方面打點，但求家父之仇得報，多花些銀子，我莫家是不在乎的，請大人代謀！」

銀子的誘惑力有時實在很大，知縣想了一會，終於說道：「你是爲了父仇，我是爲了朋友，我一定會盡力，但這事我實在不能夠獨力辦到，且不是一朝一夕可辦，你先回去等消息，想到辦法我自然會派人通知世兄的。」

莫興悄悄的離開了。

縣官與師爺商量，師爺也認爲衆怒難犯，不宜力敵，也不能說他們聯羣結黨，他們可以說是出於義憤，也可以說是出於友情、正義，他們並無異動，更無作奸犯科，過去又無罪案，事實上寄宿卓家的少女被殺一屍兩命這案子，前任縣官曾親自調查過，證明卓氏淸白……

「我就是奇怪，李大人是我同窗，他的性子我明白，雖然卓家出了這樣的案子，莫家當不會放過機會，李大人怎會認爲卓氏無罪？」

「大人所見極是，但大人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卓家發生命案當晚，卓天君其實並不在家，這是個秘密，所以大人不敢入他以罪！」

「這是怎麼回事？」

「事情是這樣的，事發當晚，李大人微服出巡，在一個地方遇見卓天君，卓氏爲名士，幾個人在飲花酒，一直鬧到天亮方各自散去，李大人是親眼見到的，他們當中也有人見到李大人，大人你想，有此關係，李大人怎能硬說卓天君有罪？何況照情況看，卓氏也實在無罪！」

「哦！原來是這樣，怪不得老李肯放過他一馬了，不過，卓天君這小子倒眞懂得享受呢！」

「大人，這又不對呀，據卑職所知，卓天君雖然常常被朋友邀去飲花酒，周旋於粥粥羣雌之間，一直都是遊戲性質，從無與任何女子發生什麼關係。」

「他又不是柳下惠，怎有這個可能？」

「他們都是這麼說。」

「你也相信？」

「你不能不信！」師爺道：「這裡有所謂三美三花，都是一等人材，她們爲求能與卓天君親近，出盡招數，都無法得償所願，平時，任何人想見她們一面都不易，想她們侍酒更難，但有卓天君在，她們幾乎不請自來，所以各人都爭着邀請卓天君參加花酒會是有原因的。還有，三美三花都曾公開表示，若有人能使她與卓天君共享一夕風流，甘願以一月之期侍候爲謝。」

「結果怎樣？」

「至今猶未償所願。」

縣官聽得津津有味，已暫時忘記了莫家的仇與銀子了，他祇想着三美與三花。

在縣官與師爺密斟時，有個年輕丫頭正在不遠處抹几抹椅，默默地工作，縣官與師爺兩個談得高興，一點也未發覺，而且雙方距離二、三丈遠，也想不到她會聽到的，所以說得甚爲放恣，有關男女間的歡情都說了出來，使她感到耳熱心跳，却又不願立即離開。

這個年輕丫環只有十四歲，是剛剛賣入縣衙不久的，前後還未滿三個月，但她長得很美，又聰明，手脚又靈活，更肯助人，什麼都幹，所以她來了雖然只有兩個月，却已極得各人歡心。

她這時聽得縣老爺與師爺的談話，心中又是高興又是害臊。

晚上，她偷偷溜出後院，和另外一個不知來自何處的女子見面，說了一會，又悄悄的回去睡覺，還故意吵醒了同房的另兩個丫環，挨了一頓駡，稍後外邊有人大叫有刺客，把她們全吵醒了，她們走出門去，知道刺客已經走出了外邊，有人追趕去了。

這個刺客其實並未殺人，只是前來留刀，給縣官一個警告，刀是一柄匕首，刀身只有三寸左右，刀柄不滿二寸，全長不足五寸，柬是簡單幾句，似通非通，似詩非詩的句子，寫的是：良心易掩，衆口難防，莫貪白銀，丢了性命，凡事三思，特此示警，臨危知悔，及早覺

醒！」

這幾句，別人看了或許不明白，但縣官却心知肚明，看得心慄膽寒，不自禁冷汗也直流了！

他奇怪，怎麼自己的心事會被人知道？這麼說，莫家的銀子是不能收的了。

縣官心膽俱寒，生命要緊，千萬不可和自己的生命開玩笑。他想想，午夜把師爺叫了來，將字條遞給師爺看，師爺也看得冷汗浹背，臉色如土，久久不能作聲。

「大人準備怎麼辦？」

「我準備放棄了。」

「不，不必放棄。」

「你叫我放棄生命去冒險？」

「卑職不敢，我的意思是，大人已經派人去通知李大人，這裡暫時可以按兵不動，靜候李大人那邊的消息傳來之後，再作決定，大人以爲怎麼樣？」

「如果消息不好呢？」

「這兒只好放棄，若果李大人抓到了那刺客，大人就可以放心了，要不，再放棄也不遲。」

縣官一想，這也是個辦法，便依了師爺，暫時按下不採取行動，只等李知府那邊的消息動靜。

李知府得到了縣官的快馬通報，當堂臉青唇白，但縣官因爲事情緊急，無暇詳細稟告內情，只說有一個叫雷大虎的大漢要去行刺他，叫他小心提防，詳細情形另外奉告等語。

李知府詢問來人，來人盡把所知奉告，知府知道與莫家有關，總算想到了頭緒。

李知府立即把捕頭叫來，要他加緊巡查，並且要他注意一個由外地來的大漢，叫雷大虎，見到他，就要設法把他抓住，他是由外地逃來的一個犯人，並且在當地犯案，捕頭聽得知府大人親自囑咐，當然知道事關重要，豈敢怠慢，馬上就展開行動佈置提防了。

每一個爲官淸正的人，都自恃廉正，不會請私人保鏢，也出不起這筆費用，但每一個貪官，貪贓枉法，時刻怕人尋仇，便會聘請武林人做私人保鏢，李知府也不會例外。

他請了兩個人保護他，而且都是曾犯案纍纍的獨行大盜。一個是飛天鼠袁坤，一個叫鎭山虎唐宏，還有一個秘密保鏢綽號毒美人的焦玉環，連袁坤、唐宏也不知道。

李知府通知捕頭抓人之外，又通知袁、唐兩人小心。當然，他是不會忘記告訴焦玉環的。

焦玉環道：「膽小鬼，虧你還是個知府大人，有我焦玉環在，你還怕什麼刺客呢？」她戳一下他的額角。

「可是妳祇有晚上才在我身邊，白天都不在，我怎能不怕呢？我的心肝寶貝！」他報以一個親吻，兩人雖然在白天一樣忍不住的親熱一番。

捕頭的名字叫荀直，因爲爲人驕橫無理，恃勢凌人，所以當地的人都在背後叫他伸直，意思是咒駡他兩脚伸直，死人也。

他也知道，但衆口悠悠，且在背後駡他，他也沒法，總不能把人亂抓亂捉。

荀直到客棧去查，查了一遍[illegible]有結果，但在稍後再查時，眞[illegible]第一個就查到了，客人名單中居然有個「雷大虎」其人，再問店伙，果如知府大人所說無異，捕頭緊張了，急忙叫人散開，及至聽得店伙說客人出外去了，這才又作狀一番，神氣起來。

荀直在捕捉犯人方面倒有一手，他派了兩個人在客店內充當伙計，然後再在附近派人監視，等候客棧的人有消息時再行動手。

雷大虎是個粗漢子，他根本不曾想到會有人敢暗算他，更想不到李知府的消息如此靈通，居然在他到達之前已經佈置好設下陷阱！

荀直把情形報告了李知府，希望能夠得到唐宏或袁坤相助，結果是唐宏出助荀直。

雷大虎去了那裡，沒有人知道，他回來的時候天色已經晚了，他似乎喝了不少酒，有點醉意，才入門就叫店伙泡茶，喝了一口，立即把杯一摔喝道：「大膽的鼠輩，竟敢害我！」

捕快知道事敗，立即發出訊號，於是，幾個捕快守在房門口，防止雷大虎逃走。

雷大虎把門關上了，將自己困在房內，這一着大出各捕快的意外。

怎知道還沒有猜想得透，稍一分神之際，房門突然開了，一柄倭刀猝然探出，又狠又準，只見刀光閃動，幾個捕快已經慘叫倒地。

但雷大虎也眞怪，他並不趁機逃跑，殺傷幾個捕快之後，又「砰」一聲把門關上，把自己困在房中。

客店的房是木板的多，磚間的硬房少，雷大虎住的這一間也是木板間的，當他第二次再衝出房去殺兩個捕快之後，捕頭荀直已想到從鄰房掩進去的辦法了，可惜他想到了，雷大虎同樣也想到了，雷大虎第三次出現就不是在自己的房門口。

客店的人都走光了，房門是鎖上了，雷大虎在那一間內，沒有人知道。

捕頭荀直和唐宏商量之後，決定佯攻一邊，從另一邊掩進，他們是成功了，但雷大虎已殺了兩個人衝出了店外，要不是外邊有人截住

，一早被他逃去無踪了。

荀直的佈置相當週密，雖然對雷大虎還嫌估計不足，以致死傷了幾個捕快，到底總算把他截在門外，沒有被他逃去。

唐宏手握鋼刀，神神氣氣的站在雷大虎的面前，雷大虎吃了一驚，張大雙眼再看，果然是認識的，不覺叫道：「是你！」

「怎麼？想不到是不是？」

「不錯，我眞的是想不到！」

「這也沒有什麼好奇怪的，如果你願意，我也可以替你引見，怎麼樣？」

「多謝，我不是這種人！」

「那麼，你只好自認倒霉！」

雷大虎道：「你眞要跟我動手？你以爲你會勝得我嗎？」

「雷大虎，你不要忘記，你喝過我們的迷魂茶，你的功力會消失的！」唐宏轉頭向荀直道：「捕頭，我們一起上！」

「你們一起上我也不怕。」雷大虎揮動倭刀，儼如天神，唐、荀兩個人並不硬接，只是佯攻，互相牽制着雷大虎，不讓他逃出去，雙方如走馬燈般轉來轉去，追追逐逐。

雷大虎被困在中間，這樣鬥了一會，雷大虎果然覺得不妙，他感到困倦，眼皮漸漸覺得重了起來，倭刀也覺得重了，眼皮不大聽話，倭刀也不聽使喚，他心頭悚然一驚，知道唐宏沒有騙他，早先那杯茶是眞的有問題，於是，想走了。

但是久經戰陣的唐宏，已經看出了雷大虎力不從心，如何還肯放他逃走？他提醒荀直，兩人由守勢改爲攻勢了，開始向雷大虎進攻緊逼了。

這時，雷大虎急了，奮力狂攻，但刀法漸亂，踏步不靈，不但傷不了別人，反而送上前去給人攻擊。

唐宏一刀朝向他頭部砍下，荀直飛身進鞭，「噹」一聲，把唐宏的鋼刀擋開，雷大虎肩頭中了一刀，鮮血狂流，却未跌倒，身形一歪，以刀支地，又穩住了，同時反手一刀揮出，刀尖划破了唐宏的外衣，輕傷了他的左臂，唐宏氣極喝道：

「捕頭，你這是何意？」

「唐兄請原諒，我怕仍有同黨，也怕他有主使人，說不定在他口中可以探得出來。」

唐宏也明白了，說：「你要活的？」

「正是，如能抓到活的當然更好。」

唐宏左臂祇是輕傷，絕不影响他的功力，捕頭更是越戰越精神，終於，雷大虎被打得重傷，被生擒活捉去了。

雷大虎被活捉了，知府大人所受的威脅已除，又神氣了。

他衾夜升堂審問雷大虎，雷大虎渾身是血，一臉一頭是血水，人是清醒的，傷痛與氣憤使他幾乎發狂，他根本不理知府問什麼，一個勁的在咒罵，知府問不出什麼，於是下令把他收押監中。

雷大虎一邊走一邊繼續咒罵，獄卒也懾於他的兇相，不敢欺負他。

雷大虎是個謀刺知府的重犯，當然用大號枷鎖，還把他的雙脚也鎖上了，鎖在一塊大鉛砧上，雙手是鎖在墻上，背靠着墻，這樣的枷鎖，既使他有飛天本領也難逃走，何况牢外還有獄卒巡邏監視。

牢外打响三更了，雷大虎罵得疲乏了，沉沉欲睡之際，耳邊忽然聽到一個聲音道：「雷大俠，你聽我說話，不要出聲，聽得懂，你就祇要點點頭，聽不懂，你便搖搖頭，你聽到我的話？」

雷大虎點點頭。

「好，你聽我說，記住別出聲，你一出聲就會驚動他們，我就只好走避了。

「知府這個狗官，有三個保鏢，唐宏之外還有飛天鼠袁坤，他在暗中監視着，所以我不能和你見面，另一個是毒美人焦玉環，她最善長用毒，我現在給你一粒防毒丸，你服了可保十二個時辰有效，雖然未能完全解得毒美人的毒，却一定可以減輕了許多，到時即時中了她的毒，亦容易解救，請你把口張開，我才好把解毒丸彈入你口中，你若能含在口中，讓它慢慢融化就更好了，你相信我的話嗎？」

雷大虎搖頭。

「你若不信，我也沒法，只好告辭了！」語音寂然。

「慢着，你回來！」雷大虎突然大叫，把牢外的巡邏人嚇了一跳，罵道：「死囚，你叫什麼？」

「老子口渴，要水！」

「尿水就有，你喝不喝，你再吵，我先斃了你！」巡邏的忽然罵道。

「雷大俠，你想明白了？相信我了？」

雷大虎點點頭。

「那麼，請你張開口吧！」

雷大虎依言張開口，一粒藥丸恰巧地飛進他口中去了。

他由鼻孔中呼出一口氣，一陣清香透腦，知道不是毒藥，放心了，但不明白這個女子是什麼人，爲什麼要救他？

一夜過去，雷大虎覺得痛楚全消，精神更佳，但他依照那女子的吩咐，裝作無比疲乏，在過堂時又是大吵大鬧，挨了打，並且被逼打了手指模在一張擬好的供紙之上，然後再行收監，晚上就暴斃了，給埋在城外的崗墳中了。

李知府徹底消滅了雷大虎，於是放心了，當晚就和毒美人慶祝一番。消息傳到縣那裡，縣官也高興萬分，決定向卓天君動手了。

天下烏鴉一樣黑，所有的貪官，心腸也是一樣的黑毒，只要有銀子，什麼事都可做出來。

卓天君又被捉將官裡面去，並且被革了功名，投押入獄，罪名是勾結山賊，劫殺莫家莊，還有同黨在逃，繼續追緝中。

這是一個大罪名，其他的人怕被牽連，無人敢再出頭替他擔保了，行文到知府，李知府自然是批准了。

但是，卓天君被投押入獄的第三天晚上，縣官被殺了，師爺也被殺了，莫興和他的母親同樣的被殺了，據看到的人說，兇手是一個兇狠的大漢，有的認得的更說是雷大虎。

這個消息傳到李知府耳中，不禁連打冷顫，他以爲雷大虎死得寃枉，是鬼魂出現，夜間固然可怕，白天一樣駭人，他就請高僧、道士超渡雷大虎的鬼魂。

不過，知縣被殺，這是大事，知府不能不理。

於是，飛天鼠袁坤奉命調查眞相，他到了莫家，並向其他人打聽，也見過卓天君和方文彬，覺得他們都無可疑之處，便決定作深入了解。

這是他到達的第二夜，有個女子聲音在他耳邊道：「飛天鼠，以你這身武功，本來可以替大家做點事，但你却爲虎作倀，甘爲狗官賣命，我限你明天午前離開這裡，否則，我要你埋身在這裡，永遠也不能離去了。」

飛天鼠袁坤靜靜地聽着，沒有回答，目光向四邊溜望，終於給他看到一個黑影，他追了上去，只見對方冉冉而步行，似是足不沾地，快極了，飛天鼠袁坤自恃輕功超人，此刻覺得比不過人家，如何甘心，索性放盡，窮追不捨。

他由城內追到城外，一直追到一間厝前，見對方冉冉而進入，心中一動，知爲鬼物，但仍不怕，再追進去，要查個水落石出。

突然，身後傳出一個男子聲音，「飛天鼠，你來這裡幹什麼？」

飛天鼠袁坤覺得這聲音很熟悉，本能地側頭望去，一看，月光之下看得甚爲清楚，當堂驚極狂叫，轉身就走，耳邊還聽得那女子說道：「你怎能放過他，追他呀，他害了你，你該找他報仇！」

飛天鼠袁坤看到的不是別人，正是雷大虎。

他是親眼看到雷大虎已死的，再見到他，當然是鬼了，怎麼會想到他不是鬼而是人。

原來雷大虎被毒美人下毒之後，並未眞死，埋葬之後，仵工一走，便有個少女把他掘出來，帶到一個地方把他救醒了，她不但救醒他，還替他治好了傷，他本來是强壯的，又受的只是外傷，經過治療之後，很快便復原了。

雷大虎依照少女的話，實行以鬼魂身份出現，結果報了仇，又嚇走了飛天鼠袁坤，但少女提醒他扮鬼只可以一時，不能長久，而且，飛天鼠雖被嚇走，冷靜下來之後，就會感到懷疑，勢必再來偵查，那時便不能再以鬼魂嚇他了。

少女這話雷大虎也同意，但他恨透李知府，決心要去報仇，少女想了一會，毅然道：「好吧，我決定助你一臂之力，讓你報仇，但我不方便跟你在一起，我只會在暗中助你。」

「好，不管怎麼樣，我先謝謝妳！」

「不要謝，你去好了！」

雷大虎不敢公然在白天出現，怕給人認了出來，他到達府衙那一夜，天色甚黑，凄風冷雨，知府一早就和焦玉環混在一起了。

更鼓打了二下，焦玉環擰了一下知府道：「天氣這麼冷，還不睡，等什麼？」

「不知怎的，我有點怕，好像會有什麼不吉的事發生似的。」

「胡說，你一定是討厭我，又瞧上那一個丫環了，是不是？」

「不，不！」

「認了吧！要不要我給你撮合？」

「玉環，妳別多心，我待妳……」

「你待我怎麼樣？喝了人家燉鷄湯了，怎麼一點火氣也沒有？一定是給那一個丫頭迷住了，哼！給我瞧出來，我要剝她的皮。」

「玉環，妳別寃枉好人。」

「哼！你壞了心腸了，這麼緊張的幫着說話，我說得出做得到的，我要剝光她的衣衫，讓大家看看她到底有什麼好，會把你迷住了的。」

李知府道：「玉環，妳千萬不能胡來，我實在沒有。」

「沒有？如果沒有怎會是這個樣的……」

外邊一聲凄厲慘呼打斷了焦玉環的話頭，也嚇得李知府冷汗直流。

焦玉環這時穿着的祇是褻衣，見不得外人的，她轉身剛剛下床，房門便「蓬」一聲給震開了，一股冷風吹進房來，焦玉環打了個冷顫，一手抓衣服，一手掩住胸前，她的衣服給人奪走了，同時有一股勁風朝她胸前打到，性命要緊，她顧不得追查衣服的下落，急忙斜閃逾尺

，避過勁風，但勁風撞到床上，李知府慘叫一聲，滾倒地下，大概是活不成了。

來人來得突然，退也突然，他只發了一掌，立即抽身後退，同時又有一股勁風襲向焦玉環。

她再一閃一抓，竟是自己的衣服，正感奇怪，可是習慣地伸手一摸暗器，所有暗器沒有了，不由恨得咬牙，再伸手到枕下把另一部份暗器摸了出來，立即穿衣撲出房外。

房外這時已經有人在打鬥起來，但是因爲天色太黑，看不清楚是什麼人在纏打起來。

「快把火把燃起來，誰去把火燃起來？」焦玉環高聲叫嚷，催促各人點亮油燈。

但是，火光一亮，立即就給人打熄了，而且，亮火的人也同時慘死，一個如此，兩個亦如此，個個如此，於是，再無人敢亮火去點燈了。

焦玉環又大叫：「知府大人給刺客殺害了，你們千萬別給刺客逃走才好！」

知府給刺客殺了，這是一個大消息，但這個消息對刺客並無害處，反而有利，因爲另外有個女人叫道：「狗官已經給殺了，你們還替誰去賣命？死了也無人可憐的，你們都不是好東西，過去有狗官包庇你你們，你們才能沒事，如今狗官死了，你們再不走，等坐牢不成？」

這個女人的幾句話，說來叫飛天鼠袁坤心寒，同時，他也猜得出，這個女人必是他曾見過她背影的那一個，和她同來的，不用說一定是雷大虎了。因此，他喝道：「雷大虎，你已經報了仇，還不走，等什麼？」

「飛天鼠，謝謝你和唐宏給我的幫忙，使我能夠復仇，我走了！將來有用得我的地方，我萬死不辭！」

「雷大虎，你說，哎呀！」飛天鼠袁坤突然狂叫一聲，倒地不起。

「哼，原來是你們勾結外人刺殺李大人，眞枉了李大人這樣厚待你們。」這似是出自焦玉環之口，但話聲一落，便聽得焦玉環大叫：「這是挑撥離間，大家不要聽她的，切不可中計！」

焦玉環的話沒有人回答，唐宏第一個不信她的話，悄悄地離開，拿了幾件值錢的東西，逃得無影無踪了。

焦玉環呢？她發現打死飛天鼠袁坤的是自己的暗器，打死幾個亮火點燈的人，也是她自己的暗器，在此情況之下，她是有口難言，水洗也不清了。結果，她自己也逃走了，留下知府的後事由別人去理了。

知縣被殺，莫家莊的人也給劫殺了，知府又給劫殺了，雖然有人說是雷大虎所爲，但雷大虎已死，是許多人有目共睹的，鬼魅能出現報仇是很難使人相信的，但飛天鼠死在毒美人的暗器毒針之下，還有多少個知府中人同樣死在毒美人的毒針下，事後毒美人與唐宏一齊失踪了，不知去向，這是人人皆知的。

這個結果，官府便肯定是毒美人與唐宏有私情，給飛天鼠發覺，向知府告密，事爲唐、焦二人所覺，便殺人滅口，然後潛逃，這樣的推想，順理成章便有所交代，便引文各州、縣通緝唐宏、焦玉環二人歸案。

卓天君則放了出監並恢復了功名，唐、焦二人遭此不白之寃，氣急是必然的，他們決定一起行動，去找雷大虎報仇。

雷大虎是行踪飄忽的人，要找他可眞不容易，唐、焦二人在未找到他之前，意外地發現了一個女子，覺得她的口音跟那一晚在知府衙門聽到的那一女子口音一樣。

這個女子姓方名小仙，是方文彬的妹妹。焦玉環曾經試過她，並偷偷到方家去緝查過，奇怪的是她似乎完全不懂武功，所以焦玉環到她家中偵查，她一點也沒發覺，但她的聲音，則與那一夜焦玉環在知府家聽到的太相似了。

唐宏也見到了方小仙，他認爲可以用强姦去試探她，一個女子，不管她怎麼樣僞裝，一到被强姦，就必然露出了馬脚，焦玉環明知這是唐宏的詭計，但這事與她無關，她也不加反對。

這一晚，唐宏按照自己的計劃去强姦方小仙，焦玉環則暗中跟隨，要看個究竟。

唐宏色膽包天，飄然入了方家，正要走近方小仙的閨房，隔窗已看到方小仙在燈下看書，一手支頭，嬌態俏極了。

突然，焦玉環在外面傳出呼喝聲，唐宏知這焦玉環遇上了敵人，不敢再尋風流夢，馬上飛身上房，看到兩道人影向前急奔，他怕焦玉環有失，以後少個幫手，就容易爲敵人所乘。

焦玉環的輕功甚俊，對方似乎更勝，一直走在前頭，任憑焦玉環如何追趕，就是趕不過前頭，直至對方在一個平坦的地方停了下來，她才能接近對方。

焦玉環見對方身材瘦削，高矮適中，戴上面罩，不禁一怔道：「你是什麼人？爲什麼不敢以眞面目示人，要把臉遮住？」

「這是我的事，妳管不着！」

「但你干擾我的行動，我就管得着。」

「不錯，妳與姓唐的狼狽爲奸，我自然要管，妳待怎麼樣？」

「我又不是干擾你，你管什麼閒事？」

「你們要壞人名節，這是大事，能害人一生，也可能令她羞忿自殺，怎能說是閒事。」

「她是你的妹子，要你這樣關心？」

「不錯，她是我的妹子！」

「你胡說，她姓方，你姓什麼？」唐宏這時趕來了，他曾見過方文彬，比這個人矮胖許多，而且，方文彬是明縣人，這個人滿口川音，怎會是方小仙的哥哥？所以唐宏斥責對方說謊。

「哼，原來你是冒充貨，我看你是個採花賊！」焦玉環道。

「你們不讀聖賢書，自然不明事理，古人有言，四海之內，皆兄弟也，男爲兄弟，女自然是姊妹了，我年紀比她大，她自然是我妹妹的了。」

「玉環，何必跟他瞎扯，送他上路吧！」唐宏被破壞了好事，恨透了對方，他希望三數招後解決了，再回頭去找方小仙尋歡樂。

焦玉環抽出劍來，第一招便使出「筆架橫攔」，寒光閃處，一縷寒光疾朝向對方腰間橫過去，對方十分鎮定，微退半步，左手一沉，以掌護腰，右手輕舒，衣袖拂處，掃過來劍，竟不怕給對方長劍削斷。

焦玉環祇覺得發出的一劍，似乎被泰山所壓，無法施展，進退兩難之際，突然想起了一個人，不禁抽劍後退，驚問道：「你是玄機子？」

「玄機子？妳以爲我像他？」

「你！」焦玉環一想果然不像，因爲玄機子已經是五十歲人了，這個幪面人最多不過只有二十來歲，當然不會是玄機子，所以一想之後，又問：「你是玄機子門下？」

「你以爲他配嗎？」

「怎麼？你敢瞧不起他？」

「他是什麼東西，他也配做我師父？他不配的！」

焦玉環想不到第二個人，一狠心，再進一招「烏龍歸洞」，劍尖刺向對方腹部，對方突然把手縮進袖中，拂袖向來劍捲去，使的仍然是玄機子一派的鐵袖神功，焦玉環更相信他與玄機子有淵源了。

但是當她發出第三招「旱天露日」，劍尖上揚，揚向對方咽喉時，對方運指一彈，「錚」的一聲，把焦玉環的劍彈得斜向逾尺，她感到虎口痛痲，劍幾乎握不穩，不自禁的又向後退，怔怔地道：「彈指神通！」

彈指神通就不是玄機子一派的功夫了，焦玉環對這個幪面人的身份越發感覺得神秘莫測了。

唐宏這時已經先後發了幾招，都在最後一刹那給對方閃過，心中也自駭然，他覺得對方這身法很熟，似乎在什麼地方見過，却又一時想不出來。

及至聽到焦玉環叫出「彈指神通」，他便恍然大悟，道：「你是純陽派的人？」

「你管我是純陽派或是純陰派，動手吧！」他足尖一挑挑起了一粒石子迎向唐宏的鋼刀，「噹」的一步，唐宏的刀斜過一邊，竟向焦玉環的劍斬去，刀劍相交「蓬」的一聲，大家都退了一步。

「你們還是趕快滾吧，再不走我就不客氣了！」幪面人雙手連續揮動，兩袖捲起狂風，刮得唐、焦兩人幾乎站不穩脚，知道對方功力高出自己許多，只好乖乖的聽話，急忙逃去。

夜是冷寂了，唐、焦兩人一走，又歸於冷寂了，幪面人朝一個方向道：「方女俠，風冷露重，妳也該回去歇息了，再見！」

「等一等，等……」

「回去吧！身子要緊！」遠遠傳來幪面人的聲音，表現得無限關懷。

「他是誰？」方小仙怔怔的在想，她覺得這個人似乎很熟悉，又似乎很陌生。

「是他？」方小仙突然想起一個人，芳心狂跳，俏臉熾熱，臉上現出迷惘的喜悅，可是她很快否定了自己的想法，因爲那個人是不會武功的，這個幪面人的武功却高不可測，又是說外地話，怎麼會是那個人呢？她不免暗笑自己痴情。

自這一役之後，平靜的過了三個月左右，有一天，雷大虎來到了明縣，找上了方家，對方小仙說：六指無常約了他決鬥，他希望她能助他一臂，否則就請她趕快躲開，因爲實在沒有必勝把握，他若一敗，六指無常決不會放過她和卓天君，他說還有三日時光，希望她好好的考慮一下，免得臨時忙亂。

她答允他會考慮，並問明了決鬥地點與時間，他告辭了。

方小仙送走了雷大虎之後，便到卓家去找哥哥商量。

方文彬和卓天君兩人正在下棋，殺得正在難分難解，根本沒有注意到旁觀的方小仙到來了。

她是卓家的常客，出入不用通報的，她站在哥哥身邊好一會了，仍未被發覺，又是好笑又是好氣，用膝頭撞了一下哥哥，撒嬌道：「人家來了半天，你就只知道下棋，也不理人家站了半天了？」

「嗯！是小仙來了，對不起，有什麼事嗎？」卓天君客氣的連忙招呼。

「沒有事就不能來嗎？是不

是？」

「當然不是，不過，妳最討厭看我們下棋的，現在居然來了，當然是有事了，說吧！什麼事？」

「什麼事？當然是大事啦，你快大禍臨頭了，還一點也不知道，就只知道下棋。」

「是什麼事呢？連妳都說是大事，當然不會是小事，說給我們聽聽好不好？」

方小仙把一切全都告訴了他們，方文彬嚇了一跳，便抱怨她惹來麻煩。

「這事不能怪小仙，莫家原本是來害我，結果是害了自己，這事原是由我而起，小仙是幫我的忙，我應該多謝才是，你怎好抱怨她呢？」

「她是個女孩人家，偏愛舞刀弄棒，本來就不對了，要不是她，可能沒有這個麻煩。」

「舞刀弄棒有什麼不好，比弄文用墨有用多了，六指無常也欺人太甚了，如果他祇一個人，相信雷大虎不會向方小仙求援，這些邪魔惡賊，也太可恨了，小仙，妳打算怎麼樣？」

「我當然幫雷大俠，小菊也肯跟我一起去，我就是擔心你們兩個。」

「妳放心，連小菊都肯去，我難道還好意思偷懶，其實，我早就應該跟妳一起出去走動了，讓妳大哥在這裡看屋，我陪妳一起去。」

「你陪我去？你去幹什麼？」

「去對付六指無常呀，你不是說六指無常約了雷大虎決鬥？」

「你不會武功，去幹什麼？」

「你放心，我的武功練得十分高明，不過你看不出來罷了！」

「我不信。」

「你應該相信我。」

她聽得出語帶雙關，突地臉紅，她早希望聽到他這一句了，所以十分開心，也特別關懷地問：「你眞會武功？別欺騙自己！」

「現在還有三天時間，還來得及，我眞擔心到時敵人可能太强，我無暇照顧你，你跟我來，我傳你一種久戰不疲的方法，對你會有好處的。」他牽着她的手，十分自然的帶她坐到一邊，她初時有點害羞，但很快就過去了，跟他坐在一起。

他把本身的一部份內力輸送到她身上，她想不到他眞會武功，而且，內功竟然如此精純、深厚。

他歇下來的時候，她說：「你把眞力傳給我，你自己不是減弱了嗎？」

「你放心，我今晚運功半夜，又回復如常了，明日還可以給妳少許！」

「不！已經夠了！」

方文彬看看他們，什麼也看不出來。

這一天，約鬥的日子到了，方小仙這一邊只有四個人，就是卓天君、小菊、方小仙跟雷大虎。

雷大虎見到了卓天君大爲奇怪，卓天君說從前次雷大虎打敗六指無常之後，他就專心練武了，所以這一天可以派上用場，助雷大虎一臂之力。

六指無常這方面有：六指無常、玄機子、唐宏、焦玉環和清風道人。

玄機子與清風道人兩人是六指無常這一方功力最高的，有他們壓陣，六指無常不虞失敗。

唐宏第一個出場，並且指名挑戰方小仙，出言輕薄無禮，激怒了方小仙，雙方交手不到十招，方小仙便將唐宏斬死當場，如此快速分出勝負，嚇了對方一跳，焦玉環要替唐宏報仇，惡鬥雷大虎，結果她亦死在雷大虎倭刀之下，原來他重臨知府衙門殺死了李知府那一次，已把倭刀取回了。

六指無常這一邊連敗兩陣，兩人都死了，銳氣大受挫了，第三個出場的玄機子，他要勝回一仗，振振士氣。

雷大虎又要出場，却被方小仙勸住，讓卓天君去接這一場。

六指無常見卓天君出場接戰玄機子，不禁哈哈的大笑起來。

但卓天君雙腳一站，玄機子就突然變色注視不瞬，凜然問道：「你是什麼人？」

「我是奉命替師門清除叛徒的人，玄機子，你動手吧！且看你能接得下我多少招。」卓天君此言方出，六指無常與雷大虎都凜然震動，慚愧自己看走了眼。

玄機子沉手先打出一記「玄天掌」，掌影四散，方圓難分，各人都看不出他的眞正意圖何在，但卓天君右掌一橫一玄，緩緩推出，對方掌影馬上趨向中央，被逼硬接，「蓬」然一聲，玄機子退了半步，沉足入地逾寸，卓天君打了個觔斗之後，還退了兩步，明顯地輸了一招，可是再拚下去，卓天君的身形越來越穩，玄機子的身形却越來越沉越滯，拚到第十二掌，卓天君打了三個轉，玄機子却吐了兩口血。

「玄機子，你再接我這一招看看！」雙掌一齊推出，玄機子急忙斜竄丈外，但他退得快，卓天君追得更快，啣尾追出，如影隨形，掌風似雷，掌影如山，玄機子退向清風道人，似是有意托庇清風道人。

清風道人也眞夠朋友，果然出頭攔阻，但他身形一動，便聽得方小仙喝道：「牛鼻子，你接招吧！」聲到人到，快極了！

方小仙如飛撲到，清風道人自然不敢輕視，猝然吐出劍鋒，疾指方小仙胸膛，方小仙去勢甚疾，雙方瞬即接實，小菊爲之嘩然，不過，清風道人並未佔到便宜，他一劍遞出，方小仙的劍也已出現，雙劍一擊，清風道人被震退了兩步。

「牛鼻子，你再接這招。」方小仙運劍如風，半步不停，繼續追擊，直把清風道人又逼退兩步。

這時候清風道人自顧不暇，再無能力幫助玄機子了。

六指無常眼看形勢不對，便擬逃亡，雷大虎如何肯放他走，馬上予以截擊，但他早先與焦玉環打了一場，用了不少氣力，這時僅可以打成平手且略居下風，再打下去，情況如何很難預料。

六指無常不由暗自開心，但他開心得太早了，笑聲未了，小菊已經出手援助雷大虎。

小菊人小膽大，不怕死，不怕傷，她的攻勢使六指無常爲之氣餒，常常要迴避她的狂攻，不敢與她拚命，這一來，就助長了小菊的氣勢，也予雷大虎更多進攻的機會，激戰中，小菊刺中六指無常一劍，自己也傷了右腿，但她不理，狂攻如故，再傷了他的右臂，攻勢更厲，看得雷大虎也激發了雄心，精神大振，終於，六指無常重傷在小菊劍下，也死在雷大虎刀下。

清風道人在二十招後已明顯地處在下風，再無鬥志，他要走，小菊與雷大虎聯手圍攻，他自知不免，於是把心一橫，橫劍自刎身亡，五個人死了四個，留下玄機子一個了，他是敵人當中最頑强的一個，武功也最高，已經是强弩之末了，雷大虎出手攔擊，卓天君阻攔不及，雙方硬拚一掌，雷大虎被震出丈外，吐了一口血，不覺四肢百骸欲散，這才知道他功力之厚，遠出自己估料之外，方小仙接他一招，也覺得心胸隱隱作痛，氣血幾乎逆轉，急忙運功自療，不敢再冒險進擊。

卓天君始終保持沉穩步伐，揮掌拚擊，絕不退讓，玄機子和雷大虎、方小仙兩人拚了一掌，雖然震傷了對方，自己也損失了功力，再和卓天君動手時，就更加不濟了。

玄機子在無法再鬥的情況之下，便說道：「姓卓的，你到底是誰的弟子？我希望死也死得明白！」

「你偷了師門的內功秘要，以爲自己可以橫行天下，不把師門放在眼中，你錯了，你偷去的只是師門全部內功秘要的四分之一，還有四份之三，你連想也沒想到吧！師門不要你那四份之一，也可以練成精純內功，但有你那四份之一，就更爲完整了，你已難逃公道了，如果你肯把它交出來，由你自己去決定好了，我不逼你，但你別想用它來換取你的生命，那是沒有可能的事，我不會爲了本門四份之一內功秘要而讓你繼續爲害天下人！」

「唉！我總算明白了一件事，作惡過多，終無好報，那些內功秘要，就藏在我的夾衣裡，我死之後，你自然可以找到，我無苛求，但望你能把我埋於地下，勿使我曝屍荒野！」

「我答應你！」

於是，玄機子又步清風道人後塵，也橫劍自刎而死，卓天君找到了那四份之一內功秘要後，就把他與清風道人等都掘地埋葬了！

方小仙從來不曾如此高興過，她高興得忘了害羞，倚偎着他，替他揩抹額上的汗水，小菊看着，忽然想起在縣官那裡偷聽到知縣與師爺的談話，不禁多看了方、卓兩人一眼，心中湧起了一陣微妙的迷惘。

（完）

上文提要：彭城住的兩大家族，一姓秦、一姓楚，都是富甲一方，而且又是武林人物，一正一邪。樂天游來彭城訪好友楚中雄，發現被秦獨秀陷害，在縣牢囚禁，在查探中又被縣的總捕頭緝捕，認爲是楚的同黨，樂逃過緝捕，爲了查明楚犯案情的眞相，無意中遇到唐寧被秦府爪牙追捕，知道有些少女被秦寶生擄捉姦殺，便先去秦府救人，可惜人已死，便轉去楚家打探，發現一老蒼頭……

樂天游傳奇故事／馬　騰·文／可　飛·圖

彭城恨

揭穿奸奴暗算　難免衙差包圍

樂天游怎會記不起來，那一次，他跟楚中雄在池畔的亭中，喝酒賞荷，縱論天下英雄，痛快極了，難得楚中雄跟他的見解相同，可眞是酒逢知己千杯少，他又怎會忘了，脫口道：「你就是老福頭！」他記得當日楚中雄是那樣稱呼在旁侍候他們的那個老蒼頭的。

「樂大俠，小的正是老福頭！」老蒼頭道。

樂天游忙解開老福頭身上的穴道，歉然道：「方才下手重了點，對不起。」

「樂大俠別這麼說。」老福頭道：「方才誰也不知對方是甚麼人，怎能怪樂大俠你。」

跟着又道：「樂大俠，你來了就好了，家主人的冤屈有望申白，這幾日，小的急死了，憑小的能耐，縱使粉身碎骨，也解救不了家主人一家。小的憂急得幾乎想一頭撞死！」

「到底發生了甚麼事情？」樂天游問。

「家主人遭奸人陷害。」老福頭悲憤地道：「樂大俠，這裏不是說話的地方，請跟小的到藏身的地方，再詳細對樂大俠你說出來。」

樂天游四下溜了一轉，這地方確不是說話的地方，當下點點頭。

老福頭馬上往荷池對面的一座頗大的假山走去。「樂大俠，請跟小的來。」

走到荷池對面那座假山前，老福頭縱身躍上假山上，用手扳住一塊比磨盤還大的山石，用力往左邊扳轉。

一陣磨轉聲中，露出一個洞口來，僅可以讓一個人進入。

老福頭道：「樂大俠，事變那日，小的要不是躲進這個山洞中，那裏逃得過被公差捉捕回衙門的厄運！這個地方是小的在打理園中花樹假山時，無意中發現那塊山石是可以轉移開去的，下面的山洞雖然不大，兩個人躲在裏面還足夠。」

老福頭說完，首先跳入那個洞中。

樂天游跟着跳進去。

跳落那個洞中，下面像個葫蘆肚，足夠一個人坐卧，兩個人便只能夠坐着，由於有不少隙縫石孔可供透氣，倒也不覺氣悶。老福頭先將那塊轉移開的山石移轉原位，才坐下來，吁口氣道：「這幾日，小的日間不敢露面，就躲在這裏，晚間才出去，有兩次，差點被留守在府中的公差捕快擒捕，幸得小的對園中的一切瞭如指掌，才逃脫得了。」

樂天游只想知道楚家到底發生了甚麼事，當下催促道：「老福頭，楚家到底發生了甚麼事，遭那個奸人陷害？」

老福頭頓時咬牙切齒，悲憤難抑，說：「家主人千不該，萬不該，誤信……就像樂大俠你，誤信我老福頭的話……」

樂天游聽着，先是愕了一下，繼之一手抓住老福頭的右手，疾聲道：「你……賣主……」

「你如今才知道，太遲了……」老福頭詭笑一聲，並沒有閃避掙扎。「倒也！」

樂天游應聲倒下，奇怪的是，老福頭也一起軟軟地倒下去。

這情形，只有一個解釋，老福頭以身作餌，跟樂天游一同中了迷香毒氣，昏迷過去。

事實上，兩人確是中了一種叫「神仙倒」的迷葯。

那種「神仙倒」無色無味，是一種透明的粉末，極易散發，葯力霸道，任何人只要吸入一點，便會被迷倒，當然，也可以將之燃燒，散發烟氣，不過那就易被人察覺。

「嘿嘿哈哈……樂天游，日間被你逃脫了，這回不又跌落陷阱中！」幾條人影忽然從假山附近閃冒出來，聽爲首那人說話的聲音，不就是彭城總捕頭方鐵虎！「這叫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獄無門闖進來！自尋死路！」

「頭兒，你果然神機妙算，算準了姓樂的必會再來！」一個人影奉承地說。

其他幾條人影連聲對方鐵虎道：「頭兒，姓樂的已落在咱們手上，姓楚的死囚便無人救他了。頭兒這一着佈置眞妙！」

方鐵虎被手下奉承得有點飄飄然，發出一陣得意的笑聲。「楚家這件事辦妥了，弟兄們都有好處！」

幾個捕快齊聲道：「還不是頭兒帶挈！」

一個捕快跟着道：「頭兒，怎樣處置那傢伙？」

另一個捕快接口道：「還用說，當然是將他一刀送回他姥姥那裏！」

方鐵虎搖頭道：「不用急着將姓樂的了斷。還要問問他，是一個人來探望姓楚的，還是約了別的人來找姓楚的叙舊，問清楚，才送他回老家，免得節外生枝！」

「頭兒，那先將姓樂的押回衙門，咱們好好地侍候他，怕他不將肚裏的東西倒出來？」

方鐵虎又搖搖頭。「姓樂的雖與姓楚的是朋友，但他初來此地，很難栽他一個同謀作反的罪名，姓楚的一定會矢口否認，爲免節外生枝，還是將他關到另一個地方，問完了，便將他一刀殺了！」

「還是頭兒思慮週到。」一個捕快道：「賴七，跟我上去，將他們弄出來。」說完，首先往假山上面攀去。

* * *

樂天游醒來的時候，發覺自己雙手雙腳被沉重的鐐銬鎖着，幾乎成大字形貼在墻上。

看清楚，原來手腳皆被鐵鏈拴牢在墻上的鐵環上，動彈不得。

吸口氣，甩甩頭，樂天游完全清醒過來，弄清楚自己置身於一間石屋內，前面放置了不少刑具！有老虎櫈、皮鞭、火盆烙鐵、指夾、鐵頭箍不一而足，看着叫人心驚魄動。加上地上墻上斑斑點點的血漬，更是叫人觸目驚心。

這裏到底是甚麼地方？

雖然有刑具，却不像是監牢。

樂天游雖然不怕死，但想到將他弄到這裏的人必然不會叫他痛快地死去，自不免心裏有點驚。

他試着運氣，氣息順暢，將他關在這裏的人並沒有點了他身上的穴道。

運氣調息了一會，他試着運勁撐動手腳，是否可以撐脫手腳上的鐐銬，那知道無法撐脫，却弄出一陣叮噹聲。

看來，嵌在墻上的鐵環異常堅牢。

手腳上的鐐銬發出的叮噹聲未遏，那扇關得牢牢的門突然被推開來，走進三個人。

爲首的一人，樂天游一眼便認出，是彭城總捕頭方鐵虎！

後面兩人一身捕快裝束，不用說，是方鐵虎的手下。

樂天游怒視着方鐵虎。「方大捕頭，樂某犯了甚麼罪，將樂某關在這裏！」

方鐵虎嘿嘿一笑，陰鷙地道：「管你有沒有犯了王法，本捕頭喜歡將你關起來，便關起來！任何人來到彭城，都要受本捕頭的管治！」

「姓方的，你枉法濫權！」樂天游怒道：「除非你殺了樂某，要不，馬上放了樂某！」

「姓樂的，你跟楚中雄是同謀，單憑這一條罪名，本捕頭就可以將你格殺，哼哼，你還不知好歹！亂放屁話！」方鐵虎惡狠狠地說：「本捕頭不殺你，是想給你一個活命的機會，只要你老老實實答我所問，本捕頭答應你，放你離開彭城。」

樂天游吸口氣，壓下心中的怒氣。「要樂某說甚麼？」

「說說除了你之外，還有甚麼人來找楚中雄那逆賊！」「姓方的，別將樂某看作傻瓜！要是說了，不將樂某一刀殺了才怪！」

「姓樂的，你可是要喝罰酒？」左邊那個捕快喝叫。

樂天游不吭聲。

左邊那個捕快獰惡地道：「看你這逆賊的骨頭有多硬！」說話間，拿起皮鞭，「啪」地甩了一下，跟着吸口氣，狠狠地往樂天游的身上抽去。

一陣「辟辟啪啪」聲中，樂天游身上的衣衫綻裂開來，暴現出一條條血痕。

樂天游咬着牙，不哼一聲。

那捕快狂暴地揮鞭抽打。

樂天游依然不吭聲。

「果然是個硬骨頭！」方鐵虎看着，躍躍欲動。

另一個捕快大叫道：「鄔八，待我徐山來侍候他，不信他的骨頭比鐵還硬！」從地上抓起一根鐵棍，惡狠狠地向樂天游的身上砸去。

方鐵虎開口喝住那捕快。「徐山，慢來，待我再問他一次，若仍不肯說，你砸斷他的雙腿！」

徐山急忙刹住勢子，獰惡地向樂天游道：「逆賊，算你走運，要不，砸斷你腿，看你說不說？」

樂天游一直咬着牙，雖則痛得臉上的皮肉不住搐動，硬是不發一聲。

方鐵虎打量一眼身上衣破皮肉綻開的樂天游一眼，冷酷地道：「逆賊，本捕頭再問你一次，說不說！這裏侍候犯人的刑具多的是，任是鐵打的，在咱們的侍候下，都會變成繞指柔，你若是識時務的，可以少吃苦頭！」

樂天游連吸了幾口氣，嘴唇嚅動幾下，欲言又止。

徐山不耐煩地道：「頭兒，待咱砸斷他一條狗腿，看他說不說！」

樂天游那刹那臉色驚變，終於開口道：「樂某……說……」

「還不快說？」鄔八催促。

樂天游咽口口水，沙啞地道：「樂某這一次還約了……慶州姜策，江北一劍孫一豐，到彭城跟楚……中雄……一聚……」

「逆賊，你別胡謅八道！」徐山喝道：「要不，將你一口狗牙砸落！」

樂天游透口氣，「信不信悉隨尊意。」

方鐵虎道：「沒有其他人了？」

樂天游搖搖頭。「樂某只約了姜、孫兩位……楚中雄是否約了那一位好友，樂某不清楚。」

「姜策跟孫一豐甚麼時候到彭城？」方鐵虎問。

「在這幾天吧。」樂天游舔舔被咬裂的嘴唇。「你們最好守諾放了樂某，要不，孫兄跟姜兄來到，查出……樂某是被你們所害，一定不會干休！」

「嘿嘿，唬我？」方鐵虎獰視着樂天游。「本捕頭敢作敢爲，從未被唬倒！徐山、鄔八，將這逆賊押出去殺了！」

徐、鄔兩個捕快答應一聲，上前去，先解開鎖扣住樂天游雙腳的鐵環，再鬆開鎖扣雙手的鐵環。左右架着樂天游，往屋外走去。

樂天游的手腳上仍然扣着鐐銬，加上鐐銬粗重，少說也有五十斤，樂天游無從掙扎。

樂天游也沒有掙扎，只在鄔、徐兩人架他出去的時候，咬牙切齒地對方鐵虎道：「姓方的，樂某做鬼也不放過你！」

方鐵虎爆出一陣大笑。「姓樂的，咱是幹甚麼的！哈哈……公門當差的，那一個沒幹過陰騺事，要是怕鬼神，懼報應，誰還敢在公門中當差？管你死後做鬼做神，咱一概不怕！」

鄔、徐兩人也笑起來。「死到臨頭，還唬人？待會將你剁成肉醬，淋上烏狗血，叫你做不成鬼，看你怎樣作祟！」

兩人架着樂天游走出屋外。

突然間，左邊的徐山腳下一絆，跌倒下去！

是樂天游出其不意，拚死將腳猛地斜伸出去，將徐山絆倒的。

那是樂天游唯一可以死裏逃生的機會，他是覷準了才發難的，機會只有一次。

徐山一跌，自然帶動樂、鄔兩人也歪跌下去，樂天游就在那刹那運勁起肘，重重地撞在鄔八的胸脅上。

鄔八悶叫一聲，口噴鮮血，倒跌開去。

在起肘的同時，樂天游同時一頭撞在徐山的太陽穴上，徐山連吭也沒有吭一聲，便暈死過去！

樂天游的動作好快，於歪倒下去的刹那，將徐山的腰刀拔了出來，身子着地，疾滾開了，接挺坐起來，運起全身功勁，一刀斬在腳鐐鏈上。

「鏗」地一聲，火花四濺，那根小兒臂般粗細的鐐鏈硬是被砍斷開來，那把腰刀亦刃口崩捲！

一刀才砍斷鐐鏈，樂天游驀地張口發出「嗨」的一聲大喝，將手上的腰刀奮力擲出去。

腰刀挾着一股銳嘯聲，疾射向一條撲掠過來的身形。

那是方鐵虎。

方鐵虎並沒有在徐、鄔兩人將樂天游架出的時候跟着走出屋外，而是站在屋內四下打量一眼，嘴裏發出陰騺的笑聲，才轉過身，看着已架出屋外的樂天游，豎掌做了個斬的手勢，才向屋外走去。

若方鐵虎緊跟着，樂天游便沒有機會發難。

方鐵虎驚怒中飛撲向樂天游，他自信只要將樂天游截下來，一定可以將樂天游斬殺，驟見樂天游將手上的刀擲射過來，嚇了一驚，急不迭身形往橫歪側，斜掠開去，閃避那柄激射來的腰刀。

樂天游就在擲出腰刀的刹那，跳起身來，不逃反撲向正自掙扎着從地上跳起來的鄔八。

待到方鐵虎斜掠開去，返身斜撲，樂天游已撲到鄔八身前，一把抓住他的左肩頭及腰帶，將他抓起來擲向斜撲過來的方鐵虎。

樂天游在鬆手擲出鄔八的刹那，抓住他腰帶的左手順勢將鄔八的腰刀抽出來。

方鐵虎眼見鄔八扎手扎腳地飛砸過來，慌忙往左疾閃，同時雙手齊出接住鄔八的身子，爲了卸去那道衝勁，身子打了個轉。

「颯」地一下激掠聲入耳，方鐵虎驚瞥到一道閃光閃射過來，由於手上仍抓住鄔八，無法拔刀封擋——已來不及，千鈞一髮之間，只好身形一矮，閃避那道激射過來的白光。

他閃過了那道白光——其實是樂天游向他擲過去的腰刀。

可是，他躲不過緊接飛擲過去的一具人體——徐山。

「砰」然一聲，被樂天游抓起來擲過去的徐山砸中，方鐵虎跟手上的鄔八一起跌倒在地上。

樂天游立刻溜之乎也。

待到方鐵虎推開壓在他身上的徐山，跳起身來，樂天游已不見了蹤影。

方鐵虎自然不肯罷休，急急追下去。可是，追出頗遠，仍然追尋不到樂天游，只好罷手。

* * *

樂天游一個人在房中將身上破爛的衣服脫下來，並敷上傷藥，換上一套乾淨的衣服，才走出房間，向坐在廳中的唐寧致謝。

原來，樂天游才逃離那間屋子不遠，便遇到唐寧，在她的掩護及帶引下，擺脫了方鐵虎的追尋。

至於唐寧怎會在那附近，據她說，樂天游被方鐵虎及其手下抬出楚家時，恰好她放心不下，被折返回楚家的她看到，她自忖寡不敵衆，無可能救得了樂天游，因此，她暗中跟着那方鐵虎等人，看着他們將樂天游關在那間石屋內，她一直匿在附近監視着，希望能找到機會救出樂天游，但却無機會，熬了一夜，她終於在方鐵虎等人逼問樂天游的時候支持不住，睡了過去，直到樂天游發難，她才被樂天游的一聲大喝驚醒過來，看到樂天游逃走，她立刻掠過去，將他截住，掩護他逃走，帶回家中。

唐寧看到樂天游走出來，忙站起身。「樂前輩，你身上的傷不要緊吧？」

「敷上藥，不怎麼痛了。」樂天游吁口氣，「唐姑娘，若不是妳，樂某逃不脫方鐵虎的追捕，樂某……」

唐寧擺擺手。「樂前輩，別說客氣話了，你救了小女子一次，正好扯平，是不是？」

跟着又說道：「樂前輩，快請坐下來。」

樂天游點點頭，在一張椅子上坐下來，忽然間想到：自己在進入楚家之前，已將臉上的人皮面具揭下來收在身子，怎麼如今又戴在臉上，那一定是方鐵虎等人在他暈倒後，搜查過他的身上，搜出那張人皮面具，不知怎的，又替他戴在臉上，大概是爲了掩人耳目吧。

臉上戴着人皮面具很不舒服，樂天游想除下來。「唐姑娘，妳一直沒有看出來，樂某如今的樣子，並不是本來面目！」

唐寧仔細地打量樂天游一眼，搖搖頭。「看不出有什麼異樣。」

樂天游抬手在臉上搓揉了一會，接輕輕地自頷下慢慢揭起一張薄薄的人皮面具。

唐寧看着，好奇地睜着雙眼看着，臉上露出訝異的表情。

樂天游終於將臉上的人皮面具揭下來，朝唐寧揚動一下，含笑道：「妳現在看到樂某的眞面目，不會再叫樂某做前輩了吧？」

唐寧眨着一雙大眼，看着眞正的樂天游。「你原來這樣年輕……害我一直叫你前輩……」沒來由地，臉上發熱，赧然垂下眼瞼。

其實，她並不是沒來由地感到羞赧的，是被樂天游那雙明亮的眼睛直視之下，以及被那張洋溢着男子漢魅力的臉叩動心弦，因而羞赧起來。

「唐姑娘，很對不起，樂某並不是存心……騙妳的，爲了避過官差的耳目，才戴上那張人皮面具。」

唐寧心頭「卜卜」直跳，不敢抬起眼瞼。「你……被官府追緝？」

樂天游搖搖頭，嘆口氣道：「樂某是來到彭城，才莫名其妙地惹上官非的。本來，樂某可以一走了之，但那是關係到樂某一個好友的生死，所以，樂某不能不留下來查個清楚明白，爲了避過城中官差的耳目，只好戴上那張面具。」

唐寧飛快地抬起眼瞼，瞥了樂天游一眼。「是不是爲了昨日你所說的楚中雄？」

樂天游點點頭，將他昨日去到楚家門前的遭遇及方鐵虎指他是楚中雄的同謀等情形，對唐寧說了一遍。「唐姑娘，楚兄乃是樂某的知交好友，他忽然罹此罪名，陷於獄中，樂某又被涉其中，妳說，樂某怎能一走了之，不查個清楚明白？」

唐寧聽得義憤填膺。「荒謬，樂大……俠你初來乍到，那個總捕頭居然誣陷你是楚中雄的同謀，實在叫人氣憤，還有王法嗎？他們誓要將你置諸死地，看來，其中極可能有內情！他們怕你查出來，才佈下那個陷阱誘捕你。」說話間，由於氣憤的關係，忘了羞赧，抬眼直直地瞧着樂天游。

樂天游與她目光相觸，心頭蕩漾了一下，忘了收攝心神。「樂某這次能夠死裏逃生，實在僥倖。」

一頓，又道：「唐姑娘，請別稱樂某大俠。樂某不過一江湖浪子，實在當不起大俠這個稱呼。」

唐寧閃了樂天游一眼。「那我稱呼你什麼？」

樂天游笑笑道：「隨便怎樣稱呼我也成，樂某比妳年長不過七、八年，妳大可以叫我的姓名。」

唐寧有點忸怩地道：「那怎可以……我稱呼你一聲樂兄吧。」

樂天游笑了。「唐姑娘，樂某要回客棧了，要不，客棧的老闆見樂某一夜未歸，以爲樂某失了踪，若報官那就麻煩了。」

唐寧起身道：「樂兄，那我不留你了。小心啊，若有用到我的地方，只管說。」

樂天游道：「謝謝。」起身往外走。

唐寧一直送他到門外。「樂兄，慢走。」

樂天游道：「唐姑娘請留步，樂某告辭。」轉身快步離去。

唐寧看着樂天游的背影，目光有點痴。

＊　＊　＊

王天福這一晚又在楚家花園出現。

不過，他並沒有現身，而是匿在園中一棵大樹上，留意着園中的動靜。

二更過後，一條婀娜的身形自左邊牆外掠入牆內，一溜烟般向本是楚家內眷居住的內院掠去。

大約一刻鐘左右，那條人影自內院中掠出來，往花園掠去。

那條人影才自月洞門中掠入花園內，匿在樹上的老福頭立時看到，待那人影掠近，才驀地從樹上跳下去。

那條人影在老福頭跳落地上的刹那，立時驚覺，斜閃一步，手上的利劍寒光一閃，擺出一個作勢欲動的架式，口裏低喝：「什麼人？」

老福頭還未落在地上，已然從話聲認出那人影是誰，驚喜地叫道：「小姐，是老福頭！」

那人影顯然也從話聲認出老福頭，語聲激動得有點顫抖。「老福頭，你沒有被官差捉去？」

老福頭也很激動。「小姐，見到妳太好了！那日，老福頭眼見情勢不對，躲了起來，逃過那伙狗官差的搜捕，一直躲在花園裏，每晚皆在等待，希望可以見到小姐跟夫人及少爺等人，想辦法將老爺從牢中救出來。天有眼，終於讓老福頭等到小姐出現。」

那條人影正是楚中雄的女兒楚慕思，年方十七，長得亭亭玉立，俏麗可人，雖是女兒家，由於自小便得乃父親傳，身手頗了得。

「老福頭，我這次潛回來，就是想探看一下，那日是否有人逃過官差的搜捕，看到你無恙，我好高興。」

頓一下，跟着又道：「可知道還有那些人逃脫嗎？」

老福頭搖搖頭。「這些日子，老福頭只見到小姐妳一人，那些狗官差一直都在府中內外守候，直到這兩天，才不見人影。小姐，夫人跟少爺好嗎？」

楚慕思點點頭。「好，只是擔心我爹被那些狗公差關在牢中，不知遭到怎樣的對待。」

老福頭道：「小姐，小的曾冒險夜探監牢，可惜防守很嚴，小的無法潛入進去。本來，小的想拚了一條命，救出老爺……不過，憑小的一人之力，只怕未衝進監牢，便被公差截殺，不但救不了老爺，反令到那些狗公差防守得更嚴密，以後無法救出老爺，因此，小的才打消那個念頭。」

楚慕思聽老福頭那麼說，大爲感動。「老福頭，難得你對我爹那樣……忠心耿耿……」

老福頭慷慨地道：「小姐，老爺對小的那樣好，小的就算粉身碎骨，也報答不了。只要能夠救出老爺，小的就算赴湯蹈火，萬死不辭！」

楚慕思感動得眼眶一陣濕濡(她却想不到，人心險惡，老福頭說得那樣慷慨，却另有居心)。「老福頭，我家有你這種忠心……的人，我爹一定有救。」

「小姐，妳太褒奬小的了。」老福頭道：「老福頭應該那樣做的。

跟着又道：「小姐，夫人跟少爺有什麼打算？」

楚慕思道：「仍未有什麼打算，我娘要我出來察看一下情形，再作打算。」

「這樣也好。」老福頭道：「小姐，小的想見見夫人跟少爺，小的實在掛念他們。」

楚慕思點頭道：「我這就帶你回去。」

老福頭道：「小姐，這裏不大安全……」

楚慕思立刻移步。「馬上離開這裏。」當先向圍墻那邊掠去。

老福頭在身形縱掠之前，右手往背後打了個手勢。

待到兩人先後掠到牆下，在那棵樹的附近隱蔽處，冒出兩條人影來，悄然跟着掠向楚慕思主僕經已翻掠出去的那堵圍牆。

＊　＊　＊

在城南外的一座小宅院內，老福頭見到了楚夫人跟少爺楚慕遠。

楚慕遠年紀只有十五歲，還是個少年。

老福頭跪下去向楚夫人請安。「夫人、少爺，小的看您倆無恙，小的心安。」

楚夫人見到老福頭，很高興。「老福頭，快起來。看到你，我也感到高興。」

老福頭站起來。「夫人……」

驀地，「砰」然一聲，屋門被撞開來，老福頭心頭暗喜。忖道：「方捕頭他們來得眞快啊，省得我再做戲，捉了夫人他們，我跟他們的交易完了，從今後，我可以跟春蘭雙宿雙棲，享幾年清福。」

可是，當他看到出現在門外的那個人時，他的臉色變了，並且閃撲向跟他最近的楚慕遠。

在屋門被踢開的刹那，楚夫人跟一對兒女都驚愕了一下，但他們馬上發出一聲歡呼，「樂叔叔！」

出現在門前的那人，赫然是樂天游！怪不得老福頭那樣驚恐，楚夫人跟一對兒女那樣驚喜了。

樂天游的動作比老福頭要快，身形疾閃，在老福頭撲到楚慕遠身前出手抓落少主人右臂肘的刹那，樂天游已一手扣在老福頭的右肩頭上。

老福頭痛叫一聲，歪着身子軟倒下去！

原來，樂天游恨那老福頭賣主，不忠不義，扣在他肩井穴上的右手運勁緊扣，老福頭那裏吃得消，半邊身子痲痛攻心，額上滲出豆大的汗珠。

楚夫人跟楚慕思姐弟看着樂天游出手制住老福頭，仍未警覺到是怎麼回事，楚夫人驚問：「樂叔叔，爲何出手制住老福頭？」

樂天游點了老福頭身上四處大穴，才對楚夫人抱拳行禮。「嫂夫人，見到妳跟兩個姪兒、女無恙，眞高興。」

接着，才指着倒在地上的老福頭道：「嫂夫人可知道這個奴才奸險陰毒，賣主求榮？」

「樂叔叔，你來了就好了。」楚慕遠欣喜地抓住樂天游一條手臂，偎在他身旁。

樂天游抬手撫摸楚慕遠的頭。「慕遠，長高了。」

楚夫人失聲道：「樂叔叔，有這種事？」

地上的老福頭叫道：「夫人，你別聽他說！他寃枉小的，他被官府收買才眞。」

楚慕思有點不相信地道：「樂叔叔，老福頭在我家幾十年，忠心耿耿，怎會出賣我們？」

樂天游道：「姪女兒，別聽他一面之詞，妳涉世未深，不知人心險惡。兩日前，我到你家，險被那個方大捕頭所擒，他們不管三七二十一，誣陷我是妳爹同謀，幸得脫身。爲了查個明白，於是夜探貴府，遇上這個賣主求榮的惡奴，聽信了他的話，被他用迷香迷倒，交給方總捕頭那伙公差，幾乎死在那伙公差的刀下……」

「夫人，小姐，他亂說！」老福頭大叫。「那一晚，是他勾結官府公差，引小的現身，好讓公差擒捕小的，幸得小的機警，逃脫了公差的圍捕。」

楚夫人聽着，不知信誰才是，看看樂天游，瞧瞧老福頭，拿不定主意。

楚慕遠叫道：「娘，樂叔叔不是那種人！」

楚慕思也不知該信那一個的話。

樂天游冷笑一聲，對老福頭道：「老福頭，你再叫得怎麼大聲，外面那兩個狗公差也不會來救你，他們已被我制住了！」

老福頭一聽，臉色大變。

樂天游跟着對楚夫人道：「嫂夫人，待我去將那兩個狗公差捉進來，你們便知道我說的是不是眞話。」說完，大步走出屋外。

「樂叔叔，姪兒跟你去。」楚慕遠邊說邊跟着往外走。

楚夫人母女互覷一眼，沒有作聲。

地上的老福頭大叫：「夫人，小姐，別信那奸人的說話，那兩個公差跟他串通了的。」

「住口！」楚夫人突然喝一聲。「樂叔叔是個怎樣的人，我淸楚，你這個奴才若不是心虛，何須急於替自己呼寃。」

老福頭臉上的皮肉抽搐了一下，臉色灰白！

「娘，老福頭爲人誠懇老實，怎會出賣我們？」楚慕思仍不相信老福頭是那種奸惡小人。

楚夫人嘆口氣。「思兒，妳心腸太好了，只相信人是好的，却不知道人心險惡，凡事不能只看表面，俗語有謂，知人口面不知心，畫虎畫皮難畫骨啊！」

話未說完，只見樂天游一手提着一個人走入屋來，跟在後面的楚慕遠叫道：「娘，樂叔叔手上提着的兩個狗公差，孩兒認得，正是那日到家中緝捕爹跟全家的那伙公差當中的兩個。」

樂天游將兩個公差摔在老福頭的身前，對楚夫人道：「嫂夫人，妳問問這兩個公差，便知道老福頭

是個怎樣的人。」

那兩個公差被摔得痛叫出聲，向楚夫人哀求。「夫人，別殺我們。」

楚夫人冷冷道：「不殺你兩個狗公差也可以，快說老福頭是否跟你們勾結，引你們來捕捉我們！」

兩個公差互相看了一眼，一個左眉上有顆黑痣的公差道：「他答應我們頭兒，找出你們的下落……事成之後，要頭兒答應給他一百兩金子，將那個叫春蘭的娘兒給他帶走。」

「夫人，別聽那狗公差胡說八道，他爲了活命，誣陷小的，小的數代受楚家恩德，怎會幹出這種忘恩負義的事啊！」老福頭嘶聲大叫，仍想逃過一死。

另一個公差急急叫道：「老福頭，你這個賣主惡奴，咱誣陷你，狡賴不了的，咱幹麼要誣陷你？那對咱們有什麼好處？」

老福頭正欲張口說話，楚夫人怒恨地喝道：「老福頭，老爺一向待你不薄，爲何昧着良心，甘心替官府賣命，欲將我一家大小一網打盡？」

老福頭臉色慘白，作聲不得。

「老福頭，你說呀！」楚慕思直看着老福頭。

老福頭臉上的皮肉抽搐了幾下，突然咬咬牙，大聲道：「是！我老福頭是忘恩負義，賣主求榮。但是，你們可知道，我老福頭雖然是下人，可也是個人，我不甘心一輩子聽人使喚，我更想王家有後，你們同我一樣是人，爲何你們可以高高在上，呼奴使婢，享福作樂，我們做下人的却要聽人使喚，做牛做馬，一輩子被人騎在頭上，抬不起頭來？既然方大捕頭給我一個翻身的機會，我怎麼不幹？有了錢，我可以享福，跟我喜歡的女人在一起，生兒育女，不幹的才是傻瓜！」

「住口！」楚慕思怒喝一聲。

「我看錯了你！」跟着轉對樂天游道：「樂叔叔，我不該輕信人言，對你的話心存懷疑，對不起。」

樂天游忙道：「姪女兒，妳涉世未深，經歷不多，難怪妳輕信人言，別放在心上，樂叔叔不會怪你的。」

楚慕思道：「謝樂叔叔恢宏大量。」心裏却道：「我今年已十七歲了，樂叔……不過大我八、九年，怎麼要稱呼你做叔叔，不是將輩份拉大了？」

少女情懷，總是容易動情。何況，樂天游確是一個充滿魅力，叫少女「怦然」心動的男子。

「樂叔叔，今日多虧你識破那惡奴的奸謀，要不，咱們都被那惡奴騙倒了，只怕咱們一家別說洗脫冤屈了，還要負上惡名受死，樂叔叔，大恩大德，不敢言謝，請受我一拜。」楚夫人說完一拉慕思姐弟，便要拜下去。

樂天游忙閃開去，雙手直搖。「嫂夫人，請別這樣，樂某跟楚兄乃知交好友，他如今出了事，樂某不知道還罷了，既然知道了，縱使兩脅插刀，也要救出楚兄！那是份所應爲的，也是朋友之道！」

楚夫人看樂天游一臉肅然，知道他是認眞的，不好再拜下去，只好說道：「樂叔叔既然這樣說，我不敢勉强，樂叔叔，請坐下說話。」

樂天游却道：「嫂夫人，愚叔以爲，爲了安全計，此地不宜再留，恐防還有狗公差暗中跟到這裏，咱們還是馬上離開爲是。」

楚夫人聽樂天游那麼說，恍然點頭。「樂叔叔說得是，慕思、慕遠，快到裏面收拾細軟，離開這裏。」

樂天游道：「嫂夫人，越快越好，只帶貴重物品去。」

楚夫人忙對慕思姐弟道：「聽樂叔叔的話，快去收拾。」

慕思姐弟急急往裏面走去。

「樂叔叔，怎樣處置這三個傢伙？」楚夫人看一眼老福頭跟兩個公差。

樂天游道：「那老福頭喪盡天良，忘恩負義，死有餘辜。至於兩個狗公差……」說到這裏，故意不說下去。

兩個公差立刻哀叫饒命。

樂天游這才說下去。「這兩個傢伙不過奉命行事，罪不至死，將他倆留在這裏算了。」

兩個公差聽說饒他們不死，連聲多謝。

楚夫人怒視着閉目不語的老福頭，恨恨地道：「老福頭，你實在該死，若留你這種不仁不義之人在世上，無異替世人留下一條禍根，說不得只好殺了你。」手起掌落，落在老福頭的背心上。

老福頭「呃」地慘叫一聲，口吐鮮血，身子一挺，咽了氣。

那兩個公差看着，嚇得臉色大變。

楚夫人吁口氣，看着那兩個公差，問道：「你們將我夫君怎樣了？」

那個眉間有顆黑痣的公差忙道：「關在縣牢裏，聽頭兒說，待將……在逃的……緝捕歸案，一併上報處斬。」

「有沒有對……他用刑了？」楚夫人問。

兩個公差互看一眼，沒有吭聲。

「說！」楚夫人怒喝。

其實，不用問，她也知道，官府一定有對楚中雄動刑。

果然，那個眉間有痣的公差吞吞吐吐道：「那是……頭兒的……主意，咱……可沒有……動手，是頭兒的幾個親信……動手的。」

楚夫人聽說丈夫受刑，又痛又怒，正想叱罵那兩個公差，慕思姐弟已從裏面走出來，每人背負着一個包袱。「娘，可以走了。」

楚夫人忙住口，朝兒女點點頭。樂天游立刻往屋外走去。「嫂夫人，打算到那裏去？」

楚夫人邊走出屋外，邊道：「一時間，我也沒有主意，離開這裏後，找個地方坐下來，再想想到那裏去。」

楚慕遠嚷道：「娘，不要到太遠的地方，孩兒還要救出爹來。」

楚夫人慈愛地道：「遠兒，娘不會到太遠的地方的，你有多大年紀，嚷着要去救你爹！救你爹的事，不用你操心，是咱大人的事，知道嗎？」

楚慕思道：「娘，女兒已十七歲了，已經長大，救爹出牢獄的事，女兒可以參與了吧？」

楚夫人正想答話，走在前面，業已走出屋外的樂天游驀地回頭疾聲道：「不好，那些狗爪子已趕到來，將屋子包圍起來，快退回去！」

楚夫人跟慕思姐弟一聽，心頭一緊，慌不迭退回屋內。

樂天游最後一個退回屋內，才關上門，便聽到門板上「篤篤……」暴響聲不斷，尖銳的箭矢穿透門板，一小截透突出來，寒光閃閃的，看着叫人心頭發寒。

楚夫人三人禁不住捏一把冷汗，若是退遲一點，只怕躲不過那一陣箭雨。

樂天游也倒吸一口寒氣。「嫂夫人，別驚怕，暫時他們還奈何不了我們。」

楚慕遠奇怪地道：「樂叔叔，我才不怕，爲甚麼那些狗爪子曉得趕來這裏抓咱們，那兩個狗公差不是被你制住了嗎？」

楚慕思道：「遠弟，枉你平時自詡聰明過人，這也想不到？一定是還有狗官差暗中跟着這兩個狗公差，樂叔叔沒有察覺到，他們悄然跟到這裏附近，立刻派人趕回去告知，然後馬上派人趕來圍捕咱們。」

樂天游連連點頭。「姪女兒，樂叔叔的想法跟妳一樣，都是樂叔叔不好，沒有小心留意，發覺不到還有人暗中跟着這兩個公差，未能帶你們及時離開這裏。」

楚夫人一介女流，雖則武功不俗，但却不是一個有主見的人，着急地問樂天游。「樂叔叔，怎辦？」

樂天游還未說話，外面已有人呼叫道：「屋內的逆賊聽着，爾等已被團團包圍，別妄想逃脫，乖乖地舉起雙手走出來，本捕頭不會難爲你們，哼哼，若不識時務，本捕頭管教爾等玉石俱焚，死無葬身之地。」

樂天游馬上聽出在外面呼叫的人是誰。「方鐵虎！」

看到楚夫人三人都看着他，馬上又說道：「嫂夫人，別驚慌，總有辦法闖出去的。」

楚慕遠憤然道：「娘，樂叔叔，咱們衝出去，跟他們拚了。」

樂天游搖了搖頭。「慕遠，別衝動，拚命不是最好的辦法，要是咱們都拚了一條命，誰去救你爹？」

楚慕遠頓時不吭聲。

「裏面的人再不舉手出來，本捕頭下令放火，將爾等燒成灰燼。」外面的方鐵虎又呼喝了。

樂天游心念電轉，終於給他想出一個辦法。「嫂夫人，咱們跟那兩個狗公差分三面衝出去。正面的公差最多，我從正面衝出去，叫兩個狗公差從左面窗口跳出去，吸引左邊跟後面的公差，嫂夫人跟慕思姐弟則自後面破牆而出，咱們在城內貴府內相見，那裏應該是最安全的地方！」

楚夫人道：「樂叔叔，你一個人從正面衝出去，很危險的呀！」

樂天游擺手道：「別擔心，我應付得了，就這樣決定吧！」

說完，他自地上提起那兩個公差。「你兩個若想活命，從左邊的窗口跳出去，知道嗎？」

兩個公差驚慌地道：「他們會不分皂白，射殺我倆的呀！」

樂天游冷冷道：「你倆跳出窗外，可以大叫是自己人的啊，蠢材！」

跟着不再理會那兩個公差是不是願意，將兩人推到窗前。「嫂夫人，準備好了刀嗎？」

楚夫人跟兩個兒女各自手執兵器，蓄勢待發，向樂天游點點頭。

樂天游立刻一步搶到一張椅子前，抓起，向瓦面上擲去。隨即躍回窗前，飛快地拍開兩個公差的穴道，於「嘩啦」瓦面破裂聲中，將那兩個公差抓起來，扔出窗外。

外面立刻響起一陣吆喝喊殺聲。

那兩個公差才被扔出窗外，立時扎手扎脚大呼小叫：「自己人呀，我是張權，我是何寬，別放箭呀！」

樂天游於扔出那兩個公差後，立刻標到後牆前，運起功勁，雙掌猛擊在牆上。

轟然一聲大響，屋牆破了一個大洞，塵土紛墮中，樂天游疾聲道：「快從破牆洞中衝出去！」話聲未完，他已飛快標向屋門那邊，隨手

抓起一張椅子，一張桌子，一腳踢飛大門，將手上的桌子擲出去，緊跟着衝出屋外。

屋子的左邊响起一聲痛叫及驚叫聲：「自己人呀，不要放箭啊！我是張寬！」

屋後那邊，亦起了一陣騷動，樂天游已無暇理會，因爲，他才衝出屋外，一陣箭雨已向他射來，那些激矢竟然曳着火光，原來是火箭，這比普通的箭矢難對付，一個不小心，縱使不被射中身體，只要被擦着衣衫，就會着火燃燒！樂天游舞動手上的椅子，直往前衝。

激射過來的火箭在飛舞的椅影中，四散折射。

「截住他，不要讓他逃脫！」喝叫聲是方鐵虎發出的。

前面大門兩邊的院墻上，冒出一顆顆人頭，火箭就是從兩邊的院墻上發射的。

「颼」一聲，樂天游的一隻褲管被一支火箭射穿，那地方立時着火燃燒，炙得樂天游不由跳了一下，急忙抬腿一掌拍落着火燃燒的地方，總算將火拍熄。

可是，由於他的動作慢了一慢，被一支火箭射在他的腰側上，痛得他全身搐動了一下，忙一手拍在腰側中箭的地方，不但將火拍熄，還將射入皮肉內的那支箭拔了出來，咬着牙擲過去。

驀地，院墻外面一陣大亂，樂天游怔了一下，隨即大喝一聲，將手上的椅子往墻頭上擲去，人亦如猛虎般衝撲向左邊院墻。

他猜到令院墻外面的公差大亂的，極可能是楚夫人三人，她們並沒有依照他的說話，衝出屋後，脫出包圍，飛溜急遁，反而往前面衝殺過來，目的是接應他。

椅子砸在墻頭上，兩個公差慘叫聲中，被砸跌下去，樂天游亦在那刹那撲到院墻下，虎吼一聲，一頭撞在院墻上，只聽「轟」的一聲，硬是將院墻撞穿，塌下一大截。

墻塌人跌聲中，樂天游穿出墻外，一眼便看到一伙人將楚夫人三人包圍起來，圍攻楚夫人母子三人。

樂天游一手抄住一個從墻頭上跌下來的公差，吼喝一聲：「吾來也，擋我者死！」將手上的公差擲向圍攻楚夫人三人的那伙人。

那個公差嚇得驚呼大叫，揮手踢腳，身不由主地飛撞過去。

那些圍攻楚夫人三人的公差慌不迭閃避，仍有一個被砸中，楚夫人三人立時一鬆，乘勢衝殺。

樂天游有如猛虎出柙，怒吼連聲中，當者遭殃，不是被擊倒，便是被抓擲開去，眨眼間，圍攻楚夫人等的公差被擊得七零八落，四人會合在一起。

「楚夫人，快帶着慕思姐弟走，我給你們斷後。」樂天游由於上次被方鐵虎所擒，失去了隨身攜帶的三截槍，沒有趁手的兵器，只好赤手空拳。

楚夫人猶豫。「樂叔叔，要走一起走。」

樂天游邊從地上撿起一桿槍（槍是他最精擅的兵器），邊催促道：「嫂夫人，快走啊，遲了便走不了。別擔心我，一定會去找你們的。」

就這一瞬間，那些軍兵已從三面喊殺着撲過來，當先一人正是方鐵虎。

「快跑！」樂天游急喝聲中，長槍疾挑，却不是挑向方鐵虎，而是將一個擊倒在地的軍兵挑起來，飛撞向方鐵虎。

方鐵虎急閃，大喝：「不要被那四個逆賊跑了，務必將他們堵住，格殺不論，最好能夠活捉。」

楚夫人三人不敢再停留，急忙往外衝殺出去！

樂天游一槍在手，矯若游龍，勇如猛虎，左挑右刺，前衝後躍，硬是將方鐵虎及一衆公差軍兵阻截住。

方鐵虎這一次居然動用上軍兵，怪不得用弓箭對付樂天游四人。

方鐵虎眼見煮熟了的鴨子（楚夫人三人）飛了，急怒交加，不住催逼手下撲攻樂天游，希望突破樂天游的阻截，追上楚夫人等將之生擒活捉。

要不是那條街巷只有丈許寬，樂天游長槍在手，恰好能夠將整條街巷堵住，要不，楚夫人等三人肯定逃不脫方鐵虎一干公差、軍兵的追截！

那伙公差及軍兵在方鐵虎的催逼下，不敢退縮，不要命般撲攻上去，終於，樂天游阻截不了，被圍堵起來，後面的方鐵虎及其他的公差、軍兵立刻從左右兩邊衝過去，追向楚夫人三人。

樂天游大急，吼叫一聲，長槍急舞，將圍堵住他的公差、軍兵逼退開，槍尖往地上一點，雙腳一躍，撐跳起來，凌空越過堵在他後面的幾個公差、軍兵，飛掠向追前去的公差、軍兵，兩個起落，已飛掠過在前面追掠的方鐵虎，凌空疾轉，一槍向方鐵虎刺去。方鐵虎急閃，一刀斜飛，斬向樂天游。

樂天游槍勢急變，「颼」地一槍橫掃，硬是將兩個欲乘隙往前竄掠的公差逼退回去，接一個倒翻，落在地上，長槍如靈蛇閃吐，一口氣刺出十三槍，將方鐵虎及其手下逼得寸步難移。

方鐵虎大叫：「跳上兩邊瓦面。」他一個人纏住樂天游。

（未完・二）

雪嶺梅嬌

俠義奇情哀艷故事／伴霞樓主・文／可飛・圖

神尼面前訴因由　陳淵得於洗冤屈

上文提要：陳淵回到客棧，隱見兩位文弱書生打扮的人，正是雪嶺上的天嬌與朱梅兩個姑娘，天嬌將陳淵的道德五千言一書摔拍桌上，大罵此寶劍與書本之主人即是殺人兇手。陳淵不願當場辯白，便急離客棧，往峨嵋上去尋找自己日夜思念的神尼，也極想看看神尼口中讚不絕口的兩個女徒兒。見到神尼歡喜未了，却發現神尼徒兒竟是冤枉自己爲殺人兇手之兩少女……

這必是神尼的女弟子了，陳淵心兒一沉，那麼，眞是發生意外了。

忽聽啪的一聲响，是甚麼重物重重地擱在竹桌上的聲响，隨聽一個熟悉的聲音切齒道：「師父，你見多識廣，這劍非是凡鐵，而是寶刃，也許師父認得，或者見過……」

陳淵簡直像……那話聲簡直就像是晴空霹靂，他那下沉的心兒像掉在冰窟裡，寒透了。

那縫隙能有多大，雖不見人，他已聽出來了。

洪天嬌！那紅衣的姑娘，紅紅的指天椒兒！

這一驚，眞箇是非同小可，那麼，那伏在神尼懷中的，是那個朱梅姑娘了，可不是身穿墨綠衣裳，適才乍然一見，燈光之下，又被神尼摟住了，是以未曾看得清楚。

敢情他早已認識了，原來這洪天嬌與朱梅便是神尼的兩個徒兒！

他早該想到的，天下之大，也不可能再多兩個美絕人寰的姑娘了，何況都背着劍，雖沒見她們出過手，不然，早就認出來了，但憑紅衣的天嬌姑娘那錯身一掠，顯然已不在他之下，天下雖大，武林之中，這般身手能有幾人，何況是個年輕的姑娘！

是的，他早該想到了，只不過，不敢想，也不願想到，甚至，也許他想到的，只不過盼望不會，也拒絕相信是神尼的女弟子。

天啦！竟然……正是神尼的女弟子，他渴望了多年，焦急地等待了又等待，更眼巴巴地盼望了兩日夜的人，竟然……正是……

正是這洪天嬌與朱梅，天啦！怎麼偏是她們二人？

天啊！造化何其弄人！

他那敢瞬一下眼兒，連血液也凝結，渾身冰冷了，因爲，劍是他師父所賜，神尼豈有認不得的，且還不只一次，一再誇讚好劍。

只見神尼的臉色微變，說：「此劍你從何處得來？」

「那麼，師父必然已認得了，」雖然看不見人，但紅衣的天嬌姑娘切齒的聲音，早兩日已令他心中寒透了，如何聽不出是天嬌姑娘來，說道：「朱老伯，朱梅師妹的爹，就是這劍所殺……」

「不！不會的！」神尼的眼睛睜大了，說：「他……他怎會殺人？再說，與朱梅的爹無冤也無仇。」

「鐵證如山！」天嬌姑娘仍然切齒的聲音說道：「朱老伯是劍穿心而死，而這劍就在朱梅妹妹埋葬她爹的旁邊石上，豈會有錯呢？」

「不不……」神尼連聲不不，連話也說不出來，微變的臉色已變成蒼白了。

「啊！」又是啪的一聲響，天嬌姑娘的聲音說道：「那麼，師父不但認識此劍，必也認得用這劍殺死朱老伯……還有那老蒼頭的人了，這賊姓陳名淵，當眞是天網恢恢，疏而不漏，敢情得來全不費功夫，這賊……這賊還留下名姓在書上。」

果然是這紅衣姑娘把書抛在桌上。

「道……道德經！」

這是神尼的聲音嗎？竟然無限驚恐，那本來坐得直直的身子，陡然間，委頓了下來。即使在這樣的時刻，陳淵亦心下一酸，昨日一見神尼白了頭，他都禁不住落下淚，但仍然沒有老的感覺，現在，此刻，這刹那間，那神尼竟是陡然之間衰老了。

只聽那紅衣的天嬌姑娘不再是切齒，而是把牙兒咬得格格作响，便是不見其人，也知她必已紅了眼兒，更似欲言而又止，因爲那牙兒咬了又咬，陳淵從沒聽到過這般令人心寒的聲音。

驀聽她一跺脚，恨聲更怒，切齒道：「道德，嘿嘿！這禽獸不如的賊子，竟也言道德，談道德之經！」

「你……你……」那神尼驚得身子直了些，道：「你……你這是怎說？他……他還做……做了些甚麼？」

又傳來跺脚的聲响，而且更重，更重重地跺了一下脚兒，天嬌姑娘的話聲簡直是從牙縫中迸出來，說道：「罷了，朱梅妹妹早晚也必會發覺，也會知道的，他那禽獸不如的賊，他還……他還趁朱梅妹妹尚未甦醒，趁朱梅妹妹人事不省，那……那賊脫光了她的衣衫……」

哇的一聲，伏在神尼懷裡的朱梅姑娘大哭起來。

神尼豈僅目瞪口呆，不僅更委頓了，而且臉白如紙。

陳淵心下一陣絞痛，爲了可憐可愛的朱梅姑娘是被一個陌生男子脫去她的衣衫，不忍，甚至不敢承認他救了她的性命，因此也不敢辯說他不是殺人的兇手，寧願蒙受不白之寃，如今他豈能眼見自幼疼他愛他，他心中早已視她作娘的神尼，如今爲了他而傷心、失望、痛苦。

不！他寧可死去，他能忍受一切，却不能令神尼傷心、失望、痛苦。

在他尚未作出決斷之前，已穿門而出了，尚未走到神尼門口已大叫一聲，「不！這位姑娘，你誤會了。」

昂然、正氣凜然，大踏步走入。只聽神尼啊了一聲，不但眼中頓現光采，而且又直起了腰來。

那天嬌姑娘也啊了一聲，同時一聲「嗆郎」，寒濤湧現，已拔出劍來，叫道：「就是他！好賊子，快截住他，朱梅妹妹，他就是你的殺父仇人，我認得了！」

只不過幾句話的工夫，劍湧寒濤，砍、刺、抹、削，已是七八劍出了手，一時劍影如山，把陳淵圈住了。

她認得了，那日在雪嶺之上，雖是僅錯身一掠而過，雖沒看清面貌，衣着却是看得清楚。那陳淵從睡夢醒來，可不是沒穿回外衣，正與那日在雪嶺之上匆忙出屋時相同。

早知這天嬌姑娘性烈如火，也早防到不容他分說的了，他雖然手中無劍，但騰、挪、閃、展，便已一一避過。

神尼叫道：「天嬌，住手！我看必有誤會，且聽他說來。」

那朱梅姑娘雖然溫柔善良，但一聽說來的就是她的殺父仇人，那眼兒如何不早紅了，當眞是仇人見面，份外眼紅，從神尼懷中一躍而起，好快的身手，順勢抓起桌上陳淵的劍來。

啊呀！竟是劍如投槍，豈僅是劍在身先，早飛刺到了！那陳淵剛滑步，風擺柳，吸腹斜身，閃過天嬌姑娘一劍，那料到朱梅姑娘尚未近身，飛劍已刺到了，不僅快如電閃，而且簡直是與天嬌姑娘刺來的那劍同一瞬間，偏他吸腹斜身，雖然躲過了前胸，右肩反而迎向朱梅姑娘投來飛劍了，任他有通天本領，如何躲得開！

那神尼也嚇得一聲驚呼，但要救已來不及了。陳淵右肩劇痛如割，那料啪的一聲，那飛劍並未刺入他肩頭，倒落下地上。

那原是在同一瞬間，神尼的那一聲驚呼，其實只驚呼了半聲，早轉變成「啊」了，先鬆了一口氣。

敢情那不是劍，而且朱梅姑娘抓起劍來，仇人見面，份外眼紅，來不及拔出劍來，一按機簧，那劍被抓起的同時，劍鞘也已飛出，化作投槍，快得有如火石電光，偏是她從神尼懷中躍起身來，轉身抓劍，也擋住了神尼的目光，是以連神尼也沒看清楚。

敢情那不過是劍鞘，但雖未刺入陳淵的肩頭，也劇痛如割，那右臂也垂了下來。

不料天嬌姑娘端的變招奇快，一劍刺空，已就勢變招，劍尖上挑，同時上步，劍光映燈光，寒光陡閃，稍一分神，天嬌姑娘一上步，那上挑的劍尖倏落，早已變成抹了，刹那之間，天嬌姑娘的劍一招化三式，何況陳淵右肩劇痛，右臂一垂，頓失平衡，何況又是在同一瞬間，如何躲得開，噗的一聲，不僅

割破了陳淵的左袖，也在他臂上劃出一條口子來，那天嬌姑娘的劍尖再一挑一轉，那衣袖已飛舞半空，陳淵的左臂已成了一條血臂了。

說時遲，紅了眼的朱梅姑娘投出劍鞘，已身隨鞘進，劍在身先，那把削鐵如泥的寶刃已向他當胸刺到了。因爲陳淵左臂傷在天嬌姑娘劍下的同時，恰咬牙挫腰，斜身，這麼一來，前胸倒敞了開來。

眞箇說來遲，都不過是同一瞬間。「爹，女兒替你報仇了！」朱梅姑娘一咬牙，眼看劍刺前心，也像她爹死於刺心一劍之下一樣，那知就在那瞬間，一股奇勁的力道竟把她的劍蕩開了，眼前微暗，陳淵已失踪跡。

朱梅姑娘才一怔，只聽天嬌姑娘已叫道：「師父，你……你……」

原來是神尼飛身一掠，蕩開朱梅的劍，竟然脚不沾地，已把陳淵從兩個徒兒的劍下救走了，已回到榻上，閉住他臂上的穴道，止住了血。

神尼厲聲喝道：「都給我住手！」

那神尼若不是平日寵愛兩個徒兒，兩人豈敢不聽話的，正因神尼從未對兩人喝斥過，這麼厲聲喝止，便都不敢動彈了。

朱梅早已大哭起來，洪天嬌姑娘又切齒咬牙道：「師父，他……他殺死了師妹的爹，還侮辱了……」

「住口！」但神尼的話聲登時又緩和了，說道：「你們可知他是誰？」一擺手，阻止天嬌姑娘開口，道：「便是我時常對你們提起的武當弟子，枯木道人的徒兒。」

天嬌姑娘顯然吃了一驚，朱梅姑娘也止住了哭聲，但只是一會兒，雖然仍又哭聲哀哀，但已不再是嚎啕了。

天嬌姑娘也又咬起牙來道：「不論他是誰，哼！任他是誰，他殺了師妹的爹，又侮辱了師妹，就得……就得……」

「可都是你親眼目睹？」神尼的嚴厲話聲又柔和了些，道：「沒有？是不是？朱梅，可憐的徒兒，別哭了，有師父替你作主，若眞是他所爲，我絕不會饒他。」

那神尼是從小看着徒兒長大的，豈有不知他的心性爲人，初時聽天嬌姑娘一說，待見到那書與劍，還是眞嚇壞了，但一見陳淵昂然而入，正氣凜然，便知必有誤會了。

那朱梅的爹慘死，已是悲痛慘絕了，却還不知她身受侮辱，聽天嬌姊姊一說，如何不倍添羞憤，那還能抬得起頭來，那還能止得住哭聲！

天嬌姑娘仍怒不可遏道：「這書、劍便是鐵證，師妹的爹便是被利劍穿心而死，這書上有名有姓，雪嶺茫茫，杳無人跡，而他却在當場，還有……」

朱梅姑娘又咬起牙來，而且咬得格格作响，瞪着陳淵的眼兒已紅了起來。

神尼皺了眉頭，道：「說下去。」

「我隨後去了，見那雪堆中有火烟，原來是一間殘存的一間石屋，門戶洞開，火烟便從那門戶中透出來，因不見師妹，飛身搶入，那知，幾乎和他……這……這賊子撞個正着……」

「說……說下去。」

「錯身而過，雖看不清楚他的面貌，但却見到他衣衫不整，分明他聽到我在外呼喚師妹，慌忙逃走。那時，我還不知發生了何事，而且，一眼已見到師妹躺在床上，人事不省，是以不及追趕，待見師妹赤身裸體，忙追出來時，已不見了這賊，却在那松下石上發現這一書一劍。」

那朱梅早又放聲大哭起來，天嬌姑娘跺脚恨聲道：「何用親見目睹，任他是誰，今日也饒他不得！」

神尼又已變了臉色，又慘白了，但回頭一看陳淵，眉頭又皺了，驀地一掌拍落。

天嬌姑娘只道師父要把陳淵立斃於掌下，叫道：「且慢，師父，尚未問個明白，朱老伯與他何寃何仇，爲何下此毒手？還有，也應由師妹手刃殺父仇人，豈可容他死得這麼便宜！」

「正是，」神尼道：「正是要他說個明白，他與朱梅的爹何寃何仇？」

原來神尼不是要將陳淵立斃掌下，而且替他解開被閉住的穴道。

那陳淵不但已成了個血人，受傷不輕，更兼氣極敗壞，更驚恐，朱梅那一劍眞個只差毫釐便刺入他胸膛了，不是怕死，而是怕死得不明不白，死不甘心，被神尼凌空提了起來，已是暈過去了。

其實神尼不僅爲了替他止血，而且閉着他的穴道，也才能保存他的眞元，護住他的心脈，澄清他的靈智。

那神尼見他如此，倒心安了些，若陳淵眞的殺了人，作出那樣禽獸不如的敗德之事了，豈會毫無邪行惡念，豈會不形諸於面，因爲人當生死存亡的瞬間，必然是掩飾不了的。

而陳淵，顯現在他臉上的，只有極度的急苦，只有傷心。

陳淵幽幽地嘆了口氣，神尼却長長吸了一口氣，顯然一見陳淵如此，好生心痛，但眞相未明，倒是鐵證俱在，豈會護着他，道：「你

們且都不用急苦，天嬌……」

那天嬌果然聰明之極，神尼略使眼色，便已明白了，走去取下朱梅手中緊握的劍來，並把朱梅攬在她的懷中。

神尼作了個無聲的嘆息，對陳淵道：「適才她所說的，你都聽到了，你有何說？當眞朱梅的爹與你何寃何仇？」

陳淵差點又喚起娘來，豈僅那朱梅的嚎啕令人慘不忍聞，天啊！他又如何不傷心，好心救人性命，顧全人家姑娘的清白，反倒落得有寃無處訴，誰說男子漢流血不流淚，臂上的血在流，越想越傷心，那眼淚也忍不住流下來了。

神尼是不忍？還是在引導他，聲調柔和了些，催促道：「說啊，當眞何寃何仇？」

陳淵眞是哭了，道：「從小兒……神尼你是從小兒見到我長大的，我連親生父母也不知，師父不說，神尼你……我問過多少次啊，你總是搖頭……總是……搖頭。」

那朱梅姑娘哭聲哀哀，因爲她喪了父，而他，父母在那裡啊？甚至父母是誰也不知道，眞傷心啊！本來還是要滾落下來的淚珠，說着說着，有若泉湧了，偏那天嬌姑娘性烈如火，那書劍已是鐵證，更眼見他衣衫不整從房中奔出，還會不是他殺了人，侮辱了朱梅的清白，怒起上來，道：「任你舌粲蓮花，我師父若不是目光如炬，也不會人稱神……神尼了。」

雖在憤怒之頃，那洪天嬌也不由一怔，這可是從未見到過的，那神尼，竟也流淚，她師父的眼淚沿着慘白的腮邊滾落下來。

不怪她師父側轉過身去了，顯然不願被她們見到。

那陳淵却如未聞，也許眞傷心了，咽哽道：「而我，這還是初下武當，神尼你最最清楚不過，二十多年了，從未下過武當，那麼……那麼，我何來仇家，朱姑娘的爹我從未……從未見過，又怎會有寃有仇？」

那神尼已偷偷抹去了眼淚，點了點頭，道：「這……你說的，倒也是實情，却是你怎又去到邛崍出現在當場。」

「因爲……」陳淵總算平伏了些，不再咽哽了，說道：「神尼可還記得『負得白雲歸』？」

神尼點頭道：「那是祖師張三丰遊罷鶴鳴後所賦詩句，倒也記得。」

那洪天嬌早已不耐了，喝道：「我師父問你爲何出現當場？爲何殺死朱老伯？爲何……」

她不忍說出來，不自覺把懷中哀哀哭泣的朱梅摟得緊了些。

都沒注意，那朱梅姑娘的嚎啕大哭已成了哀哀哭泣了，顯然不放過他們所說的一語一字。

「我沒有啊！」陳淵叫道：「我和朱老伯無寃更無仇，神尼可作見證，我自讀了祖師詩句好生嚮往，一再向神尼打聽前往鶴鳴山的道路。」

「天嬌，休要打岔，他所說確是實情，讓他說下去。」

陳淵咬了一下牙兒，狠起了心腸，現在也不容他顧忌了，那敢對哀哀哭泣的朱梅瞧一眼，說道：「那日我在鶴鳴山中，眞個是『天有不測的風雲』，竟降下大雪來，遙望邛崍，白雪皚皚，雪山綿亘千里，好不壯麗，我來自中原，何曾得見奇偉景象，故爾決意前往一遊……」

神尼又點了點頭兒，道：「只怕還想考驗一下你的踏雪無痕功夫吧，記得我曾對你言道，你雖已踏雪而不留痕了，只不過僅能提一口氣，三五丈還能辦到，再遠些，若能在雪地千里上，也不留痕，那才達到最高境界。」

天嬌姑娘哼了一聲，這那是迫他招供，倒成了憶往事，談武功了，但她雖被神尼驕寵，却也不敢違拗岔嘴。

若是小時候，不，應該說是數年前，他早滾入神尼懷裡，原來，多年前的一言一語，神尼都記得清清楚楚，甚至他心裡想甚麼，想過甚麼，也是瞞不了她的。

「可不是麼，中原地何曾得見這般雪地千里，我身無長物，隨身不過一書一劍而已，你都見過的，我下山時，師父把劍給了我。」

「枯木道人共是三師兄弟，」神尼道：「這老道的師父，亦即是你師祖，以枯木道人獨傳他一生所學，故把劍傳給了他。這麼說，你那雜毛師父既肯把此劍給你，可知也以你盡傳他所學了。老道仗此劍走江湖，從未逢到敵手，從來是劍不離身的，簡直視如性命，你可知此劍的來歷？」

那天嬌姑娘手中正拿着陳淵這劍，雖然性烈如火，但用劍的姑娘如何不愛劍，何況眞是一把罕見的寶刃，何況眞不敢放肆，再打岔了，那怒火按捺了些，被神尼這麼一分神，對此劍的興趣便隨之而增。

神尼正是要令他們都分神，朱梅哀傷欲絕，天嬌怒火遮了眼，陳淵惶急驚恐，如何找得出眞相來。

眼珠兒一轉，掃了三人一眼，神尼道：「這是越女之劍，越王勾踐復國，十年教訓，便得越女以劍術遍傳軍旅，那勾踐復國之後，越女飄然而去，不知所終，此劍也隨之而不知所歸，後來劍客荊軻，偶得之於吳市。」

「春秋戰國，距今已二千餘年

了。」陳淵道：「那麼，眞是上古奇珍了！」

神尼點了點頭，道：「連你師父、師祖亦不知道，我一見，便已認出了，三尺龍泉，此劍略短兩寸，按二十八宿，剛中帶柔，內家功夫造極登峯，眞力貫注劍身，此劍更可柔能繞指。」

「怎生從沒聽你談及？」

非是陳淵對神尼不敬，而是自小兒起，一到神尼跟前，那親切孺慕之情便油然而生，就像到了娘跟前一樣。

「對枯木這雜毛老道也罷了，我若說出來，豈不羞辱了你師祖。」神尼繼續說道：「那劍客荊軻得之於吳市後，北遊燕京，燕太子丹折節與交，加意籠絡。」

「荊軻劍客，亦可謂江湖中人，豪氣干雲，那秦王以强凌燕，不忍見太子丹急苦，激於義憤，爲朋友，不惜兩脅插刀，流傳千古，是了，荊軻刺秦王故事，於是，荊軻朝見秦王，只能魚腸藏劍，豈能携此劍上朝，遇害之後，此劍必也落在咸陽了。」

「你猜錯了，」神尼道：「白虹貫日而荊軻歌……」

「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

「正是，」神尼道：「那燕太子丹送別荊軻於易水之濱，明知此去不復還了，荊軻便解下此劍，以贈太子丹，自此，此劍便歸太子丹了，後來秦滅燕，國破人亡，太子丹自知必死，豈容此壯士之劍落入殘暴的秦王手中，死前特前往易水，弔荊軻，亦將此劍埋藏於易水之濱，是以此後千數百年，此劍深埋地下，是以這劍柄劍鞘，斑駁銹蝕，無法辨認了，若不是我以內功柔劍，再證以此劍尺寸，幾乎也認不出來，後來……滄海桑田，此劍何時出土已不得而知了，你師祖雲遊燕趙，得之於牛背，見一牧童，懸此劍於牛背之上，取來一看，那知竟是削鐵如泥的寶刃。」

那神尼邊說，目光可在掃視三人，甚至連朱梅的哀哀哭泣也成咽哽了，那洪天嬌聽說此劍如斯神奇，竟可柔能繞指，早已暗運眞氣貫注劍身，她內家功夫雖未造極登峯，但也已俱火候了，雖不能柔可繞指，金剛之劍果然帶柔了。

她如何能瞞得過神尼的一雙眼睛，不覺臉上一熱，頓又惱上心頭，怒哼了一聲，道：「壯士之劍，豈容落在這禽獸不如的賊子手中！」

那神尼已緩和了的臉色也登時一沉，道：「此劍乃上古奇珍，更是你師父所賜，爲何却棄在石上，並不取回。」

那陳淵臂上的血已止住了，到了這個時候，他不說明經過，已是不能的事，當下把在邛崍山中所見所作的一切，說了出來。

「嘿！」洪天嬌喝問道：「你既沒殺死朱老伯，若理直氣壯，爲何不敢辯白，若是不會……不會……爲何驚惶逃走？」

那朱梅早已哇的一聲又哭了起來，把頭埋在洪天嬌懷中，那能抬得起來。

「天啊！」陳淵好生悽苦。「擧頭三尺有神靈，我陳淵立地頂天，自幼蒙恩師與神尼教誨，豈會作那禽獸之事！」

「住嘴！」洪天嬌喝道：「你還敢强辯！」

神尼臉色一沉，道：「天嬌，且讓他說下去。」

「好，」洪天嬌道：「你救人，爲甚麼惶恐？恩同再造的人，哼！倒會怕被人見？倒會逃走，說！救人罷啦，爲甚麼脫去……脫去她的衣衫，爲何也……也……呸！爲何你也衣衫不整？」

洪天嬌越說聲音越厲，也越說越怒，說甚麼她也還是個黃花閨女，說着說着，又咬牙切齒起來，也越難啓齒了，那本已因憤怒而紅了的臉兒，因羞而臊得紅上加紅了。

陳淵把心一橫，當眞泥菩薩也還有些火性兒，何況他好心救人，竟蒙受這不白之寃，也一咬牙，道：「朱姑娘，得罪了……」

神尼的臉色陡然一沉，若不是朱梅在懷中，那洪天嬌已跳起來了，怒道：「師父，這禽獸他……招認了，你還不……」

陳淵登時怒往上衝，凛然挺起胸來，道：「朱姑娘清清白白，冰肌雪骨，當眞，而且眞而又眞，當我發現那倚在大石旁邊的雪人，不由怔住了，雪嶺荒山，怎會有人在此堆出雪人來，拂落雪花，才知是一個眞人，原來凍僵了，若不是凍僵，若還有熱氣，那雪花又如便能沾附堆積，慌忙試探，已沒了鼻息，才知冰清玉潔的朱姑娘，眞成了冰肌雪骨，擧頭三尺有神靈，若有半句謊言，必遭天譴，我連朱姑娘是何模樣也沒看清，也無暇看，慌忙放下書劍，把她抱了起來，可不是已僵硬了，心想：雪人，仍俱人形，既未被大雪堆積埋沒，即使已斷氣，爲時必還不久，也許還有救，幸是即時發現了那雪封的石屋，慌忙把朱姑娘抱入，放在床上，即刻生起火來，那知，這麼一來，倒糟了……」

「說下去，」神尼道：「如何糟了？」

「道家的純陽眞火，加上屋中生起來的火，已燒旺了，才發現朱姑娘的衣衫全已結了冰。」

「啊！」天嬌姑娘竟啊了一聲，

而且點了點頭，說道：「我明白了，師妹發現了她爹和那老蒼頭的屍體，豈能曝屍雪地，於是在那大石旁邊用劍挖出一個大坑，砍不松枝，鋪在坑內，然後把兩具屍體暫行掩埋，可憐的師妹，已是哀傷幾絕了；而大雪不止，還非得趕快不可，如何不耗盡眞力，如何不汗濕衣衫，全身衣衫被她的汗和淚濕透了，天氣嚴寒，雪不溶，被汗與淚濕透的衣衫結成了冰衣，那倒有可能。」

「冰衣，」陳淵道：「敢情朱姑娘穿在身上的竟是冰衣，那冰衣被我的純陽眞火，加上被火一烤，竟溶化了，而朱姑娘還有救，也只有一綫生機，已是刻不容緩，若待溶冰乾了，朱姑娘豈還有救，只怕不待溶冰乾，已是回天乏術了。」

「於是……」神尼的臉色也登時緩和了，分明還吐了一口氣，說道：「於是，你脫去了她的衣衫。」

「皇天在上，我心急救人，一心救人，捨此之外，朱姑娘別無生理，我只有眼觀鼻，鼻觀心，那知連我的外衣也被溶冰濕了，是故不得不也把濕衣脫去……」

休道是神尼，便是那洪天嬌，當然也知道他如何用純陽眞氣救活朱梅，那當然是要把赤身裸體的朱梅抱在懷中，當然要眼觀鼻，鼻觀心，心無雜念，否則，也救活不了朱梅。

那朱梅羞得連咽哽也止住，把頭埋在洪天嬌懷中，也更緊了，洪天嬌却長長地舒了一口氣，偏那洪天嬌仍然哼了一聲，聲調也冷厲如故，道：「就算你所說句句是眞，果然也在情在理，但後來呢？當眞你把她救活了，但一見我師妹天姿國色，又一絲不……」

陳淵大喝一聲。「住嘴！」

洪天嬌冷笑一聲，道：「你心虛啦，怕我說出來不是？我師妹千嬌百媚，人見人愛，她活過來了，體內的血液循環，不用說，冰凍僵硬的身軀也成了軟玉溫香，臉上自然也有了血色……」

陳淵登時大怒，霍地跳了起來，那洪天嬌以爲被她說中了，陳淵要逃，把朱梅一推，也跳起身來，手中劍一指，厲聲道：「你果然乘人之危，乘我這師妹人事不省……」

那知血光一冒，陳淵已跌坐下去了，原來他一激怒，只躍起了半身，那臂上的劍傷又已迸裂了，鮮血登時湧出。

幸是神尼只半轉身，倏地連點了三下，閉住了他臂上的穴道，即時把血再又止住了。

那陳淵眞個怒不可遏，也厲聲道：「我一心一意，不但救活朱姑娘的性命，尚且顧全她玉潔冰清的清白，不願她甦醒過來，知道是被一個陌生男子脫去她的衣衫……」

他激怒得差點連話也說不清了，却是他恁地一怒，那神尼倒心安喜極了，柔聲道：「淵兒，慢慢說。」

洪天嬌大吃一驚，道：「師父，你……你叫甚麼？」

「啊！」神尼分明心慌，忙道：「當他還是個孩兒時，我已隨他師父一般叫他淵兒了，不料他長大了，仍改不過口來，你還不把劍放下了！」

當然不是，神尼對他從沒以淵兒相稱，却是這麼一分神，陳淵倒不再那麼激怒，話也說得清楚了，道：「眞不料，你……你這姑娘也太狠心了，我救活朱姑娘的性命，不過是豈能見死不救，而且既不爲施恩，非但不敢居功，反而怕她醒來，得知……得知被人脫去衣衫，而且是一個陌生男子，若因而羞憤尋死，那麼，我豈不是救活了她，反倒送了她的性命，而你……你也太狠心了，朱姑娘本來不知，你豈僅逼我說出，而且當她的面……」

陳淵恨得也咬起牙來。

「我……我……」洪天嬌一時語塞，但她是個任性、固執，又驕傲的姑娘。她是眞愛，甚至疼愛這師妹，誰會不愛，眞是人見人愛，更因她師妹性情柔順善良，也更得師父歡心寵愛，再加上……那是少不免的，即使她已算得美了，但她師妹的美，更美得令她生妬，只不過只有她師徒三人在一起時，不自覺也沒顯露出來而已。

更何況，她師父，人稱神尼的峨嵋優曇，分明袒護陳淵。

原來，他就是陳淵，師父不時提及、讚不絕口的，枯木道人的徒兒，燈下面對久了，越瞧越英俊，眞是挺拔俊秀，眞是挺拔超羣。

是否，她不自知，她眞不知道，是否這一切一切，加起來，就太複雜，那感情就太微妙了。而她也就愈加憤怒，已不再完全是爲了師妹，甚至就不由自已，怒上也加怒了。

那陳淵也越說越怒，道：「而你竟當她的面，公然侮辱她的清白！」

「住嘴！」洪天嬌怒喝一聲，手中劍雖垂下來了，只不過沉了手腕，那劍尖兀自指正陳淵，喝道：「你敢說沒見色起邪心，若不是虧了心，怎麼衣衫不整，慌忙逃走？」

「我已說過了，」現在，既已說開了，已不能隱瞞，反正朱姑娘已知是被他脫去衣衫了，他還顧忌甚麼？既然沒做虧心事，毫不虧心，現在，如何不理直氣壯，道：「既然不願，也不忍心讓朱姑娘知道，又豈可讓人知，是以聽得你的呼喚，知來的是一位姑娘，反倒安心，反倒心中一喜。

「本是想趁她未曾醒來，替她穿回衣服，那時便朱姑娘醒來亦不知道，偏你適時趕了去，休道朱姑娘衣裳盡濕，想烤乾也來不及了，便是你不曾趕來，未等衣裳烤乾，朱姑娘必已醒來了，正惶急間，不料你已到了，是以抓起我的外衣，慌忙搶出，我且問你，我又如何衣衫不整？」

神尼目不轉睛，那銳利的目光凝視着他，瞬也不瞬，雖然炯炯，却透着無限慈愛。

惟有枯木道人才知道，那陳淵深埋心中，謹記不忘的笑談，老道可知並非笑談，神尼從千千萬萬個姑娘中，挑選出洪天嬌與朱梅，分明就是要待兩個姑娘長大後，選擇其一作陳淵佳偶，那麼，這也許冥冥之中已有安排吧！聽陳淵說得在情在理，而且振振有辭，甚至寧願蒙受不白之冤，亦不願朱梅知道是被他脫去衣裳，又豈僅心無邪念而已。那宅心仁厚之善良，令神尼如何不喜，道：「你慢慢說來，小心又迸裂了傷口。」

那朱梅埋頭在洪天嬌懷中，自是聽得明明白白，甚至連她自已也不知何時停止咽哽了，既然在懷中，那洪天嬌又如何感覺不到，分明朱梅還偷偷瞧了又瞧陳淵，加上是非未明，眞假未辨，師父顯已聽信了她，分明袒護，反倒怒上加怒，那裡肯信他說的，怒道：「你身穿……你的衣衫拿在手中，還敢說不是衣衫不整。你敢說不曾把赤身裸……」

神尼喝道：「住口！你怎可……」

一見神尼目光落在朱梅身上，當眞，怎可當着朱梅恁地言語，雖沒住口，却轉了話題，道：「再說，朱老伯慘死劍下，你携着寶劍，當場別無他人，只有你，任你巧語花言，也是辯不了，要我相信，除非你能找出殺死朱老伯的眞兇來。」

那神尼對陳淵雖然千信萬信，但想想，却也不能怪責洪天嬌，想想朱梅千嬌百媚，可不是人見人愛，何況赤身裸體在他懷中？

洪天嬌大吃一驚。「師父，你怎麼啦？」陡然之間，臉色慘變，竟也咬牙切齒起來，但分明不是對陳淵，那目光更憤怒，又幽怨，却又分明迷茫而又深遠，倒像陡然間記起了難忘又慘痛的往事。

「師父……師父，你怎麼啦？」

神尼的身子竟然起了震顫，甚至有些兒慌亂，道：「啊！沒……沒甚麼！」

那目中的慈愛消失了，竟冷得令人心寒，陳淵坐在神尼身後，自是看不見，洪天嬌任她如何任性固執，也不敢言語了。

却不料神尼道：「說得是，要他找出殺死朱梅的爹的眞兇來。」

「不！」洪天嬌竟然大叫一聲，這不是她自己說的麼？怎又說不？便神尼也有些愕然？

那洪天嬌繼續說道：「若容他走了，豈不逃之夭夭？」

神尼瞧了陳淵一眼，說道：「那枯木老道有多少道行，我豈有不知道的，便他已盡得老道的一身武功、劍術，我不信他能逃出你兩人的兩柄劍下。」

「啊！」洪天嬌道：「你是說，師父，你是說要我們隨行監視？」

神尼點了點頭，道：「我正是此意。」目光瞟了半身已成血人的陳淵一眼，眉兒蹙了一下，說：「他若沒殺人，也沒……聽說若是眞的，必也不會逃走，否則，那就是他心虛，也不打自招了。」

「好！」陳淵一揚頭，顯然已明白了神尼的心意，不如此，如何能洗脫不白之冤，立即站起來。

神尼的目光却已落在朱梅身上了，那心意却是：這可眞是天作之合了，待得找出殺人的兇手來，兩個徒兒必然因冤屈了人家，心下必生愧咎，朱梅更感活命之恩，而且，那時除了陳淵，她還能，還會另嫁他人麼？却也可借此考驗一下，若他眞沒有侮辱朱梅，未生過邪念，甚至未動過情，必逃不過洪天嬌的一雙銳利的眼睛，否則，陳淵的誠篤仁厚，必也能消除洪天嬌的猜疑，朱梅必也愈加敬重，再加活命大恩，還怕她不會生情，更何況，非他不能另嫁。

那知陳淵霍然起立，忘了臂傷，而且失血過多，那身子登時一搖晃，但總算咬牙站了起來。

洪天嬌也說了聲「好」，簡直把朱梅提了起來，道：「師妹，你放心，且容他多活幾日。若找不出眞兇，證明他的花言巧語，必讓你手刃這賊，用他的血來還你的清白。」

「且慢！」神尼道：「他的劍傷不輕，如何能上路，且天色已晚。」

反而是陳淵恨不得立即動身，道：「那兇手連殺二人，雪嶺之上，豈無馬跡蛛絲可尋，再說，大雪已止，去晚了，若雪溶了，豈不失了線索？」

神尼道：「不用了，朱梅的爹別無仇家，若我猜得不錯，你們前往成都總兵府，必能查出眞兇來。」

洪天嬌瞪大了眼兒，說：「師父，你……」

「我不過是猜測而已，你帶師

妹回房，把他交給我吧！明天一早，你們就上路。」

＊　＊　＊

神尼替陳淵清理並把傷口包紮好了，好不心痛，雖然只是皮肉之傷，那臂上的劍傷竟長達三寸，洪天嬌的劍若是再緊些，他這條臂可就廢了。

那洪天嬌的劍術，是她教出來的，她不由怔了一怔，這洪天嬌分明劍下留情。

切齒痛恨的洪天嬌怎麼會劍下留情？

峨嵋優曇，人稱神尼，徒兒是在自己身邊多年的徒兒，竟然迷惑起來。

不過，總算是皮肉之傷，雖然令她心痛，總算沒事，有個十天八天，便可復原了，總算鬆了一口氣。

陳淵苦着臉，却長長地嘆了口氣。這是打從那兒說起？他救人，救活了人，還顧全人家姑娘的清白，不令人家姑娘羞臊難堪，因爲蒙寃亦不敢辯白承認，倒落得這個下場。

「你還痛不痛啊？」

臂上那麼深、那麼長的一條口子，如何會不痛，但陳淵却搖了搖頭。

神尼嘆了口氣，道：「不過，倒也不用我再費心了，不料你們尙未認識，你已作了選擇。」

「選擇？」陳淵一時竟不明白。

神尼臉上現出笑意，道：「你不覺我這朱梅徒兒溫婉可愛麼？不過天嬌雖然剛强了些，眞是嫉惡如讎，不過心性却是極好的，遇事也有決斷，天資也穎異，將來你就知道了，她竟能將我所傳的劍術，精益求精，發揮出更大威力來。」

「啊！」陳淵道：「這就不怪了，那一招，我竟然躲不開，她們二人雙劍合璧，威力雖大，我以爲已瞭如指掌，必能躲得開的，那知她會陡然變招，暗含……像是『亂披風』！」

那神尼每年必前往武當探視，暗中早已把劍術傳他了，只不過連枯木道人也不知道而已。是以陳淵對每一招、每一式都清清楚楚。

神尼的眉兒皺了些，道：「却又不完全是，倒像……倒像得過別人的指點，別說這些了，來，把這衣服穿上了。」

他的那件舊夾袍不但已血汚了，而且袖管已被洪天嬌削落，不料神尼走過去，從竹籃底取出一件簇新的夾袍來，替陳淵穿上，說：「正好，兩年啦，兩年不見，你是否長得更高大了呢？我費好大思量，不料剛好。」

原來是神尼替他親手縫製的，怎不倍覺溫暖，不是慈母，又何異慈母，眞是慈母手中線，遊子身上衣了，如何不倍覺溫暖？若他言謝，倒辜負神尼的心意了。

神尼道：「好了，你回房去吧，啊！不……」

神尼去門口探望了一下，又回到屋中來，道：「當年……說來話長了，以後再告訴你，我這朱梅徒兒的爹，當年是我在無意中救了他們父女兩人，她爹當年在朝爲官，巡撫西蜀，曾參奏一位總兵，殘暴虐民，朝廷震怒，把那總兵下到獄中，那知財可通神，那總兵賄賂了當廷權貴，非但不加罪，官復原職，朱梅的爹反倒削職爲民，總算放歸故里，不料行至棧道，遇强徒打劫，朱梅這爹爲官清廉，清風兩袖，那有財物，但顯然那賊也並非爲劫財，剛巧我也由京中南來，拔劍相助，才知眞不是一般翦徑的賊，武功竟然不弱，不過也只得三兩招，便已被我傷了他的額角。我只道這父女兩人傷了，是以忙着救人，未曾追趕，原來他父女倆不過嚇倒而已。」

「是了，」陳淵道：「神尼你必是見朱姑娘可愛，於是將其收作徒兒。」

「那時她不過才五歲，我護送他父女兩人到了成都，才知那總兵已官復原位了，不過告病未曾視事，便知那賊是這總兵假扮的，不過幪了臉，他未曾認出，再一打聽，才知那總兵原是一個劇賊，虎而冠者，一想，這總兵豈會放過他，是以便收了朱梅爲徒。那邛崍山中，原有一位隱士隱居山中，人跡罕至，是以把朱梅的爹送去和他作個伴兒，後來那隱士死後，我也曾順道探訪，那隱士原有一位老僕，從此也留下與朱梅的爹相伴了，十多年來，除了朱梅大了，每年去探訪三兩次外，她爹從不下山的，日常所需，由那老蒼頭出山購買。若我猜得不錯，必是那總兵懷恨在心，終被探訪出來，否則，那朱梅的爹再無仇家了。」

「你說，那虎而冠的賊傷了額角，那麼，必也留下疤痕。」

神尼點頭道：「必然留下疤痕，若然你發現那總兵額角被劍傷留下的疤痕，那麼，殺死朱梅的爹不會再是別人了。時候不早，你該回房了，明日一早就得上路。」

「是，」陳淵不過只走得一步，又轉過身來，道：「我去把他擒來罷了，爲何要命兩位姑娘同行？」

神尼一笑，道：「你放心同行，我用意何在，不久你就會明白了，去吧！」

陳淵回到他房中，不由一怔。

只見床上端端正正擺着兩枚朱菓，另有一個黃色的小紙包，打開一看，只見那紙上竟有字蹟，寫着八個

極其秀麗的字：「療傷聖藥，止痛生肌。」

陳淵一怔，分明是女子的手筆，當然不是神尼，那麼，會是誰呢？

忽然想到神尼曾說過，猿伯不許洪天嬌採摘朱菓，甚至不許她走到樹下，那麼，必是朱梅姑娘了。心下好生感動，雖然悲傷又羞澀，仍不忘他的傷，特地在夜黑之下，也跑去摘了來。

忽聽神尼在隔壁說道：「當眞，我竟忘了，那朱菓不僅能益氣輕身，而且補血生肌，最是靈效。」

他既然可從枯竹的縫隙中，看清神尼房中的一切，神尼豈有看不到的，何況他已感動得把朱菓捧在手中。

但神尼必未見到那黃色的紙包，當然更不知紙上寫着字。

且慢，朱姑娘何來此藥？她有的，必然也取自神尼，又何勞她巴巴兒的送來？

那麼，朱姑娘非但不像天嬌姑娘一樣，認定他是殺父仇人，而且，既已知道是被他脫去衣衫，已是非他不嫁了，何況感他活命之恩，這……這是已對他生了情愫？

登時，他手上拿着朱菓，心上蕩悠悠，多可憐，多溫柔，又多美啊！

啊唷，神尼必還在暗中瞧他，忙一口吹熄了燈，笑聲，分明有一聲輕笑，但再聽，却又杳然，盈耳的又復是那仙樂般的天籟風飄。

山高，月更清，月更明，雖然照射石屋中來，却也令屋中生幽光，那麼清幽又柔美。

他沒有放下朱菓，而是抱着那朱菓，就甜甜地睡去了。

當眞是：最難消受美人恩，人家朱姑娘竟忘了悲痛，不顧羞澀，巴巴兒地去替他連夜摘來，送進他房中，放在床上，如何不令他甜到心裡，把一切寃屈、憤怒、悲苦，都忘得乾乾淨淨，甚至忘了臂傷的痛楚，甜甜地睡去了。

一覺醒來，仍是滿室幽光，但分明已不是月光，原來天亮了，而是天光透過雲霧，透進屋中來，那雲飄飄，霧湧湧，乍明還暗，但他也已知天亮了。

忙坐起來，敢情那兩枚朱菓，仍抱在胸前，忙放入懷中。

走出房來，臂上已不覺疼痛了，那知竹門一開，頓覺寒氣砭膚，眼前也捲出一片寒濤。

啊！原來是一身紅的洪天嬌，掄劍指正他的前心。喝道：「你休想逃走！」

「我爲何要逃走！」待看清了，眞是個蠻不講理的姑娘，陳淵不禁也有些兒懊惱。

「因爲……呸！你瞞得過師父，騙不了我，趁早兒……若是要命的，趁早兒乖乖跟我們走。」

陳淵心下哼了一聲，昨日因曾傷在她劍下，她就眞以爲他不是她的對手，把他小看了。

不過，他沒有哼出聲來，因爲雲環霧擁中，他見到朱梅背身而立，也已一身勁裝，衣袂飄飄，背上劍穗也在飄飄，眞美，僅是那背影，雲飄霧氳中的背影已美極了，似要乘風飛去，眞像是下凡的仙女。

因此，那一聲也就哼不出來了，道：「不過，我得拜別神尼。」

那洪天嬌倒哼了一聲，眉兒挑了，眼兒也瞪了，道：「我師父已吩咐下來，天明後，我們就押解你上路，師父晨課行功，才不見你哩，我可警告你，你想借故兒逃走，我這劍可不聽你的花言巧語，走！」

她的劍，陳淵眞氣壞，洪天嬌手中的分明是他的越女劍，眞沒見過這般蠻不講理的姑娘。

却又心想：神尼若不是囑咐下來了，諒她也不敢打謊語的。

苦笑，搖了搖頭，只得朝着神尼的竹屋，拜了兩拜。即使他拜倒下去，那洪天嬌的手中劍還是兀自指正他。

他才站得起身，洪天嬌劍尖一擺，眉兒一揚，道：「上路！前頭走！」

洪天嬌手中劍竟指正他的後心，說道：「我可警告你，若敢逃走……」

啊唷！背上如刺，不但微痛，而且連心也涼透了！

陳淵是眞惱了，被人見到，成何體統？這倒還罷了，他還可以忍耐，簇新的衣衫可是神尼親手縫製的，對他來說，比甚麼都珍貴。

心中惱怒，霍地一斜身，快如閃電，駢指點出，只聽一聲龍吟，不但蕩開了抵住背心的劍，洪天嬌那會防到他有此一着，從昨兒到今朝，陳淵在她眼中，不過是個怯生生的小子，不料怯小子陡然間發威，因此不防，手中劍被蕩開，那力道竟然奇大，把她身子也帶動了，竟然站立不穩，俏生生的身子兒竟一個踉蹌。

一怔之下，登時大怒，只道陳淵要逃跑，叫道：「好小子，我宰了你，朱梅，截住他，休被他逃了。」

路，只有一條，從那虬松之下，順着峭壁如削的山崖，只有一條僅可通人的崖邊道路，必要繞過那千年古柏，山徑也才開闊。

洪天嬌只道陳淵要逃走，早就勢跺脚，斜身一掠，搶到前頭，脚才點地，已旋身，手中劍湧寒濤，疾掃而出。

那身子兒似風擺柳，雖然有些

兒脚亂手也忙，却也美妙之極，那劍掃出，也凌厲之極！

那知那劍非但掃空了，連陳淵的影兒也不見了。

一怔之下，也才看清，敢情陳淵仍站在原地，仍立身在松下崖邊。

洪天嬌啐了一口，敢情不僅是個怯小子，而且是個沒出息的小子。

原來陳淵在扭頭查看背後的衣衫，那神尼親手縫製的衣衫，瞧被洪天嬌刺破了沒有。

呸！洪天嬌一撇嘴兒，說道：

「八成兒你這小子沒穿過新衣。」

甚至被洪天嬌傷了臂，傷得還眞不輕，他也不像目下這般惱怒，一掀眉兒，眉兒登時斜飛入鬢，昂然瞪眼，登時目似朗星，怒道：

「我可警告你，休以爲我怕了你，你若刺破了我的衣衫，是可忍，孰不可忍，我可不饒你！」

那洪天嬌可怔住了，怔怔地睁大了眼兒，瞬也不瞬地瞪着陳淵。

打從昨兒初見時起，陳淵一身殘舊衣裳，何曾昂昂然抬高頭兒來，雖在燈光之下，看來也還英俊，那及得現下一般，在初昇的旭日之下，着上光鮮的新衣，容光煥發，看來何祇年輕了五七歲，兩道眉兒因惱怒而斜飛入鬢，本已是俏郎君了，更添了雄赳赳的男兒氣概，英姿也更瀟灑了。

有生以來，連她師父峨嵋優曇也從沒對她疾顏厲色，更不曾對她喝斥過，師妹朱梅更是柔順，他竟敢對她發怒，竟敢對她怒目而視！

哼！偏他發起怒來，敢情還是……不，應該說是更英姿煥發，更英俊了。

究竟爲何發起楞來？是陡然之間發現他出奇的英偉？還是萬萬料不到竟有人膽敢對她發怒，而且是她一直以爲沒用的怯小子？令她大出意外，又或是那凜然的豪氣令她震懾了呢？

也許都有些兒，自然，那不是怕了陳淵，嘿！她洪天嬌，紅紅的指天椒，她怕過誰來，眼高於頂的洪天嬌，倒怕了曾傷在她手中的敗將，才不是哩！

「天嬌姊姊。」忽聽朱梅的聲音叫道。

當眞，朱梅姑娘在那裡啊？這一陣，先前是背對他們，怎生不見人？

原來是在虬松後轉出來了，斜着身兒，羞人答答的說道：

「別……別那麼兇巴巴，你忘啦，人家已……人家已傷在你劍下，傷得那麼重，不會逃走的，收起劍來吧！」

原來是羞答答，怎好意思面對着脫光過她衣裳的人，怎會不羞答答？

原來是躲在虬松後，雖然轉出來，即使不背對着陳淵了，但仍然側面相向。

「哼！」發楞的洪天嬌揚了揚眉兒，劍垂下了，道：「諒他也不敢，喂，小子……」

殺人賊、禽獸，怎麼在她口中成了小子啦？是否紅紅的旭日之下，着上了新衣的陳淵顯得更英俊，更容光煥發，昂昂然抬高了頭，更有男兒氣概，也更年輕了？抑或是眞相未查明之前，不再堅持肯定人家是殺人賊了？

管他是甚麼原故，難道他不是個小子？

「哼！」陳淵也哼了一聲，以牙還牙，眉兒又揚了，不，是挑高了，道：「你才是個是非善惡不分的……的妞兒！」

朱梅大叫一聲：「天嬌姐姐，別再……」

倒嚇了陳淵一跳，說甚麼他臂傷不輕，甚至不能動彈，否則，那傷口必然又迸裂了，只能施展脚下功夫，但洪天嬌攔截在前，朱梅在後，僅有的一條崖下小路，又被洪天嬌堵住了，這妞兒性烈如火，若又發起惡來，眞還不易招架！

那知洪天嬌只不過手中垂下的劍揚了揚，兩道細細長長的柳眉兒又挑了而已。

只聽朱梅繼續說道：「別再難爲他了，趁那些和尙還在做早課，咱們還是趁早下山。」

洪天嬌又啐了一口，瞪了眼兒，道：「若是敢……呸！誰敢睁大了眼兒瞧我，我挖出他的眼珠子來。」

陳淵可不是睁大了眼兒，這妞兒發起惡來，還是眞難惹，但她手中拿着劍，那敢不睁開眼，瞧着她瞬也不敢瞬。

陳淵只道是說他，啊唷！不但忙掉頭，而且滑了半步。

說甚麼他也曾傷在洪天嬌劍下，昨晚神尼又怎說？分明是點醒他：洪天嬌像是得了高明指點，變了神尼傳授的劍招，那麼，他就不再是瞭如指掌了，就像昨晚一樣，若不是洪天嬌變了劍招，而且招中藏招，此豈會傷在這妞兒劍下，還是眞得打起精神，加上十二分小心。是以瞧着她，目不轉睛。是以，只道是說他，就難免顯露出驚惶來。

慚愧，必是被側後的朱梅瞧在眼中了，道：「別怕啊，天嬌姊姊不是說你，是說那些……」便連溫婉的朱梅姑娘竟也啐了一口，說道：「她是說那些賊和尙總愛盯着人家，不轉眼兒瞧。」

（未完・三）

上文提要：鐵船幫的勢力飛速發展，幫主鐵千舟頗有不可一世之傲氣。時值鐵千舟次女出閣，全幫上下張燈結綵，各幫會以及武林名流均來慶賀，鐵千舟爲酬謝賓客之厚意，破例地盡出五房妻妾內眷出廳敬酒，內眷剛返內堂瞬刻間，傳來噩耗，二小姐倒斃床上……

杜一非傳奇故事／西門丁・文　可飛・圖

香脂寒劍

清宇元乾遭毒手　幫主誓報子女仇

鐵清寰撇撇小嘴，道：「爹，你也知道二妹一向眼高於頂，自命清高，向來不屑與女兒往來，女兒還會了解她？」

她說的倒是實情，但鐵千舟心中暗道：「你一向貪婪，只顧眼前利益，眼光奇差，又怎能怪宇兒看不起你！」目光又注視着鐵清珠。

鐵清珠長得與其二姐最像了，但性子却不大一樣。鐵清宇爽朗明快，而她溫柔嫻淑，未曾開腔已先垂淚了。

鐵千舟乾咳一聲：「珠兒，這裡都是自己人，不妨說出你的看法。」

「爹，女兒心亂如麻，甚麼也想不起來，大姐夫跟泰哥說的都有道理……女兒也無主見……」鐵清珠言畢又飲泣起來。

鐵千舟嘆了一口氣，道：「爲父問了也是白問！」他揮手摒退他們，獨自一人沉思，可是跟鐵清珠又有何不同？還不是心情一片紊亂，根本理不出一個頭緒來！沒奈何，只好長身去二妾金儀房內，未曾進房已聞金儀之哭聲，他不耐煩地道：「別哭別哭，人死不能復生，多哭幾句，就能把女兒哭回來不成？」

金儀哭道：「女兒不是你生的，你當然說得輕鬆了……我那女兒這般命苦，那有不哭之理！」鐵清珠在旁安慰母親。

鐵千舟大妻林惠仙在房內勸金儀，聞言亦道：「千舟，你讓二妹哭一陣，她心情也較好過。」

鐵千舟長嘆道：「這道理誰不知道？但最重要的是盡早揪出兇手來，宇兒英魂方會安息！」

林惠仙道：「這是你們男人的事，你可得想想辦法，再不行便請副帮主多費點心。」

鐵千舟問道：「我且問你們，當時你們在何處？」

林惠仙道：「賤妾和二妹留在內廳陪他們喝酒吃菜，因爲大家都高與，鬧起酒來，亂哄哄的，是以直至驚呼聲傳來，咱們方知道出事。」

「老三、老四和老五呢？」

「她們都不勝酒力，回房去了。」

鐵千舟一字一頓地問：「席間還有誰離開過？」

林惠仙瞪了他一眼，道：「怎地你把老娘當作兇手來審問？一頓酒吃個多時辰，能有人不去茅厠的麼？」

鐵千舟道：「老夫要知道一共有多少人離開過？」

金儀哭哭啼啼地道：「差不多所有人都離開過！不信你問你寶貝女兒去！」鐵清宇及鐵清珠是她所出，大子鐵元乾則爲林惠仙生的，

大女兒及小兒子鐵亨坤都是駱雪花生的，換而言之，鐵千舟雖然有五房妻妾，五個子女，但蘇阿西及湯小甜均無生育。

鐵清珠垂淚道：「不錯，幾乎所有人都離開過！爹，你想想看，咱們返回後堂都有一個多時辰才聽到二姐房內的驚叫聲，這麼長時間，肯定有很多人憋不住……」

鐵千舟揮揮手，再問道：「乾兒回來了否？」

林惠仙憂慮地道：「賤妾正因為他還未回來而感到憂慮，坤兒則一早便睡了……大概咱們吃了半個時辰，他便先回房了。」鐵亨坤今年只有十二歲，鐵元乾年紀比鐵清寰略小，但今年也已有二十二歲了。

本來鐵千舟也不願大子接手帮內的事，但奈何他自小便不喜歡讀書，終日練武，而且他非一般紈袴子弟可比，練得十分刻苦，並且到處尋訪名師，鐵千舟見他可造，便在十七歲那年，悄悄送他到五台山四象禪師那裡學藝，三年後下山，化名行走江湖。以鐵千舟之意乃要兒子先在外面闖出名堂，再在鐵船帮當個副堂主，則屆時便不會惹起手下之非議，當時父子約定以三年為期，如今三年去其二，一年後便該回來了，但他二妹出嫁，哄動江湖，鐵元乾必然聽到消息，理該趕回來才對，可是至今未見踪影，也難怪林惠仙擔憂。

鐵千舟一聽兒子尚未回來，何嘗不擔憂？不過他到底是一帮之主，鎮定功夫非其妻妾能望項背，當下只淡淡地道：「這小子越來越野了！」

「千舟，乾兒回來之後，不要讓他再出去了！」

鐵千舟瞪了她一眼：「大丈夫志在四海，你要他當紈袴子弟？也許他返回師門，不知道宇兒要出嫁，瞎擔心甚麼？」他忽然想起湯小甜住得離鐵清宇最近，乃長身道：「別哭了，老夫自有辦法找到兇手！」言畢出房而去。

＊　＊　＊

湯小甜滿臉春風地將鐵千舟迎進房：「大爺，你滿臉愁容作甚？不該發生的已經發生了，擔憂又有何用？」鐵千舟五房妻妾，湯小甜年紀最輕，今年才二十七八歲，最是嬌嬈，加上人如其名，笑容最甜，鐵千舟每次在心事重重之際，見到她之後，心情便舒暢了不少，因此到她房內的時間最多，引起其他妻妾不滿。

但今番不比以前，鐵千舟見到她的笑容，不但沒有輕鬆下來，反而添了兩分怒意，拂袖道：「你這個騷蹄子說甚麼話來着？女兒被殺，為夫一籌莫展，難道還該心情愉快不成？」

湯小甜撇撇小嘴：「誰不知道？但愁得二小姐回來麼？賤妾只為開解你罷了！嗯！找到線索否？」

鐵千舟正容地道：「為夫且問你一件事，宇兒的臥室離你最近，當時你可曾聽到甚麼異响？」

湯小甜搖頭道：「賤妾返回內堂，只吃了點東西，因為頭暈暈的，他們又在猜拳吆喝，便回房歇息了，洗了個澡，一躺下床便睡着了，直至外面亂哄哄的，賤妾方醒來，後來才知道二小姐出了事，吺，到如今還有一點暈！」她頓了一頓又問：「你問過三姐沒有？她住在我對面，也許她聽到！」

「為夫遲早會問她，她先回房還是你先回房？」

湯小甜道：「三姐回房後，賤妾前腳跟着後腳也走了，舟哥，二小姐平日人緣甚好，誰會這般狠心殺了她？又有誰吃了豹子膽，敢到這裡行兇？哼！平時常說手下如何的能幹，我看都是些草包，讓人來去自如，居然一點也不知道。」

鐵千舟一聽，怒火又升了，大步出房，高聲喚道：「昨夜的守衛是誰負責的？喚畢尚武來見老夫！」言畢走去書房。畢尚武這副總堂主，主要負責總舵主之安全和守衛，此人長相粗豪，但粗中有細，而且忠心耿耿，鐵千舟對他絕對信任。

片刻間，只見畢尚武帶着三十多個漢子進來，齊聲道：「帮主，昨夜後堂之安全由副香主米常滿負責的。」

米常滿責任所在，霍地一聲跪在地上，鐵千舟死死地瞪着他不開腔。

畢尚武喝道：「米常滿，你怎不說話？」

米常滿垂淚道：「屬下失職，無話可說，願接受帮規處罰。」

鐵千舟嘆息道：「如今本座不是要追究你失職的責任，而是想了解一下，昨夜之情況，你在事後問過手下沒有？」

米常滿道：「今晨屬下已逐個問過了，他們均說沒有發現半點異常，也不見有人偷偷出入。」

鐵千舟怒罵道：「你手下全是飯桶，難道兇手懂得隱身術不成？八九是偷偷喝酒喝醉，令敵人如入無人之境。」

米常滿恐慌地道：「這個屬下也問過了，他們均表示沒有喝過酒，屬下亦逐個嗅過，身上亦無酒氣。」

鐵千舟怒氣未息：「昨夜一共有幾個人當值。」

米常滿道：「每班三十六人，全部出席！」原來總堂另設有一隊守衛，由香主嚴森統率，下面分成六隊，每隊六人，各由副香主當隊長，隔日輪值一次，內堂一隊守衛，其他地方由兩隊守衛負責，立名飛鷹隊，飛鷹隊隊員，武功均有一定造詣，而且忠心可靠。

鐵千舟道：「這三十六人暫停其職務，內堂守衛重新調配，本座要他們將來負起調查兇手之職務，若能帶罪立功，那就罷了，否則，哼，你們自己瞧着辦吧！米常滿，你先出去佈置！」

畢尚武問道：「帮主若有命令請即下達，屬下等早已立定主意，非將兇手找出來，碎屍萬段不可！」

鐵千舟道：「如今言之尚早，目前是連一點線索都沒有，天下茫茫，如何調查？」他頓了一頓，問道：「老畢，依你看，兇手如何出入？」

畢尚武囁嚅地道：「有些話，屬下不知該不該說……」

「你我共事多年，有話但說無妨。」

話音剛落，突見一名漢子衝了進來，正是飛鷹隊長嚴森。「帮主，白家轎夫來報，說在後山發現一個血人，咱們派人去探望，却原來是大公子……」

鐵千舟霍地站了起來：「他如今在何處？」

「已抬了回來，廖大夫在診視……」

「快帶本座去！」

鐵元乾突然回家，却又倒卧於後山上，這消息教鐵千舟聽後幾乎暈厥，心神震盪之烈，無以復加。

三人來至客舍，推門而入，只見廖大夫剛要出來，鐵千舟急問：「老廖，情況如何？」

廖大夫搖搖頭：「屬下已盡力了……幫主快去看看他，遲則不及了！」

鐵千舟一步奔至床前，只見愛子面如金紙，星目半閉，他抓起其掌，輸氣渡入其體內，鐵元乾精神稍振，睜開雙眼，目光一及，臉色泛紅，興奮地喚了一聲爹。

鐵千舟道：「咱們父子且慢叙舊，你先告訴為父，是誰將你打傷的？」憑其經驗，他亦看出愛子已近油盡燈枯之境。

鐵元乾喘着氣道：「是一位蒙面黑衣人，此人武功十分厲害，擅長使掌，身材則十分矮瘦……」

鐵千舟問道：「那廝大約年紀看得出來麼？是那一個門派的武功路數？」

鐵元乾道：「那廝整個人全籠在一個『黑布袋』內，只在雙眼之處，剪了兩個小洞，甚麼也看不到。孩兒因為是驟然被襲，因此完全看不到其武功家數！」

鐵千舟再問一句：「他為甚麼要偷襲你？他知道你的身份？」

「孩兒不知道這是甚麼原因……」鐵元乾喘着氣道：「孩兒因為得到消息較遲，星夜趕路，但到了後山，已經四五更天了，馬兒再也支持不住……死了……孩兒只好走路，却見到那個黑衣蒙面人自一塊石頭後面冒出來……孩兒剛喝問……他便對孩兒動手了……」

鐵千舟見兒子越來越弱，急忙再問：「難道你沒法抵擋？」

「是的，他驟然發動攻擊，孩兒來不及抽劍，便中了一掌……後來他還用劍割掉孩兒的腳筋，再在身上刺了兩劍，他好狠，似乎對咱們有比海還深的仇恨呢……他完全有能力一劍將孩兒殺死……爹，你到底有甚麼仇家？」

鐵千舟嘆息道：「爹縱橫江湖數十年，怎能沒有仇家？只是不知道是誰……嗯，那人可曾開聲說過話，聲音是粗是細，是高是低？」

「他……不會……開，開過腔……」鐵元乾剛說畢，突聞一道驚呼，鐵千舟回首望去，却原來林惠仙聽到消息，趕了過來，霍地撲在床上痛哭起來：「娘……你不必傷心……爹，你要替孩兒報仇……」

「乾兒，是誰害死你的？快告訴娘！」

鐵千舟怒道：「別大聲呼叫！乾兒，你放心，爹一定會替你報仇！」鐵元乾聽了此言，嘴角露出一抹笑意，雙眼輕輕閉上，鐵千舟這才收掌長身，此時方發現房內已來了好些人：梁仲衡、郝睿、白子華，還有一位姓鄧的香主。

「鄧典，是你抱公子回來的？」

鄧香主道：「是的，屬下一聽到消息便立即趕去，終於找到他。」

鐵千舟道：「快帶本座去現場！」回首又道：「你們都一齊去！」衆人在鄧典指引下，來到後山，鄧典指着一個地方，表示在那處找到鐵元乾的，鐵千舟抬頭望去，只見青草上，被壓成一段血路，顯然鐵元乾負傷後，在草地上爬行了甚久，引至失血過多，他沿着血路走過去。

至盡頭只見那裡有塊大石，周圍的野草特別長，鐵千舟一顆心倏地如陷落冰窖般，猛吸一口氣，回首道：「你們都回去，本座要在此靜靜地思索一下！」

梁仲衡道：「幫主，屬下等替你在此搜索一下，看看能否找到線索……」

鐵千舟不待他說畢，便已不耐煩地道：「不必多廢話，快滾！」衆人從未見過他對梁仲衡發過脾氣，此刻當衆要他滾，不但旁人均愕然

，就連梁仲衡亦呆了一呆，他忍耐力極强，輕應一聲，揮揮手，轉身便率手下離開。

鐵千舟忽又道：「再者，自今以後方圓兩里不許有人踏進來，明天開始，在四周加上圍欄，派人看守，看守者亦不許踏進欄內一步，違者殺！」

他在周圍走了一匝，然後快步走到大石後面，倏地見他力注雙臂，用力將石頭一旋，一陣軋軋聲响，那石頭竟然移開了，露出下面一個兩尺寬的洞口來，鐵千舟轉頭望了一下，周圍不見一個人影，鐵千舟這才跳下去。俄頃，石頭又移回原處了。

鐵千舟點着火摺子，在地道內快步而行，不久便到了盡頭，他想了一下，毅然將頭頂上之石板推開。

上面那塊石板，出乎意料地輕鬆，應聲彈開，露出一個小洞，鐵千舟身材碩大，爬上去有點困難，洞外却是一座假山山腹，假山座落在後花園內，鐵千舟匿在假山內，就着小洞，偷窺外面之動靜。後花園不時有飛鷹隊員在巡邏，但竟無一人發現假山內有人！

鐵千舟已能作出斷定，殺死鐵清宇的那個黑衣蒙面人（假定他是凶手），必定是由這條秘密地道出入的！問題又來了，知道這條秘密地道的人寥寥可數，按道理整個鐵船幫只有他、梁仲衡、郝睿和畢尚武四個人知道！撇開他自己，只剩下三個人，他不由自主地打了個寒噤！

梁仲衡等三人不但是鐵船幫之柱石，而且是自己所信任的，若三個人之中有一個人背叛自己，已足夠令人膽顫心驚的了，假如他們三個人聯合起來，後果更加不堪設想！他猛吸一口氣，趁外面無人時，毅然走出假山，直趨書房。到書房後，方下令傳梁仲衡。

梁仲衡一進房，鐵千舟劈頭第一句便道：「老梁，我已查出凶手是如何出入的了。」他說話時，雙眼緊緊盯着對方。

梁仲衡喜道：「那敢情好！」

「凶手是由後花園那條秘密地道出入的！」

梁仲衡驚詫之至，脫口道：「不可能，那條地道只有幾個人知道！」

這兩個反應，使鐵千舟放了心，他長長一嘆：「正因為如此，我才召你來商量！」

梁仲衡難以置信地道：「不可能！梁某敢發毒誓，不曾對任何人洩露過，而且除了十年前，陪你跟老郝老畢走過一趟之後，從未再涉足過！」

「那麼你認為老郝及老畢如何？」鐵千舟雙眼依然瞪着他。

梁仲衡抬頭道：「幫主，老郝和老畢跟你出生入死，眞可說是情同手足，他們怎會殺害二小姐？」

「你敢保証他們不會在無意之中，洩漏出去麼？」

「這個小弟便不能保証了！」梁仲衡有點猶疑：「何不傳他倆進來問一問？」

鐵千舟有點猶疑，因為萬一問題出在他倆身上，這無疑會打草驚蛇。

梁仲衡又道：「幫主，弟兄們若有疑問，最好當面解決。不管如何，只要您決定的，小弟一定與你並肩作戰！」有他這句話，鐵千舟方答應。

梁仲衡去了一陣，却只帶郝睿一人進來。鐵千舟問道：「怎地不喚老畢也來？」

郝睿道：「他不在幫內，屬下已派人去找他了。」

鐵千舟心頭一動，問道：「他去那裡？」

「屬下不知道。」

鐵千舟輕吸一口氣，問道：「郝睿，你可曾向外人洩漏過幫內有秘密地道的事？」

郝睿毫不猶疑地道：「絕對沒有！」

鐵千舟仍不死心，續問：「也沒對手下提過？」

郝睿還是那句話：「絕對沒有！」此時三個人同時想到一個問題：莫非問題出在畢尚武身上？他因為知道秘密遲早便暴露，是以不辭而別？

鐵千舟長身道：「立即派人去找他！」轉頭又問梁仲衡：「那些嘉賓又如何？都走了麼？」

「走了一半，還剩一半，但留下來的，大多是頭面人物。」梁仲衡見鐵千舟在盛怒中，小心翼翼地問道：「要不要打發他們走？」

鐵千舟想了一下，道：「他們留下來，對咱們好處多過壞處，何必打發？還得善待他們！」

梁仲衡道：「此時已經吃午飯了！」

鐵千舟長身道：「咱們陪他們吃飯吧！」當下三人步出大廳，剛好下人們正在張羅吃飯，鐵千舟抱拳道：「因寒舍不幸出了點事，鐵某心神大受打擊，招呼不周，尚乞諸位好友見諒！」

孟仲淵代表羣豪，安慰他幾句，然後問道：「適才見貴幫有人抱令郎進內，未知傷勢如何？」

鐵千舟哽咽地道：「犬子不幸，已經……去了！」此言一出，衆皆聳容，紛紛相問凶手，鐵千舟嘆息道：「若已查出凶手是誰，鐵某尚會安坐家中麼？」

「難道令郎一到內堂便……去

了？」

梁仲衡只好把當時的情景說了一遍，却隱去秘密地道一節，羣豪聽後又議論起來。鐵千舟强笑道：「諸位盛情，鐵某跟敝幫上下均感激不盡，但不管如何也得吃飯，請入席！」

凌展雲心中暗道：「鐵千舟果然不愧是一幫之主，在連番打擊之下，仍然挺得住！」當下羣豪入席之後，下人們立即送上酒菜，衆人默默地吃着，大廳之內，數十個人用膳，除了碟子與碗筷碰撞的叮叮聲之外，幾乎落針可聞，氣氛極是沉悶。

鐵千舟忙向梁仲衡打眼色，希望他能打破僵局，可是梁仲衡心情何曾輕鬆過？他想說些俏皮話，却說得十分彆扭，無人發出笑聲。俞曉陽道：「副幫主，彼此心情都不好，你就乾脆不要說了，吃悶飯又有何打緊？」

白頭陀道：「乾脆一點，你們要咱們如何協助調查，便請開個腔吧！若嫌咱們在此不方便的，也希望明言，咱們吃飽飯，拍拍屁股就走！」

鐵千舟忙道：「頭陀，你說甚麼話來着？有諸位在場，對敝幫既是一股安定的力量，也能給予咱們信心！天下英雄幾乎齊集於此，還有甚麼事難得住咱們？」

俞曉陽接口道：「如此但請幫主吩咐吧！」

鐵千舟又嘆了一口氣：「如今連蛛絲馬跡都沒有，如何動手調查？」

郝睿道：「有了，據元乾侄兒口述，殺他之凶手，乃一黑衣蒙面人，但此人身材矮瘦，又擅長使掌，諸位常在江湖上跑動，可知有誰是值得嫌疑的？」

白頭陀不假思索地道：「江南『穿雲掌』徐歌，既擅使掌，而且身材矮瘦！」

俞曉陽道：「胡說，徐大俠為人最是豪邁俠義，他絕對不會做這種事！嗯，據老夫所知，鄱陽湖一帶，有一位喚卓長林的漢子，條件倒也相近！」

白頭陀冷冷地問道：「此人武功如何？能在幾個照面之間，擊殺鐵元乾麼？」

俞曉陽老臉微微發熱，一時間無言以對。白頭陀笑道：「你說，你自己是不是胡說？」

俞曉陽對卓長林之武功造詣，倒是知之甚詳，奈何他根本未見過鐵元乾，又怎知道誰的武功高。但此事又不便啓齒，只好把話嚥下肚去。

白小青道：「諸位都忘記了一個人：五毒教教主文清章！」衆人不由都啊地驚叫一聲。若凶手是五毒教主，他要殺鐵元乾，倒不是難事，而且此人行事乖張，喜怒無常，他殺人可不必說理由，何況鐵船幫年來不斷擴充地盤，難免有芥蒂，他的確值得懷疑。

但鐵千舟却搖頭道：「文清章到底是一教之主，他雖未必肯屈服，也未必會對犬子下此毒手，再說犬子中的不是毒掌！」

白小青道：「據小妹所知，文清章之『如意掌』厲害到可任意控制，既可帶毒功，亦能與尋常武人一般，只發罡風。除了他之外，尚有誰會以此手段來對付貴幫及您？鐵幫主可要小心提防！」

行義寨二寨主宋千斤接道：「說得有理，文清章這廝外貌斯文，說話文縐縐，但心腸最歹毒，而且野心勃勃，說不定他故意要挫挫貴幫之銳氣。」

溫玉華道：「本堂跟五毒教接觸最多，文清章之為人，溫某最清楚，敝堂已被其迫得喘不過氣來，目前文清章尚不敢盡力發展，收斂鋒芒，那只因時機未成熟而已。」

四象堂之地盤與五毒教接壤最多，因此他自稱最了解文清章之為人，並不為過。

但文清章能知道鐵船幫之秘密地道麼？鐵千舟仍有疑問，當下道：「諸位之分析，極有道理，文清章之為人，鐵某亦略知一二，但總不能在沒有証據之下，大興問罪之師！」

梁仲衡接道：「說到底，最重要的還是要拿到証據，有了証據和線索，便好辦了！」

白頭陀冷哼一聲：「廢話！誰不知道？問題是証據何在？到何處抓線索，呆坐在此處發議論，會有收穫麼？」

鐵千舟道：「本座亦知此事不簡單，搜集線索不容易，可能要耗不少時間，諸位若有事要辦的，本幫不敢留人，若自身無事，又對此事感興趣的，本幫亦歡迎諸位大力協助！」

羣豪聽後，心中已有分寸，但鐵船幫的幾位巨頭，對畢尚武去而未返，心中都十分焦急，俞曉陽忽問道：「鐵幫主，畢副總堂主適才去何處？他找到了線索嗎？」

鐵千舟坦言道：「咱們正為此擔心，因為誰都不知道他去何處！」話音剛落，突見幾個鐵船幫之漢子，抬着一個人進來，可不正是畢尚武？

只見他臉如金紙，氣息微弱，披頭散髮，一副狼狽相，不問而知，他必是跟人爭鬥，不敵受傷。鐵千舟急忙走出席間，問道：「老畢，是誰將你打傷的？」

畢尚武嘴唇噏動，却聽不到他說些甚麼，鐵千舟大急，忙又喝道

：「快送進內堂，傳廖大夫來！」回首抱拳道：「諸位，請恕鐵某失陪！」他留下梁仲衡，帶着郝睿，隨手下抬着畢尚武進內堂。

畢尚武放在床上，鐵千舟臉色凝重，依樣畫葫蘆，輸送內功給他：「老畢，是誰將你打傷的？」

畢尚武喘着氣道：「快派人去，蔣百兆家，把他抓回來……」

鐵千舟回頭交代手下，隨又問道：「為何要抓他？此事與他有關麼？」

「因為屬下是在他家附近被襲的。昨夜，屬下查清楚，他昨夜未曾請假，擅自離開崗位……回家去了……」畢尚武斷斷續續地道：「屬下一知道，便跑去找他，他今天沒有回來……不料未曾找到他便已經……」

鐵千舟雙眼光采斐然，急問：「是誰偷襲你的？蔣百兆回家何事？」

「偷襲屬下的是一位黑衣蒙面人，身材矮瘦……」

畢尚武話未說畢，鐵千舟已叫了起來：「又是他！看出其武功家數麼？」

畢尚武輕輕搖頭：「他武功路子十分博雜，武當的太極掌、少林的金剛掌、河南陳家之開山掌、江南之落英掌，還有八卦掌……遊魂掌、鐵沙掌……教人眼花撩亂，至於蔣百兆，屬下尚未見到他，是以不甚了了……」

郝睿接口問道：「你與他鬥了幾招？」

「大概三四十招！」

鐵千舟和郝睿相顧駭然，蓋鐵船幫武功最高的是鐵千舟和郝睿、畢尚武，由此可見凶手武功實在不容輕視！

鐵千舟再問：「那廝將你打成重傷之後，為何不取你性命？」

「當時有人出來，也許他有顧忌。」

說着廖大夫已進來，伸手搭脈，閉目瞑思，半晌方睜開雙眼道：「不大打緊，有救！但可得將養一兩個月不可！」

鐵千舟噓了一口氣：「有救就好！大夫，老夫便將他交給你了！」

＊　＊　＊

鐵千舟和郝睿離開畢尚武臥室，立即下令派出大批幫徒，在安陽城各處搜索凶手之踪影，不但如此，還把幾位堂主暗中派出去，同時加强總舵內外之守衛。

過了一陣，只見幾個幫徒回來報告：「幫主，蔣百兆已經死了！」

鐵千舟雙眼圓睜：「他是因何死的？」

「被人打死的！而且蔣家在辦喪事，原來他母親病逝了！」另一個大漢答道：「咱們還有幾個弟兄，在他家附近調查！」

郝睿喝道：「說得糊糊塗塗的！蔣百兆到底是被甚麼人打死的？查到原因麼？」

「屬下一得知蔣百兆被人殺死，便先回來報告了，其他情況尚不甚了了！」

鐵千舟揮手道：「再去打探！」

羣豪中，本來有些人已準備告辭的，如今見有了新情況，又打消主意留下來了。

俞曉陽道：「幫主若用得着咱們的，但請開口，若要先獨自處理的，亦請不必客氣，不用招呼咱們了。」

鐵千舟長身道：「如此請恕失陪一下！」他帶着郝睿，隨那幾個幫徒去蔣百兆家。鐵船幫的幫徒正與蔣家起爭執，鐵千舟道：「本座要令弟之屍體，只是為了驗傷，看是甚麼人打死他的，難道你們不想令弟寃魂得到安息？」

蔣百兆在家排行第三，老大蔣萬兆道：「鐵幫主，舍弟加入貴幫，咱們一向反對，並非看不起貴幫，而是家母最疼愛他，怕他在腥風血雨之中，萬一出紕漏，家母會禁受不住打擊！今日家母和舍弟已去，我兄弟亦不想再捲入江湖是非之中，尚請幫主體諒！」

鐵千舟沉聲道：「既然令堂和令弟已去，你們還擔心甚麼？你們不想替令弟報仇，本座也要知道眞相！須知他跟小女之死，很可能有關係！」

蔣千兆吃驚地道：「不可能的，舍弟膽子不大，絕不會做出對令嫒不利的事來！」

鐵千舟冷笑道：「這可難說得很，說不定他被人所迫！你敢保証麼？再說本座已決定了的事，你倆反對得了麼？」這樣一說，蔣氏兄弟可不敢再吭聲。

郝睿喝道：「弟兄們，先把蔣百兆的外衣解開看看！」

蔣萬兆兄弟在鐵千舟的淫威下，眼睜睜地看着鐵船幫的人把乃弟外衣全解開，只見胸膛上一個觸目驚心之黑色掌印！一位香主脫口道：「幫主，蔣百兆是死於毒掌之下的！」

郝睿轉頭問道：「令弟甚麼時候被殺？」

蔣千兆道：「今早舍弟見先母已歿，要回貴幫請假，後來有人來報，說舍弟倒卧地上，我兄弟趕去現場，舍弟已經斷氣！」

蔣萬兆長嘆道：「家父在生時，再三叮囑，不准咱們兄弟涉足江湖，想不到……不幸言中！唉，死者已矣，就怕對方還不肯放手，對寒舍……」

鐵千舟回首道：「你們派人暗

中保護蔣家大小，一有問題，便立即回來報告！」一頓又問：「令弟一早已知令堂病重？還是你們派人通知他？」

蔣千兆道：「家母患病已有半個多月，舍弟一放假便回家，家母一直要舍弟在她死前退出貴幫，但舍弟都沒答應，說貴幫上下對他很好，前天他放假回家，家母病已甚重，在下要他請假，他說幫主千金要出閣，不許請假；又說，待鐵二小姐出了閣，他便會請假回家侍奉湯藥，昨夜家母瞑目之前，却見他跑了回來，終能見到家母最後一面……」

郝睿道：「依你這樣說，你們並沒有派人去通知令弟？」

蔣千兆却道：「也許這是一種感應！」

「令堂患的是甚麼病？」

「肝病，諸位若不相信，可問回春堂的傅大夫！」

鐵千舟仔細，又問：「你剛才說，有人來報訊令弟伏屍街頭，此人是誰？位在何處！本座欲向他問清楚！」

話音剛落，幾個鐵船幫之徒扭着一位尖腮猴臉的漢子進來。「報告幫主，這廝說他看見兇手行凶！」言畢又附在鐵千舟左耳低聲道：「這廝是城內出名之小偷——陳茂財！」

鐵千舟沉聲喝道：「陳茂財，你眞的看到凶手行凶？須知此事關係不小，你若敢欺騙本座，我要殺你，比踩死一隻螞蟻還容易！」

陳茂財打了個冷顫，嚇得跪在地上，顫聲道：「小的就算吃了豹子膽，也不敢謊言騙取賞金！」

鐵千舟心中暗道：「原來你要賞金！」當下語氣更加嚴峻：「你起來說話，老實相告，自然有賞，否則教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快說！」

陳茂財自地上爬了起來，道：「多謝幫主！小的已經兩天未吃過東西了，昨夜又找不到下手的對象，後來爬上盧員外家屋頂，準備縋繩下去，偷點東西，誰知他家家丁一直站在那裡，小的不敢妄動，到了天亮，又下不來，眞是苦不堪言。」

郝睿喝道：「你囉囉嗦嗦的，說這許多廢話作甚，挑重要的說！」

「小的當時匿在屋頂上，忽見蔣家老三自家裡走出來，一副孝子的模樣，小的心想老夫人可能走了！就在這時候，忽然自屋後閃出一個穿黑衣的蒙面人，悄沒聲息地向蔣老三飛去。蔣老三毫無所覺，直至那廝到身前，方驀地抬起頭來，那廝已一掌擊在蔣老三胸膛上！蔣老三『叭』地一聲，向後倒飛，仰天摔倒地上，不能動彈！」

陳茂財說至此，喘了一口氣，方再道：「當時小的躲在屋頂上，嚇得不敢動彈，只見那廝似鬼魅般，又向屋後飄射過去！」

郝睿問道：「後來你便由屋頂爬下來？」

「不，小的見蔣老三躺在地上，一動不能動，小的嚇得尚未定過神來，又聞後面有呼喝聲，當時小的便沿着屋脊跑過去，即見貴幫畢副總堂主正跟那黑衣蒙面人惡鬥，於是便閉着呼吸靜觀下去……」陳茂財說至此，鐵船幫的人，一顆心都提了起來。

＊　＊　＊

畢尚武一聽說蔣百兆不向隊長請假，便擅自離開崗位，怒不可遏，立即拂袖走出總舵，要去找蔣百兆，須知他負責總舵之安全，責任所在，他非親自去問個清楚不可！

忽然聽到一個輕微之至的衣袂聲，他斜飛五尺，抬頭望去，只見房後站着一位黑衣蒙面人，他想起鐵元乾臨死之言，警惕地望一望周圍，却不見有鐵船幫的弟兄，但他仍不退縮，喝道：「閣下夠膽來安陽城行凶，為何不把頭套解下來，讓畢某見識見識？」

黑衣蒙面人一聲不吭，只見他雙肩輕聳，人已向畢尚武射去，左掌橫胸，右掌向畢尚武拍去！

畢尚武料不到對方一言不發便動手，他勁未提足，不敢硬碰，斜飛八尺，抽出鋼刀來，黑衣蒙面人如影隨形般，向畢尚武迎去。畢尚武大喝一聲：「老子跟你拚了！」他鋼刀脫鞘而出，凌空劃了半道弧圈，向對方左肩斜劈下去！

他反應不可謂不快，但對方比他更快，一扭腰，右掌斜拍，掌未至，掌風已將畢尚武之鋼刀撞歪，同時橫胸之右臂倏地揮出，一掌印向對方胸膛！這幾個動作，兔起鶻落，一氣呵成，証明他是一流高手。

畢尚武大吃一驚，倉皇而退！他退對方立進，不讓他喘一口氣。畢尚武守了六七招，心知自己武功不如對方，不拚根本沒有機會，是以怪叫一聲，鋼刀翻飛，以攻為守，不顧自身安危，只求能重創敵人！

困獸之鬥，最是危險，蒙面人知道厲害，未敢忘情攻擊，此消彼長，畢尚武攻勢大盛，蒙面人又趁機轉守為攻，等候良機。

這時候，陳茂財剛好爬到這邊來，居高臨下，看得清清楚楚，他是城內出了名的小偷，至今仍能活着，而且無須改行，可見此人之機靈，並有過人之能！不錯，陳茂財為人與其偷技一樣：穩、狠、準，而且能忍！下面之搏鬥雖然精采緊

張，但他一聲不吭。

蒙面人之武功的確有過人之能，畢尚武只攻了十多招，他已看出對方之深淺，是以再度主動進攻，剎那間，地上塵土飛揚，掌風刮得畢尚武衣袂獵獵作响。

畢尚武之感受更深，對方掌風强勁，撲面而來，使得自己呼吸困難，此刻他只希望手下們聞訊趕來，但蒙面人可不作此想，他要速戰速決！

激鬥間，只見他左掌突然切在畢尚武的刀脊上，身子一扭，上身似換了個方位般，右掌從意想不到之方位，印向對方之左胸！

畢尚武虎口發麻，鋼刀幾乎脫手，見狀更不敢硬碰，急忙後退！好個蒙面人，右掌五指倏地張開，化掌爲爪，急抓畢尚武之手臂！

畢尚武避無可避，右臂一掄，鋼刀攔腰向敵人劈去，這一招乃兩敗俱傷之打法，十分凶狠，看得屋頂上之陳茂財以掌掩嘴，生恐發出聲音。

說時遲，那時快！蒙面人雙腳一蹬，拔身躍起，鋼刀自其腳下半尺處掠空，但他人則自高而下，挾勢發掌！

畢尚武避無可避，咬咬牙抬起左掌迎上去！不料，對方武功實在神鬼莫測，右掌明明是直印過來，也不知怎地，忽然掌緣切在自己之手腕，痛得他失聲驚呼，右臂再也提不起來，尚未讓他定過神來，蒙面人之左掌，已結結實實地印在其右胸上！

他掌雄勢猛，這一掌把畢尚武打得倒飛在丈餘外，再也爬不起來。與此同時，盧家家丁們聽見外面之打鬥聲，開門湧了出來，蒙面人一見轉身一溜烟跑了！

盧家之家將往地上看了一眼，道：「快回屋去！」霎時間，又退回門內。

陳茂財乃躲在屋頂上，不敢下來，生恐暴露目標，但又很想冒險下去通知鐵船幫，但他做事向來穩重，一忍再忍之下，鐵船幫的人已趕到。又眼看他們扶畢尚武回去，幫徒們去四處打探情況，拍開盧家之門，陳茂財趁盧家忙亂，方悄悄溜掉，但他兩天未吃過飯，餓得太陽穴突突地跳，最後忍不住，乃自動去找鐵船幫的人。

＊　＊　＊

鐵千舟聽後，冷笑道：「你倒會領功！哼，你可知因你貪生怕死，差點害死了敝幫之副總堂主麼？所幸你還有點運氣，否則不但無功而且要你這條小命來賠償！魯香主，給他三吊錢吃飯！滾！」

陳茂財拿了錢之後，抱頭鼠竄而去。「蔣兄弟，令弟不管是因公或因私而死，他後事所花費的錢，全由敝幫開支。你們亦不必害怕，自即日起，敝幫會派人保護你家，希望有所發現時，便立即通知敝幫，敬請合作！」言畢揮揮手，帶人回去了。

返回總舵，鐵千舟立即召來廖大夫，詢問畢尚武之傷勢：「幫主，副總堂主性命暫時沒有危險，但他中的是毒掌，待毒氣攻心，便很難說了！」

鐵千舟急問：「可有甚麼善法？」

廖大夫道：「老朽已煎好了藥，餵他服下，但恐未能對症下藥，收效不大，須佐以內力助其逼毒！」

鐵千舟毫不猶疑地道：「待本座來！」

廖大夫道：「白頭陀已去施功了！」

旁邊之俞曉陽道：「不錯，說不定凶手尚埋伏在附近，欲對貴幫不利，幫主乃一幫之主，不可輕易消耗功力！幫主，調查清楚了否？」

鐵千舟見廳內羣豪，人人均露出渴望之神色，乃將調查到之情況扼要地說了一遍。白小青問道：「老畢中的是甚麼毒掌？」她怕鐵千舟聽不明白，又道：「掌印是甚麼色？」

廖大夫代答道：「黑褐色。」

白小青脫口道：「錯不了啦，那是蝎子毒掌！」

溫玉華道：「那倒未必，五毒教飼養了大量之蛇、蝎、蜈蚣、壁虎和蟾蜍，文清章以此五毒練毒掌，其掌法稱如意，有兩層含義，一是發掌時，毒掌可以控制，分有毒無毒，還能分蜈蚣、壁虎、蛇、蝎、蟾蜍等五種毒，當眞厲害，不愧如意之名！」

白小青撇撇小嘴道：「溫堂主，蝎子毒掌，呈現的正是黑褐色，小妹有位弟子曾經中過其掌，是故知之甚詳！」

「但世上有許多種毒掌，中人之後，都能呈黑褐色之掌印！」

鐵千舟恐他們爭執，忙道：「既然白總舵主對毒掌有研究，便請諸位一齊到內堂辨認一下，如何？」羣豪悶坐廳內已久，豈有不肯之理，當下隨他到內堂，直趨畢尚武之卧室。

房內已有白頭陀、畢尚武之妻子柴氏和廖大夫之助手小鶴。白頭陀盤膝坐在畢尚武身後，雙掌按在其後背上，兩人頭頂上都冒起白烟。

廖大夫臉有喜色，道：「老畢能運功，那便好多了！幫主，你瞧，他胸膛上那個掌印，已經開始轉淡了！再看他足陽明經，隱現黑氣，那是毒氣，轉入該經，直至足尖之『內庭穴』，屆時只要放血，毒便能解了！」

孟仲淵道：「頭陀，你歇一會兒吧，讓老漢來接手！」白頭陀早已筋疲力倦，聞言讓位，孟仲淵雙掌立即接上去，依樣畫葫蘆，盤膝坐在畢尚武身後。

鐵千舟親自拿出手絹爲白頭陀拭汗：「多謝頭陀，大力襄助！」白頭陀揮揮手，坐在一旁調息。

溫玉華指着畢尚武胸膛上之掌印，道：「白舵主，你看清楚一點，這是否蝎子掌？」

白小青看了幾眼，道：「不錯，正是蝎子掌，與賤价之跡象，一模一樣！」

郝睿道：「蔣百兆胸口那個掌印却是黑色的！」

白小青道：「那是蟾蜍毒掌！幫主，錯不了！一定是文清章幹的好事，咱們陪你去討回公道！」

鐵千舟在此刻，特別冷靜，他沉吟了一下，方道：「諸位，今日大家所說的話，絕不能外傳！」

白小青不悅地道：「幫主，難道貴幫害怕五毒教？」

鐵千舟含笑道：「若說敝幫害怕五毒教，相信無人會相信……不過消息外傳，對方有了準備，難道是一件好事？」白小青等人這才釋懷。

溫玉華問道：「幫主準備在何時興問罪之師？」

鐵千舟道：「不急，待鐵某爲女兒辦了身後事再說！諸位先回房休息吧！」回首又對郝睿道：「老孟之後，便由你接上替老畢逼毒！」

他返回內堂，不時聽到飲泣聲，想起金儀，又先到她那裡安慰她。金儀哭得像淚人似的，鐵清珠道：「爹，你看娘這般傷心，一定要替姐姐報仇……」

「胡說！難道爹便不傷心！」鐵千舟道：「你多勸勸你娘，人死不能復生，不要把活着的人身子搞壞！哼，說不定人家殺宇兒的目的，正是要拿她來打擊咱們哩！」

金儀道：「只會打擊你，誰會來跟我這個與世無爭的女人計較！」

鐵千舟十分煩惱，揮揮手便走回書房了，這剎那他才想起一個人來：白子華，爲何自午飯至今未見到他？他心裡驀地升起一絲不祥之念，立即跑了出去，把梁仲衡找來：「你看見白子華麼？」

梁仲衡搖搖頭：「他不是在內堂麼？」

鐵千舟吃驚起來：「快派人去找他，還有找人挑個日子，先讓宇兒、乾兒入土爲安！」

鐵船幫的人沒有找到白子華，也沒有找到那個黑衣蒙面人，憑鐵船幫此時之人力物力，居然找不到凶手，對鐵千舟來說，實在是件很窩囊的事，他一夜未能合上眼，信步走到後花園。

經過昨夜那件事，飛鷹隊員不敢大意，鐵千舟一出現，便被發現，紛紛上前行禮。

鐵千舟心頭一動，揮手道：「你們先出去一下，本座要在後花園散步，考慮幾個問題！」鐵千舟的話在鐵船幫內就是聖旨，是故剎那間，已走得乾乾淨淨，後花園只剩鐵千舟一個人。

他見樹上掛着一盞風燈，隨手摘了下來，鑽進假山，打開秘密地道入口，沿石級慢慢走下去。

地道內靜得落針可聞，雖然通風設備良好，但不常打開吹風，到底還有股霉味，可是鐵千舟還聞到另外一股臭味，他快步走過去，却見到地上有一堆人糞，不遠之處還有烤焦了的地瓜皮！

有這兩件東西，說明有人來過地道，此人是誰？是那位黑衣蒙面人麼？鐵千丹一顆心立即提了起來，定一定神，快步向盡頭走去。

他鼈足了一肚子氣，打算一見到蒙面人，立即發動最猛烈之攻勢！可是走至盡頭，仍不見人影！他抬頭望着出口那塊鐵板，不禁有點猶疑！

假設凶手就在上面，自己貿貿然打開出口鑽出去，無異是拿自己之生命開玩笑！蒙面人會放過自己麼？

鐵千舟虧得在這時刻仍然冷靜鎮定，他又快步跑回去，先把出口封好，再鑽出假山，然後直趨廂房去找梁仲衡及郝睿，並將情況告知他倆。

梁仲衡道：「屬下帶一批人到後山，老郝，你陪老大走地道！如此便不怕他偷襲！」

「不！」郝睿道：「你陪老大，小弟率人去後山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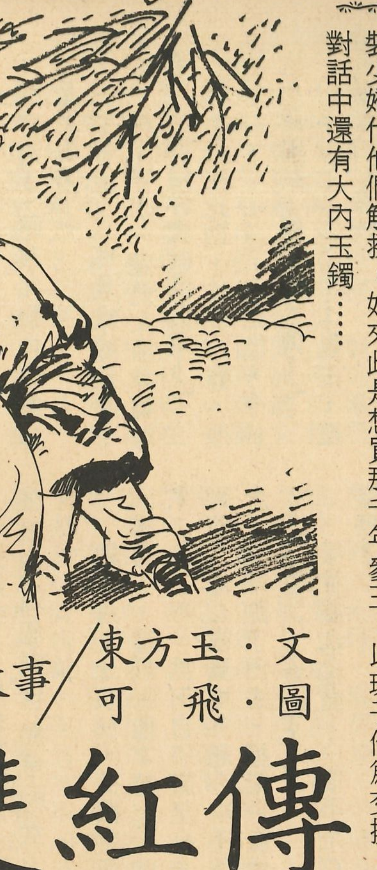
鐵千舟轉頭對郝睿道：「老郝，你必須小心謹慎，若找不到蒙面人，便將手下們撤到遠處去，不要讓他們知道有條秘密地道，你先去，咱們倆盞茶後才行動！」

當下重新再下地道，至那堆人糞及地瓜皮前，梁仲衡稍爲放慢腳步看了幾眼，然後再前進，終於又來至盡頭，梁仲衡道：「老大，讓屬下先上去！」他小心翼翼把出口打開，一股夜風吹了進來，令人精神爲之一振，他咬咬牙，一縱而上，接着向下面打手勢。

鐵千舟遂提燈躍了上去，只見郝睿正在附近，他一見燈光即跑至大石後道：「老大，咱們已在附近走上一匝，不見一個人。」

鐵千舟頓足道：「咱們來遲一步了，看來那斯是日間躲在地道內，入黑之後才離開！」(未完・二)

上文提要：江青嵐擺脫析城雙兇的瞎纏，來到黃河北岸的沁陽，就傳說潞州節度使的大公子娶妻，失去皇上的賀禮龍鳳玉鐲，懷疑是田承嗣派人盜去，或是秦嶺系的人也有可能，在路上便暗中查訪，跟踪黃河三寇，見他們向兩個珠寶商販搶劫，原來這兩個商販是有名的燕山雙傑，三寇反着了道兒，叩頭求饒，得一盛裝少婦代他們解救，她來此是想買那千年參王，以珠子作爲交換，從對話中還有大內玉鐲……



新派俠情連載故事

東方玉·文　可飛·圖

雙紅傳

同認一女互爭奪　何來兩男費思量

她要拿一顆珠子相換？這珠子，敢情也是稀世珍品？夜明珠？避火珠？當然是和千年參王同等價值的東西。燕山雙傑此時的心情，也和江青嵐相似。

對方始終不肯吐露身份，高深莫測，而且口口聲聲說是和自己做交易，又好像並無歹意。但即使有什麼歹意，對方只是一個女流之輩和一個小鬟，憑自己燕山雙傑手上的鐵算盤和鐵錢袋，也不至於栽到那裡。是以也只是暗中戒備，靜觀下文。

盛妝少婦話聲一落，被稱做珠兒的小鬟，應了一聲，左手把捧着的雕花小木箱放到桌上，然後右手一探，從懷中掏出一個錦線織成，柔軟光澤的小手袋來。這手袋說小不小，足可裝得下半升白米。

珠兒抽開袋上活結，瞧也不瞧，伸出兩個指頭，從口袋中隨便拈了一粒珠子，然後拉回錦繩，依舊納入懷中。不見她舉步晃肩，或者使出任何身法，人像行雲流水，不！燕山雙傑眼前一花，小鬟已經笑孜孜的站在他們面前。纖纖細指上，拈着一粒綠豆大小，乳白色的珠子，笑道：「婢子奉夫人之命，讓兩位瞧瞧，這粒珠子，換你們的千年參王，値是不值？」

這下可把江青嵐看得呆了，這麼一小粒珠子，可以換人家千年參王？那麼這粒珠子，定然也是價值連城之物，瞧她方才拿出來那末一袋，少說也有兩三百粒，豈非富可敵國？

胖老大瞧到珠子，果然臉色又是一變，他小心翼翼的雙手接過，仔細一瞧，口中驚呼了一聲：「冰魄珠！」

立即轉身遞給胖老二，這兩人果然是古董老手，內行之人才叫得出「冰魄珠」來。

江青嵐出身閥閱，可從沒聽說過「冰魄珠」的名稱，這倒使自己增長了不少見識！

這時燕山雙傑摩挲了一會，兩人微微點頭，胖老大又恢復了一臉諂笑，向盛妝少婦深深一揖，道：「請恕在下兄弟，方才多多失敬！夫人敢情就是……」

盛妝少婦沒等他再往下說，一聲嬌笑道：「姜大俠賢昆仲果然是大行家！嗯！我只是問你值不値得換千年參王？」

胖老大肥胖腦袋，連點不迭，口中忙道：「値得！値得！夫人吩咐，在下敢不如命？」

這時胖老二早已從懷中取出一個朱紅木盒，雙手微顯顫動，遞給了胖老大。

胖老大又十分鄭重的雙手捧着，向盛妝少婦諂笑道：「請夫人過目。」

「不用啦！」盛妝少婦玉手微揮，早由珠兒接了過去。

胖老大回身退下之際，江青嵐只覺他忽然滿臉露出獰惡之容，向胖老二使了一個眼色，然後呵呵笑道：「夫人萬安，請恕小的兄弟，先走一步。」

「步」字未落，驀見胖老大胖老二兩人，四手齊發，狹小的茅屋中，「嗤嗤」連響，千百縷銀絲宛若一陣漫天暴雨，向盛妝少婦主僕兩人身前疾洒過去。

茅屋中立時傳出幾聲凄厲慘叫，和「噗通」倒地之聲。

形勢急轉直下，變起倉猝，江青嵐瞧得大驚失色。

就在這一瞬之間，兩團黑影業已衝門而出。

「姜仁、姜義，我瞧在千年參王份上，破例饒你們一次！」銀鈴般笑聲，好似跟着黑影飛出，傳播老遠。

她還在屋中，沒遭他們暗算，那末方才那慘叫之聲，敢情是黃河三寇。

他方要擧目再瞧，突然心中閃電般想起「龍鳳玉鐲」還在燕山雙傑身上，那有時間再瞧？

雖然這不過一瞬間事，但他終究遲了一步，別看燕山雙傑胖得有如兩頭肥猪，去得可也眞快，等他身形縱起，兩條黑影已在數十丈外，一閃而逝。

如果換了以前，根本連看都無法看清呢！江青嵐心中一急，趕緊吸了一口眞氣，身形突然加快，三五個起落，便追到黑影閃沒之處，那正是自己方才來時的一帶疏林，月光斜照，樹影婆娑，那有人在？

他記得疏林左邊，是一條大路，直達沁陽，一面繞林而出，就是通往方才出事的那家酒肆。因爲自己剛才是跟着白吃老頭，打橫裡竄林而過，所以沒走大路。

在疏林右側，依稀似乎還有一條小徑，好像是通往右邊一座小山！燕山雙傑由酒肆匆忙逃出，決不會仍循原路回去，那麼除了奔向沁陽之外，就是打小徑上去的。心念轉動，立即騰身而起，躍上鄰近一棵大樹，據高遠矚。

朦朧星月之下，即使輕功再高，也逃不出自己眼去，但目光所及，一兩里內，大路上竟然靜悄悄的並沒人跡。

「他們準是走了小路。」

雙臂一張，身子宛若一頭灰鷹，撲落地面，腳尖輕點，逕向山坡那邊急掠過去。

他此時玄關已通，功力豈同尋常，身法之快，疾如閃電，轉眼之間，已繞過小山。目光到處，果然發現遠處有一條淡淡人影，沿着山徑，向前飛掠，看來輕功不弱。

江青嵐展顏一笑，暗想：果然不出自己所料，他們是往小路上逃去。只是燕山雙傑平素焦不離孟，這回怎麼分道揚鑣起來？他心念轉動，脚下可並沒稍停，而且加快了速度。

這一追，又追出去兩三里路，雙方距離，業已逐漸拉近，江青嵐發覺有點不對。

燕山雙傑光憑方才從茅屋衝出時的那種身法，輕功分明極高，前面那人雖然也自不弱，但比燕山雙傑，似乎要稍遜一籌。

而且燕山雙傑兩人全是又矮又胖，渾身像一團肉球，前面那人却身材瘦小，難道自己追錯了人？那麼燕山雙傑又到那裡去了呢？

正想之間，忽見前面那人身突然慢了下來！不！不！他躲躲閃閃，似乎也在跟踪着人？

江青嵐暗自提氣，悄然縱去，輕飄飄落到他身後十餘丈遠近，這一躍近，不由心頭驀地一楞。

她！是她？一身緊窄行衣靠，腰身苗條，那不是蘭兒是誰？

她嬌軀閃動，又向前面移動。江青嵐跟在她身後，目光急掠，果然又發現蘭兒前面，還有兩條人影，一起一落，疾若星丸，往山前一處屋中投入。

那……江青嵐差點「咦」出聲來，那正是自己一路追趕下來的正點——燕山雙傑兩條矮胖身軀。

他們投入的屋影，飛椽雙脊，隱約圍着黃牆，敢情是一所久無香火的破廟。就在他略一凝視之際，蘭兒身形突然加速，急匆匆向前掠去，等江青嵐趕到山脚，蘭兒早已嬌軀一扭，「颼」的躍上圍牆。

正當此時，驀聽破廟中一聲「哈哈」：「丫頭，妳來找死！」

那正是鐵算盤姜仁的聲音。

蘭兒身形方自躍登牆頭，聞言心中一驚，身形一沉，正待後退。就在這刹那之間，黑暗中突地飛出一篷細如牛毛的銀絲。

蘭兒當眞不愧是天狠、天狐兩個絕世高手調教出來的女兒，臨危不亂，身法輕靈，柳腰一仰，倏地往後躍落，退到牆外。

她動作原也十分快捷，但雙足剛一踏到地面，陡聽一聲陰森森的冷笑，胸膛之間，彷彿微微一涼，脚下一個踉蹌，往後倒去，牆頭上同時現出兩條矮胖人影。

這一突變，眞是快若電光石火，江青嵐那裡來得及施救？趕緊長身一掠，左手一把扶住蘭兒身子，口中大喝一聲，右手揚起三粒金光燦然的「彈指金丸」業已連珠打出。

原來他追敵之時，因七星劍被人盜去，是以三粒金丸，早就握在手中，這時瞥見燕山雙傑在牆頭上

現身，深恐他們乘機驟下毒手，才出其不意打了出去。

「妙手空空！」鐵錢袋姜義一聲驚呼，他們根本連江青嵐的人影都沒看清，也不敢再看，黑影一閃，倏然隱去。

江青嵐收起金丸，俯首一瞧，蘭兒身上衣衫並無破損，身上也沒有一絲血跡，只是臉色蒼白，氣息微弱，那雙黑白分明的大眼睛，也闔成一線，啊！她眉心緊攢，一定十分痛苦。

山風料峭，寒氣刺骨，江青嵐機伶伶的打了一個冷戰，雙手把她抱起，低低的叫了兩聲：「蘭兒！」

但蘭兒已是毫無知覺，一動不動。江青嵐突然心中一動，想起蘭兒中的，可能就是燕山雙傑細如牛毛的銀絲。自己以前聽人說過，凡是中了針類暗器，如不及時閉住穴道，針就會循着血液，攻向心臟。如果針上淬有劇毒，還須對方獨門解藥才能得救。

想到這裡，立即動手把蘭兒幾處主要大穴，一齊封閉，然後右手從蘭兒背上掣出長劍，輕輕一揮，「嗡」的一聲，閃起層層銀鱗。

他覺得尚可稱手，這一劍在手，燕山雙傑鐵算盤鐵錢袋更何懼之有？

他左手輕輕挾起蘭兒嬌軀，走近幾步，面對着破廟兩扇破敗得形同虛設的山門，大聲喊道：「兩位姜大俠，小生江青嵐，崆峒門下，適才妹子因不知兩位俠駕在此，誤闖而入，致身中兩位獨門暗器，還望顧全江湖義氣，慨賜解藥。」

他此時內功，何等精深，這大聲叫喊，聲如金石，傳出甚遠。

但破廟內陰沉黝黑，一片死寂，並無回聲。

江青嵐等了一陣，不由劍眉一豎，厲聲喝道：「燕山雙傑，你們再不出聲，小生要冒昧闖入了！」

破廟之內，依然無人回答，江青嵐冷哼一聲，執劍右手驀的往前揮去。

他這一含憤出手，威力何等强大？劍還沒有及門，一股凌厲無匹的眞氣，業已源源而出。只聽「蓬」的聲，兩扇破敗山門，依聲飛起，直往天井中落去，「嘩啦啦」震成粉碎，連一堵圍牆，都被震得搖晃欲倒。

江青嵐自己也想不到這輕輕一拂，竟然有這麼大威勢，當下仍然一手持劍，一手挾着蘭兒，大踏步往廟中走去。

果然這所破廟香火久絕，無人居住，天井中遍地都是殘草枯葉，碎瓦亂石，高低不平。每一舉步，便「悉悉率率」發出微響。草叢中狐鼠齊竄，灌木上夜梟時啼，荒山破廟，寒夜三更，景物陰森，使人聽了，不由自主地會遍體生出寒意。

江青嵐抱着蘭兒，步步留神，走上台階。只見大殿上頹敗破殘，神幔虛懸，幾尊神像也金漆剝落，斷頭缺臂，東倒西歪，無復寶相莊嚴。

他轉目四望，偌大一座大殿，除了這些七零八落的殘破景象之外，那裡還有燕山雙傑的人影？敢情他們方才瞧到三顆「彈指金丸」，錯把自己當作了大師伯，才打後殿匆忙逃走，這時即使追去，也無法追上。

他失望地長嘆一聲，移了一張較為完好的拜枱，略為拂拭，把蘭兒輕輕放下。一面又在大殿上找了一些木柴，在蘭兒身邊升起火來！熊熊火光，照到蘭兒金紙般臉上，氣息已是十分微弱。

他初涉江湖，那有什麼經驗？明知蘭兒中了燕山雙傑的歹毒的暗器，但如何治療？到那裡去治療？一面焦灼，兀自想不出半點辦法，一時有若熱鍋上的螞蟻，怔怔地望着蘭兒，心如刀絞。

不由俯下身去，向她身上仔細察看，果然在她渾身緊束的兩堆肉球下側的黑色夜行衣上，發現了五六個比針孔還小的細洞！這……準是被那細如牛毛的銀絲穿過的痕跡。

正當此時，驀聽身後微風颯然。

江青嵐玄關既通，耳目何等靈敏？發覺有警，立即一個急轉，擋在蘭兒身前，縱目望去，只見大殿前面，丈餘之外，站着一個緇衣老尼。

這時殿中火光熊熊，自然看得十分眞切，那老尼背負長劍，手執拂塵，年約五十左右。臉若嚴霜，兩道烱烱眼神，却直盯在拜枱上躺卧着的蘭兒身上。

雖然她因江青嵐擋住視線，沒瞧清躺着的是誰，但從那雙露在外面的纖纖鳳鞋上，已可看出是個女的。

突然她哼了一聲，冷冷的道：「深更半夜，荒山破廟，難道就無人經過嗎？」

江青嵐聽她口氣，冷漠之中，好像還說自己在荒山破廟，幹不可告人之事，被她無意撞上，不由劍眉一軒，大聲答道：「深更半夜，荒山破廟，自然也有人經過，大師乃有道之人，怎可如此說法？她是被……」

他想說「她是被人暗器所傷」，但還沒出口，女尼已搶先說道：「她是被你點了穴道？」

江青嵐心中一動，暗想敢情她方才隱身附近，蘭兒中人暗算及自己點她穴道之事，她都瞧到了。當下點頭道：「原來大師都已知道

了。」

那老尼冷笑道：「你這種行為，如何瞞得過我？三眼比丘面前豈容你為惡？」

江青嵐聽得又是一楞，自己還當她瞧清方才情形，原來她還是有了誤會。不由覺得又好氣，又好笑，連忙正容說道：「大師不可誤會，小生……」

三眼比丘突然厲聲喝道：「不必多說！要命還不滾開！」

話聲出口，人已倏然欺近，寬大袍袖一揚，一股源源而出的眞氣，已向江青嵐肩頭拂到，這一招，來勢有若閃電，聲到人到，絲毫沒有先機。

江青嵐再也想不到這老尼會對自己驟下殺手，心頭大怒，身形不動，左手袍袖一抖，迎着捲出。

他這一迎一捲，正是「離合神功」中的「引力返虛，雖攖而寧」，不但能夠迎上對方力道，加以消卸，而且還能接引外力，以為己用，端的神妙已極。不過江青嵐初學乍練，還不能運用自如罷了。

但在三眼比丘來說，已是十分驚詫，自己這一拂之力，少說也得把對方震出尋丈，那知一拂出手，自己一股眞力突然好像打在虛空，無處着力，而且很快的消失得無影無踪！心頭猛然一震，冷哼着道：「狂徒，你有多少能耐，再接我兩招試試。」

人影陡然欺近，左掌疾揮，刷刷刷，一連劈出三掌。

江青嵐只覺三眼比丘掌掌帶着强勁潛力，直奔要害，心中暗自驚嘆，這老尼姑果然名不虛傳。

一時之間，不敢正面封架，斜退半步，依然雙袖連揮，使出「離合神功」的「引力返虛」，化卸對方掌力。

他本來擋在蘭兒身前，這斜退半步，三眼比丘已可從側面看到蘭兒面目，她不看倒也罷了，這一看清面目，陡的臉色倏變，厲喝一聲。「站住！狂徒，你敢欺侮我徒兒。」

江青嵐這一急，非同小可，蘭兒身中歹毒暗器，自己閉住她全身要穴，萬一被對方拍開，後果何堪設想？他情急之下，猛的舌綻春雷，大喝一聲，身形前撲，雙掌疾推而出。

要知他「離合神功」雖然火候不深，但這先天兩儀眞氣，可剛可柔，乃是崆峒派曠世無儔的鎮山絕藝，他此時情急拚命，凝虛成力，全力一擊，威勢之强，豈同尋常，雙掌驟發，一股强猛無比的潛力，宛若排山倒海般往三眼比丘衝撞過去。

三眼比丘沈師太，乃是當今武林被尊為泰山北斗的秦嶺系天痴上人門下，為秦嶺系有數高手。此時眼看徒兒受制，心中雖然憤怒，但究係成名人物。一手剛要拍到蘭兒身上，陡覺一股剛猛潛力向身側襲來，心頭一凜，右掌立即改拍為掃，「橫瀾千里」，疾掃而出！她出手果然夠快，功力也聚到八成以上！那知兩股潛力才一接觸，三眼比丘立時覺出不對。只感自己拍出的掌力，有如碰上一堵無形鋼牆，彈力大增，同時對方那陣潛力，也像潮水般洶湧撞來，不禁大吃一驚。

她系出名門，久經大敵，覺出不對，趕緊借着一掌反彈之勢，疾然斜閃開去，這原是電光石火一瞬間事。

她身軀閃出，「離合神功」的無形潛力也已跟着撞着，沈師太還是被潛力邊緣掃中了一點。「砰」然一聲，身子直被帶出去一丈來遠，差點立不住脚。「這小子使的是什麼功夫，竟有如此厲害？」

就在三眼比丘這一楞之際，江青嵐早已撲身搶到拜枱前面，伸手抱起蘭兒嬌軀，右手很快的抄住方才自己放在拜枱邊的一口長劍，凜然而立。

他和老尼對掌之後，發覺三眼比丘也不過爾爾，此時一劍在手，更是心無所懼。

三眼比丘沈師太眞想不到眼前這個小子竟有恁大功夫，但瞧他逼退自己之後，居然抱起徒兒，心中更是又驚又怒！她自出道江湖以來，從未遇到過這等事情，敵人竟然敢當着自己面前，强搶徒兒！她氣得渾身顫抖，臉色鐵青，嗆的一聲，從背上撤出長劍，厲聲喝道：

「你還不把我徒兒放下！」

江青嵐抱着蘭兒，大聲說道：「誰是你徒兒？她明明是我妹子蘭兒，方才在廟前中了賊人暗算。」

三眼比丘叱道：「住口！狂徒，你還敢信口雌黃？快把我徒兒放下，貧尼饒你一命。」

江青嵐怒道：「我江青嵐堂堂男子，難道會騙妳不成？」

三眼比丘一聽「江青嵐」三字，驀地目射精光，沉聲道：「好！我當是誰！嘿！姓江的小子，貧尼正要找你！原來你今晚欺負我徒兒，是存心折辱秦嶺系而來！」

江青嵐冷冷道：「三眼比丘，秦嶺系可唬不到小生，但你們既已訂下端午嶓山之約，此時又乘人於危，算得什麼人物？」

三眼比丘怒極而笑，「乘人於危！誰乘人於危？小子！不必多說，接我幾劍！」

「劍」字出口，出手一劍，挾着一片青芒，快速絕倫的向江青嵐當頭罩下！

秦嶺系「終南劍法」，原以沉猛著稱，沈師太心急愛徒安危，暴怒

之下，加之對方身手不弱，是以出手更形凌厲！江青嵐只見森森劍風，有如劍幕下撒。

他一手抱着蘭兒，生怕被對方劍鋒波及，慌忙凝神提氣，身形微側，右臂一振，「追魂八劍」刷刷展開，七八支劍光，交互而起，劃出一片護身光網，擋在身前，右脚尖輕輕一點，便已閃開去七八尺遠。

三眼比丘冷笑一聲：「原來你也只有這點伎倆！」身軀一轉，一條人影，立時追撲而出。

不！她身形快若穿花，圍着江青嵐滴滴溜溜亂轉，衣袍飛舞，出手奇快，一劍向江青嵐四面八方刺到。

這正是她二十年精心研創，專門用來對付八臂劍客展元仁的「穿花身法」。此時由沈師太親自出手，果然和銀燕子柳琪所使大不相同！

江青嵐「追魂八劍」的七八支劍影，全被她這一輪迴環疾攻，分次擊散，若非江青嵐近日武功大進，怕不早已落敗？其實須知他左手抱着蘭兒，處處受到制肘，身形未免呆滯，但仍能和秦嶺系有數高手的三眼比丘戰成平手，也足以自豪了！

江青嵐對着三眼比丘穿插游走，縱橫環擊，自己「追魂八劍」每一出手，都被對方劍勢擊破，雖未落敗，心中也大感驚愕。

目前，他只有一招劍法，是有百分之百的把握，可以立即把三眼比丘震退，那就是「乾坤一劍」，但他一想到自己如果沒遇上崑崙老人，憑師門所學，難道就無法行走江湖了嗎？何況這一劍，非遇强敵，又豈能隨便使出？

他居然把秦系的三眼比丘不當强敵看待，這也難怪，他方才和她對了一掌，不是把三眼比丘震出老遠嗎？他心念轉動，驀地閃電般記起析城山天狼天狐和王屋散人比拚的那一幕來，各人所出奇招，莫不是出人意表的極妙之著。

驀地手腕一沉，豁然劃出一劍，一溜銀虹，挾着森森劍氣，疾奔出去。三眼比丘冷不防他會突出奇招，根本又不是崆峒路數！「鏘」的一震，兩人一齊錯閃開去。

就在這一瞬之間，人影一閃，微風輕颯，大殿上忽爾多出一個人來。

這人也是一個女的，五十左右，臉型瘦削，一身青布衣袴，腰間插着一柄晶瑩發光的白玉如意。她，正是大名鼎鼎析城雙兇中的天狐遲琇！

江青嵐乍覩之下，心頭大喜，趕緊一個箭步，躍近身去，口中急着叫道：「伯母，妳來得湊巧！」

天狐好似渾不理會，冷冷的道：「你手上抱的是誰？」

三眼比丘冷笑道：「小子！你不把我徒兒留下，來了幫手，難道貧尼就怕了不成？」刷的一劍，又向江青嵐劃到。

江青嵐一個旋身，打橫裡躍退，口中急叫道：「伯母，這是蘭兒！」

「蘭兒！她在那裡？」

天狐一聽到蘭兒，心頭驀然一震，兩道眼神射到江青嵐手上，蘭兒雙目緊閉，本來春花似的臉上，此時慘白如金。

天狐陡的臉色劇變，目射兇光，橫了三眼比丘一眼，急急問道：「蘭兒負了傷，是誰下的毒手？是不是這三姑六婆？」

江青嵐還沒回答，却聽三眼比丘冷冷道：「妳這話是指誰？」

天狐盛氣道：「此地除了妳，還有誰是三姑六婆？」

三眼比丘冷哼道：「待會妳就知道三姑六婆並不好惹！」

天狐厲聲道：「用不着等待，咱們立時可見眞章，我正想瞧瞧有誰吃了豹子膽，敢向我女兒下手。」

三眼比丘嘿的笑道：「你們串通得眞像，硬把貧尼的徒兒，說成妳的女兒，老實告訴妳，貧尼的徒兒，十八年前早已父母雙亡，由貧尼扶養長大，那裡會又鑽出一個母親來？」

天狐怒道：「賊禿，妳敢出口傷人？」

三眼比丘不屑的道：「貧尼勸妳不要聽那小子搬弄是非，還是讓貧尼找他算賬。」

天狐陡然打了一個哈哈，不耐的道：「難道我自己的女兒，倒不認識，還要聽人家撥弄是非？賊禿，本來，咱們先走上幾招，看看到底是妳冒認徒弟，還是我冒領女兒？」

說着，從腰間撤下白玉如意，斜抱胸前，就等三眼比丘發招。

三眼比丘望了玉如意一眼，微微一驚，口氣和緩的道：「看來女施主敢情就是析城山符夫人了？」

析城雙兇，既被武林推爲六絕，論輩份自然和天痴上人並列。

但秦嶺諸人，一直以名門正派自居，除了上人之外，俱都妄自尊大，那會把其他諸人放在眼內？是以天狐亮出兵刃之後，三眼比丘心中雖然暗暗吃驚，又焉肯以晚輩自居。

天狐傲然應道：「妳知道就好。」

三眼比丘强自忍耐的道：「貧尼秦嶺門下……」

天狐沒等她說完，怒道：「秦嶺門下，就能傷我女兒？哼！今天就是天痴老兒親來，我也要向他討個公道。」

三眼比丘聽她辱及師尊，不由氣往上冲，長劍一振，厲聲喝道：「天狐！妳有多少道行，敢如此目中無人，我三眼比丘領教妳絕學就是。」

話聲剛落，一招「天外來雲」往天狐斜劈而下。

天狐那還答話，晶光閃動，白玉如意也斜飛而起，刷的往劍上鎖去。那知三眼比丘面對强敵，存心先下手爲强，「天外來雲」劍招遞到一半，倏然變式，劍尖一顫，一招「鳳凰點頭」三點寒芒，疾向天狐「將台」「心坎」「璇璣」三大要穴洒來。

這一招正是秦嶺系鎮山劍術「終南劍法」劍氣點穴絕招，沉猛迅疾，兼而有之。

天狐見她一上手就施殺著，心頭一震，只得往後躍退。三眼比丘一着搶了先機，冷哼一聲，揮劍急進，「終南劍法」盡情使出。

這套向以沉猛著稱的劍法，在三眼比丘手上，更顯威力，刷刷刷，一柄長劍全力搶攻，迅若奔雷，直把天狐一連逼退了七八步。

天狐遲琇連受對方快攻所制，只氣得心肺欲炸，目射兇光，驀地厲喝一聲，全身騰空而起。左手蘊蓄全勢，臂彎振動，「兩儀掌」由左往右，向下斜劈。

勁風壓頂，勢若雷霆，三眼比丘心頭震驚，趕緊長劍上撩，身向後撤，那知天狼天狐原是擅長凌空撲擊，否則一狠一狐，也用不着替他們冠上「天」字了。

三眼比丘向後疾退，天狐將落未落的身子竟然如影隨形，凌空飛墮，右手玉如意由右往左，宛如一道精瑩白光，向三眼比丘攔腰擊出。

這一下眞是快若閃電，疾若飄風，三眼比丘這才知道人家盛名之下，果然不凡，一柄長劍，上下疾翻，左封右架，堪堪拒擋了天狐這一陣凌厲反攻。天狐扳回主動，她「陰陽雙玉正反七十二式」源源出手，三眼比丘雖然落了下風，但她終究是天痴上人三大弟子之一，在劍術上浸淫了數十年，這一發覺對方火候遠勝自己，立知沉猛攻勢，不足以克敵，便也劍勢一變，使出自己苦心精研的「穿花身法」，俟隙而動。這一來，雙方攻勢，果然扯成平手。

江青嵐手中抱着蘭兒，早已退到大殿角上，目光一瞬不瞬的瞧着兩人這番怵目驚心的奇幻攻勢，心中却一直想着兩人未動手前的一番對話。尤其是三眼比丘沈師太所說：「老實告訴妳，貧尼的徒兒，十八年前，早已父母雙亡，由貧尼扶養長大，那裡會又鑽出一個母親來？」

他驀地想起向自己恩師八臂劍客展元仁尋仇的銀燕子柳琪，不是三眼比丘的徒兒嗎？她不是十八年前父母雙亡，由三眼比丘扶養長大的嗎？她是自己第一次和人動手的對手，印象極深。而且她果然和蘭兒生得一模一樣，自己第一次見到蘭兒時，還把她當作柳琪呢，不過那時蘭兒還穿着男裝，如今蘭兒也換回女裝了，一時間，可眞也分不出來。這張自己最熟悉的臉型，到底是蘭兒？還是柳琪呢？他也弄糊塗了，除非她立時醒轉，或者另一個蘭兒或柳琪也在這裡同時現身，否則，天狐和三眼比丘的這場爭鬥，就無法了結。

大殿上兩人，依然打得十分激烈，天狐雖佔優勢，三眼比丘也並未落敗，看上去一時頗難分出勝負。

江青嵐橫抱着昏迷不醒，尚有問號的蘭兒，心中更是十分着急，他這時倒希望兩人能暫時停手，先把姑娘救治好再說。

「嘿！小子，你原來躲在這裡。」

人隨聲現，兩條人影，同時躍上大殿。江青嵐目光一瞥，不由暗叫一聲：「苦也！」

原來這條人影，竟是一老一少。老的一個，身形才現，立即雙掌一錯，往江青嵐撲去。

天狐遲琇，三眼比丘沈師太，雖在激戰之中，但高手相搏，耳目依然十分敏銳。一看來人往江青嵐撲去，身手迅疾，不由全都心頭一震，她們一個關心女兒安危，一個惟恐徒兒受累，不約而同雙雙縱起。

一個喝了聲：「祁老兒別傷我女兒！」

一個急喝：「誰敢碰我徒兒！」

風聲勁急之中，兩聲大喝，弧形精光和閃電劍影，一齊擋在江青嵐面前，把突如其來的老頭，逼退了三步。

來人正是王屋散人祁天行，此時目光烱烱，臉含怒色，向天狐憤然說道：「符大嫂，又是妳擋横，難道此地還是析城山如意嶺嗎？唔！這位是誰？恕老朽眼拙。」

三眼比丘合十道：「貧尼秦嶺三眼比丘！」

王屋散人仰天大笑，連連點頭道：「好！好！符大嫂原來約了秦嶺系高手，爲這小子保起鏢來！」

天狐怒道：「祁老兒，你別賣狂！你向他尋仇，原與我無關，但你也得瞧瞧，他手上抱着的是誰？」

王屋散人氣憤的道：「這小子抱着的是妳女兒？」（未完・十一）

上文提要：明建文帝被迫退位，流亡落髮為僧，叫應文和尚，不甘失帝位，和舊臣密謀復辟，偏巧魔戒神珠現世，地點是安徽合肥，因而聚合了廢帝的、朱棣永樂帝的人馬、東張、西萬、南巴、北趙四大武林世家的人，還有豆腐大俠、百花公主、情報販子包天等人。錦衣衛黃鐵虎和北趙到狀元樓捉拿廢帝，幸豆腐、百花二小救走。北趙擎天堡和錦衣衛雖多，却敵不過豆腐和鮮花的暗器……



新派俠情中篇故事／歐陽雲飛・文　可飛・圖

豆腐大俠

神珠出現鷄鳴山　引來各路英雄漢

趙三堡主不悅道：「兩位有何不平？」

吳小雲嬌笑道：「貴堡以多為勝，欺負人家孤家寡人一個，難道還不夠？」

趙老七反駁道：「公主之言差矣，敝堡是在執行公務。」

宋小飛一字一句的道：「老祖宗的規矩，江湖人向來不和六扇門中人打交道，貴堡非但跟衙門勾結，而且還是天字第一號的大衙門，委實叫人齒冷。」

趙玉瑾陰惻惻的冷笑一聲，道：「人往高處走，水往低處流，別吃不到葡萄說葡萄酸，兩位如果沒有門路，本堡可代為保舉，只要忠心不二，肯效忠皇上，保証可以弄個不大不小的官兒幹幹。」

百花公主道：「當差不自由，自由不當差，謝謝，本公主不是當官的料子。」

豆腐大俠亦道：「生為江湖人，死為江湖鬼，本俠寧願吃豆腐，也不會為他人賣命，充當別人的狗腿子。」

趙玉郎氣虎虎的道：「既然如此，就吃你的豆腐去吧，別在這裡礙手礙脚。」

宋小飛道：「該走的時候，本俠自會離開，此刻也在執行公務。」

「豆腐，你在執行甚麼公務？」

「江湖公務。」

「什麼江湖公務？」

「不許以多為勝，不許以眾凌寡。」

趙老三瞪着眼珠子吼道：「說了半天，兩位是存心來管閒事的？」

百花公主答得妙：「天下人管天下事，這不是閒事！」

趙玉郎轉趨強硬道：「聽兩位的口氣，似乎決心要與這個跛脚皇帝共進退？」

宋小飛道：「那倒不見得，只要擎天堡肯照江湖規矩來，不以多欺少，不落井下石，趁人之危，讓這位和尚皇帝從容離去，我們馬上告退，絕不插手。」

趙玉瑾皺眉道：「此人乃是欽命要犯，這恐怕辦不到。」

吳小雲寒臉道：「如此，這檔子事我們也管定了。」

豆腐大俠接口道：「各位，那位愛吃豆腐？什麼人喜歡鮮花？不怕死的儘管上，一定叫大家吃個飽，看個夠，帶着走！」

這話口氣太大，激怒了北趙諸俠，趙玉瑾一聲令下，正待決一死戰，忽見朱允炆的身後急匆匆的奔來一羣人。

朱允炆老遠就認出來了，乃南巴卧龍堡之人是也，不禁心下大喜，精神為之一振。

這當然是有原因的，因為早在六、七十年前，他爺爺朱元璋還在當和尚的時候，巴家便與他們朱家關係密切，交誼非淺。

巴家的開山祖師是巴天霸，現已歸隱林泉，頤養天年。

這老小子一共生了七個兒子，即巴德、巴正、巴行、巴興、巴永、巴通、巴茂。

目前當家作主的是長子巴德。

孫輩更多，名字尤其奇特，不分男女，悉以號碼排列，從巴一到巴二十三。

巴家忠貞不二，從一而終，一直死心塌地的忠於明太祖朱元璋，以及太子朱標。

朱元璋、朱標父子死後，自然而然的，南巴效忠的對象也轉移到建文帝朱允炆的身上來。

這是江湖義氣。

也是政治投資。

換言之，是一種利害關係的結合，朱元璋父子祖孫藉以永保江山不墜，巴家則藉以擴張勢力，坐大江湖，領袖武林。

與南巴遙遙相對，足以與卧龍堡一爭短長的是北趙擎天堡。

趙家的創始人是趙世昌，也早已金盆洗手，退出江湖。

無巧不成，也生了七個兒子，依次是：趙玉璞、趙玉珩、趙玉瑾、趙玉青、趙玉堅、趙玉樑、趙玉郎。

現今主事者是長子趙玉璞。

孫輩同樣枝葉繁茂，計有：安國、安邦、安民、安慶、安成、安仁、安世、安梅、安蘭、安菊等二十餘人。

許是由於地理環境的關係，北趙一開始便忠於燕王朱棣，結為死黨。

過去如此，現在更加堅定。

二十年前，燕王朱棣揮兵南下，攻打建文帝朱允炆時，南巴北趙因為各事其主，亦曾幾番征戰，多次衝突，纏鬥甚久，各有慘重傷亡，從那時起，這兩大武林世家便成為世仇死敵，各不相讓。

顯而易見，這是一場賭博。

而且是一場賭注極大的豪賭。

南巴將賭注押在建文帝朱允炆身上。

北趙把賭注押在永樂皇帝朱棣身上。

第一回合北趙佔了上風，燕王登上帝位。

這是第二回合，鹿死誰手尚在未定之天。

南巴此來，係由二堡主巴正領軍，帶領着子侄輩巴三、巴六、巴十一、巴十五、巴十八以及門下高手數十人，一照面便調兵遣將，跟北趙的人大打出手。

巴正忙裡偷閒，一個大跨步來到朱允炆面前，恭謹有禮的道：「巴正護駕來遲，請皇上恕罪。」

在巴正的心目中，朱允炆依然是皇帝，執禮甚恭。

朱允炆同樣以君主自居，慰勉有加的道：「來了就好，來了就好，二堡主辛苦了。」

巴正道：「此乃險地，聖上安全第一，快請自便，這兒的事交給卧龍堡了。」

建文帝正有此意，轉對小飛、小雲道：「兩位連番相助，朕銘感在心，可願與寡人同行？」

豆腐大俠沉吟了一下，道：「咱們尚有事待理，恕難從命。」

百花公主吳小雲也婉言拒絕了。

有南巴護駕，朱允炆有恃無恐，順利的離開現場，揚長而去。

却因而引起了南巴北趙一場激烈的攻防戰，立將惡鬥的緊張氣氛升到了最高點。

小飛、小雲不曾參戰，找了一處有利的位置，作壁上觀。

* * *

黃鐵虎、趙玉青等人去追朱允炆。

其他的食客也被方才的那一場混仗嚇跑了。

狀元樓這時僅僅剩下一個客人。

是浪子包天。

已經換了位置，重新點了菜，叫了酒，就在正對大門的一張飯桌上開懷痛飲。

獨自一人，都叫了一桌子的菜，而且都是山珍海味，竭盡奢侈之能事。

此乃包大膽一貫的作風，這小子有一套似通非通的人生哲理：大丈夫不可一日無權，小丈夫不可一日無錢，有錢不花是傻瓜，無錢也要借來花。

神珠出現合肥，朱家在此鬩牆，南巴北趙，勢不兩立，這正是包打聽發財的好機會，也着實狠狠的撈了一票，此時不享受更待何時，包大膽絕對不會做傻瓜。

酒大口大口的喝，肉大口大口的吃，忽然發覺似乎還缺少些什麼，對侍立在旁的小二哥道：「狀元樓有沒有陪酒的小妞？」

小二哥搖頭道：「敝號是飯館，不是酒家，沒有酒孃。」

「到外面去叫一個嘛。」

「到那兒去叫？」

「笨蛋！酒家、書寓、青樓、綠燈戶、應召站，多得很，要年輕貌美的，最好是初出道的幼齒。」

「這……」

小二哥正感不知如何是好，大門外及時走進來兩個和尚。

都是年近花甲之人，左面的略高，右面的略矮，袈裟一襲，唸珠

一串，此外別無長物。

一進門四隻眼珠子便骨碌碌的轉個不停，緊走幾步，來至小二面前，左面的老僧豎掌打了一個問訊，客客氣氣的道：「想向小哥打聽一個人，不知是否在此？」

包大膽搶先道：「大概是找朱允炆吧！」

右面的老僧忙應道：「是是，正是應文和尚。」

浪子包天道：「還沒有請教兩位大師父上下如何稱呼？」

左面老僧雙掌合十道：「貧僧應賢。」

右面老僧手拂佛珠道：「貧僧應能。」

包大膽「哦」了一聲，道：「原來是前朝的葉希賢、楊應能兩位大人，失敬！失敬！」

二人的身份被包天一語道破，齊皆大吃一驚，各自暗中提聚了一掌眞力，以防不測。

應賢和尚葉希賢道：「這位大俠好像曾與應文禪師照過面？」

浪子包天睜着眼睛瞎說道：「豈僅照過面，還同桌喝過酒呢。」

應能和尚楊應能聲急語快的道：「快說應文大師現在何處？」

包大膽擧起一杯酒，一飲而盡，答非所問的詭笑道：「兩位也不問問咱家是誰，難道不怕弄到假情報，誤入歧途？」

葉希賢愕然一楞，道：「老僧正欲請教。」

包天洋洋得意的道：「在下浪子包天，也叫包大膽，又叫包打聽，兩位算是問對人了。聽說過嗎？」

浪子包天，名滿江湖，他倆當然聽說過。

既知其名，無疑對包大膽的規矩也一淸二楚。

包打聽說這話的意思，擺明了是要錢。

楊應能心裡雪亮，一點也不敢怠慢，探懷摸出一錠十來兩重的小元寶來，往浪子面前一放，正容道：「一點點小意思，請英雄笑納，買一杯水酒喝。」

浪子包天瞄了一眼，面不改色的道：「嗯，這還差不多，我包大膽是專門賣消息的，豈會隨便亂開金口。」

應賢和尚迫不及待的道：「應文禪師來過狀元樓吧？」

包大膽道：「沒錯，是來過，來狀元樓等人，兩位想必就是建文帝要等的人？」

應能和尚楊應能點頭表示認可，道：「人怎麼不見了？」

「已經不在狀元樓。」

「往何處去？」

「正在樓後巷內，跟北趙、錦衣衛打架。」

二僧一聞此言，腳底發燙，那裡還能站得住，彼此互望一眼，心意已通，深施一禮，掉頭就走。

浪子包天衝着二人的背影吆喝道：「應文和尚踩到了馬蜂窩，誤中別人的陷阱，得以全身而退，是因爲我的好朋友豆腐大俠宋小飛、百花公主吳小雲曾大力臂助，見到他們兩位時可別忘了道一聲謝。」

包大膽是個鬼精靈，一言一行皆充滿了計謀巧思，抬出了宋、吳二俠，無形中自己的身份也提高了。其實跟吳小雲只是初識乍見，與宋小飛也不過點頭之交，距離「好朋友」至少還有三百里。

二僧已去，包天亦已酒足飯飽，指着桌上的小元寶，道：「不必找，有多的就賞給你了。」

一桌酒菜，儘管精挑細選，頂多也不會超過二兩銀子，浪子一出手就是八兩銀子的小費，小二哥簡直嚇壞了，顫聲道：「使不得，千萬使不得，這太多了，小的受不起。」

包天哈哈大笑道：「這是什麼話，錢財多多益善，那有嫌多的，有錢大家花嘛，別客氣。」

浪子就喜歡這個調，有錢大家花，他的錢也是你的錢，只要包大膽有，即使一擲千金，也面不改色。

反過來說，你的錢也是他的錢，包大膽一旦阮囊羞澀，照樣會賒、會欠、會扯皮、會耍賴、會向朋友伸手要，十足的浪子性格。

在小二哥千謝萬謝聲中，包天昂首闊步的步出了狀元樓。

* * *

南巴北趙，熱戰正酣，打得難解難分。

擎天堡這邊，趙玉青、趙安國趕到了，黃鐵虎、江洋、喬勇、侯建等人亦接踵而至，投入鬥圈，頓使北趙聲威大振，氣勢如虹。

不久，南巴也有援軍到達，依舊是個勢均力敵的局面，看來不鬧出幾條人命是不可能善罷甘休的。

豆腐大俠宋小飛與百花公主吳小雲默察片刻後，甚覺無趣，不約而同的放步離去。

直至行出百丈，聽不到鬥場喧囂時，宋小飛始道：「公主準備到那兒去？」

百花公主吳小雲想了想，隨口應道：「隨便逛逛。」

宋小飛隨機應變的道：「本俠也想到處逛逛，咱們一起走吧？」

馬上被吳小雲澆了一頭冷水。

「不必，本公主習慣獨來獨往，何況黃昏後還要去赴一個約會。」

「月上柳梢頭，人約黃昏後，是男的吧？」

「也許。」

「今夜落腳何處？」

「豆腐，你問這作甚？」

「本俠願爲護花使者，做公主的『芳鄰』。」

「盛意心領，本姑娘可能今夜就會離開合肥。」

「怎麼？不打算爭奪神珠了？」

「神珠下落不明，乾耗着也不是辦法。」

「聽說神珠的主人，歷代都是絕色美女，依本俠看非公主莫屬，望勿輕言歸去。」

這一句話使吳小雲十分受用，投來深情一瞥，嬌笑道：「到時候再說吧，少俠的話本公主會鄭重考慮的，或許會留下來。再見！」

「再見！」

「後會有期。」

「但願如此。」

* * *

百花公主吳小雲雖已遠去，在豆腐大俠宋小飛的感覺上却並非如此。

彷彿，空氣中仍飄着花香。

似乎，那甜美的聲音仍迴盪耳畔。

許久，許久，豆腐大俠宋小飛重溫好一陣工夫後，方始悻悻然的擧步離去，爲神珠的下落展開行動。

神珠的確太重要了，足可抵百年功力，十萬雄兵。不論落在何人何派之手，勢必會使天下武林發生天翻地覆的巨變。

假使落在南巴，朱允炆八成可以重登王位。

倘若落在北趙，永樂皇帝朱棣一定可以高枕無憂。

就怕所得非人，淪落黑道，天下蒼生必將會陷入萬劫不復之地。

穿街過巷，風塵僕僕，豆腐大俠發現合肥城裡城外到處都有行色匆匆的武林人物，大家衆口一詞都在打聽神珠的下落。

怎奈傳言雖多，無一確訊，宋小飛奔波大半日，一無所獲，華燈初上時分，拖着疲累的身子回到投宿的客棧。

做夢也沒想到，浪子包天已在客室裡候駕多時。

豆腐大俠見怪不怪，提起茶壺，倒了兩杯冷茶，遞給包大膽一杯，落坐對面道：「浪子，你怎麼曉得本俠住在七巧居客棧？」

包打聽揚眉道：「咱們是幹什麼的，連烏龜下蛋，夜貓子放屁都心知肚明，何況是你鼎鼎大名的豆腐大俠，昨天宋兄一到，包某便得到消息。」

宋小飛錯愕一下，道：「這麼說包兄手下必有衆多耳目？」

包大膽神秘兮兮的笑道：「好說，養幾個蝦兵蟹將，消息靈通，財源廣進。」

「浪子，你夜臨七巧居，有何見教？」

「來履行承諾。」

「什麼承諾？」

「關於神珠的消息。」

這話彷若一壺美酒，一帖靈藥，宋小飛精神百倍的道：「你知道神珠在何人手中？」

浪子包天笑道：「事情尚未達到如此明朗的程度，只不過是有一點點眉目而已。」

豆腐大俠追問道：「快說究竟是怎麼回事？」

包打聽慢條斯理的道：「最近，在合肥的上空，每逢日正當中的時候，便會出現一道亮光，比夜明珠還耀眼奪目，好似閃電一般，但爲時甚短，僅一刹那的工夫便告消失。」

宋小飛道：「包兄以爲是神珠的光輝？」

「大家都這麼想。」

「可知確切的位置？」

「以前都誤以爲在合肥城內，現在範圍縮小了。」

「在那裡？」

「鷄鳴山上。」

鷄鳴山的地方也不小，方圓約有數里之遙。

況且，那亮光爲何只在日正當中的時候才出現？

又爲何僅一刹那的工夫便消失不見？

是有人在鷄鳴山上故意炫耀？還是神珠蒙塵，失落在峯巒崗嶺之上？

豆腐大俠心存疑慮，就教包大膽，浪子同樣不明就裡，道：「包某只知道這麼多，其他的事就不得而知了，宋兄欲明眞相，何妨親自跑一趟鷄鳴山。」

話畢，便欲起身告辭。

宋小飛道：「浪子，別走了，就住在七巧居吧，咱們哥兒倆喝一杯，我請客。」

包大膽扮了一個鬼臉，道：「不了，包某另有絕妙好去處。」

「那裡？」

「滿春園。」

「滿園春色？這不像是客棧呀。」

「是妓院，合肥城艷名最盛的溫柔鄉，歡樂窩。」

前腳已經跨出門檻，忽又神采飛揚的道：「江湖生涯原是夢，得行樂時且行樂，合肥城殺氣冲天，人人自危，誰也不敢保証一定能見到明天的太陽。怎麼樣？豆腐，一起去開開洋葷吧，環肥燕瘦，任君挑選，烟花巷中多的是國色天香。」

豆腐大俠不爲所動，笑道：「本俠口花心不花，話花人不花，沒有這個毛病，也不想開洋葷，閣下快請自便，別誤了良辰春宵。」

涙子正猴急着，身上有幾個銀子，忙揮揮手隨即一溜煙似的去了。

* * *

鷄鳴山。

在合肥城西三十里處。

由於神珠可能在此，一時間成爲武林人物注目的地方，天還沒有亮便有人摸上山來，日出之後已經聚集了百人之多。

有的守株待兔，選定一個有利的位置，靜待日正當中的到來。

有的則不耐苦候，正盲人騎瞎馬般，漫山遍野的到處亂找。

豆腐大俠很沉得住氣，太陽已經老高老高，樹上的痲雀躲進窩裡，路邊的野花垂下了頭，才悠遊從容的到達鷄鳴山。

不料，一到鷄鳴山，還沒有弄清楚狀況，便被人擋住去路。

爲首者是錦衣衛指揮黃鐵虎。

小頭目江洋、喬勇、侯建緊隨在側。

左右另有八名魁梧昂藏，粗獷兇悍的錦衣衛。

豆腐大俠宋小飛先是一怔，繼而若無其事的道：「這可鮮，難不成皇宮大內也對神珠發生了興趣？」

黃鐵虎繃着一張臉，好像誰欠他二百兩銀子沒還似的，沉聲道：

「本座對你宋小飛有興趣。」

宋小飛噗嗤一聲笑出聲來，道：「開什麼玩笑，本俠頭上沒戴花，臉上沒搽粉，又不是千嬌百媚的女裙釵，黃大人該不會是心理變態吧？」

黃鐵虎朗聲道：「本座要逮捕你。」

「逮捕我？爲什麼？」

「娃兒是欽命要犯。」

「赫，閣下的話越說越離譜了，咱家既未篡別人的皇位，亦未殺自己的兄弟，更不會偷鷄摸狗，作奸犯科，請勿亂扣帽子。」

江洋上前一步吼喝道：「少強辯，與那個跛脚皇帝假和尚沆瀣一氣，同流合污，就是欽命要犯，論罪當斬，禍連九族。」

豆腐大俠嗤之以鼻。「亂來，本俠姓宋，他姓朱，彼此素不相識，毫無瓜葛，八竿子也打不着。」

喬勇怒道：「笑話，若非廢帝同黨，你會在狀元樓出手助他脫逃？」

侯建隨聲附和道：「助廢帝脫逃，就是同黨，與他同罪，是皇上嚴令緝拿的欽命要犯。」

宋小飛不肯認帳，理直氣壯的道：「這是欲加之罪，本俠不接受，各位的指控我宋小飛一概不認。」

黃鐵虎聽得火冒三丈，氣沖斗牛的道：「在狀元樓出手助拳的事你也敢否認？」

豆腐大俠抬頭挺胸的道：「咱家做過的事從不推卸責任。」

江洋挑眉瞪眼的道：「這就對了，等於已經承認……」

宋小飛截口道：「對個屁，朝廷中烏烟瘴氣，亂七八糟的那些狗屁事在下從來不插手，之所以會在狀元樓略施小技，純粹是基於江湖規矩，看不慣以多欺少，以衆凌寡，根本是兩碼子事，請別混爲一談。」

黃鐵虎道：「這些話留着到北京去說吧，相信朝廷會給你一個公道的。」

豆腐大俠道：「抱歉，眼前在下還沒有北上的打算。」

「宋小飛，皇命如山，你非去不可，除非……」

「除非怎樣？」

「除非發下重誓，與跛脚皇帝脫離關係，效忠當今的永樂帝。」

喬勇幫腔道：「只要一點頭，憑你豆腐大俠的身手，起碼會弄一個四品官幹幹。」

侯建的話更明白：「縣太爺只是一個七品官，四品官可不小啊，可與知府大人稱兄道弟。」

這個誘惑不小，多少英雄好漢，名士豪傑，都被人以高官厚祿收買的做了幫兇忠狗，偏巧宋小飛不稀罕這些，聳一聳雙肩道：「本俠不想吃朱家的飯，也不想管朱家的事，只想一探神珠奧秘，沒工夫陪各位閒磕牙，失陪了！」

放開大步，轉身就走。

「站住！」

八名錦衣衛早有準備，齊聲一喝，立即動上了手。

左邊遞來了四支劍。

右邊攻來了四把刀。

「讓路！」

豆腐大俠可沒有把他們放在眼裡，雙手一揚，豆腐乾、豆腐皮、豆腐塊、豆腐條、嫩豆腐、老豆腐、油豆腐、炸豆腐，全部搬了出來，直打得八名錦衣衛鼻青臉腫，滿頭滿臉的豆腐渣。

黃鐵虎、江洋、喬勇、侯建也遭了池魚之殃，分享了這一頓豆腐大餐。

待滿天飛舞的豆腐雨落地，大家驚魂稍定，想要截殺時，豆腐大俠宋小飛早已施展開絕頂輕功，在他們的視線內消失。

* * *

宋小飛的輕功有一個很美的名字，叫「一陣風」，得自師傳，乃武林一絕。

並非單以速度見長，內中尚有迷踪隱形的身法滲雜其中，施展開來確如一陣輕風，飄忽不定，放眼當今武林之世，包括東張、西萬、南巴、北趙四大武林世家在內，只

要宋小飛決心想走，還沒有一個人能夠把他留下來。

登上山來，這才發現，鷄鳴山上的江湖人比他想像中還要多。

個個匆匆忙忙。

人人鬼鬼祟祟。

大家都神秘兮兮的，誰也不曉得他們腦袋裡在打什麼鬼主意。

豆腐大俠登上一處山崗，審視一下山形地勢，本想奔向一座更高的山峯，鳥瞰全貌，忽見北趙擎天堡的四堡主趙玉青、少堡主趙安國，與北趙的數十名高手，分從四周包抄過來。

趙安國年紀不大，僅二十出頭，排行十八，猛一個大跨步當先衝至宋小飛的面前，道：「豆腐，你來鷄鳴山幹嘛？」

豆腐大俠的答覆簡短有力。

「廢話！」

是廢話一句，來鷄鳴山的人大家有志一同，全部都是爲了武林至寶神珠，何必多此一問。

趙安國也覺得有些多餘，訕訕一笑，道：「就宋朋友一個人？」

宋小飛譏諷道：「是眞英雄一個就夠了，不必多，本俠既不想打羣架，更不想以多欺少。」

「你的同伴呢？」

「在下沒有同伴。」

「本少堡主是問你那個跛脚皇帝假和尚現在何處？」

豆腐大俠的回答很絕。「你問我，本俠去問誰？」

四堡主趙玉青聽得一楞，大怒道：「娃兒倒推得乾淨，你們不是同夥的嗎？」

宋小飛的話冷而傲。「宋某是個獨行俠，不會與人結夥，更不會攀龍附鳳，趨炎附勢。」

一再冷言譏諷，激得趙玉青火冒三丈，臉色鐵青的質問道：「相會狀元樓，不是同夥是什麼？」

「只是巧遇，不是相會。」

「哼，如非同夥，怎會以豆腐功助廢帝逃脫？」

「那是因爲你們違反了江湖規矩，本俠看不慣貴堡以衆凌寡的作風，故而出手略施薄懲。」

「臭豆腐，你的膽子也未免太大了，竟敢在老虎嘴裡拔牙，太歲頭上動土。」

「這倒是句實話，本俠別無所好，最喜歡找兇狠惡虎地頭蛇的痲煩，向惡勢力挑戰。」

「宋小飛，你簡直目中無人，北趙容不得你如此張狂。」

「容不得又怎樣？你走你的陽關道，我過我的獨木橋，懶得跟你饒舌，恕不奉陪了。」

故意拍打一下身上的積塵，極其瀟洒倨傲的邁開方步，從容離去。

這言詞，這舉措，大大刺傷了北趙諸人的尊嚴，豈容他一走了之，趙安國暴跳如雷的道：「四叔，別跟他嚕七八嗦，逮住這塊臭豆腐就不愁找不到那個跛脚皇帝假和尚。」

此言純屬多餘，事實上趙四堡主早有此打算，趙安國話說一半時，早已亮出劍，拔出刀，疾逾奔雷般電襲而到。

「一邊涼快去！」

豆腐大俠自視甚高，懼意全無，打出一把豆腐乾，立即化作豆腐雨，首當其衝的幾名北趙高手劍歪刀斜，馬步不穩，有的甚至被打中要害，痛如刀絞，當眞乖乖的閃到一邊去，讓出一條通道來。

宋小飛這小子可眞會消遣人，得了便宜還賣乖。「謝了，不必相送！」衣袖一拂，閃身而過。

可是，過了第一關，却過不了第二關，宋小飛奔沒三丈，三堡主趙玉瑾與七堡主趙玉郎已率衆趕至，一照面便出手圍殺，佈下了一道刀牆劍壁肉屏風。

黃鐵虎、江洋、喬勇、侯建的動作也不慢，也及時躡踪追來，兵刃相向。

趙玉青、趙安國等人睹狀士氣大振，一霎時便將宋小飛像包粽子似的重重疊疊的包起來。

滴水不漏！

飛鳥不渡！

看樣子，豆腐大俠的本事再大，恐怕也很難全身而退。

果然，在數不清的刀、劍、拳、掌圍攻下，起先尚可勉力應戰，不久便有力不從心之感，囊中豆腐雖多，還是打不落所有的刀劍，打不退所有的人。

宋小飛是個聰明人，聰明人不會做糊塗事，與北趙又無深仇大恨，犯不着玩命，三十六計走爲上策，當下不遑多想，打出一蓬豆腐雨，「一鶴冲天」而起，接變「乳燕投林」，施展出「一陣風」的絕技，突圍而出。

出是出來了，然而，不旋踵間，追兵又至，打來了無數暗器，攻來了八把刀。

說時遲，那時快，猛可間，宋小飛發出一聲悶哼，一個倒栽葱趴下了。

八把刀迅即攻至，豆腐大俠危如燃眉。

* * *

是很危險，刀劍無情，只要有一把砍下來，宋小飛馬上就會身首異處，成爲閻王爺的座上客。

結果，事出意外，八把刀都交了白卷。

不但交了白卷，連寶刀也被人繳了械。

出手的人是百花公主吳小雲。

（未完・二）

上文提要：古風和尚在龍幫寨，察言觀色暗跟踪，終於發現石敬山與尹剛之間之陰謀行徑。席人鳳在回途中，見汪玉人單騎白馬向江蘇而去，他好奇跟踪，見汪玉人在虎丘桃林中走入四合院，窺聽到裡面全是女流，汪玉人正性虐待一個叫小青的女子，席人鳳將所見告知方中天，引起方中天的驚奇。一天汪玉人又下任務，要五大殺手同去完成，原來所往之地即是桃林四合院……



俠情輕鬆技擊連載／辛棄疾・文　可飛・圖

慾海五壯士

華麗快樂窩　一夕變灰燼

玩刀搏命了，他還叫漂亮呢！

席人鳳却沉聲道：「朋友，應該心照不宣吧，你不是我對手，還是光棍些快說，你們在上海是什麼樣的組合，我會放你一馬。」

黑衣人收刀，他不攻了。

席人鳳也收刀，他等着黑衣人開口。

丁當祥一邊冷冷道：「目露凶芒小心上當！」

這是向席人鳳提醒的，但席人鳳不放在心上，他大馬金刀的站在黑衣人前面，道：「你說吧，我說了放人，你就活定了。」

黑衣人嘴巴閉得緊，他根本不打算回答。

黑衣人只是在衡量着如何對面前這個厲害的傢伙出刀，而且要一擊而中。

就在他暗中緊抓他的刀，而另一手又按在腰上插的短刀時候，突然……

那突然的極光一現間，黑衣人口中發出「哎」聲直冲雲端，好淒厲，也好怕人的叫聲。

叫聲中黑衣人扭動着腰肢往後看，他雙目幾已懲出眼眶外，而最後在斷氣的一刻罵了一句：「媽鹿……」

黑衣人是在後背上狠狠的挨了一刀，那一刀是遠在廊上擲出的。

姓羅的中年女人打出刀之後，她走到席人鳳面前，她的面上甚爲不悅的道：「你囉嗦什麼，幫主叫你們打發他四人上路的，你們的任務便是殺人，閒話一堆幹什麼？」

席人鳳怔了一下，他收刀，道：「這傢伙反正活不了的，多問些情報不是很好嗎？」

姓羅的女人道：「幫主什麼都知道，何用多問？」

方中天過來了。

他向姓羅的女人，道：「幫主在什麼地方？還有……還有……那位……」

他想問還有個叫小青的女子，但他話到口邊停住了。

姓羅的女人道：「四位，你們已完成幫主交代的任務，我這裡也要暫時關門了，快回永安客棧去吧。」

方中天道：「再回永安客棧？」

姓羅的女人道：「去吧，連夜走！」

她似乎還聲色俱厲的搖手，說完，只見她對屋內呼叫，道：「大妹子，走了！」

受傷的女人走出來了，她手上還提了個布包，兩個女人碰上面，併着肩往門外走。

這光景眞叫人莫名其妙，地上死人不管了？

張天艮看看地上，問道：「死人呢？」

姓羅的女人回頭道：「你們殺人別管死人，有人會來打掃的。」

兩個女人走出去了。

姓羅的女人站在門口吼：「快出來呀，難不成還想住下去呀……」

席人鳳心中一緊，怎麼會是這種結局？

四個人走出門，姓羅的女人關上門，拳頭那麼大的一把銅鎖把大門鎖上了。

門只一上了鎖，兩個女人便奔往夜幕中不見了。

眞像是做了一場夢，方中天拍拍腦袋，道：「這他娘的算什麼嘛！」

丁當祥道：「別多問，咱們回永安客棧去。」

於是四個人冒着大風往上海奔去，眞叫不走運，半道上，天空下起雪來了。

這是今年第一場雪，刹時間四個人變成「白人」了。

* * *

張天艮的酒快喝光了，他帶了十斤陳年紹興老酒當水喝，只不過此刻他不能獨喝，因爲天冷，跟在他身後的丁當祥與席人鳳也喝，當然方中天也要喝上半斤多。

張天艮再是心痛，他仍然要大方，因爲天冷呀。

四個人匆匆的奔回上海的時候，灰蒼蒼的天空中雪更大了，地上至少積了半尺厚的雪。

方中天第一個撞進永安客棧大門，大院裡眞靜，連幾匹馬也被拉進馬廐中了。

正屋門上掛着厚布簾子，煙霧熱氣從門縫中擠出來，好像裡面有人在忙着什麼。

方中天四人擠進門，就在門內抖着一身雪花，於是，李掌櫃哈哈笑着迎過來了。

正屋內無別人，三個伙計加掌櫃，四個人一邊熱着酒，還有人在升火爐子。

「你們回來就好，酒席快送上了，呶！四位的綢緞袍子帶皮坎肩，還有一頂駱駝帽，快把濕衣換下來，入席我陪四位吃酒了。」

丁當祥笑了，道：「啊，你早知道我們會回來了？」

李掌櫃得意的一笑，道：「咱們快活幫的人辦事，講求的便是效率，四位我爲你們準備的是慶功宴呀！」

張天艮把空酒葫蘆用力塞在李掌櫃懷中，道：「快，把我這葫蘆裝滿酒。」

李掌櫃指着墻邊的大酒罈，道：「張兄，你自己想裝多少有多少，客棧的酒有的是！」

張天艮嘿嘿笑了。

* * *

四個人先換濕衣褲，靴子也換了小牛皮製的，每個人又把帽子戴頭上，啊，四個人變成紳士了。

四人坐在桌上，李掌櫃爲每人斟上酒，道：「四位，我敬你們……」

何必客氣，四個人早就吃喝起來了。

酒菜滿桌，四個人一馬掃，吃得李掌櫃笑哈哈。

就在四人吃得打噎時候，李掌櫃這才對方中天四人，道：「四位，吃飽了快回房間睡大覺，火爐子已經送到客房中了。」

張天艮道：「老李，你會如此細心照顧，必定還有事情吧？」

李掌櫃一笑，道：「四位，幫主交代，這幾日夜裡怕有事，所以命我細心的招待各位，至於什麼事情，啊，我那裡會知道。」

丁當祥道：「我們可以見見幫主嗎？」

李掌櫃道：「幫主忙得很，不過我知道一件事情，也許可以透露給各位。」

方中天急問：「什麼事？」

李掌櫃道：「幫主與一個東洋人有生意上的來往，那個東洋人啃吃到咱們幫主頭上來了。」

四人立刻明白那東洋人正是猪野雄剛。

張天艮提着他的酒葫蘆道：「睡覺去了！」

於是，丁當祥也走了。

方中天對席人鳳道：「席兄，我想出去一下。」

席人鳳道：「外面這麼大雪？」

方中天道：「也要出去。」

李掌櫃把門堵住了。

「方大俠，你不能走。」

方中天一怔，道：「你不讓我走？」

李掌櫃道：「我豈敢，而是幫主有交代。」

方中天道：「幫主怎麼說？」

李掌櫃道：「幫主也許今晚就到，你若走掉，我拿什麼向幫主交代？」

笑笑，方中天道：「放心吧，我只不過出去一個時辰，時辰一到立刻回來。」

李掌櫃道：「你不會是回西山吧，我……」

他忽放低聲音，又道：「我知道你不但喜歡阿紅姑娘，你最近還把另外一個姑娘帶在身邊。」

方中天怔了一下，道：「好小子，你監視我呀！」

李掌櫃道：「方大俠，咱們吃一個鍋裡飯，也都是爲快活幫辦事，我只有關心你，怎說是監視。」

方中天沉聲道：「你是否把我的事情向幫主報告了？」

李掌櫃道：「天地艮心，我何

苦多舌！」

方中天道：「你最好沒有。」

他手一揮，又道：「讓開，我很快回來。」

李掌櫃道：「方大俠，二個時辰我擔待，萬望盡快回來，阿彌陀佛。」

他讓開路，方中天拉開門，有一股風雪吹進門，立刻就見兩個伙計縮脖子。

方中天却放開大步走了。

＊　＊　＊

方中天必需要去一個地方，他如果不盡快的趕去，他是不安心的。

他要去見汪大姐，因爲他已有江小青的消息了。

雖然方中天尚未見到江小青，但他相信在汪玉人身邊的女子必是江小青。

這是好消息，他要江大姐高興，因爲江大姐已經尋找她的女兒三年了。

方中天很快的轉到那條小巷了，迎面只見一人頂着笠帽提着酒壺過來了，方中天立刻認出此人是丁八。

「飛刀」丁八也看到方中天了。

「方大俠，你回來了，啊，下雪了天冷呀，江大姐與小玉二人窩在床上坐，我去沽酒啦。」

方中天道：「這些天河上生意怎樣？」

丁八道：「江大姐兩個月未上船了，她想着她的女兒，如果不是小玉陪着，江大姐日子就痛苦了。」

方中天伸手從懷中摸出一把銀票，他往丁八的手中塞道：「你收着！」

丁八正色道：「這是什麼話，吃飯沽酒的銀子我還不能撐？怎好要方大俠的銀子。」

方中天道：「丁兄，你收着，我還知道你不會貪財，你血性，只不過這些是送給江大姐的，我若送這些銀票給江大姐，她會罵人的，她以爲我看她不起，所以你替她存着，人嘛，總是會有急用的時候，對吧？」

丁八怔忡的道：「方大俠，你如此說我還有什麼好拒絕的，唉，想到當年江大姐在這黃浦灘上對小兄弟們的照顧，如今落得如此孤單……」

方中天拍拍丁八，道：「去吧，多弄些下酒的菜，最好去廟口牛肉鍋上提一桶牛肉湯回來。」

丁八吃一笑，道：「好！丁八這就去。」

丁八還不知道，方中天那一把銀票少說也有五七百兩之多，一個人過活一年半載也花不到一半。

＊　＊　＊

推開門，床上的小玉已吃驚，道：「你，怎麼這麼快回來了？」

方中天看見小玉，他的雙目有紅光，就如同他在西山看日出一樣。

小玉下床了，她爲方中天取下帽子，屋子裡比外面暖和，但方中天以爲屋子裡缺少一盆火。

方中天走近床前，他對江大姐道：「江大姐，好嗎？」

江大姐道：「你來了就好。」

笑笑，方中天坐在床邊上，道：「江大姐，妳耐心的等，不多久就會有小青的消息了。」

江大姐吃一驚，道：「小方，還以爲你把找小青的事忘懷了，原來你……」

方中天道：「江大姐，我怎會把這麼大的事忘記呀，妳在我小方心中是娘也是姐，我會虛與大姐委蛇嗎？……」

江大姐點頭了。

方中天却又道：「我以爲不出幾天就會有消息了。」

江大姐雙目一亮，雙手抓牢方中天，道：「眞的？」

方中天心中酸酸的。

「無影殺手」方中天回到永安客棧時候，正看到李掌櫃在跳脚，方中天淡淡的道：「我回來了。」

李掌櫃道：「快呀，回房中好生大睡一覺。」

方中天道：「你很爲我操心了。」

李掌櫃道：「我不敢違背幫主命令！」

這時候前兩院的客房緊閉，住客都在房中烤火取暖，方中天對李掌櫃，道：「幫主會來嗎？」

李掌櫃道：「雖然不來，但幫主有交代！」

方中天已走到房門口了，聞言回頭問道：「幫主交代些什麼？」

李掌櫃道：「二更吃飯，三更出發。」

方中天道：「到什麼地方？」

李掌櫃道：「方大俠，你問那麼多幹什麼，我還是那句話，去養神吧。」

方中天不用再問了，如果李掌櫃能說，他會說，如果不便說，又何必强人所難。

他推開門走進去，屋子裡暖洋洋的，因爲屋子裡升起好大一盆炭火。

方中天抬頭往另一床上看，席人鳳閉着雙目開口了。

「回來了？」

「你沒睡？」

「這種不前不後的時辰，怎麼睡得着。」

方中天道：「外面下大雪。」

「你進來的時候我已看見了。」

方中天脫去外罩，他不去床上。

他往火盆邊上坐下來，取過酒壺斟了一碗酒喝着，他心中在想着江大姐，他也想着江小青，這母女二人活得眞悲哀，而江大姐當年是個十分熱心的女人，老來却並不愉快，所幸江大姐收養的那位娃娃再也不敢去煩她了。

方中天深深的嘆了一口氣。

席人鳳却一笑，道：「你嘆什麼氣？」

方中天道：「人生到底爲什麼？」

席人鳳道：「你問的問題太深奧了，我回答不了，只不過我只爲了我自己活，我的人生就是自己，方兄，這世上每個人都爲自己，說是爲他人而活，大概都是騙人的。」

方中天道：「你是說人不爲自己天誅地滅了。」

席人鳳道：「不是嗎？」

方中天道：「有個人就不是。」

「誰？」

「我的那位江大姐！」

席人鳳道：「你的江大姐？她是爲別人而活？」

方中天道：「不錯，江大姐當年靠幫，她在幫中地位高，但她却處處爲兄弟們着想，苦差事她在前面接，有好處全是大伙的。後來散夥了，江大姐弄條小船在黃浦江找生活，她不取非法之財，倒是救了不少流浪兒，當年鬧捻黨，我被江大姐收容，那年我十歲，唉，時光眞快，一晃便二十年過去了。」

席人鳳道：「我並未肯定每個人都是爲自己，但我以爲肯爲別人的人江湖上太少了。」

方中天道：「席兄，睡不着起來喝酒烤火吧！」

席人鳳起來了，他還帶着他那兩把快刀睡覺。

方中天爲席人鳳斟上一碗酒，道：「席兄，咱們這個組合，除了先施賭坊永安客棧兩家之外，也只有總舵的十二金釵與咱們五人了。」

席人鳳道：「咱們五人就是一股不可忽視的力量！」

方中天道：「我最近在想，幫主爲什麼會惹上東洋浪人，而且她……」

方中天不說下去了，他那夜看的情形是不便啓齒的，那夜汪玉人的被虐待……

席人鳳不知道，而滿天星也只不過聽到，只有方中天在屋頂的天窗看到過。

兩個人喝着酒，外面刮着西北風，刺骨的西北風。

方中天突然重重的放下酒碗，道：「席兄，百萬兩銀子不是小數目呀。」

席人鳳道：「而這麼多銀子咱們從未聽過會轉到東洋浪人的手上。」

方中天道：「我相信滿天星的話，他不會聽錯的。」

席人鳳道：「我以爲咱們幫主眞要同那浪人決裂了，但她又如何把失去的銀子弄回來？」

方中天道：「已經決裂了，昨夜四個黑衣人的出現，便是証明。」

席人鳳道：「險與詐，陰與狠，我以爲尚未到表面化。方兄，我們各自小心了！」

方中天道：「你說對了，我們也得爲自己有所打算，是不是？」

席人鳳微微笑了。

他笑問方中天，道：「聽說你除了阿紅，又有了另一位女人，是嗎？」

方中天淡淡的道：「席兄，你在太湖見過漁鷹嗎？」

席人鳳道：「漁鷹當然見過。」

方中天道：「漁鷹下水捉魚，回到船上以後却被人生生把牠捉的魚自喉管中掏出來，然後漁鷹再下水去捉魚，直待漁人滿意之後，才用兩條小魚讓漁鷹滿足一下，你不覺得漁鷹悲哀嗎？」

席人鳳道：「你這話必有感而發了。」

方中天道：「我們與漁鷹有何分別？如果認眞的加以分別，我們只是人而已。」

「怎麼這樣說？」

方中天道：「我們每完成一次任務，我們心愛的女人就會陪咱們相處三幾天，之後便匆匆的回去了，我們永遠也無法與心愛的女人長相廝守，如果說這是保持新鮮，我以爲新鮮中有痛苦。」

席人鳳笑笑，道：「所以你又找了個女人。」

方中天道：「不錯！」

席人鳳道：「幫主會高興嗎？」

方中天道：「我不會誤了快活幫的任務。」

席人鳳不開口了，他一連喝了三碗酒，放下酒碗還未站起來，忽聞得門外有人走過來了。

方中天面對房門，果然外面傳來叩門聲。

「方大俠，席大俠！」

門推開了，李掌櫃匆匆的走進門來，他拍着身上的雪花，道：

「怎麼，二位未睡呀！」

席人鳳道：「時辰到了？」

李掌櫃道：「我這是叫醒四位，今夜去個地方。」

就在這時候，張天艮與丁當祥二人打着哈欠也走進來了，兩個人還在扣着衣扣，顯然睡得舒服。

李掌櫃指着北方對四個人解說

，道：「四位，我這就帶你們四位去個地方，幫主她已經去了，但幫主臨去交代，她只一聲呼叫，你們四位便動刀殺，而且一個不留，殺光爲止。」

方中天不開口，他已經知道是什麼地方了。

席人鳳看看門外，道：「這麼大的雪。」

李掌櫃却笑笑，道：「我已爲四位準備了外罩，四位必會滿意。」

四人跟在李掌櫃身後走，一直走到前面正屋，桌上果然放了幾件外罩，全是白顏色的。

人若穿上這些白外罩，走在雪地裡是不容易被人發現的，那李掌櫃也披了一件在身上。

於是，永安客棧的門開了，從裡面奔出五條人影，就在這三更天尚未到的時辰裡，五條人影匆匆的往北方大道飛奔而去。

只不過轉了幾條大街，方中天已確定那座小洋房了。

走在前面的李掌櫃停下來不走了。

張天艮用力搓搓面，道：「到了？」

李掌櫃指着二十幾丈外的花園小洋房，道：「就是那幢新蓋的小洋房，四位，但聞幫主的呼叫聲，你們便往裡面衝，一切全看四位了。」

他只這麼幾句話，說完之後便回頭走，匆匆的走了。

* * *

張天艮猛喝酒，他還大喘氣的直搖頭。

丁當祥不再抖他手上的大制錢了，他低着聲音問方中天，道：「洋房裡住的是東洋浪人？」

方中天心中不舒服，快活幫的幫主之尊，怎麼會任由那大脚板的東洋浪人如此折磨，而且還把百萬兩銀子被人弄去。

他有着羞辱與窩囊感覺，重重的哼了一聲。

席人鳳道：「三位，咱們怎麼分工呀！」

丁當祥道：「我以爲先找個背風地方守着，這麼大的風雪，如果不動會凍僵的。」

張天艮道：「後墻外瞧瞧去。」

四個人正往後面潛行着，忽聞得馬嘶聲，不遠處來了一匹白馬。

汪玉人來了。

汪玉人怎麼會在此刻才來，這是令人不解的。

方中天就不明白，爲甚麼汪玉人此刻才到。

他們四人葳起來，只拿眼睛看遠處，遠處那四方的鐵柵門拉開了。

方中天便在此時對席人鳳三人道：「我先進去，這地方我來過。」

丁當祥就吃一驚，方中天怎麼會來過這裡？

方中天騰身躍過墻，很快的閃身到了洋房的後廊下，他不站，貼着涼涼的地板爬下去了。

他幸運，因爲屋內落地大窗的窗帘有一角折叠住了，可以將屋內看個大概。

方中天摒住呼吸不出聲，因爲他聽到粗聲大笑，也聽到銀鈴似的笑聲。

汪玉人來了。

* * *

白馬騎到洋房門口廊下停住，汪玉人下馬左右看看，她提着小皮鞭迎向開門的大漢，那大漢已張開雙臂哈哈狂笑着：「這幾天那裡去了，把我想死了呀！」

汪玉人吃吃笑，道：「口是心非吧？」

這二人誰也不提殺人的事，就好像他們之間仍然是一對相親相愛的戀人一般。

那大漢正是浪人猪野雄剛，他已用力的把汪玉人抱緊在懷中了。

他也低頭吻着汪玉人。

汪玉人回「咬」，她咬向猪野。

猪野又笑，抱起汪玉人便把門踢關上了。

汪玉人却掙扎着站在地上，她冷冷的對猪野，道：「雄剛先生，你爲我購買的火槍呢？兩月前就該到了，怎麼至今未見你提呀？」

猪野哈哈一笑，道：「妳不放心？」

汪玉人道：「我不想受騙！」

猪野哈哈一笑，道：「憑我們之間的情誼，妳不應該有那種想法。」

這二人都不提殺人之事，猪野雖然死了人，但也假裝不知道。

汪玉人也不提，她要逼猪野出口。

她冷冷的對猪野，道：「我要的是火槍，我已經出了近百萬兩銀子，却仍不見東西。」

猪野道：「妳一旦火槍到手，立刻連本帶利的賺回妳花的銀子了，妳放心，就快了！」

他的雙手猛一抓，汪玉人未閃開，她唔了一聲，旋即沉聲，道：「你……你想怎樣？」

猪野道：「吃掉妳，哈……」

他抱起汪玉人，但汪玉人掙扎，道：「我不去樓上。」

「爲什麼？樓上的床……」

「樓上的床太髒了。」

「妳……怎麼如此說？」

「你把別的女人弄到床上，我永遠也不上那張床！」

「轟！」

「啊！」

猪野把汪玉人抛在那巨大的沙發上，他出手便抓住汪玉人的一條腿，汪玉人很難閃躲，因爲猪野的武功太高了，用在這方面更靈活。

他抓牢汪玉人的腿不是輕柔的撫摸，而是掐個不停。

汪玉人全身抖顫了，她口中發出「啊」聲……

猪野剝去汪玉人的上衣，他咬着，就在一座火爐子前面，汪玉人似乎迷惘了。

猪野雄剛忽然站起來，他拾起汪玉人的皮鞭，開始抽打着。

他還在口中低呼着：「我要妳痛苦，叫妳知道妳只是個女人，妳怎麼對我這樣偉大的男人咄咄逼人，我打……」

一鞭鞭的的抽打，汪玉人也一聲聲的低呼。

汪玉人自己也把頭髮弄亂了。

猪野雄剛抛去手中小皮鞭，他自己剝去衣褲，那一身雄壯的巨軀，看得人吃一驚。

於是……

汪玉人迎合着，猪野狂浪得宛如一頭犀牛。

這光景至少半個時辰之久，才聽得一聲深長的嘆息與低呼聲。

* * *

爬葡在地上的方中天吃驚的暗想，似這樣的親密，還用得我們前來出刀？

他心中實在不是味道，眞想就此回去西山。

他正在想着如何出去把事情告訴席人鳳等三人，突然，室內有穿衣聲傳來。

除了穿衣，也有對話。

汪玉人還在撥頭髮，猪野冷冷的開口了。

「賤人……」

「你，叫我賤人？」

「妳比賤女人還賤，妳要人把妳當猪狗一樣的虐待，妳才覺得快感，妳不賤？」

汪玉人叱道：「你也是猪！」

猪野冷笑道：「妳還想火槍？」

汪玉人道：「我已出了巨款了。」

猪野道：「妳已見不到明天了！」

汪玉人道：「你想殺我？」

猪野一笑，道：「咱們之間早已動刀了呀，妳還不是殺了我的幾個貼身武士？」

汪玉人道：「我不想挨刀。」

猪野仰天大笑，道：「汪玉人，妳這個太平天國的小公主，妳太天眞了，妳以爲我們東洋剛發明的火槍會輕易的賣給妳？」

只猪野這一句話，幾乎令方中天嚇一跳。

他吃驚得更不敢出聲了。

而屋內……

汪玉人含怒的道：「猪野，你太可惡了，我不會放過你的！」

猪野吃吃冷笑，道：「先把妳糟塌個夠，然後再出刀殺了妳，汪玉人，你要爲我死去的武士償命！」

汪玉人也冷笑，道：「你們東洋浪人，眞不是東西，我把你早看穿了！」

猪野忽然出刀，刀豎在右臂上，他的架式是前腿弓後腿蹬，那是出刀的前奏。

汪玉人再一次冷笑了。

她並不出刀，她拾起了她的皮鞭，道：「你眞的捨得殺我？」

猪野雄剛道：「玩夠了妳的人，拿足了妳的錢，我還有什麼可再由妳身上榨取的？」

汪玉人大怒，叱罵道：「去那毛的猪……」

她出手，小皮鞭指向猪野。

於是，刀聲「咻」與皮鞭「刷」，緊接着汪玉人一個穿雲燕，她從刀叢下越過，小皮鞭的把手彈出一把小而又尖的利刀往猪野的腰下切去。

「噹！」

猪野反應奇佳，刀把撥開汪玉人的小刀之後，便連着八刀一口氣出手。

猪野的武功不比汪玉人差，他也不把這個女人放在眼裡，他相信今夜汪玉人死定了。

便在這時候，汪玉人突然失聲大叫：「殺！」

這一聲「殺」聲出口，落地大窗嘩一聲被人撞破，只見無數碎芒在一個人的駕馭之中直往猪野撞去。

於是，好一陣叮叮噹噹金鐵撞擊之聲响起，猪野抖去兩臂鮮血退出二丈外。

方中天已站在汪玉人的身邊了。

於是，又見三條人影衝進屋內，汪玉人冷笑了。

猪野雄剛含怒的叱道：「八個野鹿，賤女人早作安排了呀！」

汪玉人道：「我說過，你是一頭猪。」

猪野道：「妳以爲妳篤定嗎？」

汪玉人道：「你還想逃？」

突然，猪野奔向一個木櫃邊，他在櫃後摸出一個短火銃子，火銃子指向汪玉人，他笑了。

「妳應該知道，我只需動動手指頭，妳就休想活了。」

汪玉人還眞吃一驚。

她急對方中天四人道：「小心他手上的火銃子！」

丁當祥冷冷道：「幫主，妳退吧，這傢伙成不了精。」

汪玉人道：「他的火銃子也只能發一次，想再發火，就得重新裝火藥，四位，你們合力，殺……」

她說完之後，拔身便走，而且

走得十分快，宛如消失的幽靈，轉眼間不見了。

猪野雄剛的火銃子未發射，而丁當祥却抖手一把大制錢打出手。

「王八蛋，你死吧！」

「轟！」

濃煙起處，丁當祥的一把鬍子不見了，胸口一片焦黑，最重的地方却是丁當祥的一條右臂冒出鮮血，他是斜身衝上而中了一傢伙……

於是張天艮側面撲上去了，方中天與席人鳳二人出刀更快，只不過幾聲金鐵撞擊中，那猪野雄剛的上身已中了七刀，嚴重的一刀是在他的背上，那是方中天切上去的。

張天艮的短刀盡力的去封住猪野的那把彎刀，就在這種力搏中，兩個黑衣人從外面衝進來了。

「殺！」

席人鳳回刀，他迎上兩個黑衣人，而丁當祥的一把大制錢出手了。

五枚制錢罩向猪野，只聽得「咯」的一聲，是猪野的一聲怪叫，彈跳着直往外面飛速而去。

方中天追殺而出，猪野已不見了。

另一邊，兩個黑衣人正與席人鳳撲殺中，丁當祥又是一把制錢打出，兩個黑衣人立刻抱頭大叫，席人鳳的刀便在此刻抹過二人的肚皮。

兩個黑衣人正是這座花園洋房的管家……他們還以爲猪野尋歡吶，直到聽見另一種呼殺聲，他們便提刀殺過來了，只可惜二人變成是猪野的替死鬼。

* * *

大雪天，半夜裡，五輛大車匆匆的駛進了這座花園洋房前，大車上下來十個大漢，另外便是李掌櫃。

李掌櫃在大雪天還冒汗吶。

顯然，李掌櫃比任何人都緊張。

不聽見任何人開口說話，李掌櫃也不開口。

這些人只行動，一擁而進入洋房中，這些人從樓上搬東西，當然盡檢貴重的東西搬，而李掌櫃……

李掌櫃本人却在內室的牆壁上敲敲打打又聽聽，不知他玩什麼奇招。

忽然間，李掌櫃面露喜色，他指着一片牆壁，道：「來，撞倒這片牆。」

立刻就見幾個大漢走上前，粗鐵棍加鐵錘，叮鈴噹郎的敲起來，那麼漂亮的一堵牆，剎時間被砸得破碎不堪，露出三個牆孔出來，李掌櫃忙上前，取了個大布袋子裝，他不管是文件，是銀票，是珠寶還是古董，一股腦兒的裝滿一大袋，攬起來就往外面走。

這個行動前後還不到半個時辰，一座漂亮小洋房變成一座破落空殼子了。

傢俱也上了大車，立刻冒雪而去，大雪天半夜裡，誰也不會想到會發生這種怪異的事。

* * *

丁當祥罵不絕口的進了永安客棧，他老兄想不到火銃會燒人。

那時代的火銃子裝的是火藥加砂子，轟在人身上比火燒還痛苦。

丁當祥幾曾受過這個罪，所以他罵猪野十八代老祖宗不是人。

只不過有了這次經驗，方中天幾人心裡已有準備，再照上面，他們得有所提防了。

* * *

有一件事情擱在方中天的心裡面，他不知應不應該對人去講，因爲那件事十分重要。

方中天聽到猪野雄剛說汪玉人，她是太平天國小公主，難道汪玉人姓洪？太平天國早完了，如今人們怕是早忘了洪楊起義之事了，怎麼忽然會是太平天國小公主？

方中天想了很久，他決定暫時不對人提這事，他想先弄明白之後再計較，眼前，他先要把江小青找到。

* * *

李掌櫃回到永安客棧的時候，只是一個人，那些車，那些個大漢，還有那麼多的東西全不見了。

他走到後院客房中，對於丁當祥身上的傷十分的關心，而且取出傷藥爲丁當祥親自洗擦塗抹，他要丁當祥在永安客棧住着，直到把傷養好。

而張天艮却轉往先施賭坊去了。

先施賭坊的矮胖老闆錢通也是個大酒袋，這兩個人正好湊一對，賭坊後廳上備有陳年紹興七大罈，喝上半年也喝不完。

席人鳳天剛亮就走了。

他當然是回東山去了，有了這次任務，他相信應該可以同他的阿月愉快的團聚幾天了。

只有方中天不急於回西山，他既然知道小青的消息，便決定証明一下，如果是江大姐女兒，他便立刻求汪玉人放了江小青。

於是，方中天帶着一身的疲乏來到了江大姐的住處。

方中天只一進了門，江大姐便笑問道：「小方，你忙了一夜，是嗎？」

方中天道：「大姐，妳說對了，而且還動了刀。」

江大姐笑了，道：「這邊地方雖小，睡個人還是舒服的，正巧，我有事要同丁八一起去辦，你在我這兒替我看門罷！」

方中天道：「妳有什麼事，我

替江大姐辦，外面下雪很冷。」

江大姐道：「有些事情不是人可以替辦的，你吃些喝些吧，我先去小船上了，丁八在船上等我吶。」

江大姐披着一張厚棉袍便往外走，她連回頭也沒有，方中天還在納悶不解吶，不料小玉從外面提了酒菜走回來了。

方中天心中明白了，便也感激江大姐的安排。

小玉看着方中天，她笑了。

方中天道：「妳笑什麼？」

小玉道：「江大姐說你今天會來的，你果然來了。」

方中天道：「江大姐叫妳沽酒、買菜招待我，是嗎？」

小玉送上一個吻，道：「江大姐關心你呀。」

方中天嘆口氣，道：「江大姐就是處處爲別人，她自己冒雪出去了。」

小玉已把菜擺好在桌子上，她爲方中天斟上酒，道：「喝吧，江大姐好像今天不回來了。」

方中天道：「不回來？她住那裡？」

小玉道：「江大姐不會受凍的，你放心吧。」

方中天接過酒杯，聞了一下，笑道：「高粱！」

小玉笑笑，道：「眞熱呀！」

方中天笑了，他對小玉舉了杯，道：「乾……」

「乾……」小玉一口喝乾，一點也不皺眉，方中天愉快的道：「小玉，我們已經許久未在一起了。」

小玉道：「所以江大姐今夜不回來了。」

笑笑，方中天道：「可惜我明日一早就要走了。」

小玉道：「我不會勉强留你的，你有自己要辦的事，我不想變成你的包袱。」

方中天道：「我是有事，因爲我要爲江大姐找回她的女兒。」

小玉道：「江大姐做夢也呼叫她的女兒小青。」

方中天不開口了，他喝着酒，半晌，他忽然抬頭，雙目中有着異樣的光芒。

小玉早就在注視着方中天了。

她的雙目中泛紅色，甚至比方中天瞪得更圓。

兩個人四目相接了，兩個人的面色也緊了。

這是必然的現象。

方中天坐在西山看日出的時候就是這樣的目芒……

他就是那種野獸般的瘋狂！

* * *

小屋內有着令人窒息感，當然也有令人飄飄欲仙的味道，春光並不限於豪華的房間中，房間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人。

方中天推桌而起，小玉也站起來了，小玉似乎在咬牙，她似乎變得欲噬人似的，便那紅嘟嘟的小嘴也緊繃繃的閉起來了。

方中天的心中愉快了，但他的反應却是緊張的，因爲他就要伸手去抓一個比野猫還野的女人。

小玉那些關懷，那麼多的溫柔，全都變了。

方中天似乎看到一個初升的太陽，熱辣辣的而又暖洋洋的，他就是有了這樣的感覺，才會升起那股子慾念。

小玉慢慢的移向方中天，她的雙手那麼的柔和，却在快要接觸的剎那間，立刻抓上了方中天的身。

方中天低呼着，他手臂一揮間，便把小玉摔在床上了，就好像一隻花豹咬他而被他摔開似的。

小玉跌落床上，她便自己撕抓自己的衣褲，口中也發出狂野的低呼。

方中天立刻拉過棉被爲小玉壓在身上。

「妳別凍病了。」

「我不怕！」

「妳病了我會傷心的。」

「你……爲什麼還不……」

方中天坐在床邊，他脫着緞袍褲子與內衣，而小玉已抱住方中天，又咬又抓起來了。

這種慾火的點燃實在別緻，但二人却是享受的，快樂的，也是瘋狂的。

方中天對於小玉的粗暴，他滿意極了。

* * *

不論是撕咬或捏抓，不論是溫柔與關愛，方中天與小玉二人這一夜都盡了興。

方中天吻着半閉目的小玉的面孔，而小玉却在光滑的方中天懷中不停的扭動着。

聲音是浪漫的，動作是細膩的，這表示二人就快分別了，眞正的慾火天快亮的時候便已經結束了。

* * *

方中天穿着衣服，他笑看着小玉那姹紅的面孔，那俏口、直鼻、蛋形光滑的臉上帶着的笑容，都是方中天喜歡看的。

方中天套上鹿皮靴了。

「你……要走了？」

「妳是知道我身不由己的。」

「你何時才會再來？」

「只一有空就來。」

「小方哥，你要處處小心呀！」

「我正活得愉快，還不想去死。」

「你走吧，我不想在你走的時候看到你。」

方中天道：「妳睡吧，外面天冷。」

他往門口走，小玉突然又道：

「小方哥，你回來！」

方中天一怔，道：「妳有事？」

小玉突然坐起來，她雙臂平伸，道：「小方哥，再叫我抱你一下。」

方中天一笑，道：「我們抱了一夜了。」

小玉道：「我要再抱一下嘛。」

方中天又走到床邊，小玉便伸手緊緊的抱住方中天的腰，她在方中天耳邊細聲道：「你的那位女人是個怎麼樣的女人？」

方中天愕然，道：「妳怎麼問這話？」

小玉道：「我想知道。」

方中天道：「我可以說是個單身漢，我只有在工作之後那女人才會在我面前出現，而且很短暫的一兩天，小玉，她不比妳呀！」

小玉道：「她美嗎？」

「美……」

「她也叫你快樂？」

「是！」

「她怎麼忍心離開你？」

「她也身不由己！」

「那麼，我們兩人在一起，你要誰？」

方中天道：「我不知道。」

小玉突然張口咬中方中天的脖子，咬得方中天一聲低呼，道：「不行呀！」

小玉却吃吃的笑了。

她鬆開手，道：「小方哥，叫你別忘了我。」

方中天道：「所以妳狠狠的咬我一口。」

小玉吃吃笑着把棉被幪起她的頭，她的整個人躲藏在被子裡吃吃笑着。

笑了，方中天笑着走出門，他太愉快了。

* * *

黃浦江邊上靠了一條快船，這條船上的設備高級，船不大，但船艙很漂亮，便一應傢俱也都是紅木的，還有那帆也是用緞子鑲黃邊製造的，顯然這條船上的人不簡單，就那船上五個大漢，也穿的一色青淡色勁裝。

雪停了，但地上一層厚厚的雪，走在雪地上每一步都像踩在沙子上似的發出沙沙聲。

船上下來一個青年人，這人披着一件英雄氅，神情似乎很嚴肅的大步往街上走去。

他是一個人走，船上的五名大漢全部守在船上，只不過那些漢子們看那人走遠之後，便一齊擠進艙中喝酒取暖去了。

這麼冷的天，誰會逗留在船板上喝西北風呀！

* * *

抖一抖大氅上的幾粒雪花，年輕人抬頭看，然後大步的蹬上台階，這裡正是先施賭坊。

年輕人伸手推開門，啊，又是暖氣又是烟味的一古腦飄出來了，這麼冷的天賭客仍然不少。

只不過年輕人不是來賭的，他大步往賭坊的後面走，而且目不斜視，走地有聲，就在月圓門口，他碰到了錢通。

錢通正是先施賭坊的老闆，但他對這年輕人却相當恭敬有禮貌。

「啊，原來是未來的龍幫幫主駕臨呀，歡迎，歡迎！」

不錯，來的正是石敬山，石敬山非來不可，因爲自從白鳳與古風和尚返回太湖洞庭山龍幫總舵之後，那古風和尚對石敬山幾次談話中，機靈的石敬山便看出有些不對勁了，他最大的懷疑就是白龍、白蛟二人可能還活着。

石敬山以爲，如果白氏兄弟仍活着，白長江的忠實幹部就會一面倒向白家兄弟，他的心血便白費了。

石敬山不甘心，當然，石敬山他娘更不甘心，他母子投入龍幫那是有目的的。

爲了一統太湖龍幫，石敬山最後又想到了快活幫，他只要花銀子，快活幫便會爲他解決問題。

石敬山又來上海了。

他現在伸手拉住錢通，道：「後面說話。」

錢通道：「石副幫主，你好像心中有急事呀！」

石敬山與錢通走入一間客室，石敬山把門關緊，立刻問錢通：「你們東家呢，我要馬上見她。」

錢通道：「石副幫主，咱們一共爲你辦了兩件事，兩件事辦得乾淨漂亮，你就快坐上龍椅了，少年得志，唯你是尊，你還有什麼事要辦呀？」

石敬山沉聲道：「我要見你們東家，快去找她來！」

錢通搖頭，道：「眞對不起，咱們東家這幾天有重要的事在辦，她沒空來。」

石敬山道：「什麼事也沒有我的事急！」

錢通一笑，道：「那麼，你先說說看，你有什麼重要的事要辦？」

石敬山道：「對你說了也是白說，你快把你們東家找來，這事還得快。」

錢通道：「老實一句話，我還眞的無法找到我們東家，你看外面天又冷。」

石敬山沉聲道：「錢老闆，我是出銀子的呀，而且是大把銀子。」

錢通道：「好吧，你先說你要辦的什麼事？」

石敬山道：「替我去找白氏兄弟二人，死，死的，要可靠的消息，不死，就出刀殺，我不要他們活！」

錢通道：「你怎知白家兄弟還活着？」

石敬山冷冷道：「白氏兄弟二人的大妹子與她的舅舅回到洞庭山，我發覺他們對於白氏兄弟的生與死不放在心上，我懷疑白氏兄弟還活着。」

錢通道：「你這是趕盡殺絕呀！」

石敬山道：「你們不也是爲銀子殺人嗎？」

錢通哈哈一笑，道：「好，說的對極了，石副幫主，我會爲你把這事轉告我們東家，至於價錢嗎，我作不了主，那得我們東家決定。」

石敬山道：「我要等多久？」

錢通道：「三天之後來聽消息。」

石敬山道：「爲什麼不能在今天？事已燒在眉睫了。」

石敬山道：「其實三天也不一定找得到我們東家，不過我們仍然盡力而爲，老顧客了嘛！」

石敬山似已無奈了，他站起來，道：「我不能久留，我的要求就是我剛才所言，無論如何請爲我把事情辦妥，我是很大方的。」

錢通吃吃笑笑，道：「你放心的回去，我這就去幾個地方找我們東家去。」

石敬山道：「偏勞了！」

他匆匆的又走了，出得先施賭坊下了台階，石敬山便直往江邊而去。

他剛走不久，有個漢子便自先施賭坊走出來了。

那個人站在台階上看着石敬山走遠，他才往街上走去，這個人是誰？

這個人不是別人，龍幫黃龍堂堂主的兒子白冲是也。

白冲暗中跟定了石敬山，那是經過白鳳與她娘商議之後才決定的。

白冲跟進賭坊，他未發現石敬山下場賭銀子，而石敬山却與賭場的胖子關上門密談，白冲覺得這事有些奇怪，因爲龍幫的人怎麼會認識這兒的人？他們又談了些什麼？白冲無法聽到。

白冲走到江邊的時候，石敬山的快船已揚帆往太湖方面疾馳而去了。

白冲想去問賭坊的老闆，但他怕打草驚蛇，又怕那個矮老闆把他的出現告訴石敬山，於是白冲也跳上船，那是一條小船，船上的人也都是老幫主的子弟兵，白冲在船上想得多了。

快船比白冲的船快多了，不過一個時辰之後，石敬山的快船已消失在遠方了。

* * *

白冲的小船直接馳往洞庭山後，他由小山道奔上後山老宅，正遇上古風和尚在火盆上喝酒。

白鳳也在一邊，她對於這位和尚舅舅漸漸的喜歡上了，她相信古風舅舅必定能爲白家主持正義。

白鳳也覺得有一股說不出的危機在他們的四週，那是直覺的，而古風，只是天天喝酒。

現在，白冲冒着冷風回來了，古風與白鳳立刻叫白冲先喝酒暖暖身子。

白冲還眞的冷，搓搓面孔喝了一碗酒。

（未完・十六）

上文提要：小郭探馬府，找不到馬士英，卻見到他妹妹馬琳，得她拯救，避過護院和高手耳目，他也為她治好閉陰症，從她口中得知馬士英有降滿清的意圖。馬琳算是玩了小郭，說給小熊知，被李悔偷聽到，譏笑他躲在下水道中，二人打起來，李悔雖是小潑辣，不像個循規的女子，湯堯制止他倆打架，魚得水回來也知馬、阮會降清，五人便同去北京探清兵動靜，魚巧遇白芝，方知李悔是李闖的女兒……

新派俠情長篇連載／司空羽・文 可飛・圖

霧夜快刀

告密難獲信任　決以行動証實

魚得水辭出，時近三更，走出不遠，突聞有物自左後側襲到，風聲極微，這是最上乘的暗器手法。

魚得水伸手接住。

他的目力極佳，看出是一張紙包了塊小石。

展開一看，上寫：身在虎穴，除了湯、熊、郭、李之外，任何人都不可太推心置腹，過份信任。

末留名，只在左下方畫了那麼個東西，也看不出是甚麼，這人的意思很明顯，只有湯、熊、郭、李等人可信，其餘則不可推心置腹。

這似乎使魚得水有點懷疑，難道白芝也不可信？

難道李悔比白芝還可靠？

回去對湯堯說了，湯堯看了一會紙條道：「我猜出此人的身份了！我過去雖未見過此人的信物，卻知他的綽號！」

「誰？」

「『南天一朵雲』南宮遠。」

「是他？這果然像一朵雲。」

「南宮遠的身份和叟白雨亭齊名。」

「此人似乎在注意我們。」

「不錯。不過此人的俠名久著，應無惡意。」

「小湯，我要告訴你一件事，白芝也來了！」

「她？她來幹甚麼？」

「她說是暗暗跟我們來的。」

「她不久前還大聲聲明，你們的婚約吹了！」

「那可能是一時氣忿，任何人見到自己的父親被銬住帶走，都會激動失常的，這不能怪她是不是？」

「是不是她對你的態度有了轉變？」

魚得水點頭。湯堯道：「這正是『英雄氣短，兒女情長』的道理吧？她不住在我們一起？」

「她和金大嬸住在一起。我剛自她那兒回來。」

「白雨亭未來？」

魚得水搖搖頭。湯堯道：「老魚，南宮遠明明暗示，李悔都可靠，白芝未必可靠，這很明顯。」

「也許他不知我和白芝的事，也就是不知道白芝也來到北京了。」

「不然，你剛自白芝處出來，南宮遠就射你一紙條，怎能說他不知你和白芝的關係，似乎他以為白芝也靠不住。」

「這一點我不敢苟同。」

「你不信南宮大俠的告警？」

「不是不信，而是南宮大俠也有未見到之處？」

「他未見到甚麼？」

「小湯，據白芝說，李悔是李闖的女兒！」

湯堯大為震動，道：「老魚，

老實說，我早已隱隱看出李悔的身份十分神秘，却絕未想到她會是闖王之女。」

「你信不信？」

「有點信，因為她有時會露出口風，對闖王的事知道的不少。」

「對，我也曾想到這一點，所以要注意李悔。」

湯堯道：「老魚，不是我掃你的高興，白芝也要注意。」

「怎見得？」

「她說暗暗跟我們而來，我不相信。」

魚得水沒有說甚麼，不久熊、郭和李悔都回來了。

小郭道：「了不起，李悔對北京眞熟。」

小熊道：「一個賊兵頭目調戲李悔，想不到李悔打他的耳光，還踢了他一脚，叫他跪在那飯館門口，那頭目居然沒有反抗。」

魚、湯二人互視了一眼。

他們已初步証實了李悔的來歷，很可能在李悔揍那闖王的頭目時，以「蟻語蝶音」亮過自己的身份。

這是不會錯的。要不，賊頭目會挨了揍，乖乖地跪在飯館門口？

李悔道：「魚大哥，你們猜我是如何唬住那賊頭目的？」

魚得水道：「猜不出來。」

小熊道：「這一次沒有綳斷褲帶。」

李悔揍了他一拳，道：「我說是李雙喜的女友。」

小郭道：「李雙喜又是甚麼人？」

湯堯道：「李雙喜就是李闖的乾兒子。」

小熊道：「李闖沒有兒子？小湯，你甚麼都知道。」

魚得水道：「小湯不是你們叫的，至少也該叫一聲湯大哥。」

湯堯道：「李姑娘，我說得對不對？」

李悔道：「對，李闖有個義子叫李雙喜。」

魚得水道：「李雙喜是怎麼樣的人？」

「據說比闖王還嗜殺，外貌不錯，甚得他義父的寵愛。」

「是不是李雙喜很孝順李闖？」

李悔道：「據說某次李闖被明軍包剿擊潰，部下被衝散，眼看被俘，李闖要自殺，李雙喜勸他打消此意，結果二人拚命突圍而出，從此極為信任李雙喜。」

魚、湯二人又互視了一眼。

李悔又道：「在襄陽時，想作皇帝，起國號洪基，立李雙喜為太子，築金殿，鑄洪基年錢都不成，金殿建到一半倒場，金錢鑄成，字認不清，卜卦之下，都不吉利，他平生不知有多少女人，就是未生一個兒子。」

這些話，不是李闖身邊的人，怎會知道？魚、湯二人又交換了一個神秘眼神，李悔十分不是滋味，因她看得出來。

她一心一意跟着魚大哥，她知道魚大哥瞧不起她，她也不在乎，因為她也知道自己的行為不大正派。

雖然行為不正派，却仍然是冰清玉潔的身子。

李悔道：「魚大哥、湯大哥，借一步說話好嗎？」

魚得水道：「有甚麼話不能公開說？」

李悔道：「只怕不大方便。」

魚、湯二人只好和她到後院去，小熊道：「怎麼？有甚麼秘密就不能讓我們二人知道？眞他媽的！」

到了後院，李悔道：「我相信這話會引起二位的反感，尤其是魚大哥，但小妹却又不能不說。」

魚得水道：「那你就快說吧！」

李悔道：「魚大哥，聽了這話你一定要先沉住氣。」

魚得水道：「放心，我的涵養還夠。」

李悔道：「你的岳父白雨亭可能在北京。」

魚得水一怔，道：「他在北京？他不是在江南阮大鋮身邊？」

「魚大哥，他的身份十分複雜。」

魚得水不大相信。湯堯也知道魚得水不信，道：「白雨亭在何處？」

「大內。」

魚、湯二人互視一眼，魚得水道：「你怎麼知道？」

「不久自知。」李悔道：「還有一件事只怕魚大哥更不願意聽，可是我已經說了個頭，一定要說出尾來。」

魚得水道：「那就說出來吧！」

「白芝和李雙喜交非泛泛……」

魚得水不想再多聽半句，向地上吐了一口唾沫，回屋而去。李悔攤攤手道：「湯大哥，我知道會有此後果，但是，我一點也不後悔說了這句話。」

* * *

三更不到，李悔就睡了。她獨睡一屋，行動較為隱秘。

就在這時，她自後窗悄悄離去。

陷賊的燕京，和往昔最大的不同是，夜晚燈火寥落，和過去入夜之後，在西山上下瞰一片燈海是截然不同的。

魚得水和湯堯二人也先後出屋，踩上她的脚印。

二人發現，李悔所去的方向，正是紫禁城。

由此，二人更相信白芝的話，

李悔是闖王的女兒了。

李闖是賊寇出身，毫無宏圖遠慮。

要想作皇帝，必須獲得民心才行，但他的部下牛金星和李巖等，却是有點遠見之人，有時行點小仁小義，收買人心，所以有些地方有「迎闖王不納糧」的歌謠。李闖聽二人之言，先在荆襄作皇帝，稱爲新順王，置五營二十二將。

當然，賊就是賊，稱帝不成，就到處流竄。闖王行軍不帶輜重，隨搶隨食，吃飽就丟，無糧就吃人肉。

他們往往以人的血肉攪拌飼料餵馬，馬就變成野獸一般，見了生人就磨牙欲噬，好像要吃人似的。

李悔的輕功使湯、魚二人暗暗叫奇。

二人以前以爲她的身手有限，看她的輕功，顯然一流。

須知紫禁城內的屋宇高大矗聳，一座平房即有民間三樓那麼高，普通的牆也有民間一倍或二倍高。

所以武林中人輕易不敢涉足大內。

一來是武林中人不敢招惹皇家，招惹了就無處可逃，因爲皇帝是所謂家天下，全天下都是他們的意思。

李悔進入了紫禁城。

她似乎很熟，要是不熟，十之八九會迷失在內，至少也找不到想要去的地方。

李悔逕奔靠近紫禁城西牆一帶。

這兒有一排一排的平房，正是太監的聚居之所。

大太監住大屋，或一人住數間，小太監數人住一屋。

在這附近一幢巨宅，就是以後的內務府(清廷才有)。

好的是在這內務府也就是太監聚居之處，附近豎了一塊石碑，這是清世祖順治的傑作，上面碑文內容大致如此：太監是一種心理不正常的人，工於心計，媚惑主子，是不可信任的。當然，這是後話，現在的清軍才剛剛入關呢。

碑上規定太監不可結交官員，不准談論政事，犯者凌遲處死。這眞是十分矛盾而滑稽的事，處處要用太監，却又不信任太監。

大內的後半部就是後宮，住在後宮較近的人，除了皇上那就是太監了，因爲他們不會惹麻煩。

李悔在太監聚居處停下，略一打量就向一獨立屋子奔去。

大內此刻自然是很亂的，李自成住在皇帝的寢宮內，李雙喜住在太子宮內，另外有幾個大頭目，如牛金星、李巖、宋企郊等也都住在大內。

大內戒備亦不太森嚴，紫禁城外就森嚴了。

「李大叔，你好！」李悔進屋，一個老人披衣倚坐炕上。他似乎在燈下翻閱甚麼東西，乍見李悔，頗爲意外。

「姑娘這些日子在甚麼地方？」

「大叔，我還不是東遊西蕩地。」

「令尊也許要登基了，姑娘不該收收心了嗎？」

李巖等於是闖王李自成的軍師，也是心腹，他爲人精明，李悔那兩套在他面前是玩不起來的。

他知道李悔恨闖王，從不叫他一聲「爹」。

甚至李巖以爲，李悔可能會殺李闖，只要有機會。

「姑娘回來吧！畢竟是血濃於水的。」

「我知道，可是我浪蕩慣了，在家裡躭不住。」

「見過主子嗎？」

「還沒有，我想見見李雙喜。」

「你不是對他很討厭的嗎？」

「現在不大討厭了，他住在何處？」

「就在坤寧宮後御花園中的樓上。」

「大叔，你該休息了，我不打擾了。」

李巖正色道：「李悔，自你把原名李婷改名李悔，你爹就知道你的心意，以有賊父爲耻。我要勸你，千萬別胡來！」

「大叔，我只是好玩，我能胡來甚麼？」

李巖目光炯炯，看了她一眼，道：「沒有是最好！」

李悔出了這屋子，李巖喃喃地道：「眞是不知死活！」立刻拉了一下炕角的彩帶，來了一個年輕人在門外躬身道：「軍師爺有何派遣？」

李巖叫他走近，耳語一陣，這人立刻疾馳而出。

李巖倚老賣老，却把李悔估低了。

李悔知道李巖對闖王忠心，自然對李雙喜也關心。

李悔說是要去找李雙喜，却不是去了那個方向。

她去了相反的方向。

不久來到一個大院內，也就是「咸安宮」附近。

所謂「咸安宮」，也就是貴族子弟進修之所。

在「咸安宮」左側，有個十分小巧的閣樓，這兒住了一位神秘人物，此人的身價比李巖只高不低，似乎這些重要人物，在大內都住在不起眼的地方，像李巖和這人都是。

李悔小心翼翼地翻落院內。

魚、湯二人不敢逕自翻入，在外面監視。

李悔一進院，立被閣上人發覺

，道：「甚麼人？」

李悔不答。此刻她已幪面，立刻又翻出牆外。

院內追出一人，這人身着奇裝，連頭帶脚全部密封起來，露出一雙電目，但可看出身材瘦小。

此人的輕功高絕，不久就快要追上李悔。

此刻李悔轉過一道月亮門，突然揚手丟出一物。

這東西飛出的方向，正是魚、湯二人藏身的巨大魚缸之後，魚得水一把接住，是一張紙包了一隻銬子。

紙條上寫了兩行字，很潦草：請速到東邊映壁之後，如有人伸手入龍口內，請在後面銬住其手。

魚、湯二人不由愕然。

湯堯以爲，魚得水對李悔的信任仍然堅定。

如果是他，剛才就不敢去接此銬，怕她有詐。

魚、湯一交眼色，立刻奔向映壁處之後。

映壁又叫照壁，通常是間隔內外院的一道壁。

這壁上有九條金龍，最大一條的龍頭探出壁外，張着口，伸進手去可以伸到壁後來。

二人剛到壁後，壁前已有動靜。

事實上是李悔站在壁前，伸手進入龍口。

只不過她手並未伸到壁後來。萬一魚得水銬住她的手怎麼辦？她伸手入內，立刻收手隱入花叢中。

追的人看到了她這一手。

她爲甚麼把手伸入龍口內？

一時之間想不通，最直覺的想法是把一件十分重要的東西藏在龍口之中。這也是由於此人未看到壁後的魚、湯二人。

那知此人尚未到達九龍壁邊，另一人却斜刺掠近，伸手入龍口一摸，未摸到甚麼，再深入，就自壁後探出手來。

只聞「卡察」一聲，這隻手被銬上了。

銬子是鋼銬，正是魚得水之物。

他身爲捕頭，身上隨時都有這東西，甚至不止一副，李悔偷了一副。銬子是兩隻，中央有鋼鍊相連。

魚得水把一隻銬子抓在手中，另一銬子銬住了伸過來的那隻手腕上，他看出，這隻手不是李悔的。

這人似乎大吃一驚，大力一掙，魚得水拉住。

兩個人一個在這邊掙，一個在另一邊拉，勢均力敵。

這個人不是原先那個穿怪衣把全身密封的人。

此人很年輕，大約二十六七歲，和湯堯差不多。

當然，比魚得水大了七八歲光景，此人掙不回手，就大叫道：「李悔，你賺我，大王不會饒你的！」

這工夫那個全身密封起來的人過去幫他拉。

這後邊由魚、湯二人拉住，雙方還是相持不下。

這個被銬住的青年人道：「李悔妹子，我知道是你。」

李悔却不吭聲，趁機攻上，她用的是大摺扇，「刷刷」作響。

「嗳嗳！妹子，你眞打呀！」

可以猜到，李悔以此法騙到這年輕人，希望能宰了他。而其最初目的是不是要賺這年輕人？

或者她要賺的是那個渾身密封起來的人？

這工夫，魚、湯二人這邊的拉力減輕，就知道那邊本是兩人拉扯，一是年輕人也就是被銬之人，另一即頭臉封起之人。

現在一輕，八成是另一幫他拉的人鬆了手助他攻擊李悔。

一聽即知，李悔是以一對二。

雖然年輕的是被銬了一手，而且後面拉緊，他活動的範圍有限，但僅看那另一人的輕功，即知李悔絕非敵手。

魚得水拉着，湯堯眼下紮上手帕繞到壁前。

果然，李悔應付那個身材瘦小、渾身密封的人，已是守多攻少，摺扇施展不開，甚至對方還是徒手。

由於這人逼着李悔接近被銬的年輕人，也等於一個半人在對付李悔，事實上這人一個也夠李悔應付的了。

湯堯揮刀撲上，那怪衣人仍不撤兵刃，此人對李悔可能留了情。

在不撤兵刃的情況之下，湯堯和李悔仍然佔不到上風。

湯堯和魚得水有一套很簡單的暗語，別人聽不懂。

因爲洪門「春典子」、江湖黑話等等，你會說別人也會聽，他們發明的是以藥草名字編成的黑話。

湯堯說了句「黃連加銀杏」。

黃連是苦的，人人都知道。

銀杏又稱「白果」，也有苦味，但比黃連的苦味差，但在「百草」上談及白果的性味：苦，有小毒。

這「黃連加銀杏」的意思是兩人攻他一人。

這兩人一「大苦」一「小苦」，黃連大苦，即最難纏之意。

另一個小苦，比較不太難纏，就是這意思。

當然，即一個「黃連」就已經夠苦的了。

魚得水知道湯堯和李悔加起來還不成。

萬一再來了人，就無法脫身，立刻把另一隻銬子銬在鐵柱上，他也繞過來出了手，這麼一來，情況就不同了。

魚得水赤手，湯堯用刀，李悔則用摺扇。

那個怪衣人既要保護被銬住的年輕人，又要保護他自己，左支右絀，十分吃力了，這三個人無一庸手。

即使李悔，大約也和湯堯相差極微，甚至不比他低。若論輕功，也許李悔比湯堯還略高些。

就在這時，湯堯在那年輕人的肩上扎了一刀。

李悔趁機又在他腰上砸了一扇。年輕人大聲道：「妹子，義父不會輕饒你的，你太不像話了！」

魚、湯二人一聽，嘿！原來此人正是李雙喜。

眞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

他就是闖王的義子，也算太子，比闖王更嗜殺。

魚、湯二人不能殺李闖，能殺此獠也很不錯了。

於是二人不遺餘力，狂攻不已。

不一會，李雙喜又挨了魚得水一掌。怪衣人全力保護李雙喜，甚至不顧他自己的危險，因而他被李悔砸了一扇。

只可惜時不我予，就在這時，一下子來了五個。

儘管這五個都不是高手，却都悍不畏死。爲了保護李雙喜，有時只攻不守，以肉身擋着李雙喜。

李雙喜大呼道：「到壁後，看看能不能弄開銬子！」

雖然這五人立刻倒下三人，但又來了八九個。

湯堯道：「『四小引』！」

這也是中藥偏方名稱，是發汗退燒的，如：神麯、麥芽、檳榔、山楂。「四小引」是由這四種藥合成的。

退燒去火且能發汗，暗示一個「退」字，即江湖黑話「風緊扯乎」，也是逃走之意，但那黑話却非人人都懂。

由於李悔不懂，湯堯知道魚得水不好意思和李悔說話，立刻以「蟻語蝶音」對她道：「李姑娘，快走！」

現在，魚得水終於初步證明李悔的話了。

同時也證明，李悔雖爲闖王之女，却是勢不兩立的。

李悔曾說，她看到一個男人和七個女人同床。

那男的就是她的父親。

其中一個女人，也正是她的母親，她對男人（某些男人，也可說大多數的男人）深惡痛絕，恨之入骨。

她對女人也有另一種蔑視看法。

她時常展示下體（但最緊要之處却看不到），即是一種自暴自棄，也是一種對女性的輕視。

當然，女人不全是李闖的女人那樣，但在李闖的淫威之下，也很少有一個女人敢反抗他，不聽擺佈的吧？

由李悔帶路往外衝刺。

李雙喜大呼道：「不要讓他們跑了！擒住刺客的有重賞！」

人像潮水一般往上湧，但這些人談不上武功，所以迴避這些人很容易，只不過不全是這種烏合之衆。

足見李闖身邊也有不少的高手。

其中最厲害的一個，就是怪衣人。

好在李悔的路太熟，掩掩藏藏，閃閃避避，而皇宮大內能藏身之處也很多，終於逃出了大內。

但窮追的人還是有三四個之多。

怪衣人就是其中之一，不過出了大內，北京這地方就太大了，街上因有賊兵，但紀律蕩然。只是跟着別人「嚷嚷」着：「捉賊呀！」

看來他們要擺脫怪衣人還是很難。

主要是他們不願讓怪衣人看到他們的住處。

因而他們只能引導追的人兜圈子。

這麼兜了兩圈，追的人又多了兩個，就在這時，追的人後面有人大罵，說是有人弄鬼，抽他們的腿。

顯然有人在他們後面施襲，牽制他們追人。

因此，魚得水等人才脫了困返回住處。

魚得水道：「你們猜猜看，會是誰援手使我們脫困的？」

湯堯道：「會不會是『南天一朵雲』南宮遠前輩？」

「八成是他。」

湯堯道：「老魚，由今夜的情況看，李悔說的未必不可能是眞的，那個怪衣人你不以爲他有點像……」

魚得水不出聲。

其實他在當時動手不久，就有此懷疑了。

只不過不久前白雨亭在江南阮大鋮身邊，怎會又到闖王身邊，這簡直是不可能的事，所以不信。

如今想來，數月前，他們不也在江南，現在不也在北京城內？

魚得水道：「李悔，也許我錯怪了你。」

「魚大哥，就算你錯怪了我，我也不怪你。」

「怪衣人是叟？」

「是的。」

「但是，你說白芝和李雙喜的事，我……」

「魚大哥，你可以不信，但不久你會得到證明。我也無意破壞你們，主要是怕你上了當。」

魚得水道：「這麼說，叟到底是甚麼身份還弄不清？」

湯堯道：「這眞是一個謎樣的人。」

李悔道：「我當然也無法回答這個問題。」

魚得水道：「叟到底是福王那邊的人到此巨寇身邊臥底，趁機殺賊？抑是闖王的人，探聽福王那邊的虛實，然後闖王一舉而敗之？」

李悔道：「這當然還不敢說，如要我猜的話……」

「怎麼又不說了？」

「因爲叟畢竟是魚大哥的岳丈。」

「不妨，近來你聽到我叫他岳父來麼？」

李悔道：「這麼說我就可以說出他的眞正意圖來，他的雄心很大，他以爲李闖有可能一統天下，張憲宗則不成，因爲張更嗜殺。」

湯堯道：「對，古人說：唯不嗜殺者能一統之。」

李悔道：「根據李巖表示，白雨亭認爲闖王一統天下的機會比福王由崧（即弘光帝）大得多。」

魚得水道：「滿清入關，他曾想到嗎？」

「以前未想到，但聽說吳三桂引清兵入關之後，白雨亭仍以爲滿人的胃口不大，在北方吞幾塊土地，必會退回去適可而止。」

魚得水道：「這話有何根據？」

李悔道：「清兵若繼續南下，就會兩面受敵。一是李闖的賊兵數十萬，另一是明朝的大軍。」

魚得水微微搖頭，但未反駁。

他和湯堯的看法一樣，一旦清兵入關，有吳三桂相助，他們那會蜻蜓點水，得點便宜就打退堂鼓呢？

只不過魚、湯二人並不以爲李悔說謊。

李悔必然聽李闖的軍師李巖說過，白雨亭有此見解。當然，這見解是李闖父子所最喜歡聽的。

根據魚、湯二人的想法却稍有不同。

他們以爲，白雨亭是脚踏兩條船，一脚在南明弘光船上，弘光能復國，他是大功臣，一脚踩在李闖這條賊船上，李闖一旦得了天下，白雨亭的身份不會比李巖低些。其實還踩了一條，如吳三桂有甚麼大成就，叟又是一個紅人。

更妙的是，叟和吳三桂還有相當的交情呢！

也正因爲他有三重身份，所以在賊窩中不敢以眞面目示人。

魚得水相信白雨亭的數重身份，却仍然不信白芝會和李雙喜交好。

* * *

魚得水的主要目標是行刺闖王。

這當然是一件困難重重，幾乎是絕不可能的事。

只不過魚、湯二人以爲，行刺闖王是目前挽救明祚危機的主要方法，把賊首殺死，烏合之衆即難成事。

湯堯道：「老魚，有個辦法較有希望，但無法出口。」

「甚麼辦法？」

「如果李悔果是李闖之女……」

「這一點你還在懷疑？」

「當然，聽了李巖及李雙喜的話，她的身份不容置疑。」湯堯道：「李悔若肯幫忙，機會就大多了。」

魚得水道：「小湯，不管闖王如何爲害國家社稷，父母倫理關係却仍然存在，這話的確是難以出口。」

湯堯道：「我也有這想法。」

魚得水道：「昨夜李悔想行刺的目標似乎不是李雙喜，而是那個怪衣人，只是李雙喜臨時出現，搶先伸手入九龍壁的龍口之內而被銬住。」

「對，如果那怪衣人確是白雨亭，李悔八成是要證明給你看看，白氏父女是甚麼人。」

魚得水道：「我沒有說白雨亭是個堅貞之士，却以爲白芝不至於那麼浪漫，甚至那麼下賤。小湯，你的看法呢？」

這工夫他們都不在家，李悔獨自外出。湯堯未說甚麼。

小熊和小郭初到北京，覺得到處都新奇好玩。

此刻一道寒芒突然自後窗外瀉入。「奪」地一聲戳在桌上，也就是魚、湯二人相對而坐的桌面上。

兩人坐在座上都未離座，可見二人都知道匕首不想傷人而是傳信，魚得水取下刀身上的紙條展開來。

上面是這樣寫的：「李闖今天傍晚會到北海五龍亭釣魚，可俟機殺之。」下面又畫了一朵雲。

湯堯道：「看來這機會不錯。」

「的確，但也很凶險！」

「五龍亭不在大內，一擊不中逃走的機會不多。」

「當然，正因爲如此，明的暗的侍衛也必多。」

魚得水道：「小湯，你看這筆蹟是南宮遠前輩的手筆嗎？」

湯堯看了一下道：「匆促而成，太潦草，不大看得出來！」

魚得水道：「你看要不要把此事告訴李悔、小熊及小郭，告不告訴他們，是各有利弊的。」

湯堯道：「我以爲，只有我們二人幹比較穩妥些。」

＊　＊　＊

未時將盡，魚、湯二人已來到北海附近。

北京北海（也就是以後的北海公園）建於明朝，是皇帝消閑釣魚及看焰火的地方。

五龍亭是北海的名勝，和瓊華島互相輝映。

五亭建於水面，在北海的西北方。

中央之亭名爲龍潭，左名澄祥、滋香，右爲湧瑞、浮翠。雕樑畫棟，碧波盪漾，景色絕佳。

夕陽西下時，水平如鏡，水天一碧。

四周有垂柳，也只有帝王才有此享受吧？

申時初，已有數撥武士到達。

李自成攻陷北京，有人以爲他會立刻坐上龍椅。

其實不然，以前在荊、襄要登極時，構築金殿半途倒塌，鑄洪基年錢也不成，錢上竟無文字。

闖王似也知道，自己沒有作皇帝的命。他雖嗜殺，却也有他的爛規矩。他攻任何一城一鎮，該城鎮死守一天被攻破，他就下令屠殺搶掠一天，死守兩天，就屠殺兩天。

當然，死守半月者，一定任賊兵奸淫殺戮半個月。

李闖進北京的第二天，才有人報告崇禎（即懷宗）的屍體所在，披髮覆面，身着藍袍，跣左足，右朱履，衣內有遺詔。

大概是用指血書寫的，十分模糊：朕涼德藐躬，上干天咎，致逆賊直逼京師，此皆諸臣誤朕，朕死無面見祖宗於地下，自去冠冕，以髮覆面，任賊分裂朕屍，毋傷百姓一人。

崇禎吊死煤山壽皇亭（眞是諷刺，也是天意）。

死時只有三十五歲，太監王承恩，吊死在懷帝屍旁。

時爲崇禎十七年甲申三月十九日。

最慘的是，賊兵入城之初，崇禎得王承恩飛報，說曹化城淳已打開彰義門迎敵入都了。崇禎叫一些后妃自絕全節，往成國公朱純臣府，司閽人居然不開大門。

回到御前殿，鳴鐘召百官，沒有一人前來。

當然，忠臣死節的也不是沒有，而且感人肺腑，一些大臣有的投井，有的投繯，有的自刎。

襄城伯李國禎到崇禎屍處吊祭而被賊兵捉住，李自成叫他投降，國禎要求三個條件才肯投降。

一是皇祖陵寢不准挖掘、二是須用帝禮改葬崇禎、第三是不能害太子及永、定二王。

李自成都答應了，且一一照辦。事後李國禎却自絕了。

當然，闖賊陷了北京，厚顏無恥的成國公朱純臣，大學士魏藻德等居然帶百官入賀，且上表勸進（也就是請他作皇帝）。

但這些無恥的降臣絕對未想到，李自成不領情，反把他們拘禁起來，用刑拷打，追問藏金，要他們開出名單，多爲過去貪瀆的贓官。

這雖是閑言，却因闖王斷送了大明江山，有些重要情節，不能不稍爲交代。

＊　＊　＊

且說魚、湯二人早在北海附近窺伺。

他們眼見一撥撥的護衛賊將及高手到達部署。

這任務太艱巨了，只不過二人決心大幹一番。

申時末，李自成騎烏駮馬由李雙喜等人陪來。

李雙喜叫侍從放下一把大交椅，拏出釣具。

李自成坐在交椅上，隨來的還有軍師李巖。

魚、湯二人不是光憑血氣之勇的人，今天似乎有點類似。

他們知道，一擊不中的話，他們二人犧牲事小，必定連累不少的人，所以早已計議，想出了一個施襲之法。

這北海之中，各種魚類甚多，年久有的魚長得很大，由於是皇上垂釣之處，無人敢貿然來此偷釣。

湖中之魚越來越多（此處稱海，其實是湖）。

要是換了稍有釣魚經驗之人，必然大有斬獲。

不知有好幾次，吃了他的餌，拉出水面就脫逃了。

李自成那有這份耐心，居然一手抓起交椅，砸入湖中。

但也就在這時，他另一手中的魚線大力一扯。

人在暴虐發脾氣時，自然沒有戒心。

李自成向前一栽，要不是旁邊有欄杆，八成一頭栽入湖中。但就在這時，湖中探出一頭一手，飛出一繩索。

這飛索極準，立刻套在李自成的脖子上。

岸上的人大嘩，大叫「有刺客」！

在一邊的李雙喜眼明手快，眼見李自成被拉扯得身子向亭外傾仆，李雙喜突然抱住了他的下身。

湖底施襲套人的是湯堯，人在水中拉扯，不易着力，沒有在岸上拏穩了椿步較易使力些。

所以李自成被抱住，李雙喜反而後退。

另一衛士揮刀切斷了套索的繩子。

到此，行刺的行動已告失敗。

如果李闖落水，在水底他是絕對難逃一死的。

行刺闖王這還得了，李巖立刻下令包圍北海。

北海公園不是個小地方，要包圍起來，要調大批賊兵，所以只能一邊下令調來賊兵，一邊就命現場來的一些高手順着湖邊包抄，使刺客不能上岸。

人的水性不管怎麼好，可不能一天兩天不出水面吧？

由於調來了幾尊土砲，踞高臨下，對準了湖中。

只要刺客一出水就開砲。

那時的土砲威力雖不大，都是打些碎鐵片、鐵砂子等物，也正因爲會散開，殺傷力很大，這只是指殺人。

如果用這種炮攻擊一里外的城牆，效果就不成了。

湯堯也知道，出水上岸越快越好。

他們預先有計劃，一旦失敗，就在附近盡快上岸。

那知湯堯上岸處有七八個高手巡邏。

魚得水也在附近隱伏，湯堯一露出頭來，魚得水立刻以手示意此處不成，叫他再往左二三十步之處。

那知湯堯連試四五處，都有人把守。

最後一次被岸上的土砲手發現，還向他的附近水中轟了一砲，水花四濺，水底的湯堯被震得耳膜奇痛。

幸虧這一炮的彈着點距小湯有二十步之遠。

時間越久，賊兵越多。

湯堯一露面，水中就會被轟一兩砲。

魚得水被六七個高手困住，不易脫身。

雖然他可以且戰且走，有時仍可以擺脫對方圍攻，但却無法開出一條路讓小湯上岸突圍。

他們事先的計劃不錯，就是沒有把土砲估計進去。

這土炮轟出，在彈着點附近呈扇面型，如果水中人不潛入水底，極易受傷，且會送命。

二人此刻都以爲這計劃不週密，粗心大意，可以說是輕舉妄動。

似乎賊兵方面，不惜傷到岸邊自己的人，也不使刺客逃走，因爲小湯在岸邊出水，土砲就必須轟擊湖岸。

湖岸上有高手及賊兵，他們也在所不計。

漸漸地，魚得水看出三門土砲的位置。

既然只有三門，一定有它的死角，也就是轟不到之處。

於是魚得水指示小湯自死角處上岸。

但對方也不傻，立刻把大批高手調往死角處。

此刻小湯已在死角處上了岸，足有二三十人纏上了他們。

二人都用刀，兩刀聯手，凌厲無匹。

只可惜對方人手太多，倒下兩個會再增加三五個。

而且李雙喜也上了，二人都以爲這小賊功力不凡。

李雙喜野性大發，竟然把上衣脫了一半，也就是把另一半上衣紮在腰上，半衣半裸，指導擒兇，道：「傷刺客的賞黃金百兩，殺賊或擒賊的賞五百兩。」

重賞之下，必有勇夫，個個死纏硬上，形同野獸。

不論二人聯手能造成多大的威力，人多總是痲煩。

這工夫另有賊兵在死角處弄來巨砲，裝上火藥，對準了魚、湯二人和衆賊交手之處。

在開砲之前，忽然有個蒙面人殺了來，這是個女人，揮勁大匕首，所向披靡。這些賊兵，那是敵手。

殺光兩具土砲的砲手，只留一人，威脅他向那幾尊土砲開砲。這賊兵不敢不從，「轟」地一聲，把另一邊死角上的土砲燬了。

再開另一砲，又燬了一尊。

其實燬了兩尊土砲小事一椿，而是自己人打自己人造成了震撼，形成了混亂。因爲死角上那兩尊土砲附近集聚了三四十人之多，自然傷亡慘重。甚至李雙喜和幾個高手都被碎 片所傷。

魚、湯二人就在這次混亂之中溜出了北海。

這麼一來，整個北京城中大加搜索。只不過北京內城外城，地方太遼闊，搜不勝搜，找不勝找。

二人返回住所時，熊、郭及李悔已在家。

李悔道：「魚大哥，發生了甚麼事？」

湯堯一邊換衣，一邊在內間說了一切。

小熊道：「不知是誰開砲轟他們自己的土砲？」

魚得水道：「我們也想不出是誰。」

李悔道：「會不會是『南天一朵雲』南宮遠前輩？」

魚、湯二人以爲也許有可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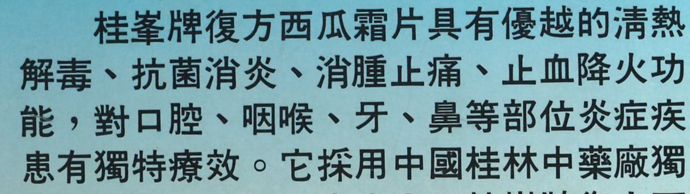
（未完・五）

口腔痛楚，慘過大病

請即服用廣西桂峯牌



片仔癀西瓜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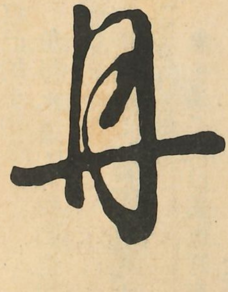
桂峯牌復方西瓜霜片具有優越的清熱解毒、抗菌消炎、消腫止痛、止血降火功能，對口腔、咽喉、牙、鼻等部位炎症疾患有獨特療效。它採用中國桂林中藥廠獨家生產的桂峯牌復方西瓜霜爲基礎，配以消炎解毒、止痛良藥——中國名藥片仔癀，用現代科學方法精製而成。

總經銷：仁泰公司 電話：5713173 國貨公司・葯行有售

註册商標

常服

凱金丹



じきんたん

THE ROYAL GOLD

健腦强身
壯腰補腎
事業成功

總代理：萬德藥行有限公司
地址：香港文咸東街88號地下
電話：5430503

港九澳各大葯行均售

峨嵋葯廠出品



中國健靈減肥茶

Chinese Kipling Keepfit Tea

特選中國名茶，
貴重藥材提煉，
純粹天然製品，
宮庭御醫秘方，
不須節食挨餓，
更無腹脹肚瀉，
既可品嘗甘露，
兼能袪脂減肥。

功效：
淸除內熱虛火，
固腎活血養顏，
加速脂肪代謝，
常飲降脂減肥。

宜利藥品公司
宜利天然保健品有限公司
地址：香港沙田火炭坳背灣街26號－28號
富騰工業中心1814室
電話：(852) 6015715
傳眞：(852) 6918344

M&A CO.
M&A NATURAL HEALTHCARE PRODUCTS CO. LTD.
ADD:FLAT 1814, FO TAN IND. CENTRE,
26－28 AU PUI WAN ST., FO TAN, SHATIN, H.K.
TEL：(852) 6015715
FAX：(852) 6918344